

目 录

- 支那现势地图..... 孙中山(1)
- 有关太平军的函札..... 蕙公辑(13)
- 荣禄集 荣 禄(26)
- 辽东义军檄文..... 佚 名(42)
- 侦蒙记..... 胡太才(48)
- 沙俄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
..... 黄纪莲译 陈春华校(83)
- 韩国钧朋僚信稿选编..... 韩国钧(143)
- 周水平烈士资料..... 张耀宗辑(179)
- 贞丰八年血泪录..... 朱润苍(234)

支那现势地图

孙 中 山

说明：己亥（1899年）冬，孙中山编制的《支那现势地图》，1900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7月在日本东京印行。1983年由日本东洋文库复制赠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次在国内发表。

图的右下角为《支那国势一斑》表，左下角有凡例和孙中山识文，照录于下。陆达节《国父轶文集》（广州1943年初版，1948年再版）识文作自序；1950年、1962年、1973年台湾版《国父全集》将识文作识言。北京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据台湾本付印。

原图比例尺为二百九十五万分之一。原图为彩色，不能复制。今将凡例中必须说明者，记录于下：

露国指俄国，独逸指德国，佛国指法国，英、伊指英国、意大利，英独指英国、德国，米国指美国，白国指比利时，辑者预期铁道指孙中山自己设想要建设的铁路。

孙中山编制此图时，当时中国建成和开始修筑的铁路寥寥无几。仅有由清政府修筑的京奉路京榆段，1896年完成（北京至山海关段）；比利时投资经营的京汉路（北京至保定段）；俄国投资经营的东清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1897年开始修筑）；德国投资经营的胶济路（胶州至济南，1899年开始修筑）；日本经营的台湾铁路（基隆至新竹段，1887年开始修筑，1893年完成，1895年清政府连同台湾一并割让给日本），等等。

孙中山鉴于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编制此图“以便览者触目惊心”。孙中山还期望修筑大量铁路来振兴中国，在图中标出辑者预期铁道。总之，此图对研究孙中山早期的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图的左上角有毛笔字迹，不知何人所写，今据原文照录。关于孙中山的预期铁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支那现势图》说明一文，由该馆蔡鸿源、孙必有辑录，今一并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支那现势图》文字记载说明：

图中最主要者为全国之铁路线，除分别注明现成铁路及英、美、俄、德、法、意、比、日等国经营之铁路外，并有辑者预期路线。

兹将图中铁路线，分录如下：（地名悉依原文）

一、北部

1. 自北京经塘沽、天津、卢台、开平、滦、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宁远至锦州。分两线：一经新民屯至奉天，一经营口至海城。另有一线，自铁岭（本图绘盛京省仅至铁岭止）经奉天、辽阳、海城、盖平、复、普兰店、金州至旅顺。

2. 自北京向西北，经沙河、昌平、居庸关、怀来、太平沟、宣化至张家口。分两线：一往北，经哈拉城，出蒙古。一经绥远、萨拉齐，沿河套，经平罗、宁夏、靖远至兰州。

3. 自北京向南，经良乡、涿、定兴、安肃、保定、望都、定、新乐、正定、栾城、赵、柏乡、内邱、顺德、沙河、邯郸、磁、彰德、汤阴、卫辉、延津、开封、尉氏、许【昌】、郾城、西平、遂平、确山、信阳至汉口。

4. 自第三线之正定，经获鹿、井陘、平定、寿阳至太原，复向西，经交城、文水、汾州、孝义、灵石、霍、赵城、洪洞、平阳、闻喜、猗氏、临晋、蒲州，渡黄河，经韩邑、同州、蒲城、富平，三原至西安。

5. 自第三线之磁，经黎城、襄垣、潞安、高平、泽州、怀庆、温，渡黄河至荥阳、郑、新郑、襄城、叶、裕、赊旗镇、南阳、新野至樊城。又于泽州向西至第四线之阳平间〔关〕，有一线相接，中经阳城、沁水。

6. 自天津南行，经静海、沧、南皮、东光、吴桥、德、平原、禹城、齐河、济南、长清、平阴、东阿、东平、汶上、兖州、邹、滕、峄、淮安、宝应、高邮、扬州至镇江。

7. 自济南经章邱、邹平、长山、临淄、昌乐、潍、昌邑、平度至青岛。

8. 自青岛经胶、诸城、莒、沂州、松家庄、郯城、邳至徐州。

二、中部

1. 自上海至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句容至江宁。
另一支线自丹阳至镇江。

2. 自上海经松江、嘉善、嘉兴、桐乡、石门、至杭州渡江经萧山、绍兴、上虞至宁波。

3. 自九江经南康、德安至南昌。

4. 自武昌经咸宁、蒲圻、岳州、湘阴、长沙、湘潭、衡山、衡州、耒阳、永兴、郴、宜章、平石、乐昌、韶州、英德、清远至广州。

5. 自江宁经太平、芜湖、南陵、青阳、池州，渡江经安庆、望江、德化、黄州至汉口。自汉口向西经汉川、天门、沙洋、沙市、荆州、宜昌、长阳、施南、利川、石碇、涪至重庆，再向西经璧山、合、遂宁、射洪、潼州、中江至成都，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荣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

6. 自江宁渡江，经江浦、滁、凤阳、宿、永城、归德、宁陵、睢、杞、陈留、开封、中牟、郑、荥阳、汜水、巩、偃师、河南（洛阳）、新安、澠池、陕、灵宝、阌乡、潼关、华阴、华、渭南、临潼至西安。自西安向西，经咸阳、乾、永寿、邠、长武、泾、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安定、金至兰州。再向西，经洪城、庄浪、平番、古浪、凉州、柔远、永昌、峡、山丹、东乐、甘州、抚彝、高台、花墙、深沟、盐池、双井、临水、萧、嘉峪关、玉门、双、安西出新疆。

7. 自徐州经宿、蒙城、颖川、固始、商城、麻城至汉口。

8. 自汉口向西北，经应城、京山、安陆、宜城、襄阳、光化、萧江口、浙川、荆紫关、商南、龙驹关、商、蓝田至西安。

9. 自西安经鄂、周至、凤、留霸、汉中、褒城、沔、宁羌、广元、苍溪、保宁、盐亭至潼州，接中部第五线。

三、南部

1. 自宁波经奉化、宁海、台州、黄岩、乐清、温州、瑞安、平阳、福鼎、福宁、宁德、罗源、连江、福州、福清、兴化、仙游、泉州、同安、厦门、漳州、漳浦、云霄、潮州、潮阳、惠来、陆丰、海丰、平安、惠州、博罗、增城至广州。再自广州经三水、肇庆、新兴、汤春、高州、化、遂溪、雷州、徐闻至海安。

2. 自福州经闽济、水口、延平、顺昌、邵武、光泽、建昌、抚昌至南昌。再自南昌经瑞州、上高、新昌、浏阳至长沙接中部第四线。再自湘潭西行，经湘乡、新化、沅州、晃州、玉屏、思州、清溪、镇远、施东、贡平、平越、贵阳、清镇、安平、安顺、镇宁、永宁、朗岱、普安、平彝、霁益、曲靖、马龙、嘉利至云南（昆明）。

3. 自广州经第一线之三水、肇庆向西北，经禄步、德庆、封川、梧州、昭平、平乐、阳朔、桂林、义宁、怀远、古州、都江、独山、都匀、贵阳、修文、黔西、大定、毕节、镇雄、高、叙州、嘉定、青神、眉【山】、彭山、新津、经中部第五线之双流至成都。

4. 自杭州南行，经富阳、新城、桐庐、严州、兰溪、龙游、衢州、江山、浦城、建宁、延平、沙、归化、清流、汀州、上杭、大埔、三河至潮州。

5. 自南昌经丰城、临江、峡江、吉水、吉安、泰和、迈安、赣州、南厚、南安、梅岭、南雄、始兴至韶州，接中部第四线至广州。又自赣州与上线之汀州间，中经零都、会昌、瑞金，有一支线相接。

6. 自衡州西北行，经宝庆、新化、溆浦、辰州、保靖、永绥、酉阳、龚滩、彭水、武隆、白马至涪，接中部干线至重庆。

7. 自衡州西南行，经祁阳、永州、全【州】、兴安、灵川、桂林、永福、雒容、柳州、象、来宾、迁江、宾、南宁、新宁、太平、龙州、宁明，入安南之谅山。

8. 自梧州经蒙江、平南、江口、浔州、贵、横、永淳至南宁。又自横向南，入粤之灵山至廉州、北海。又自廉州东行，经石城接第一线之遂溪。

9. 自昆明北行，经高明、寻甸、东顺、鲁甸、昭通、大关、月底濞、筠连、高、江安、纳溪、合江、江津至重庆。

10. 自昆明经呈贡、江川、蒙自、开化、归朝、剥隘、奉议、平马、果化、养利至龙州。又自蒙自南行，过老关入越南。

11. 自昆明至缅甸有二线：一南行，经昆阳、嵯峨、石屏、元江、他郎、普洱、思茅、江洪入缅。一西行，经安宁、禄丰、广通、楚雄、镇安、大理、永平、永昌、昆仑渡入缅。又自石屏与蒙自间，中经临安，有一支线相接。

——编者

支那国势一斑^①

面积及人口

	面 积	人 口	
支那本部	一、三三六、八四一方哩	三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地 属 {	满洲	三六二、三一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蒙古	一、二八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西藏	六五一、五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准噶尔	一四七、九五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东土耳其斯坦	四三一、八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
总计	四、二一八、四〇一	四〇二、六八〇、〇〇〇	

① 此表及下列诸表在图之右下角，“支那国势一斑”为诸表之总称。

各省面积及人口

省名	面积	人口	一方里人口
直隶	五八、九四九方哩	一七、九三七、〇〇〇	三〇四
山东	五三、七六二	三六、二四七、八三五	五五七
山西	五六、二六八	一二、二一一、四五三	二二一
河南	六六、九一三	二、二一五、八二七	三四〇
江苏	四四、五〇〇	二〇、六〇五、一七一	四七〇
安徽	四八、四六一	二〇、五九六、二八八	四二五
江西	七二、一七六	二四、五三四、一一八	三四〇
浙江	三九、一五〇	一一、五八八、六九二	二九六
福建	三八、五〇〇	二二、一九〇、五五六	五七四
湖北	七〇、四五〇	三四、二四四、六八五	四八二
湖南	七四、三二〇	二一、〇〇二、六〇四	二八二
陕西	六七、四〇〇	八、四三二、一九三	一二六
甘肃	一二五、四五〇	九、二八五、三七七	七四
四川	一六六、八〇〇	六七、七一二、八九七	四〇六
广东	七九、四五六	二九、七〇六、二四九	三七七
广西	七八、二五〇	五、一五一、三二七	六五
贵州	六四、五五四	七、六六九、一八一	一一八
云南	一〇七、九六九	一一、七二一、五七六	一〇八
总计	一、三一三、三二八	三八三、二五三、〇二九	二九二

省城（总督巡抚将军大臣等所在地）

顺天府（京师又北京）	直隶省	保定府	江苏省
江宁府	安徽省	安庆府	江西省
杭州府	福建省	福州府	湖北省
长沙府	河南省	开封府	山东省
太原府	陕西省	西安府	甘肃省
迪化府	四川省	成都府	广东省
桂林府	云南省	云南府	贵州省
吉林府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吉林省

西藏 前藏布达拉城 (办事大臣驻扎地)

察哈尔 张家口 (将军驻扎地)

(内蒙古、外蒙古、阿拉善额济纳、喀尔喀三音诺颜部、喀尔喀车臣汗部、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科布多城、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ハ大概游牧地ナルヲ以テ左右翼中三旗等ニ节制スルノミ)

外国債

年次	債主	銀数	利息
一八九二	英国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两	七分
一八九三	英国	一、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分
一八九四	独逸	一、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分
一八九五	英国	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分
一八九六		×××××××法	四分
一八九七	英独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五分
一八九八	日英独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四分半
一八九九	英国	二、三〇〇、〇〇〇磅	五分

合计 五〇〇、〇〇六、五七〇円

但一磅ハ我九月八十五钱，一法ハ我三十九钱，一两ハ我一月四十钱ニ换算ス。

外国貿易輸出入原價

	輸 入	輸 出
一八九三	一五一、三六二、八一九海关两	一一六、六三二、三一—海关两
一八九四	一六二、一〇二、九一一	一二八、一〇四、五二二
一八九五	一七一、六九六、七一五	一四三、二九三、二一一
一八九六	二〇二、五八九、九九四	一三一、〇八一、四二一
一八九七	二〇二、八二八、六二五	一六三、五〇一、三五八
一八九八	二〇九、五七九、三三四	一五九、〇三七、一四九

岁出入全计表

岁入科目	各科收入额
地租	二五、〇八八、〇〇〇两
银纳	六、五六二、〇〇〇
谷纳	一三、六五九、〇〇〇
盐税及厘金	一二、九五二、〇〇〇
海关税	二一、九八九、〇〇〇
内国关税	一、〇〇〇、〇〇〇
阿片税及厘金	二、二二九、〇〇〇
诸种杂税	五、五五〇、〇〇〇
合计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岁出科目	各科收入额
北京行政、八旗（满州）俸米并二帝室费	一九、四七八、〇〇〇
海军衙门费	五、〇〇〇、〇〇〇
南洋舰队（福州广东共）费	五、〇〇〇、〇〇〇
海防要隘练兵教师（欧人）俸给等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满州防御费	一、八四八、〇〇〇
甘肃及新疆防卫费	四、八〇〇、〇〇〇
云南贵州等兵备费补助	一、六五五、〇〇〇
外国债利子及偿还费	二、五〇〇、〇〇〇
铁道新设费	五〇〇、〇〇〇
工业治河费	一、五〇〇、〇〇〇
海关灯台浮标 税关巡视船等	二、四七八、〇〇〇
十八省行政费及军备费	三六、二二〇、〇〇〇
合计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外国互市场

开港或バ 开市地名	省名	开港开市ノ 年 月	开港开市条约	人 口
上海	江苏	一八四三年五月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	四〇〇、〇〇〇
广东	广东	一八五九年十月	同 同	一、六〇〇、〇〇〇
汕头	同	一八六〇年一月	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	四〇、〇〇〇
镇江	江苏	一八六一年五月	同 同	一三五、〇〇〇
天津	直隶	一八六一年五月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	九五〇、〇〇〇
宁波	浙江	同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	二五〇、〇〇〇
福州	福建	一八六一年七月	同 同	六三六、〇〇〇
牛庄	盛京	同 十月	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	六〇、〇〇〇
九江	江西	一八六二年一月	同 同	五三、〇〇〇
汉口	湖北	同	同 同	八〇〇、〇〇〇
芝罘	山东	同 三月	一八五八年同	三二、〇〇〇
厦门	福建	同 四月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	九六、〇〇〇
琼州	广东	一八七六年四月	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	四〇、〇〇〇
温州	浙江	一八七七年四月	一八七六年芝罘条约	八〇、〇〇〇
北海	广东	同	同 同	二五、〇〇〇
宜昌	湖北	同	同 同	三四、〇〇〇
龙州	广西	一八八九年八月	一八八五年清佛天津条约	二〇、〇〇〇
蒙自	云南	同	同 同	一二、〇〇〇
重庆	四川	一八九一年三月	一八九〇年芝罘条约	二五〇、〇〇〇
ヤタン	西藏	一八九五年五月	一八九三年西藏条约	未 详
苏州市	江苏	一八九六年九月	一八九五年日本马关条约	五〇〇、〇〇〇
沙市	湖北	同	同 同	四〇〇、〇〇〇
杭州	浙江	同	同 同	八〇〇、〇〇〇
思茅	云南	一八九七年一月	一八九五年佛东京条约	一五、〇〇〇
三水	广东	一八九七年二月	一八九七年缅甸英清条约	五〇、〇〇〇
芜湖	安徽	一八九七年五月	一八七六年芝罘条约	七八、〇〇〇
南京	江苏	同	一八五八年清佛条约	一五〇、〇〇〇
梧州	广西	一八九七年六月	一八九七年缅甸英清条约	五〇、〇〇〇
富宁	福建	一八九八年四月	一八九八年条约ニ由 ラヌシテ开港	二〇、〇〇〇
岳州	湖南	同	同	一八、〇〇〇
秦皇岛	直隶	同	同	三七、〇〇〇

此他九龙拱北ノ二港ハ香港及澳门ヨリノ輸出入关税局アリテ其額モ著大ナレモ此ニ港共广东港ノ付屬トシテ視做サルル以テ別ニ之ヲ掲ケズ此他亞东ノ一港アリ

重要物产

茶类、砖茶、蚕丝、野蚕丝、绢织物、大豆、荳饼、猪牛羊、磁陶器类、衣服靴鞋、棉花、爆竹、海味、果品、生羊皮、蓆子、药材、土布、油类、纸、食品类、草帽纒、糖、烟草、地纒、

孙中山识文^①

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者矣。然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輿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輿图。萧何入关，先收图籍，所以能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卒佐汉高以成帝业者，多在此云。然则輿图之学，古昔尚矣。后世学者弃而不讲，故虽《大清一统志》之富，《郡国利病书》之详，亦有其说而无善图。康熙之时，曾派天主教教士往各省测绘，制有十八省图，经纬颇准。然山脉河流仍多错误，坊间仿本更不征。方今风气既开，好学心时之士，欲求一佳图以资考鉴，亦不可得，诚为憾事。中国輿图以俄人所测绘者为精审，盖俄人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郭、人民，较之他国輿地家尤为留意。近年俄京刊有中国东北七省图及中国十八省图，较之以前所有者，精粗悬绝矣。德国烈支多芬所测绘之北省地文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法国殖民局本年所刊之南省图，亦属佳制。此图从俄、德、法三图及英人海图辑绘而成。惟篇幅所限，仅能撮取大要，精详之作，尚待分图。至于道路、铁路、江河航路、山

① 识文在图之左下角，识文左边有凡例。

原高低，则从最近游历家所测绘各地专图加入。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昔人诗曰，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太息久之。时在己亥冬节

孙文逸仙识

左上角字迹

三十七年七月，盛宣怀与沙多君立约，由开封洛阳筑一铁路，名曰开洛铁路。造成后再由洛阳筑至西安，名曰开西铁路。约定于九个月开工。

广东佛山铁路连接西南一段工程业已告成，三七、七、二一、北洋商报粤汉铁路三水支路各站现一律告竣。前月廿四日开车□往直达河口。

川汉铁路总公司已拟定修路定章五十九条。以成都为起点，先达重庆。股票已付石印。以百金为一股，分官民二等，四厘行息。

滇黔通道，湖南铁路工程分而为二，由粤汉干路□接至长沙常德二府，经辰州府以达蜀之酉阳州，绕由重庆府，俾与川汉铁路联为一气。一则由汉干路展至衡州府经宝庆府出武冈州，以达贵州省之晃州、镇远府。据工程师言，测得常德酉阳之间，须凿通山洞二三十处，始得绕经贵阳镇远二府以抵滇中。刻已设总局长沙府治，名之曰湖南铁道支路总公司。三七、八、四、燕都报。

津镇铁路，自山东至天津，闻已勘定共分四段，现德国由济南另造一路，以达正定，再由天津开筑一路，经德州达济垣而南，以英国阶〔经〕办之津□铁路相接，未定。三七、八、七燕都报。

中国未成铁道现状三七、八、七、燕都报。

沪宁铁道，上海南京区之铁道也。上海吴淞□已成铁道亦合并在内，属于中英公司之经营，英铁道借款已见前日欧州来电于西七月十三号，在伦敦共发行二百五十万磅，由中国政府担保五

分之利息，其铁道工程约已于前月杪开办。

川汉铁道，系从四川成都至汉口之铁道，亦由以上所记之铁道会社经营其事，以成都至重庆为第一期之区划。拟于西八月中兴工。现在上海汉口香港地方募资本金二百万两。

粤汉铁道、系汉口至广东间之铁道，由□华合兴公司得有特权经营其事。因该公司之股本五分也。以系比利时之所有，并以比利时人□□□□□常因监□违事英美人互起争端，且湖南之官绅亦极力主张，毁废此约之□，然美国公司坚不应允，目下尚在互相争执，未能定议。

杭沪铁道，系德国商荣华洋行与杭州华商顾少岚订立合同而开□者。拟由杭州武林门外筑成至上海浦东。闻中国政府业已准办，旋因英人之抗议，现决定不准办理。津镇铁道系从天津至镇江间之铁道也。虽为英德两国人合办之路工，然德见英人并无速将该铁道敷设之意，故特与中政府交涉，欲自行全握其敷设权。然因英国公使之抗议，故德人之议卒为所拒。目下英德两国人正在协议其事。

河南开封府铁道，系比利时公司欲图得敷设权者。该铁道拟连络于津镇铁道及芦汉铁道，目下由比国工程师路发□□测量其路线。

鄆浦铁道 从河南省鄆城至南京之对岸。

正太铁道，在直隶省正定太原间均尚届起工之时期。

黄河铁桥落成，芦汉铁道改名为京汉铁路。将于西三十八年（明治）十一月十三日通车。

正太同蒲铁道，在□九年六月初，北京日报有商部奏派何福堃为总办等语。

有关太平军的函札

蕙 公 辑

说明：过去我收藏了一些清朝人的私人信函，其中有关于政治军事的，有关于社会情况的，从侧面看，可作为背景性的史料。兹将有关太平军行动者摘录数条，略为分类，以供读者参考。当然这些写信人和受信人，都是当时的官僚、地主及穷困文人，他们都是站在清方立场、仇视太平军的。本资料前一部分信函系署名绍致其亲戚号景陶者。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姓名不详。致书人是在河南开封作幕，认识其同乡姚莹（即所称姚石翁）。后面长信系宁国县知县吴世昌致其丈人通甫者。按：鲁一同字通甫，号兰岑，江苏山阳人，道光二十五年举人，在咸同年间颇有文名，著有《通甫类稿》十二卷。

本资料酌加标题及信函前小标题。

蕙 公

太平军永安突围

景陶世侄姪兄阁下：

别后未几，值祥符更新，一切繁杂，致稽奉布。昨由洪竹芑带到手书，备聆一是。馆中景况，绍先已默揣而知。今读来翰，宛然如绘。阁下能用快刀切豆腐，使两面皆光，则学问人情始臻绝顶也。一笑。……

祥符以杞县罗藹人调补，四月初一到任，绍等关书已于廿八送来，束脩改百廿金。（旧友蝉职者二百四改一百六，一百六者改一百廿，八千〔十〕者改六十，一百者改八十）减脩非绍一人，亦无可如何。惟绍之席面改为书禀起稿，又兼撰文笔墨字样（关书内却写的是篆文二字），本不欲收，而高六翁、谢勤翁劝令暂

存，以此时朋友太多，尚茫无头绪也。……

馆运之坏如此。而舜卿来，接家书，知老母自二月十九以后，脾土时患不结，老年此疾甚为可虑。又因无钱不肯吃药，实令人焦急无措，欲即遣七姑回去，既无盘缠，又无人送。绍更不敢冒然归去，恐一家转至饿死也。丁万荣回带有十三两五钱，罗公脩金尚未得过，然束脩既少四十，节礼又少四五十，今年何以过活，倘有大事，何以支持，真令人寝食不安也。

广西永安贼匪，二月十六日溃围而出，四镇同时阵亡。二十七日扑攻省城，几乎失守。幸援兵陆续到省，尚可相持。现阅三月十七日奏折，尚未解围，此皆见诸京报者。当扑攻省城之时，姚石翁^①赴永安，查殉难诸臣，兼办抚恤。不知日下在何处也。军务现派徐广缙与赛相同办，令赛相带罪立功也。

有阁学旗人胜保者，奏摺甚佳，凯切敷陈，言皆有物。惜太长不及抄录。因递摺后又复撤回，次日再递，奉旨察议，而部议降三级调用，似非所以广言路也。

绍现搬在管驿街口路东大门内，每月房钱三千，省二千文，亦不为无补。惟子城只好另租木厂街三间屋居住。渠亦谅我不能顾及，但渠久住而无可谋，咎由自取，亦无如何也。心绪不堪而书禀又时来缠扰，故迟迟未复，自谅及之。泐此即候礼祉。余续具。绍顿首。（咸丰二年）四月廿日三鼓。外汉川叔家书望转致。

太平军围攻长沙（一）

景陶娅兄老侄阁下：

秋节于金荫翁书内附致一函，想已入照。廿八日姚觉民到省接家书，知老母以下平安，惟老人饮食减少，幸精神尚健，八旬之年，喜少惧多，见小坪归去，又闻孝廉公晓伍亦归去，买田侍

^①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咸丰初官至广西按察使，参赞尚阿军事。

亲，真令人既羨且愧。绍即欲归省一次亦不可得，是可叹也。觉民十七八内在霍邱函丁万荣，计日内总到家矣。

邸报中见湖南八月初四日奏：贼自七月廿七日攻扑长沙，省城尚未解围，所奏杀贼多名，擒获长发贼二名，未能算胜仗也。顷闻江西已失两县，想是与湖南连界之交，至湖南所失州县已十余处，道州、郴州、永明等处，犹为贼据，安庆已办防堵，河南信阳、光山亦办防堵矣。闻赛相已议出口交分，以琦侯^①放大经略，未知确否？然琦侯奉旨着即释回，已见报矣。

广东艇匪各路均已经徐制军扫荡，即带得胜之兵赴楚协剿，似徐制军泽醇尚能任大事者。日前给谏袁甲三奏参载王，侃侃直言，甚可钦佩。徐、袁皆河南人，足增全省之光也。

吾桐派捐助饷五万金，而首户光栗翁只出五百千，事属难行；县官已在省请委员下县，未知何如？五万金固难，然如栗翁之慳慳，未免辜恩负望矣。

现在部议捐生员三百两，捐举人三千两。一体会试，将来一体考差。又议直省加赋，并有着重江浙之议，部文业已到院，尚未下行。中丞之意尚望有人谏阻；此日而议加赋，且着重江浙，是速民之乱也。不知在廷诸公，何以全在梦中耶！

姚石翁已赴湖南军营，办理粮台。觉民说广西泉台已开缺，此妄言也，开缺岂不见报耶。闻此老夏天尚有宾家之须，颇不当于鄙意。虽此老之钱分惠者多，然此何时？宁及私义耶！家乡年岁大熟，米菜皆贱，为可喜事。此后再遇荒歉，则乱不旋踵矣。

吾辈以馆为生，在阁下尚不能无意于天下，绍不过借一馆地，混此天年而已。此后尚恐有混不下去之势，竟不知作何究竟也。家无半亩，身无半文，欲从长计较实无可计较之处。依然混到那里是那里，穷无益，急亦无益也。

顺天江南题目皆已见过，欲奉闻却全然忘记，阁下或亦不关

^① 琦侯即琦善。

心耶。觉民说南闾火灾，且云是贼党奸细所放，此必是桐谣，贼岂与穷秀才作对乎。

赞尧已到许州，日内即来省找馆，虽有本顾可恃，然一无荐主，得馆亦甚不易耳。卓吾在姚寿泉处宾主甚好，但东家爱繁华好酬应，卓吾少年不免讲究衣饰；而馆俸并未加增，大约身累不免。此子非荒唐之辈，恐年下不免受急矣。卓吾前病症，今已愈。草此布问近祉，余续具。（咸丰二年）八月廿九日绍顿首。晤荫翁时请为请安，捐举人加赋之说，伊已同意否？

太平军围长沙(二)

景陶世侄娅兄阁下：

日前奉布一械，想已入照。丁万荣尚未□□□□接家书，昨得江南榜录，切甫（张尔昌）中一百二名，此可喜事。湖上公以下郁久未发，今幸发科，亦阁下之先声也。江南题目〈道之以政〉二节，“布在方策”四字，“其实皆什一也”三句，诗题“半潭秋水一房山”得居字。北场桐城无人。

赞尧改字尧卿，到省近一月矣。人地生疏，绍又穷知交，课馆甚不易。少邨明年亦无馆，如闻有教书馆地，不论大小并望留意也。召伯已出省去，闻说到罗山，不知仍来省否？

湖南连日未见报，长沙尚未解围。九月初我兵得一胜仗，毙贼千余人，歼其西王（此信的确），贼势少挫；但党羽日聚日多，且分布各路，甚不易扑灭耳。不知徐制军到楚后，能大振军威否？赛相革职拿问^①，徐（下残）

洪军破岳州清廷勒捐

景陶贤侄娅兄阁下：

前月屡布寸笺，想俱入照矣。丁万荣之父于冬月十四日到汴，

^① 赛革职拿问，在咸丰二年九月初二。

携有竹报，兹特寄上。万荣前过武陟，想阁下寄回信件，当已面交，如未，须赶月内送省也。绍寓中确乎知老母近平安，差慰远系。

惟粤匪已破岳州，贼船甚多，指日必南窥金陵，皖省可危，吾桐亦大可惧矣。奈何奈何。

我等皆有老亲在堂，不能归省，两手空空，归亦无益，则更无可奈何，惟求老天之矜怜而已。

家中书来尚不知陷岳州之事，故安徽尚不知警。此日恐不免惊慌矣。河南亦议防堵，尚无定策，顷差员赴清江浦借炮，前此防夷案内，清江铸炮甚多故也。第恐已同三十日晚上饭甑，且一省防御，即借得一二十尊，似亦无济。据愚兄臆度，贼现渡湖，有舟船之利，其志必由汉入江，豫省或非所急耳。岳州为湖南军饷总汇之地，有提台驻守，一闻贼至，文武先自解散。良可痛恨。

昨有人自都中来，言及亲王捐饷二万金，赴部交纳，部中竟不上库。另送部费六百金乃收库。此等助饷急款，犹令部书索费，则堂官皆可杀矣。以亲王处此，不据实参奏，亦可怪也。

尧卿馆事，屡谋未成，亦不知何日始得，渠本领自去得，然为烟所累，精神才思皆不能如前矣。甚矣烟之为患也。阁下明岁之局想无异议，便中希示闻也。此候近祉，余续具。（咸丰二年）十一月五日绍拜泐。

珠儿来书，言姚石翁两腿麻木，眼光不明。孟成现往湖南省视，不知能到衡州矣。

太平军由武昌东下

景陶老侄姪兄阁下：

丁万荣来省，接手书备悉一切。沁河碑记议论精卓，的是大家手笔，岂近时委靡之词所能比拟。荫翁造福斯民，得大笔以传

之，愈是不朽矣。识者必不作寻常文字观也。绍之笔虽婉顺，清适而已；视阁下魄力相去远甚，然较之随笔填凑，茫无归宿，犹自诩能文者，直不堪一噓耳！知音难遇，致令文气不扬，是可叹也。

自冬月来贼氛近炽，处处危机，令人寝馈难安。幸除夕有自家乡来者，系腊月十一日动身，言家中平安无事，稍可共慰。前传言贼至宿松，桐城已经闭城。又有走此路来者，言湖北避乱之民，遍于皖境，讹传为贼，实系难民，此言更合情理耳。

上游荆州，下游九江，闻皆用铁锁横江，贼船不能飞渡。破武昌后，又不敢据城以守，辎重皆载船中，亦不敢遽有远志，贼之无能概可知也。独恨徐仲绅坐拥大兵，濡滞不前，任其猖獗，实堪痛恨。贼至汉阳，向提军即日返至汉阳，兵力单薄，不能保全武昌，而犹屡获胜仗。前西粤传有律诗三十首，亦皆称向提军勇敢知兵，近日人言皆无异词。昨得偏报徐仲绅革职拿向，向提军授钦差大臣。圣心顺乎人心，破贼当不远耳。前以徐仲绅剿除广东艇匪，又闻传有梦兆，深望其力济时艰；乃自授钦差大臣后，直至今日，竟毫无作为，可不必引为同乡矣。粤中诗句有云“望似姚崇都寂寂（原注姚某为上所特知，除臬广西两载以来，毫无建树），才如严武亦空空，（严观察保举来粤，不次超升，亦没无闻），天南更有飞来鹤，辜负君恩奖许隆（指邹鸣鹤）。以寂寂二字责石翁，石翁其无辞乎。

有言贼破黄州，（徐子逢先已调赴湖南，家眷俱已送回，此君运气真乃大佳。胡方谷弃城先逃，贼去又复回城，奉旨斩决。同乡有此，亦可恨也。）又有言黄州开城迎贼，饮贼以酒，半夜攻杀，大获胜仗，杀其西平王、南平王、北平王者，俟见报始为的确耳。

以向提军统领两湖两粤之兵，琦侯领东三省劲旅（琦侯办事久曾历戎行，自胜各督抚），兼以江南之师，似肤功可以迅奏矣。尤喜元旦天气清明，和风起自巽方，周天毫无云翳，定是兴平

象也。

此候近祉，余续具，绍顿首。①

太平军下九江

景陶世侄姪兄阁下：

廿二日由洪竹卿处送到手书，备悉一切。绍于正【月】初六具一槭封入金荫翁函内，岂未转致耶？

湖北贼势闻分三路，一路下九江，一路趋襄阳，一路欲回奔湖南。真贼不及万人，若分三路，则力愈薄，或当剿灭耶？河南桐城皆未必能至。但吾桐蕞尔小邑，烽烟近逼；又值兵差络绎，其慌乱景象可想而知。土贼窃发，亦所不免。兼以贫士拉扯无门，穷人营趋无路，则亦不乱之乱也。河南省自十一月以来，山陕大生意多半歇业，各州县兵差受累无不极困，河厅领款不发，尤形窘迫。祥符日日饥荒，至开印酒皆不能办。此皆实在情形，并非做作。

如绍屏幃一席，此时毫无所事，东家虽未辞先生，而先生亦何颜素食。……丁万荣二月初可来，草此复候近祉，余续具。（咸丰三年）新正廿三日，绍顿首。

廿三日探闻向提军来信，言贼匪窜越九江，②江西并无堵御。又闻陆制军退保金陵，江省危矣，桐城亦危矣，奈何奈何。

书面写家书二件者，惧人之折阅也。实只一件，并无另有家书，用以注明。

太平军人南京

景陶老侄姻兄阁下：

吴长宜及王二到省，两接手书，备悉一是。并承惠杏仁二斤，

① 此函无月日。

②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正月十日破九江。

祇领，谢谢。屡辱嘉惠，无以答意，弥深愧赧耳。十六日又接来示，此次不知何人所带，闻向辰来取回书，故草此奉复。……

前日闻河内撤任，以延津调河内，承谢子勤力为推毂，借此说中止，否则就馆河北，差如鄙臆，梁园非久恋之乡也。

目下辞去老婆子，自带小丫头，洗衣做饭，煤米一切皆省。目下时势亦不得不尔也。

贼在南京，^①有占据之意矣。闻掳掠扬州后，复回金陵，恐养蓄精锐，一时不妄动耳。而土匪处处啸聚，安可得乐土耶。京城钱铺闭歇二百余家，人心能不惶惶。此根本之地也，奈何！奈何！草此即候近祉，余续具。（咸丰三年）三月十六日四鼓。绍顿首。

太平军克桐城（一）

景陶世侄姪兄阁下：

方宝才来，知已到舒城，九月廿内定平安到家矣。方深欣羨。迨闻十月十四日贼匪攻陷桐城，前朝七次流贼未破之城，今贼至即陷，岂其城无人乎？如果其城无人，想我一家数口，亦未必独在城内，或先已逃出性命乎？老母八旬，值此大乱，心瘁胆裂，不可终日。

兹公专方宝才回来，不知讨得着平安家书否？六姑先已移居陈洲铺。阁下到家，自亦到乡中居住，想尊潭一切自平安，但不知乡居可能安静。阁下腰无多蓄，又可能常住乡间，若其势不能久居，何如竟挈眷同来河南，为子孙迁居之计。阁下亦就便找馆，帮扶苦度。

绍现在谕知珠儿，亦言家中数口，如保平安，令其明春奉祖母及合家来汴。老年人固万分不当远行，但值此大变，城中贼即全退，亦万分难住。且城中大运及清河大运均已行到极处，一时

^① 太平军二月十一日入南京。

难望转机，安徽地理人事气象，亦不如河南，不如在河南外县寄籍，气脉较厚也。

程蓉屏可补汝州，旬日内即有定夺。如绍到汝州，阁下及绍两家眷属，可相约而来。尊眷即在汝州寄顿，然后出外找馆，能存百千以内，即可敷一年之粮。想一年之内亦必可得馆，可以接济矣。

汝州偏僻安静，民情亦好。再于汝州乡间随数随时，买十亩五亩之地，积有粮食，可以年支年款。再迁居汝州乡间，似比家乡安稳。

绍前与阁下约居龙眠，是桐城未破想头，今桐城已破，恐山居亦不能保。盖吾乡人情，不能如此地之厚，不得不随时转移。尊见以为然否。如乡居已经数月，想相安不相安情形亦知大概矣。阁下或有高见，或彼善于此，亦望示悉为要。……

城中被贼焚烧否？尊宅尚无恙否？若已毁弃到也罢了，若未毁弃此时亦未必有人买，只此为可惜耳。心中苦不能言，只好以播迁之事相商，微觉一宽。至于桐城日下光景，不忍想亦不忍言。祈阁下寄悉为要。七姑劝两姊如破财不必着恼，只要各人平安，皆不愁无饭吃也。余不暇想，即请侍安，并阖潭安祉。（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三鼓，绍顿首。

凤池兄姊处均此道念。

太平军克桐城（二）

景陶老侄娅兄阁下：

方惇方伙计回省，接手书具聆一是。痢疾已全愈否？此等病宜服药清利，听其自愈，则多困数日，且直忌嘴，仍望随时示慰为要。丁才兄已自家动身，日内当可到汴。有竹报即为寄上。

省城三大宪同时更易。首具之累不轻，新方伯和平而新抚急，闻性情甚暴，未知是那一路门径也。

广西得大胜仗，吾桐吴破大屋，闵、吴二尹得功而石翁无名，想现在不与军旅也。此候文祉，余续具。绍顿首。（咸丰三年）八月廿二日。

论裘宝镛

景陶老侄姪兄阁下：

两月来未接来书，深以为念。缘音问素勤，忽然间断，不能无疑虑也。昨日接书，欣慰无似。承惠怀参膏山药粉，谢谢。贵东现既优待，暂可相安。倘施梦垣得缺，专心聘延，彼时再作理会。既无佳况，只可随遇而安。似不必预存定见也。

屡阅军务邸抄，未提及姚石翁字样，想专任地方，不参军旅矣。传闻贼势固不足信，然无功者亦无过，又安知非幸耶。

谢子谦清查交款四千五百金，届限不交，势必革职监返。同案数人皆张罗就绪。惟此公一文没有，听参而已。而瑛太守以别人既皆瓦全，独参此老实穷员，似不过意。幸张方伯卸事，库款稍松，乃于署方伯前一力承担，其银悉由府库转兑，子谦竟开复矣。他日瑛太守必更为之，求署优缺以冀弥缝，读书老实人天不绝其生路，固如是耶？然闻其公馆中，当票皆押钱用，亦可怜矣。

裘韶甫^①删除一切闲杂应酬，专办地方公事，一日三五次坐堂，不以为厌。宅门以内，清冷如水。而贡院大差及藩臬迎送，亦毫无贻误，朋友束脩火食，到期即送。署中诸事，甚井井有条。所惜者自己既无外务，而帐房亲友亦无能办事之人，专靠两位门公，小有才能，而裘公倚为腹心。门公专权逞能，甚不安分，而裘公略不加察。其为人，质直而心实，好处在此，而心无权变，受弊亦在此也。……（下略）泐此即候文祺，余续达不宣，绍顿首。
（咸丰三年）八月初二日。

^① 裘韶甫即裘宝镛，河内知县，坚守怀庆者。太平军北伐将领平胡侯吉文元即在怀庆壮烈牺牲。

太平军踞长江，北伐西征

通甫仁兄亲家大人阁下：

自去冬两通执信，而未接回书，心殊耿耿。嗣至冬间抵省后，四路烽烟，沿江不靖。腊正二月间，贼破楚省，破皖省，又踞金陵。沿江各郡县蹂躏几尽。自正月十七日以后，间道微行，探知家母及合眷避居朱门山中，遂渡江冒险寻着，一路备尝艰苦，遇贼两次，几至不免。在山中耽延数日，六弟述及岳父大人于客岁腊月仙逝，闻信之下，曷胜悲痛。患难之秋，离乱之中，得此凶讣，愈觉泪不能干。伏思去秋在都，岳父大人虽肝气时发，然面貌精神尚觉健旺，究竟入冬后是何贵恙？仙逝之期系何日？饰终恩典又未见着邸抄，迷离恍惚，直是梦境。半年来欲通一函，而江北扬州、浦口及安徽北路皆被扰被踞，假行无便，摺差无便。而省城又无定所，即来往音信亦稀，每日直坐在井中及闷葫芦内，此何世界耶？

在吾兄大人遭此大故，自必哀毁逾恒，惟望稍自节顺，以期安顿全家要紧。金陵既破之后，满城惨景，不堪设想。目下灵輶想断不能遽返。弟以半子之谊，值此大乱之时，并不能少申哀奠之忱，不禁中夜泣下。回忆廿年来，受恩深重，且感且哭。一切大事如何布置，尚祈于无便之中，而便寄一信，以慰鄙念，是祷是盼。

叔岳大人近来精神尚好否？暮年手足怆怀，亦宜善自排遣为要。至正月以后，金河以南贼势猖獗，弟等皆系劫火余生，尤不得不为吾兄大人缕述之。

弟于去腊底见贼占汉阳、武昌，焚烧抢掳，不堪言。遂将妾女儿辈送回金陵。正月十七日以后，因有外差，间道改装，由桐城、庐江，无为乡下，急奔下游觅母。途间两遇贼船，幸有救星，得以不掳不死。过芜湖时，贼已到江宁，幸家母于正月廿一

日带领全家空身一行李卷，潜避朱门中山甘崎人祠堂内。贼于正月廿七八日长驱直下，四门攻打，遂于二月初十日破城。城中亲友十停中不过搬出一二停。男子无论贵贱，掳去为伙；女子则闭置于女馆内，其中自焚自溺者不计万数。二百余年，大劫重逢，呼天哭诉而已。

房屋则全行占去，一草一木均为贼有。弟于二月廿九日始得在朱山与合家相会，幸无伤损。住了数日，又间道由内河（江面不敢走）至宁国府，见太守邓介翁，蒙谕以不必进省稟请，暂署宁国县。名利之心已淡，且一身之外无长物。布袍布鞋，何以临民。在皖者尽被贼掳，在金陵者亦归乌有。弟与全家皆系空身而已。再三辞之，太守不允，又不敢没盛意。只得于四月初勉强履任。

此地距府城百里，距金陵朱门山二百数十里，山似云连，城如斗大，却可暂且避难。然钱漕俱不能征，终日整饬团练，严拿土棍，进益毫无。每日几于一粥一饭，此时求为乡间农民而不可得。拟略缓即抽身告病，长为乡人，大事如斯，有何干法。

尤可恨者，向军门镇守孝陵卫，总不能克复城池。镇、扬二府久为贼踞，亦无收复之期。突于四月间贼匪由浦口、滁州一路滋扰，扰及临淮关。四月廿一日凤阳失守，遂陷怀远、蒙城、亳州、河南鹿邑，至归德府，直攻汴梁。扎营陈留县并朱仙镇。北路光棍愈胁愈多，虽有损伤，皆系胁从之民，并非真长发也。

又于四月间由金陵分一股，贼船数千只，扬帆直上，滋扰江西，江面之船，上下络绎不断，直无民船。芜湖被扰四次，皖省于五月初三日又失守一次，衙署民房前次焚烧未尽者，今番又烧成一片焦土。仓库掳掠净尽。人民掳去及杀死者无算。后又迭过贼船，直成空地。

总之，自武昌以下，至镇江、瓜、扬二千余里，江路尽为贼路。所过者如水洗一般，鸡犬无存。万民均逃亡失业。江西胜负未分，

金陵、镇、扬如一时不能收复，恐黄河以南不胜岌岌之惧。此半年来南方贼势如此也。

以后如通信，即封入山东信内，由家言寄到朱门，便可接阅也。世界如此，不知何日覩面一谈耳。泐此奉唁，即候孝安不备。姻愚弟吴世昌顿启。（咸丰三年）六月廿五日宁国县山城发。

读者来函

本刊1957年第2期（总13号）补白王璧华《秋瑾成仁经过》一文，载有“汤寿潜吞没沪杭路款，欺骗国人”及汤寿潜说“可照曾文正改李秀成供词的办法，伪造口供”等情节，据汤氏后人汤彦华来信称：所述汤某各节与事实不符。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荣禄集^①

荣禄

编者按：《荣文忠公集》，粉连纸，石印。共四卷六十二叶，每半叶七行，行二十四字，不抬头者实只二十一字。卷一为上谕六通，内容是赐谥、赐祭等。卷二为神道碑文、墓志铭、行状等，今只选行状一篇，取其叙述较详。卷三为奏折九通，今取有关义和团运动者八通，均为《义和团档案史料》所不载者。卷四为电函四通，均为对义和团运动的意见。今照原文刊印，以做义和团史料的补充。

荣文忠公集

卷一 (略)

卷二 行状

卷三 查拳教滋事片

涑水定兴一带拳教滋事片

拳匪滋事分拨队伍弹压片

拳匪团聚芦沟桥派员剖切晓谕片

高碑店以北电线铁路焚毁片

京师严查保甲缉匪安良片

涿州拳众占城竖旗可否进剿片

派员赴涿州剖切晓谕片

卷四 电报、函稿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行 状

贈太傅晋封一等男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行状：

公讳荣禄，字仲华，略园其别号也。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其先世直义信勇公，讳费英，东懋著勋勳实，在太祖高皇帝缔造鸿业，至顺治朝定加封号，所谓四字公也。其爵另支承袭，元勋贵戚，明德流衍，绵绵延延，以迄于今，代有闻人，勿替厥绪。祖庄毅公讳塔斯哈，以帮办大臣歿于喀什噶尔之役。道光十年奉旨照都统例赐恤。父勤勇公讳长寿，仕至凉州镇总兵。咸丰二年，与兄天津镇总兵武壮公讳长瑞同日战歿于广西。事闻，文宗显皇帝赐谕有忠贞世笃之褒，均贈提督恤如例。而季弟讳长泰，复以游击随科尔沁忠亲王转战畿辅，歿于阵。一门忠萃，无忝世臣矣。

公生有至性，少孤，事继母太夫人孝养备至，兄弟之间尤形友爱。及壮，美姿容，长身玉立，仪制峻挺，有文武才。书画剑槊，俱臻妙诣。识者莫不钦为公辅之器。以门荫起家，观政工部擢员外郎，故事银缎匹颜料三库郎中员外郎缺出，由各部堂官取合例司员保送候录用，至是部臣以公应选。文宗显皇帝始识公名，即简银库员外郎，盖异数也。每常朝爆直显皇帝于班中，遥见之必顾问枢臣曰，某是荣禄否？一日命彭文勤公传至军机处，问祖父死事情状，公详晰敷对，声泪俱下，文勤具以闻，显皇帝为动容久。之

当是时，执国柄者权势熏轳，欲罗致之门下，而公不为浼，因是触怒，将借事以相倾，公遂改以道员候选。既而京师戒严，显皇帝狩于木兰，而崎屹公者旋伏厥辜。时人咸服公识之卓也。恭忠亲王设立巡防处，檄公总办事宜。军书旁午，日无暇晷。公精心赞助，措置裕如。同治元年醇贤亲王调公充神机营翼长，而公是时亦荐擢京堂矣。

三年奉天马贼不靖，逼东陵，公躬率健锐营马队，追蹶两昼夜，至铁门关，贼遁。旋加副都统衔，管理健锐营事务。七年擒逆张总〔宗〕愚〔禹〕北犯，复设巡防处于神机营，特简恭忠亲王醇贤亲王节制天下军马。于时金陵发逆尚未肃清，而蠢兹蠢贼，复肆跳踉，诸务部署艰难，无异于曩时。公听夕倥偬，弥益奋厉。张逆平，叙功加头品顶戴，擢左翼总兵。数年之内，践陟显要，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工部户部侍郎，副都统，所至激浊扬清，庶务毕理。

十三年穆宗毅皇帝之升遐也，公以内务府大臣与御前军机王大臣同被顾命，公独吁请今上生有皇子，即承嗣穆宗，两宫为之挥涕允行。不数月，廷臣果有统绪大宗小宗之议，幸公言先入，而人心始定。是夜公奉懿旨，迎今上皇帝于潜邸，定策宿卫，公功为多。四年擢步军统领、工部尚书。五年引疾归第，弹琴读书，泊如也。

屏居十余年，始再起授都统。旋简任西安将军。旗兵之驻防斯土者，生计甚艰，公知之，凡孤寡无告者，于名粮外月筹款各增千钱，复创练洋枪队，军气为之一振。又请增科场举额一名，得旨允行。二十年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公祝嘏入京。适海疆事起，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处事宜。二十一年和议既定，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公深鉴武科积弊，因疏请变通旧制，一律改习枪炮。又请设武备特科，疏中条例五利，俱剴切详尽，足掇时弊。二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五日赴天津查办事件，兼阅芦台武毅军，小站新建陆军，军为故直隶提督聂公士成今直隶总督袁公世凯之所统也。二十三年会同刑部申办大凌河马厂一案，又讯结蒙古那王昭乌达盟长互揭一案，爰书所定，都人士咸服其公允。二十四年四月授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析津为京师门户，非硕德宿望不能管钥其间。公到任首先厘剔浮费，简蒐军实，倘不增而自裕，令不严而自肃。军谘之暇，尤汲汲以人才为心。疏

荐中外贤杰、通达治体者十余人，迄今日而悉蔚为时栋矣。

朝廷不欲公之久劳于外也，八月特授为军机大臣，入赞枢务。于斯时也，外侮内讧，隐忧方亟，廷旨非屯重兵于近畿，不足以资镇慑。于是始设武卫五军，而以公总中军兼节制各军，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适诸臣遽有预建储贰之议，公力争之不得。呜呼！阳九百六之厄运，其中盖有天焉。非一个〔介〕臣之所能为也。

二十六年致召义和拳匪之恤，拳匪者，萌于齐，蔓于燕，浸至燎原不可收拾。于是各国使臣之驻京者，咸有戒心。公屡陈于朝，力主剿乱党，保使馆，而一时强宗悍将，横行恣睢，无复容公置喙，亦几濒于危矣。及銮舆西狩，公集队南行至涿州，遇京饷十万两，因截留。另檄由易州间道达行在所。八月庆亲王与李文忠公充全权大臣，入京议约。九月公至西安，时各国索戎首亟，人心岌岌，公力陈安危所系，请早定大计，以安宗社而免生民之涂炭。又与两全权大臣函电往还，庆亲王李文忠公坚持于外，公密赞于内，和议始借以就绪。关中朝仪粗创，公乃赞廷议设立政务处，力行新政。凡一应因革损益之事，督同提调总办各员，实心规划，纲举目张，犁然悉当。即今庶政逐渐推行，实皆当日力破积习有以立定初基也。是年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二十七年随扈回銮，至汴梁众议逢午而起，金请留蹕。公毅然争之，始得六飞于迈，重入都门，复旧配天，中外晏然者，皆公之功也。然公之心力实尽瘁于是矣。

公尝患人才消乏而科场之积习难以骤挽也，非设学堂不足以救空疏之弊，而拔实业之士。前掌兵部时，曾建此议，以疑谤交乘，固执一孔之见者，不免煽惑动听。至是主持重整京师大学堂，开拓学务。上为特颁诰谕，期以必行。现各省办法虽尚未划一，而近科所取士留心时务者为多。公歿未逾年，奉谕递减科举，专注实学，群焉向风，而当时之远谟，亦可表襮矣。

二十九年三月，今上方奉皇太后展谒西陵，礼成，阅武于保定府。是月公以疾薨于京第。十五日遗疏闻，两宫为之震悼。奉懿旨赏陀罗经被，派员奠醢赐祭一坛，谥文忠，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入祀贤良祠。给银治丧。翼日又奉懿旨，加恩赐祭一坛，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而公之嗣子良揆且以四品京堂候补饰终典礼，可谓优渥矣。

盖公与文文忠、宝文靖、李文正、左文襄、李文忠为同辈，平昔各以忠爱相砥厉，同为中兴名臣。其在政府不立崖岸，于外省利病洞见本原，与各疆吏文牍往来，但责成效，不为遥制，俾人人得以尽言尽力。回銮以后，举行诸政，尤得要领。故人乐其宽易，而不能不服其严明。生平作用在苦心以调和诸将，大力以维持善类，爱才常若不及，举善惟恐或遗。少年时性好任侠，见义勇为。遭逢明圣，年未四十已跻一品。中年闭门却轨，折节读书，人服其进德之猛。著有忠贞世笃录、纪恩齿录诸书，藏于家。晚岁相业遭时多难，扶危定倾，两宫委任愈专，四海观听愈肃，而公欷然不自矜伐。所不可及者，嫉恶最严，尤其知人之鉴，凡离经畔道之辈，意存饶倖，一见必斥，当时或有议其过当者，不逾时而其人之底蕴毕露，众鉴难逃，始服其见几之早，而断事之决。上亦知公深，故遇事得以言人所不能言。既歿而两奉懿旨，一则曰尽心竭力，调和中外；一则曰猷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天语煌煌，公为不朽矣。当疾革时，问公以家事，不答，然喃喃卧呓如与人语者，辨之皆国事也，公之睠怀君国始终不渝如此。

公元配萨克达氏早歿，继配系宗室大学士讳灵桂之女，夙夜宣勤，颇资内助。庚子岁公栉沐焦劳，尤多匡赞。旋以烽火惊心，间关道路，从公西行，以疾歿于河南彰德府。侧室刘佳氏奉懿旨封一品夫人，子一纶厚从至西安，亦因跋涉积瘁而歿，乃以侄嗣，即今京卿也。女二，一适礼亲王世子承厚。一为今醇亲王之福晋。

公以閥閱世家，连嫵潢胄，礼固宜也。亲炙公有年，于公行事萃萃大者，粗窥崖略。甲辰之春月公子良揆来请撰述，因覩缕如上，稍加论次，以备史馆之采择。谨状。

查拳教滋事片

查近来拳教滋事，论拳民本意，不过自卫身家，其仇教嫉洋，尤见乃心中国。若因有教案，一味严拿，不惟虑失民心，兼恐激之生变。持平办法不但于拳民之中当分良莠，而且于匪民之中当分首从，此不易之理也。

惟近闻拳会中颇有会匪游勇盗贼之类，借习拳之名，以逞其为匪之技者，如焚抢教堂，拆毁铁路，拒捕官兵等事。若不严拿重惩，其害胡底，今各国使馆深为惶惧，法使欲调洋兵入京，以资保护。若洋兵果来，其害又甚于拳匪。

窃思严禁匪类，原系应办之事，并非虐民媚洋，仍应遵上年谕旨；但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会而不匪虽会何伤，若既为匪徒，例应严办，而况冒拳名以张匪势乎！

拟请明降谕旨，通飭各该管地方官，遇有拳会，分别良莠，禁谕兼施。如定兴、涞水已成之案，则歼除首要，解散胁从，倘有托名拳会，安心为匪，甚或戕害人命，扰乱地方者，一经拿护〔获〕讯实，立置重典，决不宽贷。如此分别办理，则匪徒之技穷，洋人之口塞，我办我匪，彼兵即可不来，而京师亦获安堵矣。谨奏。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涞水定兴一带拳教滋事片

再前次涞水、定兴一带拳教滋事，上月二十五日，已据聂士成请派副将邢长春马队二营、并中左右步队三营，分赴保定、定兴一带，会同直隶练军剿办。臣当即电覆，即准驰往，并谆飭该

提督慎选得力将弁，随机应便，弹压解散，分别首从，保全善良，持平办理，切勿猛浪。电飭在案。刻尚未据报到防。

昨日申刻据总署抄电，并据探报禀称，长新〔辛〕店芦沟桥一带，电线铁路已为拳匪焚毁，洋工匠司事人等均已逃逸赴津。窃查拳匪已至芦沟桥一带，焚毁铁路电线，若不即早堵御，势必延及丰台马家堡一带。恐中外耳目必致震动，不惟有伤政体，兼恐貽笑外人，殊不成事。

臣当即飞飭在苑驻扎之武卫中军提督孙万林统带马步五营，驰赴丰台堵御。并派记名总兵王明福统带卫队三营，驰赴马家堡驻扎弹压，均限于今日午前到防，随机因应。倘该匪等不遵开导，有意抗拒，亦惟有分别首从，切实剿办，庶足以先安人心而定变乱。并飭副都统恩祥拣带两营在永定门外听候调遣。臣病体稍能支持，即行随时销假。谨奏。

五月初二日。

拳匪滋事分拨队伍弹压片

窃查拳匪滋事、分拨队伍弹压各情形，昨经奏明在案。昨日丑刻据派出探弁由永定门传递禀报，长新〔辛〕店、芦沟桥、三合庄等处之洋房均已烧毁。寅刻复据探报，丰台电线经匪砍断，所有洋房均被烧毁。并闻讹传初二日早欲焚烧马家堡一带。旋据派出之记名总兵王明福禀报，统带马步三营已于寅正驰抵马家堡。记名提督孙万林统带马步六营旗于卯正驰抵丰台。副都统恩祥亦于卯正统带马步三营旗到永定门。听候调遣。

臣查各队均已到防，似可无虞，惟马家堡附近京城铁路首站，值此讹言四起，人情汹汹，非臣亲临查看，不足以昭慎密。当于巳刻力疾前往马家堡，逐一查看，据车站头目及民人等称，天未明时，居民工匠等纷纷议徙；幸各军到来，人心始定。现在如常贸易。赴津轮车亦于午刻开行。

惟聞丰台被焚，各處火勢仍未息滅。臣于申初率同署全軍翼長恩祥，內閣侍讀學士陳夔龍乘坐輪車前往丰台，查看該處機器廠、電報局、火車房材料廠、洋人住房均被焚燒，煙火尚燃，火車鐵軌均尚無恙。詢以取鮮原委，均不得其主名，顯系不逞之徒，借仇教為由，四出焚燒，為搶掠計。似此情形，殊堪發指。臣面飭駐扎各軍，認真保護，妥為彈壓。如有匪徒滋擾，即行拿獲，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查馬家堡、丰台各營所派駐扎兵勇足敷分布。惟蘆溝橋一帶尚覺空虛。擬令昨日到丰台之直隸練軍，移扎蘆溝橋駐扎，以資聯絡。至神機營等所派駐扎馬家堡各隊，均已到防。官兵亦皆精壯齊整，民心頗稱靜謐，堪以上慰宸廑。再臣步履未能如常，左膝跪叩仍不得力，稍愈即當銷假。謹奏。

五月初三日。

拳匪團聚蘆溝橋派員剴切曉諭片

本月初三日卯刻，據探弁報稱，夜子刻有義和拳匪一千數百名，自涿水一帶至長新〔辛〕店團聚。臣昨因蘆溝橋一帶空虛，扎飭直隸練軍開往駐扎，今該匪等既來千餘人，若不示以軍威，恐仍無濟。臣當即飛飭駐扎丰台之記名提督孫萬林，統帶所部馬步五營馳赴蘆溝橋，相機因應。當令副將石光賢統帶兩營赴丰台填扎，並派參將銜都司吳鑑衡、暨扎飭西路廳同知林紹清會同先行，馳往長新〔辛〕店向該團剴切反復曉諭，令其立刻解散。並將怂恿煽惑戕官焚燒為首之犯交出，其餘脅從之人概予免究。該匪若不聽從，有意抗拒，即令孫萬林帶兵圍剿。茲據孫萬林稟報，馬步各隊已于申刻馳抵蘆溝橋駐扎，惟尚未據吳鑑衡等稟報，俟有續音，再行奏聞。謹奏。

五月初四日。

拳匪团聚芦沟桥派员剖切晓谕片

本月初四日具陈芦沟桥一带拳匪团聚，当飭孙万林统率所部驰往，并派参将銜都司吴鉴衡等驰赴长新〔辛〕店向该团剖切晓谕。昨据吴鉴衡回京禀称，遵派会同西路厅同知【林】绍清与孙万林同赴长新〔辛〕店，向该团人等晓以大义，反复开导，据该团首李来忠声称，实为教民欺压，团练学艺为各保身家之计，并不敢抗拒国家。至焚毁铁路站房等事，均不承认。惟遵命即时解散等语。旋即纷纷散走。此等情形，似又未便率队攻击。刻间长新〔辛〕店一带并无大股团聚。

复据上月二十五日所派候补知府吴柄鑫回京，据称：遵派改装易服赴涞水、涿州等处，查探匪踪，该团起自山东，向分数种，皆以学艺为入团计，历年已久，近为教民遇事欺压，本地方官又不能持平办理，积怨已深。等语。

臣查拳会刻以团练为名，而游勇会匪奸宄不逞之徒乘隙入团，煽惑勾结土匪，以致到处焚烧教房，拆毁铁路，且有拒捕戕官之事。若不即时解散剿除，势将不可收拾。应请旨严飭直隶总督切实认真办理，一面拣派得力将弁带队，在要隘分扎查拿会匪，保护铁路；一面慎选贤员分赴各处，著实开导解散，庶愚民知儆，奸宄无可假借，自易了结。昨复据探报定兴一带铁路又为焚毁，保定方顺桥一带岌岌可危。臣急电知保定中军副将张士翰，并带马队副将邢长春，一面保护保定西关外之存料厂，一面分队保护铁路桥站。至涞水一带，虽有直隶练军数营，苦无统属，当电知聂士成能否亲赴各该处，相机因应。缘闻各国兵船十余只在海口停泊，海防亦关紧要，尚未据该提督电覆。

总之，今欲消弭外衅，必须赶紧肃清畿辅，是为要著。再芦沟桥一带现有孙万林五营驻扎，并有虎神营所派队伍，足资镇摄。丰台有副将石光贤暨直隶练军扼守，马家堡自可无虞。且有神机

营队伍在彼弹压。臣昨将总兵王明福及永定门驰扎之副都统恩祥撤于北大红门内，安营驻扎，听备调遣。谨奏。

五月初六日。

高碑店以北电线铁路焚毁片

再正缮奏片间亥刻，接据盛宣怀急电，高碑店以北电线铁路全毁，保定以南方顺桥等处被烧，涿州拳众占城竖旗，保定岌岌可虑。等语。臣接阅之下，不胜诧异。且查涿州近有聂军驻扎，何以毫无防范？应请飭下聂士成无分雨夜，刻即驰赴保定省城，居中调度，相机进剿。臣严飭孙万林在芦沟桥一带加意严防。其涿州迤北良乡、窦店一带，应否派队驻守，再由臣酌核办理。为此谨奏。

五月初六日。

京师严查保甲缉匪安良片

再京师五方杂处，奸宄易藏，刻下人心浮动，在在堪虞。臣初二日赴马家堡，道经东交民巷，见各国使馆洋人洋奴纷纷出入，似有惊慌之色。而道傍观看闲人，数已逾万，喧哗盈耳，其势汹汹。后经大雨淋漓，始各鸟兽散去。该处虽有步军统领衙门所派官兵驻守保护，若事起仓猝，恐亦不足深恃。要在平日于城内外严查保甲，为缉匪安良之要。应请旨飭下稽察保甲，大臣设法认真办理，勿得奉行故事，有名无实，是为切要。谨奏。

五月初六日。

涿州拳众占城竖旗可否进剿片

本日〔月〕初五日亥刻，接据盛宣怀急电，为涿州拳众占城竖旗，保定岌岌可虑。臣曾于初六日片奏，请旨飭下聂士成驰赴保定省城，居中调度，相机进剿。不知是否仰蒙俞允，已否电飭该

提督遵照。查涿州迤北地方空虚，臣已札饬提督孙万林统率所部步队五营，马队三旗，由芦沟桥移扎良乡、窦店一带，妥为布置。并饬副将石光贤统带所部马步三营旗，由丰台填扎芦沟桥防堵，其派往涿州侦探弁兵尚未回报。兹接直隶总督裕禄函商，拟调马玉昆酌带马步数营赴保定一带弹压剿办。如蒙俞允，仍请饬下该提督马玉昆刻即开拔，伏候圣裁。谨奏。

五月初七日。

再奏涿州拳众占城竖旗可否进剿片

五月初七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有人奏，拳匪滋事，地方官办理不善，请旨惩处，并陈管见一折，等因，钦此。同日又准军机大臣字寄，面奉谕旨，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迭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钦此。

臣跪诵之下，钦悚莫名，查拳民练习拳勇，本属乡愚；嗣因游勇会匪窜迹其间，以致良莠不齐；及至聚众滋事，焚毁铁路，事起仓猝。当五月初一日警报纷传，计筹万全，自不能不有备无患。臣每派营员前往弹压，必谕以设法解散，切勿孟浪，不啻三令五申。及派参将銜都司吴鉴衡至芦沟桥一带，会同地方官剖切开导，晓以大义，该拳民等遵即解散。臣初六日曾片奏，请旨严饬直隶总督切实认真办理，一面拣派得力将弁，带队在要隘分扎，查拿会匪，保护铁路；一面慎选贤员，分赴各处著实开导解散。臣审度事机，权衡轻重，总期查拿首要，解散胁从，万不敢孟浪从事。兹奉谕旨，当即转饬派出带兵各员，一体钦遵，慎益加慎，以期仰副朝廷慎重民命之至意。谨此覆奏。

五月初八日。

派员赴涿州割切晓谕片

再迭据探弁自涿州回称，义和拳会万余人聚集涿州城门时，有启闭所竖旗帜，仍系奉旨练团字样。惟与教民为仇，并未骚动平民，仅将聂军探兵捆绑数名。盖因其洋枪队服色与外洋相同，后经该队营官说明，亦即释放，等情。臣复札飭候补知府吴炳鑫前往涿州，向其会首割切晓谕，宣布朝廷高厚之恩，宽大之仁，不准借端滋事。即使与教民为仇，地方有办理不善之处，已奉严旨饬查。该拳民等即应解散，勿得团聚。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洋房亦系雇用洋匠工人所居，其经费均出自公项，并非洋人教民之款。既经焚毁，是该拳民等反与国家为难，于奉旨练团护国保民之意，大相悖谬。当各扪心自问，激发天良，赶紧通知各处拳会，一齐解散。倘有会匪从中怂恿煽惑，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叛民。一经大兵剿办，是必家败身亡，死后仍负不忠不义之名，后悔何及。各等语。令该守持札往谕，反复开导，或可就我范围，俟该守吴炳鑫回报，再行奏闻。谨奏。

五月初八日。

电 报

李刘张制台、鹿王松于俞抚台^①鉴：来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争，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北地臣民皆以受外人欺陵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后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仍上奏片七次，无已勉强力疾出陈，势尤难挽。至诸王

^① 指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旋调江苏）松寿、河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

贝勒群臣人对，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冀万一之计。始暂许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则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笔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恻恻。本朝深仁厚泽，惟有仰赖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

禄泣电复。

函 稿

蔚廷仁弟大人阁下：得十三日手□，就谏庶政军谋，深烦擘画，长才荏虑，不仅庀治东事，兼亦注念畿疆。而于鄙人末疾，尤深存注，且敬且感。

兄自三月以来，请假六十余日，此疾本由肝郁而起。身在斗室而心在直庐，已属不能静养。而近畿拳匪绵绵勿绝，致烦斧柯，病中数上封事，不能立见施行。坐是愈忧愈病。今月十一日始力疾销假，而拳洋之衅已成，拳以姑息而致蔓延，洋以情急而图自卫，遂致杆路全毁，夷兵纷来而不可止矣。

兄受厚恩而当重寄，岂能诿过同事，是已非人；即此病榻耽延，已属疚心万分。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而事有可言者，仍有难尽言之时，力有可到者，仍有做不到之处。即如当事及言路诸君，颇有以拳匪为义民，不啻如父兄之护子弟者，真令人愤闷无已。

大疏于拳匪之源流罪状，畅所欲言。如皇象作书，沉著痛快，诵之浮一大白。陈琳之檄，可愈头风，阁下此疏，亦消我宿疾矣。

现在拳匪之事，惟有急治其标，今日已请旨飭宋军速赴近畿助剿。盖我能自剿，则洋兵不致妄动。于拳匪收以剿为抚之效，而良民无焚石及玉之忧，是为百姓锄苗中之莠，即使洋人抽釜底之薪，不但保全良民，实亦不忍过伤拳会。我慈圣深知此意，特难为袞袞诸公道耳。复颂勋安不宣。

愚兄荣禄顿首。

函 稿

蔚廷仁弟大人麾下：顷奉手书，敬悉种切，时事如此，无可复言。臣力竭矣，罪该万死，然此心惟天可表耳。所示亦系不得已之策，然势已至此，舍此实无他说也。兹将达岷庄诸公覆电，抄录呈阅。至其中尚有难言之隐。总之，诸近支王贝勒皆以逞一时之快，大廷广众大声急呼，两宫尚在其次。我等皆系近支子孙，岂能不战而双手竟送于诸夷。虽失却亦不能不一拚。痛哭急呼，万难言状。而义和拳匪填街塞巷，无处不有，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将来不知作何收拾。刻无他言，惟有仰赖列圣在天之灵，我辈世受国恩，亦惟有拚其一死以报□□□，尚有何说耶。匆匆此复，即请吾弟侍安。不尽欲言。

兄禄挥泪书。

函 稿

蔚廷吾弟麾下：来函敬悉，时事如此，奈何！奈何！以一国而敌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争，不罪使臣，自古皆然。以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无如群议均以受外国欺陵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困，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曾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后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仍七上奏片，均不报。力疾出陈，势尤难挽。缘两宫左右半皆团民，而诸王贝勒各立团棚，非但不能剿办，而转

为众所疑。是以假内接奉廷寄，有不准孟浪之谕，迨至诸王贝勒群臣人对时，众口一词，无不以为庆幸。稍有知利害者，略陈梗概，以为不可与各国因此起衅，众皆以为汉奸。兄复婉转其词力陈之，始许与各国使臣会晤，冀可转圜，不意德使赴总署，在中途又为神机营兵击毙。事局又为之一变。种种掣肘，笔难尽述。此事可谓千回百转，万无转圜之机。复经天津来信，欲占大沽，众皆谓不战必死，战或可一生，众志成城，无丝毫转圜。天乎！天乎！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恻恻。本朝深仁厚泽，惟有仰赖列圣在天之灵也。不禁恻哭，余无他言。手此奉复，即请台安。我辈世受国恩，为其所当为而已。

兄名心叩。

中華民國軍遼東軍政府

檄告

東三省漢滿蒙軍民人等曰。嗚乎。吾遼東之民。陷於塗炭也久矣。自清代既興。以東三省爲發祥重地。施行特別之制。奉錦外。偏設軍政。放棄治理。阻縛人生。病民之道。爲前古所未有。二百六十餘年來。民生日艱。民命日蹙。近歲則又惹匪人。釀成戰禍。殺人盈城。流血滿地。迄於今日。雖以兩虎鬪。戰局告終。收回土地。改設官制。然而主權半喪。利權多失。瘼未起。流亡未復。積弊未除。吏治未清。徒事更張。不務實際。甚且假新法之名。行苛政之實。陰險慘毒。不可端倪。遂使三省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如坐水火。救援無路。呼聲不應。生民之禍。蓋至斯極。今將數列。請廷待我東三省人民之罪。以白於天下。

世界文明之國。皆以平等自由治民。無所歧視。清廷統一中國。則故分階級。區別旗民之稱。而東三省爲尤嚴厲。旗人世負當兵之責。以學生之人丁。配一定之餉額。坐食山空。無所爲業。雖曰優待。實同禁錮。民人則視同卑隸。不與旗人伍。對於政府。惟負義務。不享權利。是不平等。莫此爲甚。居住營業。結婚傳教。一切立身爲人之道。無論旗民。皆被限制。不自由。莫此爲甚。以是之故。乃致滿漢積不相能。二百年來。莫能同化。妨人文之發達。阻國勢之進步。大罪一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廷視東三省爲其皇室一大牧場。除先有居民之地外。皆一體封禁。他省之人。不得移殖開墾。人亦不許越界遷徙。坐使遼東天府。變爲混沌未開之域。其後雖因山東關內之民。私自移入。漸成村落。乃不得已。改前例。然亦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觀於今日。三省城內無人之地。仍占大半。人口統計。未及千萬。其故可知。大罪二也。國之文野。視其國民讀書識字多寡。以爲比例。清廷自康熙時定例。東三省人民。不准讀書習文。惟操練騎射。以免染漢習。觀其用心。實欲使三省人民。返於太古。不知不識之俗。馴伏無恥。永爲世僕。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既開通。道咸則有趙殿吉富俊等奏請改制。而猶再三阻撓。不允所請。所得行省。持奉天南部一隅。迄今遼東文化。猶爲中國一不學。大罪三也。

辽东义军檄文^①

佚名

中华国民军辽东军政府檄告

东三省汉满蒙军民人等曰：呜乎！吾辽东之民，陷于涂炭也久矣。自清代既兴，以东三省为发祥重地，施行特别之制。除奉锦外，遍设军政，放弃治理，阻缚人生，病民之道，为前古所未有。二百六十年来，民生日艰，民命日蹙。近岁则又惹进外人，酿成战祸，杀人盈城，流血满地，迄于今日。虽以两虎倦斗，战局告终，收回土地，改设官制；然而主权半丧，利权多失，疮痍未起，流亡未复，积弊未除，吏治未清，徒事更张，不务实际；甚且假新法之名，行苛政之实，阴险惨毒，不可端倪。遂使我三省伯叔兄弟诸姊妹如坐水火，救援无路，呼吁不应，生民之祸，盖至斯极。今将数列清廷待我东三省人民之罪状，以白于天下：

世界文明之国，皆以平等自由治民，无所歧视。清廷统一中国，则故分阶级，区别旗民之称，而东三省为尤严厉。旗人永世负当兵之责，以孳生之人丁，配一定之饷需，坐食山空，无所为业，虽曰优待，实同禁锢。民人则视同皂隶，不与旗人为伍。对于政府，惟负义务，不享权利，是不平等，莫此为甚。居住营业，结婚信教，一切立身为人之道，无论旗民，皆被限^②制，是不自由，莫此为甚。以是之故，乃致满汉积不相能。二百年来，

① 原檄告无标题，据《民报》第二十号加。又《民报》在此件末加编者按云：“记者按：此篇由辽东寄稿，虽未深悉其倡义之人，然观其宗旨手段，无不与吾党同者，大义日明，同声相应，亦使党愈知自奋也。”

② 《民报》作“箝”字。

莫能同化。妨人文之发达，阻国势之进步，大罪一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廷视东三省为其皇室一大牧场，除先有居民之地外，皆一体^①封禁，他省之人，不得移殖开垦^②，旗人亦不许越界迁〔徙〕。坐使辽东天府，变为混沌未开之域。其后虽因山东关内之民，私自移入，渐成村落，乃不得已，改废前例，然亦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观于今日三省域内，无人之地仍占大半，人口统计未及千万，其故可知。大罪二也。

国之文野，视其国民读书识字多寡以为比例，清廷自康熙时定例，东三省人民不准读书习文，惟操练骑射，以免染成汉习。观其用心，实欲使三省人民，返于太古不知不识之俗。驯伏无贰，永为世仆，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既阅乾嘉道咸，则有赵殿吉、富俊^③等奏请改制，而犹再三申饬，不允所请。所得行者，特奉天南部一隅，迄今辽东文化，犹为中国第一劣等，大罪三也。

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辽东在古，原为青营二州之壤，乐玄四郡之区，关系中国，由来已久。清廷则视为弃土，不知^④疆理，经界所分，版籍不载其名，边徼所至，疆吏不晓其实。以致强邻窥伺，失地频频。咸丰八年之约，以使臣不谙地理，失大兴安岭以南地数千里。咸丰十年之约，以使臣不知公法，失乌苏里江以东^⑤地千余里。黑龙江口之库页岛，不知何岁割于日本，长白山南之西垦土，不知何因弃于朝鲜。合计所失面积，较今三省有过之无不及。门户既弃，藩篱尽撤，遂来腹心之祸，大罪四也。

互^⑥尔喀人、鄂伦春人，马涅克尔人、达瑚尔人、索伦人、毕喇尔人，分族虽异，受治则同。若能开发诱导，使进文明，则

① 〈民报〉作“律”字。

② 原作“垦”字，依〈民报〉改。

③ 〈民报〉作“俞”字。

④ 原作“矢”字，依〈民报〉改。

⑤ 〈民报〉“东”字后多一“之”字。

⑥ 〈民报〉作“瓦”字。

未尝不可为北方屏藩。清廷视各种人则为蛮族，除籍其兵役贡物外，毫未策其治理。既不为之谋生计，复不使之近文化，任其自生自养，天演淘汰。甚至越界归顺外人者亦听之，遂使人口日见减少。东北一带变为荒凉不毛之地，大罪五也。

吉林有乌拉总管者，专司采办东珠貂皮人参之事。有翼领以下五十余人之员缺，有牲丁等一千余名之夫役。此外宁古塔有采鱼采密〔蜜〕采松之官，黑龙江有打鹰打鹞打雉^①之吏^②。每年及时备齐各物，以营兵护送，进呈于内务府。攘民之利，扰民之业，伤民之财，蹂民之田，以供其皇室荒淫无度之玩好。昔明有鹰犬使之设，宋有花石纲之举，不过一时之事；此则二百年间垂为法令，世济其恶，大罪六也。

诉讼裁判之事，文明各国皆有专官掌之，所以明法权重民命也。清廷自统治辽东，初则专委其任于不通汉文不晓律例之旗官，用非所学，枉职病民。继则定旗民官会审之制，推诿成风，民情抑塞。至于近年，土地渐辟，移民稍多，各处屯达村长，僭理词讼，任意武断，滥用私刑，而不之禁。铁道开通，外交旁午，沿路一带皆设有交涉局，局员受外人颐使，强理地方裁判，卖国媚外，残害同胞，而莫之问。且官吏贪欲无厌，残酷成性，一讼之费，有例外之诛求，上户卅吊，中户廿四，下户十六。一名之囚，有法外之虐待，重者站笼，次者压杆，轻者跪锁，种种不道，更仆难数。近今虽有提法司之设，名为法权独立，实则不过为位置私人虚崇体制之地。一切弊窳，毫未改除，民之黑暗，犹如旧日，大罪七也。

三省人民，既经战祸，闾里邱墟，田畴荒芜。当是之时，宜如何抚绥招徕，使民复业，方称为治。清廷既不能保民于战时，复不能安民于战后，且益肆为淫虐，横征暴敛，重累吾民；地租

① 〈民报〉作“鸡”字。

② 〈民报〉作“使”字。

之额，既课余地，复科山荒。商货之率，既税出产，复加销场。酒户之税，征及烟突，船运之捐，算准帆樯。此外如粮食税、牲畜税、山海税、斗秤税、土药税、灯膏税、店铺税，渔税、盐税、木税、矿税、猎税、参税、车税、煤税、窑税、硝税、烟税、屠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又主税之官，相望于道，司巡横暴，胥吏勒索，公私烦扰，民益重困。大罪八也。

国于世界，非兵不强。东三省八旗兵制，在昔以勇敢闻天下，积久弊生，是在因时为变。清廷迷顽固陋，守旧成风。二百年来徒尚骑射，且又不精。新式之操，连发之械，视为淫巧，不使梦见。将校变为纨绔，兵卒成为流民，东北重防，遂形崩坏。驯致内乱频生，外祸屡至，乃始招募练军，以资御侮。然大势已去，无补于事。国步艰难，遂至今日。大祸九也。

奴隶之制，中国各省已经废灭。清廷自开国之际，一切俘虏皆发辽东八旗，编为奴婢。各省罪囚，遣来为奴者，亦实繁有徒。世世子孙，不能脱籍，待遇之酷，牛马不如。其有逃亡隐匿，斩杀无赦，迄今禁例虽稍疏懈，然生计维艰，解放无日，永世沉沦，不知所极。弃绝人道，背逆天理。大罪十也。

辽东马贼，原由失于生聚教训所致。使果治之有道，未始不可平服。清廷不揣其本，惟以诛戮为事，兵力所至，良莠不辨，淫威所加，玉石俱焚。甚且阳假团练，饵致贼目，滥行残杀，张大勋功。好恶因于兵弁，生杀由于缇骑。致令民怨益甚，贼党益多，满地荆棘，民不聊生。大罪十一也。

大创之后，整励内治，是所必要。清廷自战事告终，以仁柔寡断之赵尔巽，虚骄顽懦之徐世昌，目不识丁之唐绍仪等，先后为将军督抚，纷更百度，茫无端绪。所行诸政，无一不病国病民。财政局则酿成民变之祸，巡警局则博得官胡之称。地方自治，徒为安插闲员之地，行营发审，适成草菅人命之官。其他教育政法，

农工商矿，郵便路政，莫不扬厉铺陈，虚设官职。因循苟且，无所事事，徒使人民迷惑，上下骚然。大罪十二也。

甲午以来，清廷东省外交，着着失败。金洲半岛、东清铁道先后割弃。近日又与日本开议所谓满洲谈判，则更丧失利权，不忍言述。鸭绿江上流之森林，安奉线沿路之炭矿，熊岳城畔之渔业，渤海湾头之盐政，则允许其合办。奉天城内之居住问题，铁道地外之警察问题，中立地带之驻兵问题，租借境界之裁判问题，则承认其强求，绝地方之命脉，夺小民之生计，外患压迫，死亡无日。大罪十三也。

以上所列，大端各是。若夫穷神尽相，备举无遗，则伐白山之木，不能毕鏖其奸，决黑水之波，不能尽洗其恶。夫厌乱思治，生人所同。伐暴诛残，天职有在。在昔桀纣暴虐，汤武伐罪吊民，天下称其圣德。胡亥不道，陈胜吴广起兵发难，亦号义师。诚以独夫民贼，不可不仇，酷法虐政，不可不去，应天顺人，自应尔尔。我东三省伯叔兄弟、诸姑姊妹，身受奇祸，目击时艰，其遂忍长此终古而不一为计耶。本军政府夙愤残民之政，深怀伐暴之志，沉机而谋，观时而动。号召同志，经营义举，为日已久。今也清廷罪恶贯盈，神怒人怨，天亡之时，宁复能忍。用特仗^①义兴师，为我三省人民请命。诛杀贪官，扫除苛法，出同胞于水火之中。我三省伯叔兄弟、诸姑姊妹，谁无血性，谁非同气，当速奋发兴起，响应赞助，以复世仇。本军政府之目的，在于先覆陪都，建设根本，以次进取中原，诛其淫后昏君，推倒专政，创立民国，以与我四万万同胞更始。师至之处，凡诸力所能为，保护人民身家财产，增进幸福，维持治安，无不竭力从事。士农工贾其各安堵如故，毋恐。清廷官吏、将士，有能舍逆取顺，翻然改图，以一城一垒迎降者，不论满汉，一仍旧职。搢^②绅之家，有

① 原作“伏”字，依《民报》改。

② 《民报》作“士”字。

以刍粮金帛饷军者，受特赏。各地山泽之间，为清廷迫害，避乱落草者，忠义豪杰当自不少，其有率其部落，惠然肯来，以助义声者，尤当竭诚欢迎，待以殊典。若夫顽固成性，不察时势，不通大义，为虏效忠，以逆大兵；或为间谍，防我进行，一经发觉，本军政府不得复事姑息。不问谁何，必杀无赦。今当军兴之始，虑我同胞心怀惊惧，不即坦怀相遇。用是明白宣檄，诞告远近，以为约法。如律令。

中华开国（1907）四千六百五年 月 日

侦 蒙 记

胡 太 才

编者按：本书为有光纸线装，四号铅字印本。封面题〈蒙边 侦 探 记事〉，而扉页、书口和正文均作〈侦蒙记〉。扉页正中为〈侦蒙记〉三字，右行为“民国五年八月重刊”，左行为“侦蒙团长宁乡胡太才詠笙甫”字样。扉页后半叶为〈目录〉：“一、呈大总统参谋部文；一、侦探办法；一、日记；一、侦役竣事回京呈报文。”与正文题目略异。书后附地图一幅（略）。全书重点为〈日记〉，起民国二年一月三十日，止当年六月三十一日。四月、六月均无三十一日，所记两三十一日有误。但此微末之事，不妨碍主题。主题是记载沙俄乘我国辛亥革命时机，侵略蒙古。蒙古人民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是理所当然。但蒙古的统治者投靠沙俄，实甚荒谬，所以为蒙古人民所反对。沙俄侵略我国更为蒙汉人民所反对。本书所记为事实的一部份，可供历史研究参考。

侦蒙记序

简书以民国复活，国会开幕之次月，得返都门。适胡太才君以所著〈征蒙记〉付梓索序。简不文，且历经忧患，笔砚久疏，其何能雕文，掣额为胡君道其梗概。简回忆曩年亡命走东三省时，索一简明之满洲地图不可得，独于日本书肆得之。及闻日军所用之满洲地图，其道途险夷，有为满洲土著所不悉者，皆在日人指掌中，吾已异之。既而西人六诏，索一简明之滇西地图亦不得，及后由法文图翻印而得，吾更异之。夫法人军用之滇地图与日本满洲军用之满洲地图，究何足异。所异者，我疆我理，我祖宗毕路蓝缕拼血汗以遗我与将以遗我子孙者，本我所有之土地，不自

爱惜，一一了然于胸，竟贸贸然欲求之他人而始按图索骥，是何可训也。

呜呼！满洲与滇西犹所谓内地行省者也，若远及蒙古，更何足论。今日本东京筹蒙策满等书，横列市肆；而所谓满蒙协会、满蒙探险团等团体，类皆明目张胆，协以谋我。而我虽有蒙藏事务局、蒙藏学校、蒙藏旅行团等，其成绩何如，固在吾眼帘中可不言而喻矣。胡君太才其深慨蒙事者。当俄库协约中俄交涉纷扰时，政府无策，胡君遂自请毁家组织蒙边侦探。于是蒙古之山川道里与夫政教之情实，山川之险夷，军事之状况，凡为筹蒙必须之调查，靡不纪录綦详。胡君固领军口外，流寓内蒙，最悉蒙情，〈侦蒙记〉之作，其记实而裨于筹边者不鲜，是则此书之刊，乌可缓乎哉！简喜其书之成，遂因以弁其首焉。

民国五年九月日简书孟平甫叙于京城旅次。

侦 蒙 记

呈大总统参谋部陆军部文

窃以俄人之谋占我外蒙也，虎视眈眈非一日矣。近乘武汉起义，中原多事之机，逞其野心，煽惑库伦独立，脱离祖国，以阴行其侵略之诡计。而妖僧之愚，中其荧惑，庞然僭号，遂成此次俄库协约问题。自此问题发生，离间我藩属，割削我领土，侵夺我主权，破坏我共和，扰东亚和平之局，启列邦瓜分之图。使我四百兆同胞，沦胥而为波兰、朝鲜之续者，皆俄人之狡谋，首先发难也。此事如终以和平解决，则国由此灭，种自兹亡，必将使吾黄帝之子孙，永为奴隶牛马。国体初更，国基未固，要非铁血主义，倾竭我中华民国全力，诉之武装，以侥幸于万一，固别无图存之理。今日之势，战机固已跃跃欲动矣。虽然，战亦岂易

言哉！今即兵力强健，饷需充切，炮械坚利，将领经验富学识优，一切筹备完全无缺，而地远数千里，繇缈隔阂，将伪政府之举动情形，并俄兵之运遣多寡，屯驻道里及俄库交涉，一切秘密之内容，苟无由知之，骤焉交战，胜负尚未可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一胜一负，是侦探岂非为战事之要素哉！

太才于前清光绪二年，束发从戎，身经数十战，枪弹余生。历保至总兵，记名简放晋北口外全军营务处差，兼管带马步两旗。虽不敢自诩功绩，亦颇著有微劳。樽节薪公，于后套依克昭盟、乌兰察布盟两处，购地百余顷，约值万金上下，寄居吴喇忒旗耕种为业。今民国成立，太才亦国民一分子。目睹时艰，徒深愤激，而置产边陲，痛肤尤切。一旦外蒙入俄囊括，则内蒙亦必旋亡。土之不存，家将焉附？因此义愤填膺，每思寝其皮而食其肉。兹值各政党巨子组织筹边会，注重侦探。太才自信驻蒙多年，情形较熟。窃不自揣负斯重任。又以本会经费支绌，情甘毁家，补助不及。兹拟组织秘密侦察团，自行变卖产业，购置货品驼运，备办同行资斧，混作商人，前往侦察两方面敌情之部署行为，并沿途察看进兵路线，何处安营设伏，以及地形险易，山川要害。随时绘图贴说，详晰报告，以为后来战事上之筹画张本。谨呈。

侦探办法

一、侦察团员三十人，须择熟悉蒙情者，通晓蒙文语及俄文、俄语者，有军事经验学识者，娴习测绘者，并须拣用忠诚亲信之蒙官为向导联络员。（现有阿拉善亲王与太才两世旧契，情信相孚，渠于库伦伪政府多显耀亲串，拟请其派一得力之员偕往。又另有达赉特二等台吉奇富德，为太才抚子，向忠民国，而于库伦情形又甚熟悉，亦拟请其前往。）

一、侦探资斧，由太才全行担任。其同行三十员，每员制装

并川资需三百金，共计约九千金。

一、采购货品约需九千金上下，非图牟利，实假经商，期与俄兵伪政府相手交际，借以暗行侦探运动之计。

一、沿途骑坐难用马匹，惟驼只始能劳饿持久，除各人坐驼外，其驮载货物、食品、燃料、行李，须驼二十只。合计需驼三十只，每只估价四十余两上下，约共需一千三四百金。

一、沿路数千里无有邮便所，探消息实难迳达。即既抵库伦，亦不便由邮电露泄。须沿途安设驼站人夫，以便往来传递。

一、驼站须设六所，计用骆驼十二只、人夫十二名。其人夫支棚卧雪，限日行程，殊属苦役，非重价难雇。每名工资需百金之谱，十二名需一千二百金。合之驼价五百金，共需一千七百金上下。

一、此举所费约共一万余金。太才切肤之患，理宜报国。惟同行人员，现值冲寒涉险，实属艰苦异常。一俟调查有效，拟请议给奖叙，以昭激劝。

一、同行人员，理宜缮具名册备查。一经核准，临行即汇名具册，呈请存案，以昭慎重。

日 记

二年一月三十号，由北京登程，同行员役共一百八十人。乘坐火车，晚抵张家口，住广仁栈口北。姚宣抚使锡光闻信，即派人来店，探问一切。

三十一号，住张家口。探闻有俄人携带测绘器具住此间，并在阳高一带测量地势。其随从又有汉奸二名，今尚在阳高。

二月一号，搭坐火车行抵阳高，住通顺栈。日已晏，雇车未就。探闻在阳高测量之俄人已行。

二号，仍留通顺栈。雇轿车，与车夫说定，须在丰镇停留数日探悉密事。

六号，详探俄人及汉奸名姓。

七号，仍停一日。着店伙往探俄人行期，回称当过三四日始行。并闻其中有一人，听其口音系山西人。太才因与周君计议，若尾随之，恐露形迹，不若先到归化候之。决计次日启行。

八号，行九十里，住韩家坝。

九号，行九十里，住厂汉。

十号，行八十里，住麦达。

十一号，抵归化城。是日晚间，谒同乡谢营长若霖。谢管带陆军四团游击马队第二营，派遣驻防锡林果勒盟西苏尼旗之滂江，已开拔一连前去。其地原各〔名〕哈嘛湖，有电报局，在归化东北八百里之谱。

十五号，某等探闻，现有奸细到归跟踪来此，四出侦察。系俄国遣发，共四人，二俄员二汉奸。

十六号辰刻，察闻俄探住新城外三合村教堂。汉奸一名任炳住在南小巷之德恒店，此人于前年在归城安家。本日傍晚，太才等托故拜谒，同一与任相契者进去，审实一切。方知其妻前一日始分娩也。得其名片，竟称大俄国委员。若辈真可谓胆大如天矣。我辈若不告发，是知而故纵也。而其相契某，恐招伊家疑怪，坚嘱不能著彼名姓，即我辈名姓亦不可用，须另用他人未同去者之名姓报告，方使其家不疑，不得已从之。遂托信友往报警察长及归化知事。是晚十二点钟，任炳即经拿获。其一尚未侦得名姓。

十七号早间，即听得逃去俄人三名，于五更起身。因昨夜任炳同事正往晤谈，知其被捉，立即奔至三合村，与俄人商同逃走故也。本日发太字密电到参谋部，报告任炳事。

十八号，赴包头购办驼只，预约于二十七号定回归城。

二十号，接到参谋部回电云：前去电未查得发电人名姓等因。此事因太才已赴包头，发电者有误故也。探悉电局地图，滂江以北尚有二局，一乌得，一叨林。由归城至滂江电局七百余里，再

至烏得電局七百里，至叨林電局七百里，叨林至庫倫四百里上下。

二十二號，探詢由歸赴庫之道里，其說不一。有云不足三千里者。有云二千四百里有奇者。有云二千零者，商界人多如此說。有云千七八百里者。俞翰卿君則言一千五百三十里者，與去冬蘇家開來路程單同。按各種書籍所載，則云千八百里有奇。是時蒙民國會議員往來歸化者，縱橫如織。據本團員所會晤者，參議院議員四子王旗之旺楚克拉布坦，達爾汗郡王旗之諾爾布三布，烏拉前旗東公之敖巴，眾議院議員烏拉後旗西公之那土桑，茂明安旗之拉什，烏拉特中公之棍布。

二十五號，探悉滂江本西蘇尼所轄，南至該旗王府不及百里，東北至東蘇尼界二百餘里，西南至四子王界三百餘里，西北至米力貢王界三百餘里，北距庫倫千八百餘里，南距陶林五百里之譜。各電局均能聲息相通。

二十六號，有蘇天祿者，曾在庫倫走過多次。據云：由經棚喇嘛廟至庫倫一路，大水大草，即旱板牛車亦可暢行。每年該道必走萬五六千架、三四百頂大帳房。

歸化買賣人由庫回者甚多，皆云該城胡兵不過四五百名。其將領一為白彥爾台吉、一為晁克托台吉、一為乞卡兒台吉，三人皆胡匪頭目。偽政府有權力者，為達親喇嘛及海松公。有山東人陳允海在庫多年，素無賴。逆佛獨立，伊竟能保全僑商生命財產。又劫過活佛快槍數十杆。于今此人已回家矣。蒙兵只四千，散扎各處。俄兵亦只五六百，保護商務而已。其忽來忽去者，無定數。均帶槍炮，停住一二日，仍乘汽車回去。不過虛虛實實，用作疑兵之計。太和德掌櫃張姓，陰曆十一月十二由庫動身，十二月十九到家。所言如此。并言偽政府現無舉動，我政府徒自張皇也。

二十七號，赴包頭鎮購辦駝只，貨物本滿。擬二十七號回歸化，因稍有耽擱，故是日尚未到城。

二十八号，前十六号有汉奸任炳作俄侦探，追随太才等，由张家口跟迹来此。及伊被捉，其同伙之二俄员、一汉奸逃逸。探闻尚逗留在茂明安地。午刻太才回归化。

三月一号，前日闻知，有天顺太洪成午子名生秀者，去秋由库回里。太才因偕周君往晤洪，接谈一次。其人于库伦地面情形颇熟，对于逆佛举动亦颇留心。并允以太才等所问之事，逐条开单见示。

二号早晨，往晤天顺太掌柜。辞行，接单子告以赴库侦探之事。伊云恐属枉然，不能进去。若能到柴岭，即佳。柴岭一号彩岭，即叨林。单子所开各情，因行色匆匆，不暇登录日记册内。

本日一点二十分，由归化出发，北行二十里【至】大青山。九点驻驼可可以力更住店。赴库同人原拟分三路进。东路赵秉铨领刘全胜、苏德明、高九龄、蒋隆规等四人；西路谭兴赞领奇富德、张大荣、彭荣怀等三人；中路太才自领周声直、彭章汉、袁安春、罗俊升、章玉春等五人。东路诸君，本谢若霖营人员，由滂江前进到彩岭会合，已于前十八号开赴滂江矣。西路诸君，亦于太才去包头时起行，嘱其到套，邀同奇富德、张大荣等，即由套起程向东，达公合邵鸟洞电局取齐。是日，太才偕周君等首途，携带货物骆驼三十只、快马三匹，以备不虞。我等载帐房大小二架。本日起身过迟，山沟中石路率确，涧谷幽邃，晚间不易行走。幸吴公坝上下二十里，在白日行过，共行九十里。按此山沟可设埋伏，利步兵不利马队。归化城今年天气甚热，土人云：数十年所无，检表温度，已至四十五六。是晚山中有寒气。

三号，此地驻防陆军副官为孟子功，即侦察团内孟继成君。彼在游击马队营当差，不能同去。往询四子王、达尔汉、茂明安三旗蒙情。因孟驻久与该蒙常有交涉。……四子王本有贰心，因猝被我军劫制，方入归城联合会也。

五号，本欲启行，乃孟君坚留再住一天，特请晚筵，并云：

达尔汉公爷诺尔布三布今日过此，可晤一面。遂未果行。此日天气甚暖。

六号，早八点动身，孟子功君送别。言如鸟盟地方有危险，渠即飞驰救援。现在文牍由渠转达归化，断不致误。上驼折西北行，上午走六十里，在大有庆打尖。下午住乌兰不浪，打尖处只一家当铺。故地以字号名。住处有烟户六七十家。入后山有东西两道，均在可镇分行。东道向乌兰花进，西道由此进。东道百余里，西道九十里。此处有陆军马队一营，兵士一排驻扎。凡所过村落，零星数户，不成村庄。树林亦不多见，路不平坦，幸山不高大，无石。

七号早，向西微北行，行九十里，住前厂汗雌老。此处有民户五六十家。一路有山有原，惟山不崇峻，原不宽广〔敞〕，树木亦惟村庄前寥寥数株耳。驼行迟速，曾在归城考验一次。归城至抬盖木三十里，空驼计两点半，是一小时能行十二里也。自出发到此，核计驼行，若途平无石，又载轻，每一时能紧行十一里。行军运粮，准此可知其迟速矣。

八号，早起风猛烈，尘霾蔽天。虽无拔木推垣之威，而乱沙眯目窒鼻，气息闭塞，口不得张，眼不得见。故不能起身。连日驼马疲困，亦应休息。因闲暇无事，忆及洪生秀所开库情说帖检阅，逐条缮于册上。如下：

洪生秀在库伙商有年，字号森盛昌。据称：其弟生德现仍在库，不久亦当回家。所言胡兵、蒙兵、俄兵，库城并无多少，均与太和德所言大致相同。又言伪政府如一盘散沙，自相猜忌。杭达司财政，贡卜苏伦司法部，海松公司兵事，均与陶什陶面和心不和。今则兵事全归俄将军廓洛维斯掌握，现已更换三次矣。

晁克图台吉即陶什陶。本胡匪目，狡诈多计。前年曾因拒捕，以二十余匪败官军马步百名，逃奔俄地。库逆独立，由俄国邀来。初拟给予陆军大臣掌握全权，被佛母所阻，遂闲居大半年。

去夏五六月，始令其带兵打后营子。及回，仍解兵权。逆佛每天派蒙兵保护之，实则暗防之。

胡兵月饷十五金，蒙兵月给山羊数只，均无纪律。商民不堪扰害，望本国兵去，眼欲穿矣。活佛亦不许骚扰侨商，惟今日派捐，明日派役，不胜其累，故望汉兵如渴。

至库逆情形，殊属平常。若去年只要进兵二千人，即足平之。今年进兵，至多一镇。明年则须二、三镇矣。盖蒙古虽愚，有汉奸及俄人之指示调度，征讨愈迟，彼愈布置完善。去岁失此机会，殊属可惜。今内地谣言极大，自相恐吓，可笑人也。库俄协约，乃三多^①暴横所致。三多在任，威福自擅。创征木炭税、驮捐税，商不堪累。敛牲税捐派差费，以充衙门日用，蒙不聊生。逆佛于前清宣统三年，遣杭达二大喇嘛，诉于俄皇求保护，许以全库利权。其时陆征祥使俄，及知之，业有成说。乃电请清政府诘问三多。三多茫然不知，又挽救无术，推延而已。苟彼时将三多撤回，另简贤员接充办事大臣，库事尚能补救。及秋间南方反正，逆佛乘机独立。其初尚无一兵，徒以大言恫吓。若是三多有胆识者，电调宣化、察哈尔防兵镇摄，必能帖然。乃三多连夜逃回库伦，遂致糜烂，诚中国之罪人也。

三多逃出库伦后，逆佛派四大汗各拨兵一千，逐宣化防兵，收其枪弹。由是独立蒙兵皆扎在城内，防守街道，所收快枪不谙使用。商会以汉人生命财产陷于危险，会商保护之策。商等建议欲用武力，会长以无枪弹为虞。生秀谓内外汉人不下五六万，蒙兵止四千，有枪炮而不善用。我等密约从中猝起，攻其不备。我辈固无械，而蒙汉搀杂，以五六人制一人，前者纵伤，后者终得乘之，必能把他杀尽。乃无识者，多谓系冒险，遂不果行。厥后腊月蒙兵调出城外散布，失此机会，殊可惜也。太才按此策虽未用，实深佩服。

^① 三多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时任库伦办事大臣。

库伦有二城一营子，二城相距约五里，东营子距东城十里，距西城十五里。东营子之东二里半，有道胜银行。再东为俄领事署，今日将军府。中国办事大臣署，则与东城接近。至恰克图四百八十里，北山蜿蜒高大，直走恰克图，山名多不记忆。南山曰汗山，距城不过十里，首尾只五六十里，吐纳河经其下。山中禽兽蕃殖，金沙遍地，经康熙帝封禁。其山麓有涧一道，长四五里，宽七八尺，不知源委，水清如镜，其底金珠层迭。上有藏经阁，凡大节日、大会日，任人登眺。蒙人迷信，此日跳涧者无虑数万，争掷金宝于其中，自古如兹，以致金银积满数尺。若一旦殄灭，库逆采掘涧中金珠，亦足供二三年军饷。长沙莫南凤亦如此说。

吐纳河宽半里，来源最远，水极清冽，自东南来，绕西城外，向北流，又向东北流，前途会设零河。又北流经恰克图。又数百里，入俄之贝加尔湖。森林四周二三百里，皆有乔木干霄，不见天日，大者合抱不交，高者深入云表，销路最广，直北、晋北皆用其材。库地皆烧柴，城亦木城。所产之树，皆松、杉、桦、榆、柳、杨、柏、桧之属。汗山有东西两沟，深不过四五里，宽亦不过二三里。热河、张家口进东山沟，归化、包头进西沟。按此则进兵库伦，一路由热河、张家口则必进东山沟；一路由归化、包头则必进西山沟也。

库地四山环绕，其中平原，南北距三四十里，东西距七八十里，东山沟通黑龙江，西山沟通乌里雅苏台。东路二千余里，西路稍近。金厂乃寄籍俄国之德人科力得接办，此人曾经西太后赏二品者。矿井环库东西北皆有，惟西北尤多。如哈纳沟、白页沟、黑林沟、乌兰沟共七十余道，难屈指数。取法在山腰中掘井丈余即得。苦工三四万，尽燕齐人。金出土即可用，碎多而整少。前年掘见一方，重二十七两，为苦工偷卖，商购得五两，其质最纯柔。库伦邮政尚通，每星期发，二十日内可到张家口。吉庆汗包走，

年给七百金。

九号早，启驼行，向西北二十里入草地，荒原莽莽，衰草连天。惟见两边山冈绵亘，石齿嶙峋而已。三十里出草地，又见民居。山行十里，往德成永，后山买卖多带耕种，其初一片荒野，后有人筑房贸易，并畜牛开垦，遂以字号名其地云。

十号，早起驼向西行，道平坦，四十里住通兴功。昨晚宿处，有土默特蒙兵一排驻防，连长穆荣在焉。侦察兵情，商人答言甚好，惟神色间似有异。今访农民，始知该兵骚扰，穆连长亦黠货暴虐。

十一号，留住地势一望平坦，无险可守。其西有乔家格图淖尔，水浅味涩，不耐旱，距村甚近。又南三四里，有忽洞格图淖尔，水颇深，味平淡。均周迴〔围〕不过四五里，为茂明安地。北去三十里，即草地，无民房矣。

本日仍检抄洪君说帖，据云：四大汗皆住库城，扎萨汗迫于势力，非本心也。赴库之路，按井泉为站口，疏密相间，三四十里、五六十里不等，至远百一二十里。泉脉寻出甚浅，至深不过丈许。出大青山后，地势平衍，一径到库，绝无高冈峻岭，羊肠小路。按此则进兵库伦，大青山前尚有狭路，大青山后大队可长驱而入矣。

觅泉掘井之法，于无风晴明之夜，置一盆清水于平地，其照见星光闪烁者，则其地泉脉极浅；其澄澈呆定者必深。按此则进兵库伦，有井泉者军中不忧缺乏；无井泉者，军中掘取亦不难也。从前蒙兵不善用枪，自聘俄军官十二员教练后，始晓开放。去夏逆佛屡要求四大汗各征兵一万，但蒙古地广人稀，生殖极寡。一万之数，十年亦不能达目的，尽多每汗不过二三千而已。三多奏请练兵，尚未招募一名，先费十六万金，修一营盘。及告成，乃为蒙兵所住。逆佛于前冬春，购俄五至九响快枪四万杆、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前冬用驼四百，去春以一千二百全行驮回。

庫地极高极寒，乃向北逐渐而上。恰克图地则甚低，系翻越丛山七十二坝逐渐而下，故气候较库为暖者。所产菜蔬甚多，王瓜、茄子均有。又产糜麦，惟非大麦也。

庫地开垦亦不少，只有绿皮、燕麦、青稞、萝卜、白菜而已。农民万余人，燕齐籍多。商贾亦万余人，晋籍为多。回家者均不少。庫城粮麦，除本地所产，及俄之麦面外，以经棚庙、张家口贩入为多。归化、包头、后套亦如之。

庫地内外侨民，现存留者均遭苛派，日夜盼华兵去。月杪，森盛昌来信犹云。（以上系洪生秀所述）

前在归化有恒生永字号王姓，言该号在毛忽洞亦有分号，在外蒙生理，可邀其号友同去。闻由此地入外蒙界颇近，彼处入外蒙则向西绕远百余里。今日故留此，遣人持信赴该分号相议，请其同去。

十二号，仍住该镇。早起大晴，细察此地形势，东去四五十里，虽见有山冈而不高峻。西去三四十里，丘陵亦不崔嵬。南去二十里之谱，则山岭渐见高峻。东北二十余里，山麓起伏在目。西望十余里，山之起点由小阜而层迭高起，四周皆环山。惟北口平原无际，此中一片辽阔，为山阴脱峡之区，亦为前后山分脉之所。蒙人大队来犯，必多由此旷野。我军若守御之，非得三四师团连营咽喉总汇不能为功。盖此间路路相通，殊无扼守之险要也。本日仍检出洪君单子录完。

经棚庙、张家口、丰镇，皆有旱板牛车，老官路也。惟经棚路较平坦，丰镇路行十日上下，与张家口路合。张家口路又行十日，与经棚路合。三路归一，在叨林左右前后。此路水草肥美无缺，输送不难。前西伯利亚无铁道时，凡茶、布、米、粮都从此进。张家口、归化两道至叨林电局会合，进东山沟。但归化道间缺水草。包头、后套两道，在戈壁图社和硕界线会合，进西山口。此道水草常有缺乏处。按此则进兵入庫路线，水草孰便孰不便，

可知矣。

库城商会甚有势力，前清康熙征噶尔丹时所设。前年会长为电局总办吴保安君，去年则兴隆魁、公和全两家，今年尚未知为谁。

逆佛独立时，将电局封闭五日。洋商不许，仍命吴保安开电办理。以三多衙门印房掌印，蒙官之深通汉文者，监督之。不准密电，凡电码必须译出蒙文呈阅，无讹核准，方许拍发。

综观洪生秀所云，不独库地情形熟悉，即逆情亦明瞭，良才也。

本日探得巴尔吉贡、戈壁图社两和硕地有蒙匪数千屯聚，午后天气燥热。

十三号，因遣去毛忽洞人未回，仍留住该镇，天气仍暖。本日申刻，恒生永郑掌柜，偕袁香阶同来。郑面述该号王掌柜言云，同走外蒙，本甚洽意。惟货物不备，尚须添置，耽延数日。如能在此相候更妙，不然君等沿途必有耽搁。请于东达公边界取齐，可乎。某等决议，一路缓行，至察汉淖尔停候。

十四号，早启行。大风黄尘蔽天，午刻也不热。折东北沿山麓四十里，住大益恒，该号在草地畔。

十五号早，风愈猛烈，不能行，停一日。傍晚风息。

十六号，太阳出起，驼马正北行，逾沙石河两道，中流亦间有水洼数处，惟臊臭不能饮。两河相距十五里，来源不过八九十里或百里。沙中石堆礫碣，竖立槎枒。察看地形，两河上流，均可伏兵二三千。盖通兴功一镇，无险可扼。有此处横断之，从中突起，前地遮其冲，后路截其尾，贼人当亦不能闯入也。两河一名乌兰合卜气河，一名笃贡河，皆西入黄河。

行六十里，驻驼。登程以来，至此始架竖帐房两顶，一大一小。此地名哈呢哈喇，距井泉四里之谱。井在东北小阜之隈，名哈喇和硕。水清冽，烹茶味甚甘。驼马在民地，不患无草。今入

草地，枯黃而稀少。幸匹數無多，猶能強飽。架帳後，忽有斡代商人八名，投入求食求宿，自言此次被蒙匪搶劫一空。在此北去三日程之合筆力千地，北面山澗中有蒙匪數百，背負槍彈迤邐而來。伊等同伴十八人、拉駝夫四人，昨晚驟遇于頁黎井其地。前行五人、駝夫三人，并行李駝只米面被劫。後行十四人，高處望見，即折回。駝馬繞路而逃，窮一日半之力，幸得到此。力阻太才等不可前進，且須移帳躲避。昏黑時被劫之商人，并駝夫陸續皆到，所言亦同。鄭掌櫃言，本處剛入米力貢王合邵界約三十里，其西北尚屬烏喇東公界也。二鼓前，太才偕周君鄭掌櫃將該商等邀入大帳飲茶。探詢外蒙細情，并伊等來歷。伊等答云：均由庫倫回家，陰曆正月十三日起身，半月尚平靜。近十餘日，屢聞風鶴，途中常懷憂懼，今果遭難。伊等幸而尚脫虎口，假若陷入網羅，更將奈何。但回程尚遠，糧米全無，人口又多。今擬以乘馬一匹，與君等換米面，任給予若干，絕不相爭，君等務必分惠。鄭掌櫃亦力言之。只得以白面三百斤、糜米二斗、葫油二十斤，易其騎馬一匹。

商人均言，庫倫並無動靜。俄兵不過數百，並無大隊。蒙兵則城內外，暨各汗部合計不過萬人，庫城內只四五百，胡兵數亦同蒙。胡兵殊騷擾，偽政府科派繁多，華商均望本國兵去甚切。又問此蒙匪系逆佛所派否？答言不知。

太才等聚商，前路既危險不可輕進，須派兩人偵察賊踪，相近時即行移帳。就井山隈僻處候其過去，再圖北進。暫時不動。詢謀僉同，遂決議如此。

十七號早，遣袁香階前往偵賊所向。袁帶干糧即行。下午一時，又遣羅在千往替，囑定更時回。屆時羅忽帶回三人，詢系被難。該三人飢羸不堪，飯畢始能言語。自稱斡代人，一洪生德、一蔡金山、一李成，均言被賊擒去，威吓打草做飯。至三更後，乘間脫逃，一晝夜繞向蒙古包乞食至此。又云：該匪多東三省胡

子，其头目有满口京话者。因探知西路空虚，拟改向西南，犯河套。询该匪是否伪政府所派。答启行未闻逆佛派兵出城，大若由他和硕派来。闻尚有大股，屯集在乌得南未动。力劝南回，并求给炒干饼带去，追赶同伴。天明自起烧茶，吃饱而去。本晚商人所言，与昨晚商人言略同。惟生德所述较详，库逆内容亦知大概。询知乃洪生秀小名成午子者之弟，二人均于公事、逆情甚留心，洵难兄难弟也。今摘录其言如下：

伪政府诸人互相猜哄。杭达于去冬，不知因何仇忌陶什陶，密遣人刺伤其膝。陶察知之，亦遣人报复。适杭达已赴俄，未果。现闻杭达拟赴英，为运动承认俄库协约。计逆佛畏中国决计讨罪，拟向俄国借款，不惮重息，为修筑台以资抵御。此时当已提议。陶什陶狡诈奸险，有自霸外蒙之心。不过部下胡党无多，蒙兵不附，无有权力，不能遂意耳。闻有新城商刘晓峰，与同里，意欲劝其回向民国。但恐陶必有要挟，未能听从。按用刘晓峰劝陶什陶回向民国，此谋极佳。用贼将攻贼兵，古名将用以成功者甚多。逆佛拟封陶为贝子，予以大臣，为俄将军之副。若牢笼不住时，决计杀之。米力贡王去年八月十二被捉到库，仍不愿随逆。禁锢多次，今释放，亦不理事。以上皆洪生德所述。是晚太才与周君商，以西路人员，由东达公地向戈壁图社公地而进，必与蒙匪相遇，恐遭不测。拟请周君偕袁彭二人西行，沿途探迎。又拟移帐哈喇和硕井山崖，为避险计。

十八号，周君等多带干粮炒米，乘马西行。太才亦移帐。

二十二号，周君等至察哈齐老图地方，与西路人员谭兴赞、奇富德等相会。谭言日昨遇险，欲改从中路，遂齐向驻帐所而进。

二十四号，偕谭兴赞、奇富德、张大荣等，以所遇所闻，告太才。据渠等本月十三号，由喇嘛昭奇台吉家取齐首途。七日抵东达公和硕之厂汗淖尔，即遇蒙匪二百余人，掠劫天瑞德之后

房子。拦截路中，奇台吉出而会话，并赠以酒肉米粮，该匪遂散。惟在海子左近，探闻蒙匪尚有三百余，约于天瑞德前房子取齐，扰犯乌兰捣包等。是日拟发密电到部，派罗在千飞递孟继成防卡，转归化城拍发。

二十五号，商定上总统、参谋、陆军暨筹边会呈，申刻拟稿完成，即请彭谭二君分缮。

二十七号，呈报缮毕。下午三时，派李春台仍飞递孟继成防卡，转归化城陈勉吾君送邮。午时罗君回帐，复明密电函件已送到孟君处，立时转递去矣。本日早，偕奇台吉商募从人，设法四出侦察后路、西路情形。又偕同周君商议，以蒙匪西犯，后套为秦、晋、陇三省门户，倘有丧失，自己牛棋，其小焉者也；国之大事可奈何。我辈无权，徒深扼腕。候明日探明消息虚实，必当定计。

二十八号，西路探回，报蒙匪前股已抵乌布洛角庙，距五原七八十里，约四五百人。闻有新由库回之台吉点力贡为向导等语。查厂汗淖尔距乌兰捣包约三百里，乌布洛角庙只六七十里，愈为邻近。此事殊确。太才乃再偕商，拟一人连夜回套，乞晋军速行进援，为公私两顾之计。周君赞成。太才喜甚，遂决议轻装简从，作三四日赶回。连日风雾微寒，是晚出侦察之人，犹未回帐。

二十九号，早起，决计与周君偕行，从者一人，余留守帐。晨餐定议，今晚当宿毛忽洞。郑掌柜亦便同回。明晚宿乌兰忽洞。后晚即可抵套。行李只带大皮袄、马褥套、干粮炒米，骑快马辨明启行，每日当驰二百里。嘱留守者候探到后路确信，即函知。

四月一号，过大余太，即闻乌兰捣包于早晨为蒙匪占踞，大肆杀掠。当即飞书包头晋军，速行赴援。二鼓抵牛棋，已闻各处人心震惊，逃者无算。余太距包头三百二十里，该镇有邮局，此书必要四号方能到包。

四月四号，五更，台梁驻防晋军步四团三营五连李连长，因接

太才乞援急信，率兵士二排，连夜来什宝台前去剿贼。太才请其将营防兵一排全调前来，为合围殄灭之计。伊不听。谓此二排即已足。是晚开行，太才偕行。午亥〔刻〕抵福合西，距贼十五里。太才与李连长商言，我带十余人冲前锋，君率所部接应。李诺之，迨太才进攻，贼出接仗，李匿不出，借子弹亦不应，太才只得退后。该连长亦拔队退五十里，又退至余太。

七号，包头晋军已抵致中和，距贼四五十里。其来神速，才拔营二日耳。来者步兵一营、马兵二排、炮兵一排。

八号，晋军营长谢濂督马步兵进攻，太才仍带数十人助剿。匪抵抗多时，击毙三十余人，不退。晋军阵亡二人、伤八人。我团役亦阵亡二名，王世英、秦格图，受伤一人。迨开轰大炮，全军冲上，匪始败散山沟。天晚收队。其先，蒙匪每用内蒙作探卒，又轻晋军易与。于七号分党数十，往袭五原，距二十里烧王同春北牛棚。不料内蒙探党为晋军途毙，匪党不知晋军猝来，并力遁回。查悉匪首包姓、宝姓，东三省人。参谋安姓，热河人。

九号，检查该镇被杀掠者，又派兵搜匪，入山三百里不见踪迹。步路泥泞，未能穷追。闻匪已张安民告示，往起阅不见。查知该镇日〔口〕粮掠去数万石，拉去骆驼、骡马七八百。下午回什宝台，拟稿电参谋部，派人送包头，转归拍发。

十一号，数日来陆军开差，上下经过打尖住宿者，日不暇给。又闻陆军在路夺取民马不少，到处殊难供给。本日四〔时〕据崔三栋子来言，此次助匪各内蒙均已查悉。我辈抄存事实，即将电部。稿拟妥，所有附匪助战各详情，开载明白。内蒙助战者：西公旗合邵贾圪吉土木尔珠，逆佛赏戴红顶；新授贾格吉图木点力贡西公牛棚总管纳吉林泌〔沁〕；乌布洛角庙喇嘛牛尔棋伊细格尔逊，此数人皆向导，并共助兵百四五十名。抗〔杭〕锦旗兵主察尔木台吉、什呢庙大喇嘛，达赉旗官哈腰什，二旗共助兵三百。波尔汉庙、土鲁盖庙、达旗乌兰库图庙、捣老岱庙、乌拉旗，以上五庙，均附贼。

所掠粮畜货物，均归其中，并代运送贼巢。

十二号，赴余太有事，电稿交邮局转归城拍发，申刻太才回。达拉台吉奇富德由外蒙回来，路过什宝台。声明伊在住帐处，探闻贼势浩大，各旗有协助者。恐家中无知附和，致遭危难，因驰回料理，其余人仍留守帐。八号起身，路间传闻不确，有谓初仗晋军退走者，有谓晋军又开拔一营前来者。及过小余太，始知贼已败走。而离家既近，只必须回家一走。君等何日再去，仍旧偕行。至后路情形殊难前进，刻下外蒙饥民千百为群，附从胡匪。宗社党到处劫杀，有屯集伊林塔者，有闯至大马群及达里岗崖，有滋扰克什克腾者，有啸聚沙丙达巴山者，有逗留乌兰特们者，均在两台站左右，扰扰纷纷，出没不定。若欲前进，恐冒险无益。

十三号，探知狼山沟有蒙匪三百余人，屯聚已久，今犹未散。所幸无枪炮弹。太才本应今日启行，赴前驻帐处。因套中尚焚如，民人搬走不止，只得暂住稍待。先遣从人前去安慰存留诸人，太才等以十八号前进。

十四号，探闻窜山蒙匪停住乌布洛各庙。日前该匪入套，即系该庙喇嘛向导。本日有二三百驼只经过，询其何来。据称：渠等柏灵庙各字号生意，于正月中旬启身，赴外蒙戈壁图社、公筛老营等处贸易者。刚到戈壁，闻后路不能前进，只好翻回。不期东达公和硕有蒙匪数百拦路，不能穿过。因绕西来，乃行至距乌布洛各庙不远，沟内冲出蒙匪数十，及喇嘛数十，劫抢货物。幸留七驼只，今仍从乌兰捣包而回。由此观之，败退之贼，停留庙中，故喇嘛帮同行劫。若不速行剿灭，蒙人被煽惑者愈多，后山商农如何生理。

本日作书缄致谢营长濂，请其搜山，剿除乌布洛各庙、狼山沟蒙匪。

十五号，奇富德遣人声称，渠回家后，因一路辛苦风霜，以致身发寒热患病，不能同去。询问来人，狼山沟内之蒙匪，今犹未

散，尚未见有动作。狼山距该旗西北六七十里。

十六号，胡湘清来送行。乃巡防马二营一连连长亦领兵士二棚，于八号随同击匪。十号伊住恒丰永，询知蒙匪头目，前亦住在该号。其掌柜所言，蒙匪渠魁实为徐姓、包姓、宝姓，乃其头目徐受大伤。枪子从左乳膀进去，未曾贯透，命在旦夕，故匪党遂遁。恒丰永距捣包西北五里，故陆军不知，不得拦截之也。蒙匪悍党，实止二百余名。经官军击毙者，多系裹胁，蠢匪不过数名。又云蒙匪所抱宗旨，甚恨无发辫者，声言为清报仇，似宗社党。而示谕称供〔共〕戴三年，印只蒙文，不谙汉语，则又似库匪。

十八号早，由什宝台向东启行五十里，住余太。此地为五原孔道，为后套第一市镇，又乌拉东公交界之地也。查乌拉三公合部在阴山之北，东西距二百余里，南北距三百余里。秦时九原郡也。汉为五原郡地。北魏之末，置怀朔镇。唐张仁愿筑中西受降城于此。宋代入于辽、金。元、明为蒙古所据。东接茂明安抵鄂尔多斯及阿拉善^①，南薄黄河，北连瀚海，中合部与戈壁图社公合部，犬牙相错，为库逆内犯之西道咽喉，洵重地也。

十九号早，东行八十里，住台梁，客店多半闭歇。因陆军来往开差，途中骚扰不堪，不独饮食草料不给一钱，即店主服役，稍不如意，亦辄加怒挞。如此野蛮行为，殊无军人资格也。

二十号，行七十里，住八百营子。此乃赴后山草地之道，与赴包头在老爷庙西胳膊分路。赴包则住沙坝，赴后山则住八百营。问〔闻〕土人言，沙坝轿车店，现已歇业搬走，因畏陆军强横捣乱故也。

二十一号，东行三十里，在东关井打尖，为东公及茂明交界地。又二十里，住毛忽洞，为茂明安地。是晚，仍住恒生永。该号前许同走外蒙，及蒙内犯中辍。此次来该号，拟仍邀其同去。

^① 鄂尔多斯、阿拉善均在余太西。

二十二号，仍住该号，商量置货同走之事。王掌柜以冒险，不允。只允同去一人，一作通事，一引路程。选一段姓，派为本团向导。太才亦假作买卖掌柜。本村地势平坦，为入后山要道。前临大青、乌拉两山，后隔一河水，西流入黄河。本村之水南流，出后口子、沙坝子、孔笃隆沟，亦归黄河。后面隔河亦有石山聂〔耸〕起，曰大青后山。考之国史，即古阴山也。

二十三号，由恒生永偕郑、段掌柜起程，北行八十里，住靠北店。

二十四号，复北行七十里，住达阿庙。此乃草地，无民房，架帐住宿来洛。由靠北店十里至孔兑，井深四丈余。再六里至石龙，井深四五尺。又七里至书龙，井深七八尺。又七里至拉黑拜，井深七八尺。又三十里至各少壕瀚，井深丈二尺。又十余里至达阿庙，井深三四尺。此地出后山口已百余里，虽雪融冻解，而早晚气候犹觉寒凉。驼马在民地不患无草，今来草地，枯根已落，萌孽已生，日来驰马，大受困饿。此地有喇嘛昭一所，蒙古包数十穹庐。

二十五号八点，复北行七里至插汉袄包，井深三尺。其地为茂明安西扎萨官府住。又乌兰合不气河，又十里笃贡河，均有河水。茂明安地止此。又四十里至古力半合图格，井深八尺。共八十里，住宿。

二十六号，前由靠北店起身，即访查原驻帐所哈喇合邵井地方，所在诸人不甚明瞭。及到达阿庙，段掌柜探问蒙人，均言在该地东北百三四十里，由秀拜霍笃圪去则止四十里之谱。太才乃雇一蒙人引道，折北行四十里，已至大帐。与袁、罗、彭、谭诸君握手言欢。查察此地在笃贡河上游，山麓之石崖下，并在小阜之南，石崖在小阜之北。此阜大约半里，上平坦不高。东北接连高阜两四处，上亦宽平。荒野之地，而石崖又深，能将帐房遮住，故日久尚能不罹危险云。

歇息稍定，留守诸君群出怨言。谓太才等何久不来，我辈因此地住久，恐贼来劫帐，每夜守候，白日轮流派二人，四出探望。一日望见在西南十五六里笃贡河遥有一帐房。进去探问，始知亦系内地大同人，在此贸易者，字号曰广源兴。由是我辈始有往来采问谈说之所。

二十七号，连日驼马劳顿，因休息放牧一日。此时草地已萌芽，缘〔绿〕缚蒙茸，有如茵席之可爱。惟深不过寸许，驼马不能足饱耳。驼马之数，前尽驼二十八只，带快马三匹。此次带马六匹，又绑货骆驼四只，共骆驼三十，马九。

二十八号早，遣袁香阶、罗在千偕段掌柜前赴广源兴帐，探询一切。该字号柜主傅姓，系小买卖。在内地亦无坐庄字号，与段不相认识。询以外蒙情形，渠等蒙人，生理不多年，不甚熟悉。傍晚回帐。

二十九号，拆帐。西北行六十里，至渠道里水住帐。该地在插汉淖尔左近，此地为东达公和硕境。

三十号，十二里至田合松道，井深一丈。又三十里合邵，井丈余。此地路东库伦桃力亥，井七尺深。西合页深六七八尺，东达即乌拉中公合邵止此。自靠北店至此，一路平川，无险可扼，利于驰突。古来战场，多在此等处所。

三十一号，是日疾风猛烈，尘霾蔽天，帐房几乎拔起。北风顶住，不能行走，因此留住。驼马亦不能放牧，因顺风走失难觅。连日天晴甚燥。午后温度已涨，黄昏风息。下午寒气甚大，晚爨有火，帐始暖。

五月一号，拆帐。北行三十五里至可可节林，井深五六尺。又十里至蛮达，井深七八尺。十二时住帐，此处有山。按蒙地之山，远望颇似岿然高阜，迄临莅其区，不过矮小坡坂，其上仍平旷。此景塞外屡屡见之。

二号，启帐。北行六十里。至哈喇木格台驻驼。此地有泉水

一洼，清光可鉴。草苗已三寸，牲口日饱一日。惟自春暖以来，拈〔枯〕黄尽腐，嫩绿〔绿〕向荣，燃料除驼马粪外，无薪柴之可采耳。来路三十五里，系由山涧而出，前行二十五里，又平川矣。昨今两日之山路，不过六十里上下，山势仍平沓。所幸涧谷纷歧，左出右入利于用。伏惟恐贼人从后路，分东西包抄而来，截断谷口，则我军必且坐困。此去有岔路，北去库突利乌苏六十里，再至耳力格图二十五里，井深三四尺。西去合笔力千三十里。

三号，微西北行三十里合笔力千，〔井〕深八尺，架帐住宿。此处有蒙人白彦情登、扫免纳孟与恒生永最有感情，又与段掌柜相契，拟在此停一二日，探询库事。

四号，段掌柜偕袁安春，前赴黑云扫免纳孟家侦察。据言：库兵初止四千，不晓枪法。经十二俄人教练，现已有劲兵万余，皆善使枪矣。子弹初买四千箱。兵之饷款，除胡月给分〔分〕十五金外，蒙兵一月，每人给山羊三只、砖茶半块。从该原合邵要后台路之服从者，如筛林乌苏台之三达岔甲拉封公七便甲拉封土萨拉沁，前十一台之不服从者，于去冬十一月遂回书计台，人畜帐房均不许在外蒙界。

五号，段又偕袁赴黑〔蒙〕人白彦情登家探听。此人家在耳力圪兔，距此地东北三十里。据云于正月初十日，派出胡兵二股，有二千余人。二月内二股，一赴经棚庙，一逗留乌得。闻经棚已将民国兵打败，抢回快枪百七十八杆、机关枪二十余尊，货物粮石均已运回库伦。乌得之匪，现已往察哈尔一带扰犯，所得后套之粮，即以抢掠之七百余匹驼马运去一半，留一半为匪粮。又言，二月内与俄借得哥萨克兵不知若干，驻扎于东达公合少之噶尔旦袄包，距戈壁图社公界线六七十里。现今于本合邵，又按兵千余名，各给五响枪一支，以稍买萨公之子巴达尔富升授将军兼充统带。又由库派兵五百人，以哈圪旺公为正管带，朋速圪章盖副之。其兵则在扎德盖图庙、乌珠什报台西速弄节忽兔格三处常住，于

今四出侦察，不准内地人来往。尔等不可久居，快快回去。是夜即在该黑〔蒙〕人家住宿。本合邵官府王子，去年八月十二捉至台城，现封七登台吉代理王事，即称王子。东土萨纳庆哈莫圪弄，在补龙沙力力圪住。东图格加各气在黑拉木圪吉戈壁住。纳木色赖甲拉在扎德盖图庙四周住。根洞蜜吉的章盖在厂汗沟庙住。本合邵有四扎萨即四旗也。本合邵最大，东西不及千里，南北千余里。

六号，段袁二人回帐，商定明日起程。

七号早上，驼微西北三十里，至哈达合邵，井深五尺，驻帐此地。在山中四围合沓，可战可守。自靠北店后山以来，一路平原旷野，黄沙莽莽，一望无垠，殊不利于用兵。至此始有遮拦收来。山势丛沓，虽不及大青乌拉之险隘，然遛涧深沟，可藏兵马，诚防守之要地也。

八号，昨夜闻前途有险，巴达尔富部下之兵查路，距此不远。今停住一日，探其从何路去。因此路尚距大路二十五里也。

九号，西行三十里，至山格驻帐。拟再进，因闻查路兵回去刚大半日，故暂止。此处井深丈余，地势羌出山口。在此扼而守之，库逆一时亦难穿过，此要地也。

十号，北行住孩力布七十里，井水不好。西十里耳汗田格，井深四尺。探闻前路蒙兵甚多，须改道向东北行。探明改道，须由前耳力树过旧米力贡府，向红庆台。即沿台路前进，盖此处与红庆台东西对照也。

十一号，八时拆帐，转东行。浩浩乎，平沙无垠，寸草不产。惟见鱼鳞万迭，黄堆累累，盖即海中，古人所称大漠也。行九十里，住力树，井深一丈余。人马过多，不敷汲饮。凡沙漠戈壁中，只产扎沙，供驼马食。又产屈亥，供炊爨。屈亥之木，拳曲臃肿，无一可用，生长一二十年，即自枯朽。

十二号，复东行五十里，住老龙库连，井深五六尺，不止一

所。此地乃沙漠之小阜，先年米力王府在焉，近移古乃拜白頁，距此北二百里上下，蓋在戈壁之邊。古乃拜白頁之東，即古乃拜開德。

十三號，向東行五十里，仍在沙漠中走，較之昨日莽莽黃云，尤覺一望無際。住東耳力樹之烏蘭耳力貢，井深八尺。

十五號，仍東微北行七十里，住紅慶台，即張家口台路之第十六台也。水草肥美。前清凡台路兩旁四十里，即屬官地。此處有山不高大。

十六號，折西北行六十里，住拿龍台。其地又系平川，乃自西徂東之一道耳力樹也。仍向沙漠中行，考驗沙漠有深二寸余者，有深三四寸、五六寸許者，難以筆述。約其間有草者，則沙必淺。再一程，又山路，折而西即古乃拜開德。蒙語古乃拜為三，開德為廟。

十七號，晨餐拆帳。仍折西北，向古乃拜開定而進。行三十里，忽過蒙兵數十名，將前行之貨駝、行李、米糧劫去。坐駝在後跳下開槍。蒙兵初亦對敵。及被太才揮專員擊斃四名，匪兵遂拉駝北走。太才等未敢窮追。又以遺糧無多，恐大隊追來，只得折回。闖過耳力樹，連夜奔馳，至距包老書計十數里，喝水吃炒米，僵臥終日。核計一晝夜，已駝行近三百里矣。以後每日向晦行道，徹夜奔馳。至早晡遇蒙古包或有井處歇息做飯，或食炒米。

十九號，至土克孟。翌日，歇駝馬一晝夜。

二十二號，至打納不蓋，此乃四子王地。北為米力貢交界，西南為達爾汗交界，一路系向東南行。太才原擬赴滂江謝若霖營，偵察東邊消息。至此地，則聞滂江從早失守，謝兵敗潰，不知下落。太才與同人商量，滂江既不能去，只得改向西南進武川縣境，到歸化措辦川資。數日來，因劫去帳房米糧，不得安寢飽餐。夜間奔馳不知遠近。白天休牧，太陽炎敲，晒得面目黧黑，

人人皆如鬼状。有生以来，未有此苦。所喜天气大暖，不冷冻耳。

二十三号，折西南翻入后山，行七十里至柏林庙住宿。此庙乃贝勒庙之讹传也。该地有民间大字号五家，做内蒙买卖。此地山谿环抱，两河会流，气势昂藏，隘口紧锁。而其中一片宽旷，两河夹流，实可屯聚数万家。靠山麓有废城基址，可七八里。天然形胜，古人洵知地利者矣。考古史当即金废净州也。河出口望西北流，名尔木格河。经茂明案乌拉入黄河。此处有土默蒙兵一连驻防，连长为额得勒库，驭兵有法，较穆连长有天渊之别。其地东北三百余里，与外蒙交界处，有胡兵啸聚。额连长每夜巡察，轮派兵士严防，不敢安寝，洵蒙人之杰出也。

二十四号，南行九十里，住二里半，始入民地。闻西面后套一带，仍有蒙匪滋扰，未知实否。此仍为达尔汗地。土默营长福田来会，询外蒙事。伊驻后厂汗雌老，距此东北十余里。言滂江蒙匪势焰大炽。现有本营司务长苏吉克太，小名寒仓者，经将军委之前赴该处收抚，不审能否有效。

二十五号，折东行八十里，住叉叉。此处亦有土默兵一连驻防。连长玉禄驭兵亦有法，商民悦服。

二十六号，东北行，复入草地九十里。又行民地十里，住大乌苏。本团孟继成移驻此地。达尔汗境止此。

二十八号，东行六十里，住乌兰花。此地兵不少，特团长克慎本营在焉。市面不及可可以力更，而较他处为繁庶，洵为归化城北之第二大镇。地势平冈湾环，细流萦绕，河道西南行会合各流，入归化城图贡河。探闻河套蒙匪复行猖獗，狼山沟匪与乌布落各庙匪合并，业经战败官军，滋蔓难图矣。此处为四子王合邵地。

二十九号，复东北行五十里，住活虎滩。

三十号，复东北行九十里。大滩山路崎岖，不易行走。下午

抵譚湧發營，聞司令調該營剿套地蒙匪。譚已開拔一連，前赴可以力更，惟留副官在此。談及匪勢大熾，五原全境淪陷，賊踪已及后口子。譚君家眷逃來歸化，太才家眷逃至包頭。譚與太才，均于后套安設牛犂種地。據該副官所稱，后套商農逃走已空。各牲口、糧石、房屋，多被焚掠。太才房屋一切亦被陷沒。此地北距四子王府百余里，東接四道溝六七十里。因滂江失守，此地為歸化東路屏蔽，不可一日無兵。本日，即有歸化巡防添練營李營長，已派前站前來打館。

三十一號，譚營全開赴后套。該營西南行，太才折東南行六十里，住拐腳鋪。沿途與李得功營長兵相遇，差車絡繹，兵士全行坐車，亦新軍法也。李營長系鎮扎大灘者。

六月一號，南行六十里，住討不令。本日午間，在旗下營打尖。探聞陶林縣現住兵隊甚多。滂江失守，謝營長之兵，在板甲〔申〕頭溝失利，孟旅長、劉團長之兵，均退在該處。板甲〔申〕，蒙語房舍也。

二號，南行六十里，住部得利村。連日來道路洶洶傳播，皆謂歸化混成旅劉團長虎臣之步兵進剿西蘇尼蒙匪。行至板甲〔申〕頭溝，天色向晦，即駐軍野宿，以草車四周圍護。黃昏，左側聞來喇嘛諜者，佯報匪情。軍士未曾搜出其危險物，又未曾綑縛。三更後，草車着火，四山槍炮聲應。軍士大警〔驚〕，爭取車夫馬匹逃走，於是步隊成為馬隊。車夫與較，又被槍斃七十余名。本日擬電部稿。

三號，停部得利村。派袁安春、陳錦榮赴歸化發電，並探明西路軍情。

四號，袁、陳回稱，西路軍情危急。包頭四門緊閉。城外土匪亦起，勢甚岌岌。太才以回京川資不敷，不得不回歸化措辦。又因家眷寄在危城中，自五分子逃難出來，衣服飲食窘困殊甚，不得不派人前去照料，或迎到大同避難。於是商酌擬赴歸城一行。

五号，折西行四十里，入归化城。

五号，往谒张将军并朱司令，探闻西路军事调度剿办之机宜。据言现在西路军队已属不少，西路刘司令兼旅长之五营，扎在沙坝子、后口子一带。谭营长率本部并督土默马步二营，由毛忽洞一路会合进剿，蒙匪计日可除。惟地方遭殃，不胜嗟叹。吁！国事如此，小民之涂炭何堪。套中沃野千里，粮畜饶多，而防兵只一营一旅，计划何周密乃尔。太才前屡函电增兵驻防，亦如杞人之忧天也。本日派陈锦荣、李春台赴西路侦察。

七号，往晤同乡余世荫，余乃谢营副官同防守滂江者。据云滂江之败，固由谢营长闻知撤差信息，无心战守，不听人言之所致。然亦由苏吉太奉差收抚包金升，反投入党，尽泄防营机事。又引匪入据苏尼王府，包抄营堡，以致失败退入陶林。随后孟旅长留谢差遣，外间谓是牢笼之计。但刘团长之兵亦败退陶林，车户多被枪毙，既无责言，反得保升。或谢亦可免，不足为虑也。

八号，探闻西路蒙匪全聚老爷庙、圪坝台梁一带，其乌兰捣色及五原县治，已无几人。

九号，传闻电局接太原电，有阎都督出省前来包头之说。

十一号，又传闻阎督为省议会挽留，已改孔庚统率省兵一旅驻包，业已出发至忻境。凡事须要未雨绸缪，孔师长自旧春正月，即闻有来口外消息，口外人民皆踊跃欢呼。乃迁延至今，始有确音。而河套两次兵燹，富庶之地，靡烂不堪，当追必悔噬脐之无及矣。

十三号，按〔接〕到本团西路侦探员快信，内言，谭营长已由后路毛忽洞进兵，刘司令饬赵营长由前路后口子进兵。蒙匪约二千余人，亦分两路而来，业将谭、赵包抄在内。幸谭预饬旧属马二营张营长由南山根接应。该匪固不知官军虚实，分作几路来攻。恐被前后夹攻，于是撤围，循阴山底退入山沟藏匿。是晚，谭赵两营长晤商，蒙匪匿山沟，恐其截袭官兵后路，我等必须一营翻

入阴山背后，抄小余太，出大余太。二营走台梁，至大余太合围，方能荡平此股。翌日十号，谭带钢炮一尊，率部下追后山。赵张两营循大路而前。蒙匪探知谭兵已越后山，恐被困饿沟中，遂连扒越东公地山峰，横出西公地，仍向乌布洛各庙及狼山沟一路而去。当录械报告司令将军两处。

十五号，又接西路员来械云：此次蒙人附匪者，三公旗最多，杭锦亦稍有之。惟达拉旗严戒，蒙匪不许蹂躏其地，故商农未遭损害。又云，河套之粮，现已一空如洗。传闻系西公旗新贾格吉土木点力贡，由该旗起，沿路安帐房，将粮石、牛马运送库伦。蒙匪矜夸谓，前此断我粮道，今我来数百人，后套之粮即全归我有。若再来大队数千，不能将雁门关外之地夺回者，非我也。无稽之言，亦殊可恶。盖图社各和硕于旧正月有来归化贩粮者，为当道将皮毛驼只充公，并晓谕诸商，禁粮出境。此事本应如是，然既撻虎三锋，自必重坎坚虎之柙。乃一任套地虚空而不为备，其计划亦何左也。

十六号，太才资用乏绝，因百计张罗，无人援手。长安逆旅，坐困马周。世态炎凉，盖因太才家产损失故也。太才焦灼万状。

十七号，聚团员商议，决定销差，并减少人数。去者胡、周、袁、罗、赵、高等六、七人，留者张、蒋、谭、章、孟、刘、王、苏、彭等九人。

十九号，闻张将军昨日下午至司令部，议滂江事，议将树棠正法。

二十号，营长谢树棠业经枪毙，灵柩已到司令部过验。该营军需长赵秉炎改名秉铨，及刘全胜、王殿奎、蒋隆规、高九龄等，皆本团侦探员。本日护谢灵柩到归化，均来谒。声称：渠等自到滂江差，憩息数日启行。由东路前进，途间未带米粮、帐房，冻馁之苦，生平未有。行五日至嘎公庙，遇着湘探唐果、刘璧如、

欧阳之芳三人，力言不可前去。自谓三人遭一大险，性命几乎不保。幸得乌得电局力保，始获释放。现该匪渐次南下。此处距乌得电局，尚四日程。万一前途遇险，有何人救。尔等宜相随返轡，万万不可冒险。铨等只得乃回滂营供差。至滂营失利之由，系该匪踞乌，距岗脚庙西兰滂江七十里，滂营四面悬空，兵心惊骇。谢树棠迭电增兵，进攻乌兰岗脚庙匪。不惟不应，且委苏吉克太小名寒仓者，前去收抚。而寒仓反朋比入匪，全将我军机泄露。又引导匪首入拔苏尼王府，扼营兵之吭，色〔包〕抄营垒。营兵欲坚守待援，以全体名义电责，屡次敷衍贻误。而谢因闻撤差之信，不肯固守。欲先投那木济昭，与后路粮台通气。而那木济昭在王府北九十里，不谙道路，又为土蒙引入伏中。营兵苦战两昼夜，子弹俱罄，水米不沾，遂大败退回陶林。谢固罪无可道，但败退时不于军前正法，且尚有罪浮于谢者，独于彼立威。刑赏如此，谢未免呼冤地下。铨等今特请假，偕同销差也。太才与渠等商量川资，请其帮同措办。

二十一号，赵秉铨等来称，告贷无多，不如轻骑简从，一同入都销差。因告以前日所议，渠等亦表同情。

二十二号，由归起程。闻孔庚师长已到大同，拟绕道往谒。本日东行一百四十里，往大榆树。

二十三号，行百里，住韩家坝。袁安春腹疾，骑坐维艰，勉强登道。

二十四号，东行八十里，住丰镇县。袁竟成红白痢，甚剧。罗俊升亦患是病，加腿痛旧症。

二十五号，袁、罗呻吟不绝，一日数十遍登厕，势甚危险。因停驂延医调治。医云病由系草地劳苦饥饿，犯寒湿受暑蒸所致。所言病源颇确。袁罗二人心焦灼。谓此次劳而无功，未受民国职，未费政府钞，而中途大患河鱼之疾，殊不值一文也。宽解良久，始安。

二十六号，因闻孔师长过县，再停一日。黄昏造谒，略报告西路匪势，未得畅谈。本日病者如昨，遍觅良医，约明日至。

二十七号，请医王某至诊视，每人先给丸药三剂，候吃完再来诊脉开方。本日未动身，车夫促行。晚间谈谈，川资既绌，车又难停，病者未瘥，当若何。商酌良久，留二人看护病者，赵乘铨、高九龄力任之。太才等四人，遂就道。

二十八号早起，病者已有转关，自言昨晚睡好未起，腹痛亦轻。晨餐后，医官来诊。据云脉气大转，病去一半矣。开方而去。上午偕病者商谓，尊恙轻松，余辈略开怀抱，竟拟下午首途。即屈赵高二人留此招扶，如何？病者亦云，不可淹留。太才等即趁斜日东行四十里，住拐脚村。

二十九号，东行八十里，住阳高火车客栈。

三十号早晨，书车表，那知陆军部三月内考章，前票均失效力。吁！此次资斧无几，既与病者留下数十元，此处又多费十几元。到京之后，恐难免穷困也。

三十一号，抵京入汾阳馆，则宾朋已满。不能插足，只得移寓辰沅会馆。本日接山西西路侦察员来缄言，蒙匪仍盘踞阴山各沟，聚散不常。二分子、五分子、四柜等处，均遭焚掠。六分子碾及他桥梁，均已拆毁。谭湧发已仍住隆兴场，又分兵一连，把守狼山口外。马二营扎大余。晋太军之马步炮等营，则在台梁【一】带。后路兵力较厚，而前路套地仍虚。窃恐前车之鉴，后车仍难免颠覆也。

偵役竣事回京呈报文

为呈报侦察军事要点，并恳求奖恤团员事：窃太才因库伦独立，蹂躏及于内蒙，是以慷慨请缨，毁家纾难。前奉大总统令，参谋部、陆军部、蒙藏事务局准自行组织蒙边侦探团，其随从先后出发之团员，均经呈报有案。业经自本年一月三十号出京，到

归化、包头，到蒙边各处侦察各情，迭次呈报在案。今于六月三十一号回京销差。谨将此次率领团员，前后侦察军事之要点，开列呈报如左：

一、伪廷统治之团体精神

幸〔辛〕亥八月武汉起义，南方各省相继独立。影响及于库伦，亦有独立之风说。然其始尚无一兵，不过大言恫吓耳。不谓三多闇懦，星夜逃归。逆佛始派四大汗各拨兵一千，逐宣化防兵，收其枪弹，由是实行独立。四大汗皆住库城，札萨克图汗则迫于势力，非本心也。陶什陶狡诈奸险，有自霸外蒙之心。不过部下胡党无多，蒙兵不附，无有权力，不能遂意耳。伪政府有权力者，为达亲喇嘛及海松公，而两人互相猜忌，故如一盘散沙，团体不固。壬子冬，杭达不知固〔因〕何仇忌陶什陶，密遣人刺伤其乳房。陶欲报复之，未果。逆佛拟封陶为贝子，予以大臣，为俄将军之副。若牢笼不住时，决计杀之。太才谨案：自来新造之国，必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行政上之结合力极强，而后其兴也勃然。若库逆者，札萨克图汗为四大汗之一，此地理上之当然结合者也。而该汗则不赞同逆佛之谋。陶什陶专擅兵权，此军事上之当然结合者也。而逆佛君臣，则均仇害之。达亲喇嘛与海松公，皆有权力，此政治上之当然结合者也。而两人则互相猜忌，纒有臣亿万，惟亿万心。觐国者，但觐其政府之结合精神，而早知其无能力矣。

二、伪廷独立之军事作用

库伦兵分三类：一蒙兵，二胡兵，三俄兵。逆佛起事，初无一兵，旋四大汗各助一千，遂得蒙兵四千。辛亥冬，散扎各处，陆续添募防堵。今各城内外各汗部，合计亦不过万人。胡兵不过一二千名。俄兵常驻者只五六百名，保护商务而已。其余忽来忽去者，无定数。均带枪炮，停住一二日，或三四日，仍乘汽车回去。不过虚虚实实，用作疑兵之计耳。从前蒙兵不善使枪，自聘

俄武官十二员教练后，始知开放。壬子夏，逆佛屢要求四大汗各征兵一万。但外蒙地广人稀，生殖极寡，四万之数，十年亦不能达目的。尽多每汗不过二三千而已。前清时三多奏请练兵，尚未招募一名，先费十六万金，修一营盘。甫告竣，乃为蒙兵所住。胡兵月饷十五金。蒙兵月给羊三只、砖茶半块，各归各旗自备，均无纪律。胡兵将领，一为白彦尔台吉，一为乞卡儿台吉，一为晁克托台吉，即陶什陶也。今则兵权全归俄将军廓索维慈之掌握。其陆军大臣已更换三次矣。太才谨案，库伦独立，自内地各省闻之，以为声势浩大。外蒙区域草木皆兵，一闻征库之举，几于谈虎色变。殊不知伪廷内容，四分五裂。军事计划七零八落如此。顾内地谣言，自相惊恐，可笑人也。太才据所闻见及所经历考之，若是去年只要进兵二千，即可一鼓荡平。今年进兵多一镇，保可夺回。但到明年，则须二三镇矣。盖蒙古虽愚，得汉奸及俄人之指挥，训练愈精，布置愈密，则库事益不可为矣。

三、库伦伪都之地理形要

库伦极高极寒，乃向北逐渐而上。恰克图地则甚低，翻越丛山七十二坝，逐渐而下，故气候较库伦为暖。库伦有二城一营子。二城相距约五里，东营子距东城十里，西城十五里。东营子之东二里半，有道胜银行。再东，俄领事署，今为将军府。其中中国办事大臣署，则与东城接近。库城附近有两山，北山蜿蜒高大，直走恰克图。南山曰汗山，距二城不过十里，首尾约五六十里。吐纳河流经其下。吐纳河宽半里，来源甚远，水极清冽。自西南来，绕西城外，流向东北会设零河。又北流经恰克图。又数百里入俄之贝加尔湖。汗山有东西沟，深不过四五里，宽不过二三里。由热河、张家口进东山沟，由归北（化）、包头进西沟。库伦四山绕环，其中平原，南北距三四十里，东西距七八十里。东山沟通黑龙江，西沟通乌里雅苏台。东路三千余里，西路稍近。太才谨案：库伦一土谢图汗部之都府耳。而其山川环绕，道路交

通，有如天然之境界焉，岂不异哉。若夫军事地理，则由中央本部而进兵库伦，须循两路之轨道。其一路则由热河张家口而北向，则必入东沟。其一路则由归化、包头而北向，则必入西沟。此纬线之轨道也。此外又有两路之轨道，其一路则由黑龙江而西向，则必入东沟。其一路则由乌里雅苏台而东向，则必入西沟。此经线之轨道也。

四、行军临时之需要物品

经棚喇嘛庙至库伦一路，大水大草，即旱板牛车亦可畅行。每年该道必走万五六千架、三四百顶大帐房。赴库之路，按井泉为站口，疏密相间，或三四十里、五六十里，至远百一二十里不等。泉脉易觅，亦甚浅，至深不过丈许。出大青山，地势平衍，一直到库伦，绝无高山峻岭、羊肠小路。经棚庙、张家口、丰镇皆有旱板牛车，走老官儿路。惟经棚路较宽平，丰镇路行十日上下，与张家口路合。张家口路行十余日，与经棚路合。三路会合在叨林电局左右，进东山口。此一路，水草肥美无缺，输送不难。前西比利亚无铁道时，凡茶、布、米、粮均从此进。归化、包头、河套三路，在戈壁图社和硕界线会合，进西山口。此一道，水草常有缺乏之虞。凡蒙古地方觅泉掘井之法，于无风晴明之夜，置一盆清水于平地，其照见星光闪烁者，泉脉极浅，澄澈呆定者必深。太才谨案：中国行军于蒙古地方，所可顾虑者，莫如水草一事。况由中国本部达于库伦之路，中间非属戈壁沙漠，即属高原蹊路。大军经行，此地某处可搜井泉若干，某处可凿水源若干，某处可供秣草若干，某处可取燃料若干，并能出若干水，而足养若干兵勇。野能刈若干秣草，而足喂若干马匹，地能采若干灌木，而足供若干烟灶。称之为军需品。皆宜事先调查。不可待军队张野时，贸贸然使人去搜索之也。今征库路线，除由经棚〔棚〕喇嘛庙至库伦一路，水草丰裕，可畅行无阻外。其余各路则水草有给有不给。此系行军之需要物品，最宜留心者也。

五、行军路线之远近险易

由归化城至库伦道里，其说不一。有言不足三千里者，有言二千四五百里者，有言二千里稍零者，有言一千五百里者。参考书籍，则多云一千八百里有奇。自滂江北至库伦千五百里之谱，各电局均能声息相通。滂江在归化东北七百余里，有电报局。又五百余里至乌得电局。又五百余里至叨林电局。又四百里上下至库伦电局。库伦邮政尚通，大约自库伦至张家口，二十日可到。乌拉三公合邵在阴山之北，其中公合邵为库逆内犯之西道咽喉，尤为重要。太才谨案：行军于蒙古地方，必先考查道里之远近，川原之险易。而后大军经行，有所向导。此兵家所不可忽略者也。

六、团员遇匪之防御状况

本团在归化取齐，出发时分作三路。东路以赵秉铨领之，随从者为孟继成、高九龄、章玉春等，本晋军游击队人员，即由该营销差。由滂江防次前进，约于彩岭取齐。西路则袁安春领之，由包头赴河套，邀达赉特蒙官二等台吉奇富德，及谭兴赞、苏德明等，即由该旗启行，约于乌得会合。中路太才自领之，其随从十余名。惟中路人员较众，驼马粮货亦较多。自北京起程至外蒙古土谢图汗部之米力贡王旗，折（？）中间凡三次遇险。第一次在张家口，遇俄探四人。其一为任炳，汾州人，跟踪太才等至归化。太才在归化往见，任胆敢以大俄国委员任炳之名刺见示。当经电禀参谋部及归化将军，遂经拿获正法。其余三人闻信，星夜遁去。第二次则乌兰捣包为蒙匪占据。太才电请晋军驰援，而太才仍带十余人助剿。该匪抵抗多时，击毙三十余人，不退。晋军阵亡二名，伤八名。我团跟役亦阵亡二名，一王世英、一秦格图，受伤一名。第三次则为古乃拜开定地方，遇着蒙匪，劫去货驼。团员奋勇，枪毙该匪四名。此次太才所领团员，皆于军事蒙情，富有经验而又义形于色，胆大于身。故屡次遇奇险，而能屡次皆奏奇捷者也。

以上所陈各节，皆太才身历其境，或指挥其事者也。惟是太才此次组织蒙边侦探团，先已破毁家财，始凑得改装假作商人旅行，分配三路之巨费。乃一再遇险，货货靡遗，方欲回家措资，赓续其事。及抵里，则家中所有庐舍服物，先已被贼抢毁一空，进退实为狼狈。不得已，只得率领团员回京销差。斯则太才所上负于国，下负于家者也。顾太才一身不足惜，惟本团团员蒙雾露、衽金革，不避艰险，不辞劳瘁。死者横尸路隅，生者卧病旅次，似亦未便湮没其劳。目下尚有团员袁安春、罗俊升二名，商人王元贞一名，皆患红白痢症，濡滞阳高、丰镇地方，生死尚在两悬。其应如何奖恤，并遣散回籍，俾太才得以销差之处，出自鸿裁，太才何敢擅请。谨缕陈在蒙侦探情形，绘具图说，编辑日记一部，敬呈察核。所有沿途用费川资，暨采购驼货，共用去银一万零六百三十五两（扣洋约一万五千余元）之数。既经呈请自备资斧有案，不敢请领。唯因公用去之款，亦应开明数目，以凭查核。谨另摺开呈，并乞备案。

沙俄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

——俄国外交文件选译

黄纪莲译 陈春华校

编者按：本资料译自《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沙皇政府临时和政府档案》（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цар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1878—1917）第三辑第七卷和第八卷，该书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代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一九三五年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本辑共译出俄国外交部有关日本一九一五年对华“二十一条”外交文件47件，其中包括俄国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外使节往来的函电，中、日两国驻俄外交官的照会、备忘录以及为俄国外交部所破译的日本外交官员们的往来函电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档案材料。

这些文件证明，俄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所采取的是牺牲中国，讨好日本，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取侵略权益的立场。当时俄国全部精力集中在欧洲战场，它为了订立俄日盟约和购买日本军火，积极奉行与日本“携手合作”的方针。在日中交涉的整个过程中，沙俄与日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驻华俄使库朋斯齐还经常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供有关中国政府的情报。当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危急时刻，库朋斯齐极力“劝告”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此同时，俄国政府还动员国内报刊给日本以舆论支持。这些表现博得了日本的欢心，日本外相在向俄国表示“深切谢意”的同时，欣然答应了俄国购买日本军火的请求。

沙俄利用中国的困难处境，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并与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企图在北满攫取日本在南满所获得的同样利益。尽管由于日本

的反对,沙俄未能如愿以偿,但为在北满取得和日本的同等地位,一直是沙俄追逐的目标。俄国政府有关部门还为此草拟了对华要求的方案。

此外,这些文件还提供了美、英、法等国对谈判的态度,补充了有关资料的不足。

75.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0号。** 1915年1月11日(24日)***

并抄转北京。

续第9号电①。

警察局禁止发行昨日《朝日新闻》增刊,该报从北京发出消息称,日本已向中国提出如下要求:1)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九十九年;2)德国在山东省之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3)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4)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的内河航行之权利②。

禁止报纸转载和评论这些消息。

昨日,中国公使秘书奉命来访,秘密告知帝国使馆,中国政府并不感到德国政府的压力,却颇受英国政府的影响。

日本报纸强烈谴责英国驻北京公使的行动,指责他公然反对日本的政策。

马列夫斯基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1月10日(23日)第7号和第9号电中报称,他曾询问,日本公使同袁世凯的交涉是否“不仅涉及山东,而且涉及满洲”。加藤答称,确实授命公使“顺便”商讨“与满洲有关的某些问题”,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

② 库朋斯齐据中国外交总长所谈,1月13日(26日)第15号电中报称,日本要求中有“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和内蒙部分地区享有优先权”一条。

• 原书文件编号,下同。——译者

• *./沙皇批阅文件时的附号,凡带有*./者,表明此件业经沙皇批阅,下同。
——译者

••• ()内的日期为公历,外的日期为俄历,下同。——译者

88. 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电第229号 1915年1月14日（27日）

第7、第9^①号和第10号^②电均悉。

日中两国政府关于山东的谈判与我国关系不大，我们等待日本政府于谈判结束后将其结果告知我们。至于南满和内蒙，因我国与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地位相似，我们很想尽快而充分地了解日本政府在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

因此，请您同加藤男爵交谈时，一遇适当机会就回到这个主题，设法使他开诚布公地说明，日本公使与中国政府正在北京商讨哪些有关满蒙的问题以及日本政府正在设法解决哪些问题^③。

沙查诺夫

* * *

① 见第95页注①（即第75号文件注①——译者）。

② 见第75号文件。

③ 马列夫斯基在1月15日（28日）第13号电中报称，关于谈判进程，他已提出询问，日本外务大臣答复说：“该谈判尚无进展，待适当时候他将把谈判实质告知我们”。本野于1月15日（28日）致电加藤（该电已为俄国外交部破译），表示，最好将日中谈判的内容“预先概略地知照俄国政府。”

104.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31号 1915年1月16日（29日）

并抄转东京。

续第29号电^①。

今日新任外交总长^②来访，我向他一一叙述了第29号电中所提到的日本要求以及关于延长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的补充要求，前任外交总长已向我承认，确有这些要求。对此，陆征祥虽未完全加以证实，但也未否认我的消息是确实的。他仅就日本控制中国对外政策一条说，日本人走得还不十分远。他继称：

日本二十一条要求非常苛刻，日本人特别坚持不许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告知其他大国，并以将产生最严重后果相威胁。陆征祥向我证实，总统仍希望心平气和地顺利解决问题。外交总长请我对我们的谈话严守秘密。

法、英两国公使尚未得到有关日本要求的任何可靠消息。

库册斯齐

* * *

- ① 库册斯齐据“接近总统之人士”谈，在1月15日（28日）第29号电中报称，日本已正式提出要求，例如，“日本对中国对外政策总方针有发言权、按日本政府之愿望向中国各个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委派日本文武官员”，“承认日本在满洲、蒙古、山东和福建之优先权并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进行适当监督”，以及承认日本有权在整个中国开矿。关于这些要求日本曾于1914年9月作过试探。库册斯齐在报告这些消息时表示，他认为他的交谈者如此渲染日本要求，其目的是“怂恿我们采取某种有利于中国的步骤”。沙查诺夫于1月17日（30日）将此电内容转告了奥贝恩。
- ② 库册斯齐在1月15日（28日）第26号电中报称，由于同日本发生纠葛，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业已离职，由陆征祥接任。

111. 外交大臣致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电*

/.电第306号

1915年1月18日（31日）

第2号。

我已将北京来电的内容知照奥贝恩，兹以第2号电^①将来电转告您。考虑到我国公使获得的情报可能过甚其词，我们不能不看到，日本的要求确有可能危害英日关系^②。

您知道我们希望英日依然保持密切关系的原因。削弱英日关系的某些迹象已经暴露，有一次我同奥贝恩谈论这个问题，他向我保证，英国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盟国不满。

然而，如果您能将所探悉的目前英日间相互关系的情况电告，我将表示感谢。

沙查诺夫

* * *

① 原文有误，应为“第1号电”，因为第305号（1号）电已将库册斯齐第29号电（见

第139页注①—即第104号文件注①—译者）转告伦敦。

- ② 本野于1月20日（2月2日）致电（该电已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再次坚持，最好“将日中交涉之内容至少知照俄国和法国”，同时报告加藤，对于沙查诺夫的询问，他仅保证说：“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交涉不会损害俄国利益”。据本野说，沙查诺夫已表示，他“对日本此项行动并不违反俄国的利益这一点毫不怀疑，不过，据来自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消息，两国均对日本的行动深感怀疑，依他之见，日本对此应予认真注意”。

- 原件用法文写成，这里据俄文转译。——译者

136. 驻伦敦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71号。

1915年1月23日（2月5日）

第306号电①悉。

格雷对我说：我已饬令详细查明在伦敦获悉的日本对华要求的全部情况，但是，他了解的情况与我告知他的情况毫无相似之处。我问，他是否得到关于希望获得扩大适用于整个中国的特权即独占权的消息。他答称，他不知道任何这类消息，日本要求重新签订满洲租借契约，据他看来，有个问题牵涉到内蒙，他认为，此问题在俄日协约中已作规定。格雷说，他认为上述消息被夸大到了极点。至于英日关系，据他说，至今未发生任何可能使其受损之事。我告诉他，正如他所知，俄国希望与日本亲近。他说，他知道这一点，从英国的观点看，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反而很有好处。我认为，当谈及日后同日本的关系时，格雷多半会看到，至少可能看到，将来可能产生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英属太平洋领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种族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些遥远的忧虑，目前并不会对格雷发生影响。

本肯多夫

① 见第111号文件

- 原件用法文写成，这里据俄文转译。——译者

140.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21号。

1915年1月23日（2月5日）

续第17号电①。

昨日会晤加藤时，我对他说：德国在华的阴谋活动，使有关日本对华要求的种种令人震惊的传闻在中国广为传播，这些传闻可能使我国舆论感到不安并对日本外交产生怀疑。我还说，我们对有关山东的要求兴趣不大，但深信日本恪守政治条约，而且我国与日本在满洲和蒙古均奉行相同的政策，这使我们有理由设想，为保证成功，倘若开诚布公地说明各自对中国的意图，我们可以互相给予重大支持。加藤答称：正在传播的有关日本要求的传闻来源于中国，无疑，这是受了德国阴谋的影响。谈判实则刚刚开始，尚未作出什么决定。他深信，日本从中国所能得到的也会对我们有利。他还说：昨日报纸发布消息说，谈判业已开始。这个消息是东京访员电告报社的，它符合内阁的观点。最后，外务大臣再度许诺，一俟他所说的目前笼罩这个问题上的不愉快阴影散去，就把对华交涉的实质知照我们。

马列夫斯基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1月18日（31日）第17号电中报称，英法驻东京大使尚未得到有关日本正在北京进行谈判的消息，同时转告了英国大使格林的意见，略谓：“日本陆海军刚刚协助英国人消灭德国在远东的势力，现在，英国不能违背日本愿望干涉这次谈判”。

141.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 电第25号。

1915年1月23日（2月5日）

并抄转北京。

绝密

第2号①。

关于山东省的条款：

1. 中国方面允诺，日后日本和德国协定关于德国依据条约及其他关系对山东省享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和租界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2. 中国方面允诺，凡山东省内及其附近岛屿，不得以任何借口租让。

3. 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之铁路。

4. 增加山东省内之开放港。

关于南满和东部内蒙古之条款：

1. 延长关东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

2. 1) 日本人可得居住权和土地占有权；2) 许采矿权与日本，矿场由日本人自定。

3. (中国) 将铁路租让任何第三国或以任何第三国之款建造铁路或由各项税课作抵向第三国借用款项之时，必须先经日本国同意。

4. 中国方面允诺，如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商议。

5. 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交与日本国。

第三号：

原则上同意，俟将来适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日中合办事业。

第四号：

按照保全中国领土不受侵犯之原则，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租让^②。

马列夫斯基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是日第24号(1号)电中还报告，日本政府请求不要将第25号电所述日本要求的本文“视作文件，只能视作日本要求之扼要说明”，而且，日本外务大臣认为：“涉及南满和东内蒙各条要求完全符合于俄国的政策”。

② 是日(即2月5日——译者)，本野向沙查诺夫发出了类似照会。日本备忘录在谈过满洲和内蒙各条之后，指出：“日本帝国在满洲和内蒙有着特殊利益，日本提出这些要求之唯一宗旨是终止在这些地区模棱两可的地位，消除将来日中之间所有误解与猜忌的根源，并向全世界说明，日本并无瓜分这些地区的任何意图”。本野在1月24日(2月6日)电(已为俄国外交部破译)中报称，沙查诺夫业

已向他表示：“涉及俄国的各条要求，他粗略地看了一遍，尚无不同意见，他对日本备忘录作适当研究之后，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 原件用英文写成，这里据俄文转译。——译者

146.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27号

1915年1月24日（2月6日）

并抄转北京。

补充第24号电^①。

加藤在同我阅看日本各条要求时，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解释：

关于山东之第一号，系指将德国人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转与日本人，保证在战争结束前中国人不将该省转让他国手中。

日本要求第二号，除自签订新协议之日起，将关东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再延长九十九年外，系指保障日本人在南满得到土地所有权和各矿开采权。加藤认为，最困难的一条是获得土地。该号第3款之目的，是企图抢先建造类似锦璜线的铁路；第4款是不久前委派德国人充任东三省总督军事顾问引起的；第5款是要消除日中共同管理吉长线路的不便之处。

第三号系关于日本投资已超过两千万日元，而日本人未参加企业管理的企业。

最后，第四号系防止德国人在失去青岛后侵占中国其他省份^②。

我问，依外务大臣之意，这些要求是否合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原则，对此，加藤答称，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原则仅以俄、日两国在满洲所享有之权利为限。他接着说，谈判正以友好方式进行，绝无中国报纸所极力渲染的那种最后通牒的性质。

当我提及福建问题时，外务大臣向我暗示，日本之要求仅以上述各款为限^③。

马列夫斯基

- * * *
- ① 见第190页注①（即第141号文件注①——译者）。
- ② 1月29日（2月11日）第10号急件对这次交谈叙述较为详细，马列夫斯基在该件中指出，当时加藤还援引了1898年3月6日（2月22日）德中胶澳租界条约，条约第五条内开：“嗣后如德国租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德国所有在胶澳费项，中国应许赔还，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
- ③ 库朋斯齐在1月25日（2月7日）第50号电中告知沙查诺夫，在答复关于日本要求的秘密来文时，他向日本公使提出一个问题：日本的要求是否涉及福建省。据库朋斯齐云：“日本公使看来很为难，他答称，日中之间确实存在某些为时已久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他已得到训令，仅知照他所述各项内容。”

150. 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 电第468号

1915年1月25（2月7日）

请向外务大臣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将日本对华要求之抄件知照我们①，这次照会对我们尤其重要，使我们得知，有关日本对华要求之传闻是明显地过甚其词了。

例如，各报断言，日本政府要求组织中国武装力量之权利，显然，这使我们不能漠不关心。

关于外国顾问之第8款②，我们想弄清楚，在决定外国顾问人选时，日本政府所要求的发言权是只与南满地方行政有关，还是与整个中国行政有关。即使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亦不能不注意到，在某些方面，奉天当局的管辖范围也伸展到北满，而吉林省有一半属于我国范围。因此，我们必须同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便在这方面规定一种办法，使我们在北满和日本在南满的平等地位不致破坏③。

沙查诺夫

- * * *
- ① 沙查诺夫于是日第467号电中向马列夫斯基转告了日本1月23日（2月5日）备忘录（见第191页注①，即第141号文件注①——译者）内容。
- ② 沙查诺夫在第467号电（见前注）中将日本要求之第二号第4款（见第141号文件）标作第8款
- ③ 马列夫斯基在2月2日（15日）第40号电中报告说，他已就沙查诺夫的电报作

了声明，对此，加藤答称，第8款“与整个中国无关，只与南满和东部内蒙古有关”，“日本任何时候都不想侵入我国利益范围，因此他预先表示，基本同意”；在中国接受此项要求之后，“就外国顾问问题交换意见”，并“恳请切莫向中国提出我们的要求，以免使局势复杂化”。

159.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 电第53号。

1915年1月26日(2月8日)

绝密

外交总长承认，除在加藤致我国大使照会中所列日本对华的四号要求外，此间日本人又提出第五号和第六号要求^①，第五号要求载明，中国允诺，未经日本同意，不得将福建省内地方租与第三国；第六号要求是关于允许日本国人在整个中国自由布教，所有内地所设日本学校、俱乐部、寺院，概允其有不动产权，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日本参与改组中国警察机关，允诺向日本定制半数以上之军械，最后允将福建、江西和湖南省的各路线铁路的建造权许与日本国。外交总长在最近两次接见日本公使时表示，日本的第四、五、六号要求有损于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故不能商议。第三号要求涉及私营汉冶萍公司，亦不能作为两国政府间的议题。关于第一号和第二号要求，外交总长表示，中国政府准备着手讨论。中国对这两号要求的逐条修正案将于明日交与日本公使^②。

库朋斯齐

*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1月30日(2月12日)第87号电中援引库朋斯齐这份电报时称，他已将其所得文本同英法两国大使所得文本加以对照，发现两种文本原来相同。
- ② 库朋斯齐在1月28日(2月10日)第59号电中报告说，日本公使已建议中国外交总长“重新考虑这项决定，在重新考虑以前不要把拟定的修正案送给他”。库朋斯齐在该电中更正第53号电文时指出，补充通知他的日本要求不是第五、第六两号，而是同一号(第五号)。中国修正案原文载日本白皮书《关于日中谈判文件(1915年)》英译本第58页。

209.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 电第42号。

1915年2月3日（16日）

并抄转北京。

我在会晤加藤时，请他十分明确地告知我，日本对华要求清单是否不超出交与我和英法两国同事的抄件。外务大臣答称，日本之要求仅以抄件为限，但日本同时又向中国表示，希望在中日谈判中解决很久以来就存在的一系列局部问题。如，曾请求允许日本佛教布教者享有西方耶稣教传教士很早以前就享有的权利及获得学校和寺院不动产权，就属这类问题。外务大臣认为，以前积留下来而成为日本另一类要求的第二位问题，与上述抄件中所述政治要求无关。他又补充说，这第二类问题与我国利益毫无关系。加藤希望，在公历2月底，北京谈判至少达成某些原则性协议。他再度表示，日本要求在南满和东蒙获得居住权和土地占有权非常困难。

马列夫斯基

218. 日本驻伦敦大使井上致日本驻 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

∕. 电^①

1915年2月5日（18日）

我受外务大臣之托，将他发来的下述电报绝对秘密地通知您。

“密件第57号。

在向袁世凯提出各项要求（在我第8号和第9号电中包括这些要求）的同时，又将其内容通告了英、俄、法、美各国政府，帝国政府还建议袁氏履行第58号—A电中所列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另一回事，与上述要求毫无关系^②。（按照第58号—A电内之第三款，“被提出要求的那些地区”，主要是指南满和东蒙。）考虑到袁世凯等人对上述建议中某些条款的态度，我已于2月16日电

告我国驻北京公使，如所附第58号—B电所述，我们业已决定修改要求。当然，关于这些修改要求何时作出让步，是立即，还是过些时候，我国公使有完全自由。上述各条建议主要以很久以来我们在华所致力实现的计划为根据。这些要求就其实质而言，互不相同，正逐号进行交涉。因此，我们尚未将其通告任何政府。故请将此电连同第58号电一并绝对秘密地通知我各大使。”

* * *

- ① 该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成日文，然后由日文译出。
 ② 加藤在第58号—A电中转述了日本七条要求的内容，这些内容与2月11日(24日)日本大使馆备忘录的内容相一致(见第324页注①，即第249号文件注②—译者)。

222.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67号。

1915年2月5日(18日)

并抄转东京。

续第65号电①。

总统派人前来告知我，他不太相信关于日本最后通牒之传闻，不过，他已毅然决定，对那些他认为蓄意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日本人诉诸武力，他亦决不让步，

外交总长告知我，业已责令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将日本对华要求的本文秘密知照阁下②。

库朋斯齐

* * *

- ① 库朋斯齐据来自日本的消息在2月4日(17日)第65号电中报告称，日本决定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并转述了“接近总统人士”的看法，略谓：总统宁愿冒“与日本断交之风险”，亦不对“日本人关于日本顾问之要求”作让步。
 ② 在俄国外交部文书档案中尚未找见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转告日本对华要求的全文。请参照库朋斯齐2月11日(24日)第5号急件(第249号文件)之附件。

230.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75号。

1915年2月7日(20日)

机密

关于马列夫斯基第50号电^①。

关于本人第74号电^②。

倘帝国政府需要我询问外交总长：中国政府究竟准备满足哪些要求，我想必会得到一番所期望的解释，因有人对我肯定说，总统已谕令陆征祥，把我要了解的有关谈判进程的全部情报告知我。不过，迄今为止，我一直留意对进行中的谈判不加任何干预，对此，中国人颇为高兴；我亦竭力不给中国人出任何主意，尽管他们私下请我出谋。因为我耽心这可能轻易引起中国或日本对我们的误解。我只限于向中国人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将我听到的消息和传闻秘密地告知他们，他们显然以为这些消息和传闻很有价值，为此竭力对我表示感激。而英国的行动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曾对英国寄予很大希望，然而，他们从不期望我们给予任何支持和帮助。

尊贵的阁下是否同意这一作法，请训示^③。

库朋斯齐

*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2月6日（19日）第50号电中询问库朋斯齐，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哪些要求可以接受。
- ② 库朋斯齐在2月7日（20日）第74号电中报称，他想，中国政府不会同意“派有力之日本政治、财政和军事等各顾问和日本人参与改组中国警察机关，因为这可能转化成日本在实际上的保护”。
- ③ 沙查诺夫在2月9日（22日）第718号电中通知库朋斯齐，他同意他的作法

235. 外交部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备忘录*

第67号。

1915年2月9日（22日）

绝密

承蒙日本大使馆1915年1月23日（2月5日）致备忘录^①照会帝国外交部：除其他要求外，日本政府正设法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在南满之居住权和不动产占有权。倘若中国政府满足此项要求，则俄国政府认为自己也有权要求在北满推行这种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任何竞争及误解，最好对旨在消除两国在满洲一切竞争的俄日政治协定，补充若干新规定：缔约一方之国民不得在缔约另一方之范围内享有上述居住权和不动产占有权。”

倘东京内阁顺利接受上述关于补充协定之想法，则俄国政府对您通知此事将表示感谢②。

* * *

① 见第191页注①（即第141号文件注②——译者）。

② 该备忘录草稿附有第四政策司顾问卡扎科夫的记录稿，记录了沙查诺夫同本野及卡扎科夫本人同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馆参赞田附就此问题的谈话。此记录与沙查诺夫1915年3月2日（15日）致马列夫斯基和库朋斯齐信中专述此会谈的第二部分是一致的（见第377号文件），其结尾如下：“我告诉田附先生，本野男爵和他所作的解释与我们在2月9日（22日）备忘录中所致力之宗旨相符，就请他不要把我们的征询转告日本政府了”。

• 原件用法文写成，这里据俄文转译。一译者

241. 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致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电

/.电①

1915年2月10日（23日）

我国驻巴黎大使来电称：

“从我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之交谈中，我确信，法国政府尚未就日本要求进行交涉。除电报外，当地报纸均未就此事另行刊登任何专条。与远东有联系的银行甚至还欢迎日本在华获得新权利的欲望。大概法国政府将不会对此问题表示异议。（亚洲司司长谓，对法国来说，在日本全部要求中，最重要的一条系关于福建省的要求，然而，倘若承认1906年条约②，则法国政府并无异议）。

应立即将我们迫切要求的内容秘密知照法国政府，我们业已将其秘密知照英俄两国政府。倘我们惟独不知照法国，则我们只会引起法国的不满。故请准许我于适当时候知照法国”。

* * *

① 该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成日文，然后由日文译出。

- ② “1906年条约”一语是用铅笔另加的。原稿大概有误：系指1907年5月28日（6月10日）法日条约。（载Э.Л.格里姆：《有关远东的条约及其他文献集》，（“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альнему Востоку”）1927年莫斯科版，第170页）。

249.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五号。

1915年2月11日（24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近来，在此间所有政治问题中，唯一引起公众注目的是，自日本公使假满归任后，将一长单子日本对华要求面交袁世凯总统以来，日中关系发生了危机。

关于这方面此间所发生之全部情况，我已陆续密电谨呈尊贵的阁下。据中国外交总长云，日本要求全文现已通告在华有最重要利害关系的一些大国，据我所知，虽然日前外交部答应将全文秘密交与我，但迄今此间外交代表谁也未得到全文。

然而，据陆征祥业已告知我的情况足以判明，日本的某些要求，如中国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军事、财政等各顾问，日本参加改组中国警察机关，与我国之利益绝非无关。这些要求——特别是如果注意到日本人在实施其要求时惯用对要求条款随意解释的手法——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独立，有人对我肯定地说，日本人在向中国人口头解释该问题的某些细节时业已表露出这种倾向。因此，如果袁世凯确实决心彻底抵制日本人的某些要求，并表示决不容许朝鲜的遭遇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不奇怪的。大概总统期望他能比较顺利地摆脱目前的困境，然而总统的期望有何根据却很难说。最初中国人自认为有理由期望大不列颠的帮助，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也许他们还期望合众国的帮助，此间传说合众国同其他大国已开始就此问题交换意见，尽管此间美国公使并未得到华盛顿任何训令，证明这一传闻是正确的。然而我认

为，很可能袁世凯期望日本人最终会对中国政府准备作出实际上的最大让步而感到满足，从而放弃其最苛刻的要求；日本人并不愿采取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会使本来就不妙的日本财政更加力所不及，此外，亦会对日本人广泛的对华贸易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对华贸易对日本人至关重要。对日本的军事示威，甚至对日军在中国一些地方登陆，中国政府已有充分思想准备；日军并未遇到中国人的任何抵抗，但亦不会对中国人产生预期的作用，因为并不能迫使中国人对日本的全部要求一一屈从。

中国人大概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一张最大的王牌就是，日本在将其对华要求通知其他大国时，在通知单里隐瞒了一系列最重要的要求。北京政府认为，这种两面派行为现已众所周知，这必然把日本置于令人怀疑的境地，还会在某些方面限制其行动自由。据此，当地所有报刊，显然俱按照所提口号竭力强调上述情况，并希望看见日本在其行动中甘心情愿放弃那些在通知别国时未提到的那些要求。然而我认为，这种报刊攻势不仅不会达到其预期目的，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中国政府应当明智一些，在这方面应审慎行事，对目前之问题仍要审慎。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官方人士对日本采取之行动内心虽非常不满，但在此问题上却极为克制——所有远东英国报刊和所有有势力的英国在华商界都不无根据地认为日本的要求对自己的利益有很大危害，对日本的要求俱表示最强烈地反对，而对中国人则公开表示同情。这亦使日本报刊指责英国人对日本不友好有所借口，其中受到特别抨击的是以同情中国著称的驻此间英国公使J·朱尔典先生。

日中谈判至今尚无任何进展，双方在协商时仍然都表现得非常固执。

致诚挚的敬意

瓦·库朋斯齐

再者，外交总长顷派一名官员前来我处，他将随带的一份日本要求本文的英译本极秘密地交给了我。

见附件。*

瓦·库朋斯齐

- * 即日本公使日置益1915年1月18日递交袁世凯之文书。——译者

250. 外交大臣致驻巴黎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和 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电

/.电第768号 1915年2月12日(25日)

并转东京和北京。

关于我第526(525)号电^①。

日本大使业将其政府对华要求补充条款之抄件秘密知照我^②。无疑，亦知照了您的驻在国政府。

从俄国利益的观点看，上述要求中关于聘用日本顾问参加中国中央政府和在中国各地日中合办警察机关的条款是不妥当的，因为，满足这些要求，将把中国置于日本保护之下。至于租让扬子江铁路和对福建省内企业吸收外资有权监督之要求，我已向日本大使表示，关于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应事先与英国和法国达成谅解。

请将我们对日本补充要求的看法，秘密告知外交部长，并弄清他对此种看法是何态度^③。

沙查诺夫

① 这两份电报分别向巴黎和伦敦转发了库朋斯齐第53号电(见第159号文件)。

② 见第324页注①(即第249号文件附件注②—译者)。

③ 本野于2月12日(25日)电告加藤(该电已为俄国外交部破译)，沙查诺夫在答复日本备忘录(见第324页注①，即第249号文件注②—译者)时表示，希望修改第1条，此条“给人以日本想控制中华民国的印象”，并声称，关于其他条款“他无特别异议”。

253. 驻伦敦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29号①。

1915年2月12日(25日)

并抄转巴黎。

尊电第305号②和第495号③均悉。

日本对华提案已成为尼顾逊、康邦和我交谈的话题。尼顾逊回答康邦说：日本政府根本未向英国政府提出过这个问题，英国外交部也不可能对日本的全部要求逐一加以研究；认清日本的实际立场很重要，当初觉得这一立场仿佛是坚决不变的，然而日本政府随后却一再补充自己最初的绝密照会，并主动说明原因，有意和解，把问题化小。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拟暂持观望态度，而不忙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肯多夫

* * *

① 据俄国驻伦敦大使馆档案室存稿刊印。

② 见第148页注②（即第111号文件注①一译者）。

③ 沙查诺夫在第495号电中将其第468号电（见第150号文件）转告伦敦。

• 原件用法文写成，这里据俄文转译。——译者

260.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15号。

1915年2月13日(26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除了我今日第54号电①外，谨报告如下：

昨天我会晤外务大臣时，曾向他询问对华交涉的进程，并请他注意报刊上有关日本对华补充要求的种种报道。

加藤男爵答称，谈判正在心平气和地进行，不过离结束尚远；他虽不是悲观论者，但他预料到，日本要求的某些条款会遇到不少困难。然而日本政府认为必须提出这些条款。不过，目下日本

人尚未就答复一事向中国提出任何期限，他们期待着袁世凯的明智。加藤补充说：“当然，我们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这次谈判”。

至于补充要求，外务大臣于本月16日已概括向我说了说（第42号电）^②，他完全明白，中国人及其谋士们散布夸大、歪曲日本要求性质的谣言，已对谈判进程产生不良影响。中国人欲赋予日本要求这样一种性质，日本企图把中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从而使日本政府的目的落空。外务大臣从北京得到的一些消息，使他有理由认为，中国人不仅倾听外交代表辛慈先生的意见，而且还听另一些北京政府暗中鼓动者的意见。加藤男爵当时提到了莫理逊和辛博森。

照外务大臣的论点，补充要求是很局部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在他就任时业已产生，这些补充要求有七条；倘若您欲了解这些补充要求的内容，加藤已饬令本野男爵将这些要求的扼要内容秘密知照阁下^③。我问，日本政府为何不把补充要求公诸于众以消除误解？外务大臣答称，那会违反外交惯例。他还说，关于美国干预谈判的传闻并无根据。他已把日本所提要求的抄件知照此间美国大使，并主动向他作了一切必要的解释。

我据外务大臣所谈，记下上述七条内容（我在第54号电中已对这七条作了明确的转述）之后，又请他向我作一些解释，对此，他欣然允诺。

1、关于日本顾问在北京中央政府任职一节，加藤男爵说，日本绝不像中国人所散布的那样，要求委任这种顾问的特权，只不过要求日本人与其他外国人平等而已。目前北京已有各国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日本希望与聘请其他外国人一样，也聘请日本人担任这类职务。

2、用日本经费在中国开一些学校和医院。日本想获得经营管理这些设施、逐步扩大其数目的权力和这些设施的不动产权；日本还想获得图谋已久的设寺院的权利。

3、改良警察官署的问题并不像中国报纸所报道的，涉及整个中国，它只涉及那些日本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如南满。在这些地区日中合办警察官署或吸收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充任警察，必将有助于及时防止以前屡次发生的冲突。

4、目前大部分生产枪、炮、弹药的中国军械厂全由德国人开设，其中有《克虏伯》。还有英国的维克斯公司各厂。此间一些军械厂所能生产的军械已超过日本军队的需要，故日本政府欲供给中国一部分枪械和其他炮兵装备。日本政府要求北京，或由中国人承允，向日本订购其所需半数以上的军械，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的军械厂。

5、日本力求获得：（1）九江——武昌，（2）南昌——杭州，（3）南昌——潮州各线路铁路的建造权。我问：英国人对日本要求在扬子江附近^④建筑一条由扬子江通往南方的铁路，是何态度？加藤答称，英国业已知道日本这一计划。

日本希望的第6条涉及福建省，系中日旧约的发展。据外务大臣说，鉴于日本在该地区有特殊利益，故希望在那里获得对铁路企业、采矿和港湾改造投资的优先权。

末了，关于佛教布道者布教活动的第7条，日本人希望日本布道者取得与耶稣教传教士同样条件。

最后，我问加藤男爵为何把上述补充要求分出，作为单独一号，而不与他在公历2月2日备忘录（见我第25号电）^⑤中所转告的条款放在一起，加藤的回答相当含糊。从他的话中可以断定，最初提出的四项要求均含有政治性，自应作为政治条约的项目，而目前所补充的要求大部分是以前长期交涉过的局部问题，故不打算将其列入任何正式外交文件^⑥。

我个人认为，除比较重要的问题外，这样划分还包含另外的差别；大概，第二类补充要求不具有预先决定日本今后对华政策的作用。无疑，北京政府接受日本前四项，特别是有关山东、南

满和内蒙的要求，也为完全接受其余各条协议打下了基础。

致诚挚的敬意

尼·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2月13日(26日)第54号电中报告了日本补充要求的内容,2月11日(24日)备忘录业已将这内容照会沙查诺夫(见第324页注①,即第249号文件附件注②—译者)。
- ② 见第209号文件。
- ③ 见第324页注①(即第249号文件附件注②——译者)。
- ④ 原文如此。
- ⑤ 见第141号文件。
- ⑥ 参照日本白皮书(第1页)所载1914年11月20日(12月3日)给日置的训令。

• 德国驻华公使。——译者

261. 驻伦敦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39号①。

1915年2月14日(27日)

续我第...号电②。

第768号电③悉。

昨日,尼顾逊再次谈起英国对(日本)对华要求之态度问题。他请我明确指出,由于顷接日本大使馆竭力降低和限制各项要求之说明,外交部迄今对日本及中国均避免以任何方式表示意见。这些说明使英国政府对日本的真实意图获得了确切概念,在随后得到了您第768号电后,我业已把电报内容知照尼顾逊,为此,他请求向您热烈地表示感谢④。

◆ 本肯多夫

* * *

- ① 根据俄国驻伦敦大使馆档案室存稿刊印。
- ② 原稿未标号。看来应是第129号电(见第253号文件)。
- ③ 见第250号文件。
- ④ 伊兹沃尔斯基在2月14日(27日)第101号电中报告,德尔卡塞“还来不及讨论日本的补充要求,故现在还不能就其实质发表明确见解”。

• 原件用法文写成,这里据俄文转译。——译者

364.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36号。 1915年2月28日(3月13日)

关于米勒尔第425号电^①。

尽管外交总长屡次对我允诺，总统本人也已表示，恰克图的中国代表仍顽固地坚持修订通商课税条款，故我认为，最好向中国人声明：倘若他们拒绝接受我们定稿中的该项条款，我们就停止谈判；不待言，迄今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亦将失去任何意义。此外，必须十分明确地向中国人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同意根据原来的方式恢复北京谈判，无疑，中国人是期望恢复的。我认为，当此中日发生纠葛之关头，我们甚至不需诉诸强制手段，而发表这样一项声明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②。

库朋斯齐

* * *

- ① 米勒尔在2月27日(3月12日)第425号电中报称，中国代表同意接受通商条款，其条件是：1) 确定课税范围；2) 删去有关日后增税之论述；3) 中国工人和手工业者免课捐税。
- ② 尼拉托夫在3月2日(15日)第1167号电中告知库朋斯齐：“关于裁判权问题，关于电讯设施所有权及内蒙问题，中国代表无疑亦表现得同样顽固。如果因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采取威吓手段、中止刚刚在另一个基础上恢复的谈判，那就意味着这种威胁失去意义”。建议库朋斯齐按照(外交副大臣致米勒尔的)第1168号电向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

365.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致日本驻 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

/.电^① 1915年2月28日(3月13日)

关于对华交涉之进程，我已致第106号电告知您。会谈虽已进行多次，但我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某些条款，尚未被接受。帝国政府认为，在此问题上必须施加压力，日前已饬令我国驻北京公使赶紧交涉，同时提前派遣一部分师团去满州换防，目前驻在满

州的师团虽返期已近，但不撤回，延至何时未定。占领山东的部队原拟于4月份撤回，现已决定原部队与新派的占领部队同时留下，因而实际上山东将驻扎更多的师团和（其他师团）。这些师团和其他师团将于3月16日和17日乘船出发。

机密。

3月11日，英国大使来我私邸拜访，我已将此事秘密告知他。因派出上述军队，事情变得尖锐起来，英国大使问我，此举之目的是否要造成一种压力。我答复说，没有这个目的，因为尚不知道袁世凯将如何答复。大使又问，他是否可将此事电告本国政府，我对此回答说，如果他将此事仅仅电告爱·格雷爵士，则我并不反对。

上述情况仅密告您。并请转告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大使。

* * *

① 该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成日文，然后由日文译出。

377. 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 和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函

函第120号。

1915年3月2日(15日)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先生阁下：

日本大使通过递交备忘录向我们介绍了日本政府对华要求的全部实质，兹寄上抄件①

在研究这些要求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倘若中国政府满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满州和内蒙势力范围内的要求，我们亦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使我们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和特惠。此时特别引起我们关注者，是日本政府正力求在南满获得任意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问题。无疑，由于屡经宣布在该区实行门户开放原则，倘若日本政府获得上述权利，则这种权利不只是扩大到日本人，亦要扩大到俄国人和所有外国人。连日本大使也向我们承认这种解释是正确的。照这种解释，如果我们在北满得到上述任

便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我们没有同别国签署的专门协议为依据，就不能拒绝他们的臣民使用这些权利。然而，无可置疑，日本人将广泛使用此项权利，可能比俄国还要广泛。出于这些考虑，我们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划分满洲活动范围的俄日协约^②中，再补充一条规定：缔约一方不在缔约另一方之范围内利用任何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我们已决定向日本大使作这方面的试探。

从我们同本野男爵和日本使馆参赞田附先生的交谈^③中可以看出，照他们的看法，至少，在目前，即俄日之间拟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合作之前，不要期望东京内阁签订这种补充协定。本野男爵表示耽心，在其国内的社会舆论对剥夺日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土地占有权^④表示不安的情况下，如果答应商议我们上述提案，则会使日本政府处境难堪。不言而喻，由于俄日两国间有禁止外国租借满州的协定，日本人不可能觊觎北满的大面积土地。但是，倘若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在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地区获得居住权，则日本人亦认为自己有权在附属地以外地区居住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住房、店铺，仓库等等。

不过，此间的日本代表认为，如果我们意识到，在北满享有任意居住权和不动产占有权者，主要将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人。因而，即使日本政府在南满及毗邻之内蒙得到此项权利，我们亦不向中国政府（在北满）要求此项权利，则在日本谁也不会指责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不在我国势力范围内建立这种对我们邻国比对我们自己更为有利的制度，那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应将上述情况通知阁下，供您个人知悉。

致诚挚的敬意

沙查诺夫

* * *

① 见第191页注①和第324页注①（即第141号文件注②和第250号文件注②——译者。）

② 系指1907年7月17日（30日）俄日协约和1910年6月21日（7月4日）俄日协

约之秘密部分。

③ 见第308页注①（即第235号文件注②一译者）。

④ 最初采取的措施与1906年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颁布法令，禁止日本儿童进入国立学校有关，其目的是反对日本人移入加利福尼亚。该法令曾引起日美两国政府的交涉，结果，于1907年缔结了“君子协定”，根据协定，准许日本儿童重新入学，但禁止日本人由夏威夷群岛移居美国。随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性法令，而1913年5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无权成为美国公民之外国人（指日本人）亦无权占有土地，土地租借权仅保留三年。

392.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9号。

1915年3月4日（17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在2月26日（3月11日）第127号密电①中所述及的日中交涉情况，自那时以来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双方仍各持己见，中国人已对某些条款提出妥协议案，而日本政府尚未答复。

唯一达成圆满协议的问题是，关东租借地和南满、奉安两铁路合同展至九十九年。此项条款的定稿，中国外交总长和日本公使已经拟好并且草签。与此同时，原协定中关于三十六年后中国可赎回铁路的规定已完全取消。

陆征祥先生派秘书前来敝处将上述情况密告本人，并转告我说：中国政府十分愿意俄国对东清铁路享有现今日本对南满和奉安铁路所享有的特权②。

日本政府认为，因谈判未能十分迅速而顺利地取得进展，故打算对中国人施加某种压力，使北京、天津、南满、山东和汉沽的日本驻屯军提前换防，而应撤回的日军仍留原处，实际上暗中加强在华日军。然而这种示威未必对北京政府产生预期影响，为使北京政府对所提要求完全屈服，日本将不得不下决心采取更有效的影响措施。

致诚挚的敬意

瓦·库朋斯齐

* * *

① 见第350号文件。

② 后来，库册斯齐在4月15日（28日）第19号急件中报称，据陆征祥说，中国人已同意关东半岛租借期限及南满和安奉两铁路合同期限展至九十九年，并使日本作出了“让步，九十九年为期并非如日本人所要求的，自日中新约签订之日起，而是自上述租让合同最初生效之时起”。库册斯齐由此推论：“倘若日本人所取得的与自己有利的租借期限展期扩大适用于我国中东铁路，则中东铁路合同有效期将比原期限延长十九年”。

416.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89号。

1915年3月10日（23日）

并抄转北京。

中国。

加藤证实：美国国务卿布莱恩曾就日本要求（通讯社业已电告）一事照会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秘密告知我，长达二十页的铅印美国照会已寄往东京^①。但加藤据珍田来电可能断定：美国照会具有善意地请求对日本要求的某些条款予以解释的性质。据加藤云，这些条款是：

- 1、日本在福建之特权。
- 2、为中国军队制造武器。
- 3、合办警察。
- 4、派任日本顾问。
- 5、中国允诺，所有沿岸和水域不让与他国。

虽然加藤等收到美国照会正本后才能作最后答复，但他昨日已饬令珍田预先向美国国务卿作下述解释：

1) 日本要求在福建之特权，主要是想消除他国在该省获得特别优惠之企图。如几年前美国人曾要求租借面对福摩萨*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三沙岛^②。

2) 关于制造武器问题，似乎想按中国现有成例合办军械厂，并无恶意。

- 3) 合办警察仅系南满地区。
- 4) 聘请日本顾问一事，并不强求中国，仅系劝告。
- 5) 中国允诺，所有沿岸港湾和岛屿不让与外国，对日本亦然。

然。

业已将这初步答复知照驻此间美国大使。

马列夫斯基

- * * *
- ① 马列夫斯基在1月15日(28日)第16号电中曾报告说，日本外务省已于前一天委托“美联社”人员将关于日本要求(事项)的正式声明电告纽约，并且指出，日本要求中没有任何一项“1) 侵犯中国主权，2) 与其他大国之势力范围相抵触”。马列夫斯基把这些情报同得自“可靠来源”的消息作了对照，据“可靠来源”的消息，大约两个月以前，就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明确示意袁世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可能指望北美合众国的任何积极帮助。
 - ② 库朋斯齐据“来自日本”的消息在3月13日(26日)第162号电中报告说，日本人愿意放弃在福建的特权，其条件是美国人亦将放弃“大约一年前纽约造船公司所获得的三都澳港口、船坞承建权，日后亦不得在上述地区要求这类权利”。库朋斯齐解释说，日本政府提出这一条件是因为耽心三都澳可能成为进攻日本的良好基地，而菲律宾群岛则不是这种基地。——他在该电中又说，鉴于英国提出抗议，日本人已决定放弃建造南昌—杭州铁路的要求，“而打算要求建造南昌—福州铁路及福州—杭州支线和福州—潮州铁路”。

• 即中国台湾省。—译者

436.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致日本驻 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

电①

1915年3月14日(27日)

3月18日《曼彻斯特卫报》增刊顺便刊登了2月20日北京通讯，这篇通讯逐字逐句转述了我们对华要求内容的本文，我业已将本文通告英、法、俄、美大使，并通过我国驻北京公使通告四国驻华公使。这份内容概要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交与了各大使和各公使，并未公布，亦未通告他们以外之任何人。

请将这一情况知照驻在国政府，要求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上

述通讯没有任何根据，并请设法尽可能进行调查。同时声明，我们业已向其他有关政府提出同样请求。

结果如何请电告。

请将上述训令转告我驻巴黎大使和驻伦敦大使。

* * *

① 该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成日文，然后由日文译出。

592.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29号。

1915年4月9日(22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国驻北京公使业已将3月18日(31日)第13号紧急密件^①告知我，从密件副本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对日交涉中指望美国国务卿致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的照会能对东京内阁发生影响。四等文官库朋斯齐在其致阁下4月4日(17日)第195号电和4月6日(19日)第201号电^②中亦报称，中国人对美国驻北京公使向外交部一位参事发表的口头声明感到极为高兴，声明略谓：美国政府仍然履行自己关于中国独立和完整的诺言，并且表示相信：日中交涉不会侵犯其他大国之权利。据公使云，中国人认为美国这项声明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迹象。

据我在此间所收集的情报，可以认为，中国人之喜悦心情并无可靠根据。

美国国务院照会(我在第89号电^③中曾报告，照会业已发出)日前东京业已收到，此间外务省也已作了研究。加藤男爵的意思，这份照会实际上并不要求答复，因为，在向东京发出照会之前，珍田已就照会中所触及的问题向布莱恩作了全面解释。这番解释大概使联邦政府感到满意，故对来照大概只要从这里发出一个“业已收悉”形式主义的复照就可以了。

至于美国在北京发表的声明，我国公使在第195号和第201号

电中已经报告，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可以断定，中国人对声明的解释不十分恰当。问题在于格思里在此间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芮恩施在北京所发表的那个声明作了补充，使之成为一个保证性声明，略谓：美国人不在福建省寻求租借地，并静待日中谈判的结束。美国大使这项声明在此间极为恭维，证实美国无意干涉或影响日中谈判，只不过友好地提醒缔约双方注意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般准则而已。

格思里先生在去度六个月假期的前夕，以极其友善的方式发表了这项“学院式”口头声明，从外交观点看，对此项声明的评价未必高于其实际价值。日本人认为，声明中非常重要之点不过是美国不在福建谋求类似“伯利恒”公司租让合同的特惠，况且格思里先生已向加藤男爵表示，倘若需要，愿就此发表一项书面声明。

所以，中国人若把美国声明理解成间接允诺在目前谈判中给予中国外交支持，则他们显然判断错了。由于有这种估计，中国人在与日本谈判时如果表现很难达成谅解，则是很危险的。

据报界消息，因中国人拒绝商议日本第五号要求，日置公使与陆总长之谈判遽然中断。

您从最近的电讯中可以看到，上述消息使日本社会舆论极度不安，且使散布日本将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和准备三支舰队作海上示威的流言有所借口。

致诚挚的敬意

尼·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 * * *
- ① 库朋斯齐在3月18日（31日）急件（参照第16页注①，即第422号文件注②—译者）中指出：“近来，中国人显然很振奋，大概他们期望免于接受对他们来说最苛刻的日本要求”。库朋斯齐解释说，之所以产生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期望美国照会对日本政府发生影响。
- ② 在外交部文书案卷中尚未发现第195号电。大概指4月4日（17日）第194号电。库朋斯齐在该电和4月6日（19日）第201号电中报告称，美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外交部一名参事发表了一项非正式声明，略谓：“在对日交涉中其他大国的条

约权利将不受侵犯，交涉所产生之结果将使双方满意”。此外，公使还表示：“美国政府在任何一项照会中都不会放弃其关于中国独立和完整之意见。”

③ 见第416号文件。

685.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 急件第33号。

1915年4月22日(5月5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在第137号电^①中业将今日大岛将军代表陆军大臣就向我国出售日本库存枪械事发表的声明呈报阁下。驻朝鲜总督寺内伯爵当时在座。

还在昨日，当我约请寺内将军进早餐时，他派心腹田中将军预先密告我，不要指望陆军大臣和副大臣（我同时邀请了他俩）对枪支问题立即作出答复，寺内伯爵坚持至少要向我们出售十万支步枪，并希望他所坚持的主张在目前紧张时期过去之后得以实现。

陆军大臣冈将军未能应邀前来，因为他一整天都在参加因中国危机而举行的内阁成员暨元老特别会议。而副大臣大岛将军在敝处待到午后三点钟，他当着寺内将军的面向我讲了下述情况：日本陆军省真诚希望援助我们枪支，但此事需经全体元帅充分讨论和批准；争取尽快解决问题，但因某些情况，须待两周以后，始能给予确定答复。

我回答大岛将军说，俄国军事部门对日本军事当局之美意和业已给予我们的帮助非常感谢，但枪支问题是非常急迫的问题^②，明了我们此时能否得到枪支对我们至关重要。看此情形，我们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以保证我国新编部队的武器装备。对此，我又补充说，为保证俄日亲近政策取得成功，在目前共同对敌斗争中建立军事上的“兄弟关系”非常有益，日方在供应我军所需武器方面，可予广泛协助。

大岛完全赞同我的意见，接着用其半通不通的德语谨慎地对

我谈起日本所经受的政治危机和行将举行的议院会议，届时内阁必须向国民代表报告内阁的行动。他的谈话相当费解，不过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军事部门担心，一旦发现把不准动用的枪支出售给我国，会使陆军大臣和全体内阁成员在议院面前感到为难。本届内阁的反对派可能不无根据地指责政府说，当此中国的纠葛威胁日本的困难时刻，政府要削弱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指责将是颇有分量的，故内阁将向议院提出新建两个师的计划，必须建这两个师恰恰证明防御手段的不足。

尊贵的阁下从上述可以看出，在日中争执解决之前和本届内阁的政策被议院会议通过之前，期望日本人对我们关于武器的请求给予圆满答复是不可能的。倘若日中冲突不用武力便可消除，而议院会议又顺利进行，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期望我们的请求得到满足，否则，对此希望甚小。

致诚挚的敬意

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 * *

① 即4月22日（5月5日）电。

② 4月27日（5月10日）亚努什克维奇写信给苏霍姆利诺夫，谓：“关于弹药问题是注定要发生的。枪支弹药问题——象征着流血”。数日后，他又写信说：“非常希望谢·季·沙查诺夫给予帮助，使他能亲自与本野男爵商谈并通过东京的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说服日本陆军省。这是我们大本营里日本人的建议”。由于“对弹药之需求正在普遍增加和大声疾呼需要武器”，亚努什克维奇建议，对“不用鞭子赶就不走的盟国”，施加一点压力。（载《红档》第3卷，第58—60页）。

709.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

/. 电第2132号①。

1915年4月25日（5月8日）

关于特拉乌特绍利德第140号电②。

我们不打算参与日中战争。故中东铁路应保持中立，其附属地亦应看作中立地区。对隐匿在该区的日本人，应容许避难并于

保护。

沙查诺夫

- * * *
- ① 系文件副本。
- ② 驻哈尔滨领事特拉乌特绍利德在4月23日(5月6日)第140号电中报称：日本驻宽城子领事提出，一旦日中发生战争，请求向宽城子日本居民提供空闲营房，并请求训示，他是否有权答应这项请求。

713.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46号。

1915年4月25日(5月8日)

中国。

美国代办送我一份华盛顿来电，内称，美国已向俄法英三国建议，共同向东京和北京提出友好而严肃的忠告，不要匆匆忙忙谈判，而应力求使谈判圆满结束。代办奉命把美国政府业已采取的行动通告首相和外相。因该电被耽搁四十八小时，代办于今日，即最后通牒业已提出之后才收到，故他认为已没有机会向加藤提出这份电报了，只不过同大隈作了一次显然是学究式的交谈。代办问，我是否获悉美国驻彼得格勒大使已向俄国提出建议，是否已受命向东京政府发表有关声明。我答复说，尚未获悉美国采取行动，亦未奉到任何这类命令^①。

马列夫斯基

- * * *
- ① 1915年4月25日(5月8日)华盛顿发布政府公告指出：1)美国仍坚持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不受侵犯的政策。2)美国唯一关心者，是日中谈判取得使双方满意的结果。3)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中国根据条约使美国政府享有的权利，或否认美国使中国和日本享有的权利(《外交部公报》，1915年第3册，第262页)。

725. 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电第2165号^①。

1915年4月27日(5月10日)

并抄转华盛顿和北京。

第146号电^②悉。

4月25日（5月8日）美国大使转告我，联邦政府拟对东京采取行动，以提醒日本政府必须对中国持温和态度，联邦政府请求对此项行动予以支持。

我回避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指出俄日之间存在着同盟关系。我又说：据我所得到的消息，早在对中国人发出最后通牒以前，中国人私下告知日本公使，同意日本政府的要求，而他们提出的保留条件，同东京内阁以最后通牒形式对这些要求所作的修改是一致的。

因此，应该认为，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可以防止。

沙查诺夫

① 石印副本。

② 见第713号文件。

746.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20号。 1915年4月29日（5月12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关于日中危机最后阶段的情况，我已连致密电呈报阁下，因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日中危机业已告竣。

当得知《路透社》电讯首先刊登的日本即将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后，中国政府对将要出现的情况极为惊恐，企图防止难免的打击，遂推翻自己以前的声明，通知日本公使称，中国对日本最后修正案的答复不是最后答复，还可能修改。当时此种尝试并未获得任何效果，而日公使已暗示中国外交部，他已接到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训令，一外交次长曹汝霖先生赶往日使馆，奉命宣布，除第五号内关于聘请日本顾问和向日本订购半数以上军械两项对中国人最苛刻的条款外，中国同意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但日本公使却断然拒绝商讨中国次长的议案，并且声称，他将于次日出示最后通牒，这使中国政府深陷绝望之境。中国政府预料，

日本将要它完全接受其全部要求，甚至坚持要按日本的训示立即聘请一些顾问，此外，中国政府亦完全明白，自己无力，亦不可能对日本人作任何反抗。因此，当中国人据日本最后通牒及其附加说明之原文确信，除中国人已接受的有关福建省之要求外，日本政府业已同意，第五号各条留待日后协商时，感到异常高兴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人为这一比较有利于他们的转变所鼓舞，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这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相当温和的要求不是立即表示同意，而是开始盘算如何获取日本人尽可能多的让步。最后通牒提出后，总统立即召集会议，因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军方坚决主张拒绝日本的要求，会上未能通过任何决议。是晚，外交部一位秘书前来造访，奉外长之命就接受日本的要求是否可附加某些条件一事询问我有何意见和建议。我答复说，最恳切地劝告中国尽快借日本突然表示愿对中国作某些极重要让步之机，立即同意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免日本人借口不满意中国的答复而着手采取强制手段及嗣后扩大其要求范围。为充实我的论据，我援引了恰在此之前收到的帝国驻日大使4月24日（5月7日）第142号密电^①，皇室侍从长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在该电中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据我所知，中国人亦曾请其他国家代表，如法英代表出谋，他们答复中国人的意思与我相同。在最后通牒提出后之次日，总统召集了第二次会议，终于通过决议，无条件接受最后通牒。中国对通牒答复的措词还遇到了某些阻难，因为日使馆要求事先阅看该答复本文，并要作某些改动，坚持要在本文中添入目下尚未解决的第五号要求仅仅留待适当时机协商。外交次长多次往返于外交部和日使馆的交涉终于圆满结束，遂于星期天凌晨一点，外交总长把文字上作了如此改动的答复交于日本公使。两国政府间的协议应完成手续和系结，议定书的最后签署，现在只等日本公使收到日文文本了，这个文本目前东京正在拟定。

骤然看到日本公使拒绝讨论中国外交次长的议案似乎令人不解，该议案作出的让步远比次日最后通牒所要求的让步要多，我从可靠方面获悉，其原因是日置先生在得到最后通牒原文前，并未立即递交中国人，他电致东京称，没有必要放弃第五号要求，若允许他把第五号列入最后通牒，则中国人将不得不对第五号要求表示同意。然日本政府就此问题训示日置说，通知他的最后通牒全文，业经天皇批准，他应把最后通牒原封不动地递交（中国）。此外，同日置先生交谈时，外交次长曹汝霖先生所表示的意见大概不甚明确，他以个人名义作的口头允诺又出尔反尔，这些情况亦起了某种作用。最后，至于国内政治方面的理由自不待言，日本政府已将其致中国的最后通牒通告列强，照日本政府的看法，这个事实可能成为必须出示最后通牒的理由。

至于促使日本对第五号要求作如此重要让步之原因，一般说，是因当时日本担心第五号要求引起其他大国，尤其是英国对自己过于反感，担心欧战结束后，自己目前在华所取得的特权或许有丧失的危险。很多人推测，英国政府是否在这方面对东京施加了某种压力，现尚无确实根据，但从我的英国同事话中（他在这方面极为审慎），可以断定，伦敦内阁在这方面的确采取了谨慎措施^②。

由于英国采取了行动，当然日本在华会得到极为重要的利益。自然，日本一定会以它特具的巧妙和不择手段充分享用这些利益。但与此同时，日本所获得的外交胜利对日本显然有某些不利之处。未提出任何郑重的理由便对中国进行如此粗暴而强力的镇压，这已引起各地极大愤怒和痛恨，以致日中结盟谈判中顿了很久。刻下各界人士对日本的憎恨已如此之大，应当预料到，将会对日货进行虽不公开但非常有效的抵抗，这可能使日本工商业付出数百万代价。日本的行动方式也激起远东外国集团的舆论反日，日本的欲望对它们的工商业利益也是直接威胁。此间所有外国报刊所刊载的俱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这些报刊显然忠实

地表达了远东实业家和远东英国官方的意见。据共同的想法，凡此种说明，日本近来的行动将使英日同盟遭受致命打击，而英日同盟本来就不巩固和没有诚意。无疑，欧战结束后，日本对这一情形势必予以严重注意，我在前几次报告中业已指出，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情形可能轻易导致日德接近，而德国在这方面已预先明确表示好感^③。

随后，在分析日本从中国获得的特权对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将产生何种影响时，我认为可以断定：其实后者不会直接受到损害。别看日本一切如愿，但它并不能使中国中央政府屈服于自己的势力，无疑，这对我们亦是极其危险的。日本的势力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而日本在南满取得的优惠，则可作我们要求在北满获得同样权利的根据。此外，我想我们可以利用中国政府许日本在东部内蒙古享有的某些特权，作为加强我国要求的附加理由，这些要求是作为我们从阿尔泰地区撤军的条件而提出的^④。

在整个日中交涉期间，我对谈判始终谨慎行事，这一点我已于本年2月7日(20日)第75号密电^⑤中叙及，并得到帝国政府赞许。我在适当时候向中国人表示同情以及我将所获得的情报转告他们，得到他们特好别评。总统和外交总长为这些微小的帮助再三诚挚地向我致谢，让我随时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在危机顺利解决之后，袁世凯立即两次派人向我表示其真诚谢意，感谢我们在如此困难的情势下同情中国。总而言之，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此刻，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比俄日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友好。然而，所有这些丝毫无损于帝国使馆与日本使馆间的良好关系，我经常与我的日本同事亲切地仔细交换意见。在最近交涉期间，我多次把日置先生想知道的情报，在他从其它途径得到以前便告诉了他，中国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次日，日本公使前来造访，对我在整个日中危机期间持同情态度表示感谢^⑥。

在结束本报告时，我认为应将刊登日本最后通牒^⑦英译本的剪报以及所附说明书^⑧，日本最后提案^⑨和中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⑩俄译本一并附呈阁下。

致诚挚的敬意

瓦·库朋斯齐

- ① 马列夫斯基在该电中报告了陆军武官所得情报——在华的远征军有三个半师，拟再增派两个全部武装的新师，同时指出：“如果中国人想避免军事占领的严重后果，他们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 ② 先前马列夫斯基在3月7日（20日）第87号电中报称：“由于日本要求租借扬子江流域的铁路，英国大使已奉命将该铁路租让合同抄本交与日本政府，该租让合同是英国早先在中国南方得到的。”
- ③ 见第533号文件。
- ④ 见第1卷第508页注4。
- ⑤ 见第230号文件。
- ⑥ 1915年5月13日（26日）日中签订协定，计条约二件（关于山东省及南满和东部内蒙古），换文十二件（载《外交部公报》1915年第4册，第57页及以下几页）。
- ⑦ 见附件。
- ⑧ 说明书提及对4月13日（26日）协议草案作了文字上的修改。——见第652号文件（载日本《白皮书》，第69页）。
- ⑨ 见第652号文件。
- ⑩ 参照第722号文件。

755.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52号。

1915年4月30日（5月13日）

第2175号电^①悉。

获悉英国大使已奉命转告日本外务大臣，大不列颠政府对中
国谈判取得圆满结果正式表示庆贺，今日我会晤外务大臣时，向他
表示了我个人的祝贺。他的让步态度已消除了令人不快的远东危
机，相信您会对他的这种态度作出正确评价。加藤对我们在这次
谈判期间给予日本的道义支持表示感谢，他特别满意地提及俄国
报刊对日本的同情态度。我趁大臣心绪良好，同他说起枪械一事，
他抱歉说，近来把精力都放在中国危机上了。他回答，一见到陆

军大臣便提醒他注意我们的请求。

马列夫斯基

* * *

- ① 沙查诺夫在4月28日(5月11日)第2175号电中向马列夫斯基转告了库达舍夫4月27日(5月10日)第233号电的内容。该电略谓,因中国已接受日本最后通牒,大本营日本军事代表表示:“现在日本完全可为俄国效劳了”。

759. 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电第2236号。

1915年5月1日(14日)

第152号①。

我认为,您务必设法与外务大臣和军界顺利解决向我国出售枪支弹药问题。②同时您可利用我国对日本表示的友善态度,拒绝支持美国政府的建议,我在第2165号电③中业已将该情况告知您。

沙查诺夫

* * *

- ① 见第755号文件。

- ② 马列夫斯基会晤加藤后,于5月4日(17日)以第161号电向沙查诺夫报称:“关于这一问题,从当时、尤其是从此刻的情况看,我担心,我方在武器这个微妙问题上表现得异常坚决,可能使日本人向我国提出某些意想不到和完全不能接受的要求作为请求帮助的交流条件有所借口。”

- ③ 见第725号文件。

764.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153号。

1915年5月1日(14日)

并抄转北京。

中国。

我问,关于在行将签订的日中条约中将包含秘密条款传闻是否属实,加藤答称,这将对不得公布的议定书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该议定书将责成中国政府提出应适用于南满日本臣民之警察法令和税课,而这些警察法令和税课须先经日本领事同意。中国人对把此项义务列入公开协定感到不快。

马列夫斯基

786.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36号。

1915年5月5日(18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业已奉到阁下电示——与外务大臣商谈枪支一事时，可指出我们在日中谈判期间对日本表示的友善态度^①，昨日会晤加藤男爵时，我详细叙述了我们给予日本的友好帮助。大臣听完，显然很满意，他告诉我，他已从本野男爵的报告中得知您对美国大使的答复^②。他嘱我向您转达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拒绝美国政府关于干涉北京谈判的建议，感谢我们在过去危机期间给予日本的道义支持。

同时，加藤男爵还把美国采取行动的一些细节告诉了我。原来，在通告彼得格勒、巴黎和伦敦之前，在日本对华提出最低要求一事为人所共知之后，国务卿布莱恩曾召见珍田大使，预先通知他，美国拟向东京提出友善的忠告，切莫把对华关系搞得尖锐化了，提要求要适可而止。珍田当即回答布莱恩说，联邦政府采取这项行动在北京已人所共知，其作用可能与华盛顿政府的良好愿望相反，因为美国对东京采取的行动无疑将被中国解释为鼓励他们不作让步。实则日本已毅然决定把谈判进行到底，绝不放弃其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美国国务卿用心听完日本大使所言之后，思考片刻，答称，他已向东京友好地提出要适可而止。还请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这一提议给予支持。众所周知，联邦政府的建议不仅被我们，而且亦被巴黎和伦敦所拒绝。但美国的意图已为北京所知悉，谈判立即向不利方面转化；中国人变得更加固执，甚至连以前的某些口头允诺亦不承认了。据加藤男爵云，此种情形是促使日本政府急忙向中国下最后通牒的主要原因。

然而，美国此举受挫并未使华盛顿的外交官得到启示：国务

卿布莱恩仍飭令此间美国外交代表知照加藤说，日中协定，凡妨害美国利益及利益均沾原则者，美国概不承认。加藤男爵拒绝解释美国国务院这项声明，把它称之为“厚颜无耻的”声明。日本根本无须美国对日中条约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加藤补充说，日本内阁业已将北京谈判的全部情况知照其他有关国家，同样也知照了华盛顿政府；但国务卿布莱恩在其书面声明中指出中美订有长达二十页的维护美国利益的条约，在声明末尾还补充说，因南满、内蒙和福建均“接近日本国土”，故美国不干涉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加藤虽认为这种论证在地理学方面是令人怀疑的，但他并不反对这种论证，因为，它给日本带来了所期望的结果。

外务大臣谈起美国外交总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说，由于穆尔^{*}去职，在美国国务院没有谁熟悉外交问题和外交技术了。

从他的话中我可以断定，他认为，美国这项对日声明不要求答复。

致诚挚的敬意

尼·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 * *

① 见第759号文件。

② 见第725号文件。

* 穆尔：美国外交家，1914年3月辞去国务院参事职。——译者

57.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39号。

1915年5月21日（6月3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虽然日中新协定^①尚未正式公布，此刻就得出结论说签订该协定对日本具有政治意义还为时尚早，但应该看到，北京谈判过程本身在此间已产生影响，读者们已对北京谈判多少有所了解。

日本的外交是：最初向有关各国全部隐瞒了最令中国难堪

的第五号要求^②，后来又将其通知了各国，但说得很缓和，最后又完全延缓商讨第五号要求。上述情况同日本在最后时刻放弃青岛一样，已在此间造成极不良的印象。社会舆论认为，这突然让步的原因不外是外来压力，主要是英、美两国的压力。

此间外务省对这些传闻作了正式批驳，但并未取得成功；对议院的质询，公众集会的议案及反对派小报的文章均明显地表明，国内舆论顽固地认为，日本之所以被迫放弃原来的将中国置于自己的特殊影响之下的计划，是由于第三国的反对。无论美国报刊或是中国报刊均在散布消息说，美英两国对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不满，这种夸大其词的消息大大地助长了此种观念。此间已形成一种印象：大不列颠极不赞成日本对中国本土，尤其对长江流域的要求，看来伦敦《泰晤士报》对加深这种印象起了作用。

对英国的不满最突出地表现在此间一系列报刊文章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早川写的一篇文章，早川曾一度任外务省政务局长，而现在却献身于商业。早川写道：同英国签订同盟时，他正在日本外交部门担任要职。他当时就认为英日同盟于日本并无裨益，并认为它的出现主要是德国的外交阴谋，德国外交所关心的，是离间俄、日两国关系，将欧洲的注意力引向远东。由于英日同盟已导致俄、日两国的武装冲突，已阻止俄国近东民族政策的实施，从而使德国得以加强其在巴尔干及小亚细亚的影响，这一阴谋已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早川问道，日本从这个同盟中得到了什么呢？英日条约现今不是变为“一纸空文”了吗？他认为对华交涉便是毫无疑义的明证。英国不仅未尽盟国的义务，促进日本对华政策取得成功，相反，却设置障碍。作者由此作出大胆的论断：日本为达到自己在中国之目的，应努力接近俄、德两国，切莫抱住无效的日英协定不放。

英国建议对德奥在华贸易采取措施，一些沙文主义者小报却对英国的建议予以愤怒的抨击。关于这点，《大和新闻》（5月

24日)写道:“促使英国提出此种意见的原因,不外是想靠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扩大其在远东的贸易。日本自己明白,它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决不想为英国的利益而损坏德国人的和平企业。日本对华贸易的发展使英国人不快,他们预感到将与日本发生利害冲突。”《国民新闻》对此问题评论说:“日本外交需要全面讨论,限制德国对华贸易是否于日本有利;日本应当提防,切勿成为英国在远东的‘鹰犬’”。

此间报刊大概已意识到,美国不象盟国英国那样有义务重视日本在华之利益,故对美国在日中交涉中的行动比较泰然。

致诚挚的敬意

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 * *

① 见第7卷下册第427页注③(即第746号文件注③——译者)。

② 见第7卷第249号文件。

• 自此件开始,以下为第八卷。——译者

141.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44号。

1915年6月6日(19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5月25日在北京签订的日中协定^①,已经枢密院初步审核同意,于公历6月7日为东京批准。次日于外务省互换了批准证书,随后正式公布了协定全文及其有关换文。加藤男爵已将有关的《白皮书》英文本送给我,兹寄上。

关于北京谈判,在中国正式通告中含有双方代表会谈的许多摘要,而日本《白皮书》则与中国通告不同,它仅包含人所共知的本文。在白皮书中唯一一份没有公布过的文件是给日本驻华公使的训令,该训令似乎是1914年12月3日于东京面交他的。关于它的真实性问题暂且不谈(该训令似乎更适用于谈判的结束阶

段，而不是开头阶段），不能不注意日本政府对其拟在北京采取步骤的估价，从这一步骤看不出该训令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还应当提及，东京和北京公布的文件英文本说法有些不同之处，其意思并未改变，但说明中国人企图缓和影响，尽可能“挽回面子”。这一点在照会的本文中特别明显，例如，日本领事对南满警察法及税法已表赞同。尊敬的阁下从我第153号电^②中可以知悉，这一允诺根本没打算公布。其实，同日本已获结果的现实作用相比，北京谈判的办法问题现已失去实际意义。

日本放弃第五号要求之后，在北京实际得到的让步主要是巩固了日本人在南满、东内蒙、山东及福建三个范围的势力。在上述第一个势力范围内日本获得了最重要的成果；我曾向帝国外交部呈报一份对现在完全保留给日本的特权的详细分析材料^③；如果再给特权加上日本在该势力范围内预先得到的铁路租让权，则不能不承认，这为日本人向中国这些地区渗透及其在那里进行各种活动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

总而言之，日本人在山东方面所取得的让与，足以确保他们取得这一势力范围。将胶州湾地区归还中国，未必会有大隈内阁反对派所说的那种不良作用。因为，在此种情形下，日本人完全可以确保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青岛作为一个基地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军事行政的需要，只能付出巨额无效开支。另一方面，日本可借中国允诺不将山东沿岸任何一处让与他国，以保证自己不发生可能的意外事件；关于北京政府允诺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他国的日本第四号要求经修改以后，上述允诺获得了特殊涵义。

当然，日本人在福建省所获得的成果不大显著，但在此间已再一次获得成功，并使自己的优先地位得到公认。以前日本人每遇适当场合总是竭力强调这种优先地位，例如，最后修订电报合同时即是如此。

除与上述势力范围有关的一切成果外，日本在汉冶萍公司问题上亦取得了有益的让步。在该问题上，日本的权利无论如何是有十分充分的法律根据的，因为日本对各厂矿的投资已超过两千万。此外，虽然上述企业具有重大作用，但所获结果仍不能在长江流域给日本人提供特别优先地位，不待言，实际上日本资本家在某些方面必须顾及到企业的中国股东们。

无疑，日本政府对留待后议的第五号要求保留了重新交涉之权。然而当北京谈判激起纷扰以后，当中国风潮尚未平息，并在继续抵制日货、排斥日本企业之时，未必能很快进行此种交涉，因为甚至日本社会舆论亦不予以支持。日本渗透中国的尝试并未停止，但采取何种方式，将视情势而定，顺便说明，欧战的结局必将对情势产生影响。

致诚挚的敬意

尼·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 * * *
- ① 见第7卷第746号文件及注释。
- ② 马列夫斯基在5月1日（14日）第153号电中向沙查诺夫报称：“据闻在即将签订的日中条约中将含有秘密条款，加藤在答复此传闻是否属实的问题时称，有一个条款不应当公布议定书，中国政府允诺警察法和南满日本国臣民应交税项应事先征得日本领事同意”。
- ③ 大约是指大使馆参赞四等文官世清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专门阐述了此问题，并随马列夫斯基2月24日（3月9日）第16号急件寄往外交部。

229.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47号。

1915年6月19日（7月2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历来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征。

这一特性已在当前世界危机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同大不列颠缔结的同盟条约已成为日本对德开战的借口。其实，1902—1905年条约是针对我国的，绝非要日本保护自己的盟国，而反对第三国。

日本对德开战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利用已经出现的有利情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向黄海推进的德国“铁甲舰队”对辽东及朝鲜经常造成威胁。消除这一威胁和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范围相毗邻的区域排除德国的影响，无疑均已列入日本外交的隐密计划。为此需要等待有利时机，而当这个时机出现之后，日本便急忙加以利用。

后来日本奉行这种狭隘民族利益的政策，向中国提出了早已酝酿成熟的要求，并竭力迫使已失去其他参战国一切实际支援的北京政府接受了这些要求。

日本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胜利解决了其外交提出的政治任务，因为攻占青岛是通向1915年5月25日北京条约的准备阶段。

不过，由于取得这些成果日本在目前战争中积极活动的目标已经达到。虽然日本国仍在注意战争中的德国，但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及军事措施帮助其盟国英国，和进一步击溃共同的敌人。不久前日本政府并未禁止本国臣民在中国同德国人贸易往来便是最好的证明。

我曾荣幸地报告，此间的报刊及某些政治集团对德国人表露出友善态度^①。应当指出，近来这种友善态度甚至变得有些强烈。日本现任外务大臣曾作过许诺，他决不会放弃伦敦条约的原则而同德国单独媾和。不过，因加藤男爵有可能退出内阁，不受正式签字束缚的日本政府，可视情况而改变其对该问题的看法。

鉴于此间社会舆论的这种情绪，彻底研究社会舆论对目前战争期间日本实际盟友的态度是有意义的。我不想对法国和意大利作详细研究，因为这些国家与日本的政治接触太少。至于英国，我在以前的历次报告中已经指出，可以觉察到此间对英国友谊持冷淡态度。由于日本政府已放弃第五号要求^②，此间人士对这种友谊能给日本带来的好处更加感到悲观；此间坚信，日本放弃第五号要求，是由于英国的坚决要求，并且仅仅为了英国的利益。发

行很广的《日日新闻报》昨天曾借后藤男爵之口说：“最近的事件表明，日本不善于利用日英同盟；从这次战争开始，日本就只为英国利益效劳”。议员高富曾在公历6月29日的《大和新闻》上暗示了此种情况，并指出：“国际关系不断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应选择为保障自身地位而必须接近者作为朋友。因此，日本在战后必将采取意外的方针”。

相反，对于俄国，所有各报刊依然一致表示，必须利用目前时机缔结俄日同盟。各主要报纸几乎天天对该问题发表长篇社论。近来，当人们获悉，年迈的“元老”井上侯爵从秋津来到东京，同自己的同事及内阁成员举行秘密会议后，对该问题的讨论尤其活跃。据可靠消息，井上坚决主张立刻就此问题同我们谈判。各报均按各自的观点阐明日本人普遍希望与我们接近，社会舆论将俄日同盟视为自己未来的保障。英国在中国的竞争及其在海上和陆上对德军事行动的成效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不列颠在这里的威信发生了动摇。日本担心自己陷于孤立，并担心将来可能会为青岛（问题）而激怒德国。让日本社会舆论避开谈论德国的危险无疑是必要的。《大和新闻》指出：“倘在某一方面不给予特别致命的打击，则德国日后在欧洲和远东，特别在中国有可能积极行动。到那时德国人会轻易地利用中国人对日本的敌视态度，使日本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由于可能出现此种情况，所以在日本赞成缔结日俄新盟约的呼声愈来愈高。俄国将会帮助我们将德国人赶出远东，并在那里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在日本几乎所有多少有点威信的报刊俱在这方面表示了意见。

《国民新闻》曾就此问题发表过一篇文章，此文还有点意思，谨将此文以及刚出版的《日本每日邮报》的剪报^③一并附上。

致诚挚的敬意

马列夫斯基

* * *

- ① 见第57号文件。
- ② 见第57号文件。
- ③ 上述附件存于对外政策档案馆日本案卷，第923卷。

300.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19号。 1915年6月29日（7月12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对欧洲事态表现出的那种兴趣，现已明显地淡薄了，并退居了次要地位。现今此间的社会舆论对俄日同盟的思想和中国“抵制日货”的议论最多。关于后一问题众说纷纭，并将大隈伯爵的命运同该问题的顺利解决联系起来。

据官方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的输出额减少了三千万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由于“抵制”对日本的输入额究竟减少多少，自然无法确定；但日本对华贸易已遭受巨大损失，可以说，造成损失的原因是中国人顽固拒绝同日本人进行贸易。因为战争，欧洲已停止向中国大量输入商品，此间的出口商曾打算借此机会，争得那里的市场，并以高价获取巨额利润。而现在日本人反而担心：中国国内已建立起来的经济条件，将会推动中国私人工业的发展，中国私人工业只需要资本和技术。倘若中国为这二者而转向美国，则不久会有一天，日本的许多工业产品将在中国市场失去一切销路。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在商行和贸易公司的压力下，已向北京指出，希望对“抵制日货”予以制止。不过，这些步骤目前尚未取得特别效果。报刊仍坚持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并强烈指责大隈伯爵内阁，特别是日本外交无所作为。

我们从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因为“抵制日货”，东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的惊慌不安是召开东京“元老”会议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归咎于加藤男爵，指责他未

经他们同意便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随后又不得不放弃，但这些要求在中国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对日本人的仇恨。“元老”责备加藤男爵不善于用比他采用的更加温和的外交手段取得中国的同意；元老们认为，“抵制日货”是对日本最后通牒的报复；年迈的井上侯爵在“元老”会议上激烈反对外务大臣，众所周知，他是日本最大的三井商行的总顾问，该商行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利益。

我最近会晤加藤男爵时，曾问他对中国抵制日货有何看法。外相以极平静的口气回答了我。据他说，报刊受反对派的鼓动，正利用抵制（日货）以达其政治目的；政友会员们及其追随者蓄意夸大问题，想给内阁，特别是他本人造成困难，进而引起内阁危机。据他的情报，其实绝不象反对派大肆渲染的，抵制日货对日本商业有那种威胁作用。抵制日货的主要缘由是德国人在中国施展的阴谋以及企图给袁世凯制造困难的革命团体的秘密活动。大臣补充说：不过，抵制目前已消退，因为中国人自己明白，抵制使自己受到了损失，并无益处。日置向他报告说，中国财政总长曾在北京内阁会议上表示，停止日货入口对关税和其他税收产生了有害影响。而外交总长指出，目前还在“抵制日货”，举借任何外款都是不可能的。加藤男爵认为，年内抵制（日货）将完全停止，两国关系将走上正轨。

时间将证明，日本外务部门首脑对日中关系的乐观主义见解是否正确。

致诚挚的敬意

马列夫斯基

320. 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急件第51号①。

1915年7月2日（15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维奇先生阁下：

后藤男爵已将“元老”会议对缔结俄日同盟问题的讨论情况秘密通知我，我认为应在6月22日（7月5日）第213号电^②中将秘密通知的实质报告阁下。

尊敬的阁下从我的历次报告中已知悉，日本各报刊对俄日结盟极为赞成，在近几个月里，从未停止过对该问题的讨论。在六月份，东京日本四元老会议之前对该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据闻，元老们打算刻不容缓解决该问题，尽管这违背日本外交部门首脑的意见。反对派报刊指责日本外交部门的首脑过于依恋英日同盟，并且不想弄明白，1902—1905年条约现已失去任何意义。这些报刊虽然未说加藤男爵反对俄日同盟，但却说他坚持将新的同盟问题留待战后，确实弄清各交战国的政治情况时再议。但这一计划并未得到日本社会舆论的支持，因为，从这一计划可以看出英国对日本外交活动的间接影响，还因为在我们离开加里西亚之后此间已形成一种印象：我们已准备同德国单独媾和，而这种媾和可以很容易变成同盟协定。怕德国进行报复的这种恐惧心理对此间的情绪产生了明显影响。

秘密来访的后藤男爵向我讲了下述情况：“元老”山县公爵和井上侯爵均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步骤及其外交首脑不满。日本外交不注意保障日本将来的地位，他们为此不安。他们早就坚持要实现已故的伊藤公爵的思想，伊藤公爵曾想望俄日同盟并将其视为远东和平的保证。爱·格雷爵士和井上大使曾于本年一月份在伦敦就此问题进行交涉，但未取得任何结果。时间在前进，政局在变化，而良机可能已错过。因此，“元老”主要是山县公爵和井上侯爵决定在元老会议上当着大隈伯爵的面讨论该问题，并要求大隈将问题提交内阁。后藤男爵补充说，倘内阁有何异议，山县公爵打算亲自总揽一切事务。

在后藤男爵拜访的次日，报上刊登一条消息说，本野男爵致

井上侯爵的信引起了对俄日同盟问题的讨论，本野大使在信中指出，可以利用目前最有利于日本的形势同正需要武器的俄国签订条约。报上还援引了俄国报刊的文章，俄国报刊对日本的友好情意及其同俄国结盟的意愿是欢迎的。

尊敬的阁下从我第213号电^③中可以获悉，我曾试图让加藤男爵开诚布公地谈谈有关“元老”会议，然而并未取得成功。但随后我借口日常事务会见了外务副大臣，并引导他谈了关于俄日同盟的传闻。

松井先生首先谈了总的意见：反对派在该问题上，如同在中国抵制日货问题上一样，正寻找借口反对内阁的外交活动，其中包括反对不受某些派别欢迎的加藤男爵本人。同时，他还指出，日本报刊不十分熟悉对外政策问题，故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往往不完全正确。据他说，目前报刊如此坚持就俄日结盟的必要性进行讨论，是因为不知何故此间产生了一些忧虑，担心俄国企图与德国单独媾和，以便日后同德国结盟。当然，他，松井对这些传闻并不相信，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俄国某些报纸曾指出，俄方结盟的动机是希望将日本军队派往战场；例如，《俄罗斯言论报》指出，可将日本陆战队派往达达尼尔海峡；其他报纸（松井说不出它们的名称）亦暗示，似乎还可派往高加索前线甚至加里西亚（？）。然而，由于此事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危险，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决定出兵参战。无论谁也不要对日本的这种援助抱任何期望，因为他个人认为，在战争结束前，制定任何新的政治计划都是不适时机的；日本受到日英协定和日俄协定的制约，无疑，它对这些协定是信守不渝的，而经验证明，实际上文字议定书容易变成“一片废纸”。

我答复松井先生说，关于对俄日同盟问题发表意见一事，我尚未奉到任何训令，我只能表示个人的看法：倘俄国报纸确实表示希望日本派军队前往俄国战场，则此种表示未必符合俄国政府意向。

似乎为了证实外务副大臣的话，近来报刊对俄日同盟问题的讨论比较审慎，一些报纸开始就此问题发表文章说，俄日两国于战争期间缔结的同盟具有片面性，不会给日本带来益处。有位“法学博士”新田增太郎在前天的《大和新闻》上甚至认为：“如果日本觉得有必要缔结攻守同盟的话，则缔结德日同盟要比俄日同盟更好。”

致诚挚的敬意

马列夫斯基

- * * *
- ① 载《君士坦丁堡与海峡》I，第384页，第198号文件。
- ② 马列夫斯基在此电中向沙查诺夫转述了后藤男爵的“秘密通知”，并补充说：“看来同我们结盟的思想此间已完全酝酿成熟，但目前外务省方面对办这件事情却有某些犹豫。”
- ③ 见注②。

485.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函

/. 函。

1915年7月29日（8月11日）

机密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

我曾荣幸地以7月1日（14日）密函^①报告尊敬的阁下，关于即将缔结俄日同盟的传闻使中国政界感到不安。

路透社将尊敬的阁下在国家杜马开幕式上的演说内容传到此间后，中国政界更加不安了，顺便说明，国家杜马会议曾提及，目前俄日两国的实际同盟关系应当成为更加亲密团结的开端^②。

总统立刻派其代理人曼德将军前来敝处，询问，关于俄日同盟传闻的可靠程度如何，并奉命转告我，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和驻东京公使均认为俄日同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仅再次表示，我对这个问题毫无所知^③。附带说明，为了给袁世凯一些安慰，我认为，目下，在同盟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巨大斗争结

束以前，便着手就俄日同盟进行正式谈判未必合适。

随函附上一篇半官方文章，此文发表在两天前的法文《北京新闻》^④上，它反映了与中国毗邻的两帝国同盟的前途给中国人造成的沉痛印象以及使中国人产生的忧虑。

无疑，最近，特别是不久前日本向中国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进行公开威胁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希望向我们寻求庇护，以防他们的东方邻国对他们进一步施展侵略阴谋。

当年李鸿章同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表明了那时俄中两国的亲密友谊。袁世凯和中国的其他要员甚至幻想回到那一时期。可此时他们大约已忘记：目前，这种同盟只对中国有利，而中国并没有任何军事实力，亦不可能使俄国获得重要利益，以补偿对中国的异常重要的援助，在上述情况下，中国认为自己有权期望俄国方面的帮助。倘俄日结盟，则中国人的所有这些希望和幻想当然必将化为泡影。

此间总是极为警惕地注视着日本同其他国家的一切交往，我向尊敬的阁下屡次报告的那些事实，如德日双方已为将来的接近打好基础，已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对所有最重要问题依然熟悉的总统前任秘书梁士诒不久前秘密告知我，德国方面曾向日本驻华公使保证：德国对日本并无任何敌意，并愿意使日本在华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中国驻柏林公使已奉命探询德国政府，上述保证的真正意义何在？外交大臣就此问题答复中国公使：上述保证根本不符合德国政府的意见，亦无真正意义，这种交换意见完全是德日两国驻华使馆发起的。

很自然，柏林内阁希望消除中国政府对其产生的怀疑；因此，我认为冯·雅可布先生对中国公使的答复缺乏说服力。至于此间的德国使馆，据我所知，德国公使辛慈故意在各种场合散布，似乎他对俄国及俄国的一切俱有好感，并且表示坚信，德国在战后必将与俄国友好。德使馆一等秘书冯·马尔参男爵在当代办的时

候，德、日两国使馆便开始了如此奇怪的战时交往，他甚至对中国人亦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和约签订之后，日、德两国必将缔结协议，否则，德国将无法应付。

致诚挚的敬意

库朋斯齐

* * *

- ① 专门阐述此问题的信的原件并未注日期。文件上注明：“7月15日悉”。顺便说明，库朋斯齐在该信中写道，他认为：“目前报刊上的传闻已使中国人产生了恐惧，我们可以见机利用中国人这种欲摆脱恐惧的心理来战胜中国政府对我们要求的抵抗，这些要求都是在某一方面于我国有关的……”。
- ② 沙查诺夫7月19日（8月1日）的演说。沙查诺夫在谈及俄日关系时，指出：“最近，日本报刊讨论了希望俄日两国在政治上亲近一致的问题。这一思想在我国报刊上已得到好评……。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以来的十年证明，俄日两国和睦相处是完全可能的，并于双方有益。我们目前同日本的实际同盟关系应当成为更加亲近一致的开端”。
- ③ 库朋斯齐在注①所援引的函中报告称，对于中国政府的重要询问，他也“答复说，根本不知道”。
- ④ 登在7月27日（8月9日）法文《北京新闻》上的“评沙查诺夫先生的演说”一文已被剪下附在本文件中。

• 似系“协约国”之误。——译者

529. 财政大臣致外交大臣函

函第363号。

1915年8月4日（17日）

谢尔盖·季米特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根据日中两国于今年五月签订的关于南满和东部内蒙古条约以及换文^①，日本已取得一系列重要特权，如：南满铁路租让合同展期；日本国民在南满有任意居住权及土地租赁权；新煤矿开采权等。

因而自然产生了保证俄国在北满享有类似特权的问题。

关于该问题，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已向我提出下述建议：

南满铁路租借有效期展至2002年，废除在该路期满前中国人赎回铁路之权，这可以使我们有不容争辩的理由设法在租借中东

铁路方面取得同样特惠。

由于给予日本国民在南满任意居住权及发展商业活动权，即产生了将同样权利扩大适用于北满的俄国国民的问题。不过，在此种情形下，必须首先查明，日本人目前所享有的权利是否打算仍旧只限于日本人，是否按最惠国待遇原则将此种权利扩大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臣民。在后一情况下，由于俄国人素来不好活动和缺乏商业主动精神，可能容易出现下述情况：俄国臣民在北满享有居住、租赁土地和经商的自由并将此种权利扩大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臣民，将导致精力更加充沛、更富于进取心的外国人胜过了俄国企业家和俄国移民，这些外国人无疑地力图利用这个开放的机会渗入这个地区。中东铁路收入的增加虽直接依赖于铁路地区经济生活的发展，从这个观点看，以何种办法及依赖何种因素取得上述发展无关紧要，但上述情形未必就符合我国政府的愿望。

至于日本人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获得投资新铁路的特权，我们已经采取步骤，要求中国政府向我们提供在北满建筑我们所关心的铁路的租让权，无论如何，中国给日本特权使我们有理由设法进一步巩固我们在北部地区铁路建设中的影响。

据目前所知，在北满靠近铁路的地区缺乏有开采价值的煤矿，可以在北满获取的经营其他任何自然资源的权利，换取日本人在奉天、吉林两省所取得的煤矿开采权。

关于优先聘请日人充任南满中国行政当局代表人物的政治及其他事务顾问之权，我们在北满已预先得到，例如，中东铁路代表、俄国臣民斯皮岑已在黑龙江巡按使手下充任政治顾问。作为一项原则，无论如何，最好保留我们的上述权利。

我个人赞成上述意见，并认为应将其报告阁下钧裁，您认为在上述方面可采取何种步骤，恳请务必赐告。

致诚挚的敬意

彼·帕尔克

* * *

① 载1915年《外交部公报》第4册第57页及以后几页（参照第7卷第746号文件注释）。

545.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

电第4064号①。

1915年8月8日（21日）

因为5月12日（25日）签订了日中条约，遂产生了保证俄国在北满的类似特权的问题。

目前我们不打算对中国施以压力，何时提出这一问题合适，请提出您的意见。在日本人已经取得的特权中哪些是我们应当设法获取的，我们可举出哪些理由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也想了解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许中国人在满足我们的要求时还会提出补偿问题。我们希望了解您对此事的看法。请记住，日本政府已向我们提出请求，切勿同意任命中东铁路公司中国总办，以免使日本人拒绝任命南满铁路中国总办为难。因此，任命中东铁路中国总办未必可以作为我们对中国人的补偿。

沙查诺夫

* * *

① 石印副本。

610.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电第462号。

1915年8月16日（29日）

第4064号电①悉。

我认为，此刻提出保证我国在北满享有类似于日本在南满所获得的特权极不适时机，因为，中国人非常清楚，我们目前没有经费对他们施加压力，况且，军事行动目前亦对我们不利。

其实，目前我只能表示我们希望得到许诺：北满的任何铁路不得由其他外国人或外国资本建造，外国借款不得以北满的进款

作抵，北满不得聘请外国顾问。

南满铁路租期的延长当然应该扩大适用于中东铁路，并且应当规定，中国无权提前赎回该路。

至于其余各项，我认为不可作抽象结论，而我们的行动方式应以在当地收集的及从实践中得来的资料为依据，而我没有这些资料。我只能认为：倘某些地区的矿产有实际价值，最好要求其开采权，并要求对我们有重要利益的铁路的建造权。

关于要求开辟任何新商埠和在那里设立俄租界一事，惟有确信此举的确对我国商务而不是他国商务有利时，才应提出。此外，惟有日本人放弃在我国势力范围内运用任意居住权和土地租借权，则此种权利才对我们有利。同时亦应当注意到，我们认为司法权方面的规定可以接受，日本人对此已表示赞同。

我认为，一切问题均应由我国领事会同中东铁路、我国商人及企业家代表在原地仔细研究，这样才能准确地断定，从我们利益的角度看，究竟希望实现哪些要求，我们可以实际利用哪些特权。在此以前我们亦只能以日本人所享有的特权为借口，来充实我们对可能产生的某些问题的要求。

因为，倘若我们提出类似日本的要求，则我们便可以期望取得成功，不过倘若我们象日本人那样对中国使用压制手段，则除必须将我国在北满的地位同日本人在南满的地位加以对比外，我认为没有必要举出特别理由证明我国的要求是正确的。

在此种情况下，亦未必能产生补偿问题，况且在最近，我们虽已得到中国人的全部让步，但我们认为不能迁就他们在西伯利亚设领事及海关税率随商品价格变更问题上的要求。

库朋斯齐

① 见第545号文件。

653. 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帕尔克函

函第474号。

1915年8月24日（9月6日）

机密

彼得·利沃维奇先生：

在接到尊敬的阁下8月4日（17日）第363号密函^①后，我就询问驻北京公使，对希望及时设法确保俄国在北满享有类似日本人在南满所取得的特权有何见解^②。我觉得应随函附上四等文官库朋斯齐的答复^③。他认为此刻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要求不大适宜，当情势允许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要求，而各种条件又能确保其得以实现之时到来以前，我们可以日本人所享有的特权为借口，来充实我们对可能产生的某些问题的要求，我认为应该赞同他的这个意见。

在提出有关我国在北满权利的总问题的合适时机到来之前尚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们可象四等文官库朋斯齐所建议的那样，利用这段时间搞清，在日本人业已取得的特权中哪些是我们应当设法获取的。如果尊敬的阁下认为需要吸收中东铁路局深入研究该问题，我在这方面可向满洲各领事发出相应的指示，以便使他们会同中东铁路代表作好这项工作。

此外，我认为应当注意，毫无疑问，日本政府认为在南满的任意居住权和不动产租借权不只属于日本人，而属于所有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外国人。我们打算赞同俄日两国相互放弃在满洲非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占有权，日本政府当时曾设法在南满为自己谋取此项权利。您从本函所附3月2日（15日）我致驻东京大使第120号函^④的抄件中可以看到，驻此间日本大使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持何态度。

驻北京公使向我报称^⑤，中国政府刚一表示同意延长南满铁路期限，中国外交总长就表示，中东铁路期限可适当延长。这样

一来，大概我们不施加压力，便可将我们的铁路期限展至九十九年。不过，必须注意，我们只提出这一项要求，就将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只打算提出这项要求，这样我们将使自己关于把日本人在南满所享有的特权扩大推行于北满的要求难于得到满足。尽管我在本月13日（26日）第452号函件中曾主张，向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我仍以为自己有权认为中东铁路的租借权属于俄国政府，而不属于私营公司，并有权要求将中东铁路展期至九十九年，因为日本在南满铁路已享有此种权利，但是我起草这一声明只不过是防备万一，同中国人就中东铁路公司中方代表的任职一事达不成协议。不过，根据四等文官库朋斯齐最近一些报告可以断定，中国政府未必会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提出上述任职问题。因此，倘若尊敬的阁下基本上同意此项声明，则无论如何要在较合适的情势到来时才能发表^①。

致诚挚的敬意

沙查诺夫

* * *

- ① 见第529号文件。
- ② 见第545号文件。
- ③ 见第610号文件。
- ④ 见第7卷第377号文件。
- ⑤ 见第7卷第350号文件。
- ⑥ 财政部主管人尼科拉延科在9月12日（25日）第448号函中答复本函称，他赞同这种意见：“在情况允许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要求，而各种条件又能确保其得以实现之时到来以前，最好暂缓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要求”。与此同时，尼科拉延科还谈及，他已建议中东铁路董事局“委派其主管人从铁路利益观点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沙查诺夫在9月15日（28日）致库朋斯齐的第546号函中援引了尼科拉延科所答复的情况，并请公使委托俄国驻北满领事代表从自己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以便掌握必要的资料，当比较有利的时机到来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我们在北满享有日本人在南满所获得的这些或那些权利和特权”。

附 录

俄 汉 人 名 对 照 表

Б
 Барк, Петр Львович 彼得·利沃维
 奇·帕尔克
 Бенкендорф 本肯多夫
 Брайан 布莱恩

Г
 Фон Гинце 冯·辛慈
 Гото 后藤
 Грей Э. 爱·格雷
 Гримм Э.Д. 格里姆
 Грин 格林
 Гютри 格思里

Д
 Делькассе 德尔卡塞
 Джордан Дж. 朱尔典
 Дуань Ци-жуй 段祺瑞

И
 Извольский 伊兹沃尔斯基
 Иноуэ (Иноуэ) 井上
 Ито 伊藤

К
 Казаков 卡扎科夫
 Камбон 康邦
 Като 加藤
 Крупе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库朋斯齐
 Кудашев 库达舍夫

Л
 Ли Хун-чжан 李鸿章
 Лу Чжен-сян 陆征祥
 Лят Ши-и 梁士诒

М
 Малевский-Малевич, Николай Анд-
 реевич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马
 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Фон Мальцан 冯·马尔参
 Масутаро Нида 新田增太郎
 Мацуи 松井
 Миллер 米勒尔
 Молиссон 莫理逊
 Мотоно 本野
 Мунте 曼德
 Мур 穆尔

Н
 Нератов 尼拉托夫
 Николаенко 尼科拉延科
 Никольсон 尼顾逊

О
 О' Бейри 奥贝恩
 Ока 冈
 Окума 大隈
 Ошима 大岛

П
 Путнам-Вили (Путнам-Вилли) 辛博森

Р
 Рейнш 芮恩谢

С
 Сазанов, 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谢尔
 盖·季米特利耶维奇·沙查诺夫
 Спицын 斯皮岑
 Сун Бао-ци 孙宝琦

Сухомялинов 苏霍姆利诺夫

Т

Такатоми 高富

Танака 田中

Тацуке 田附

Тераучи 寺内

Траутшольд 特拉乌特绍利德

Х

Хаякава 早川

Хюки 日置

Ц

Цао Жу-лин 曹汝霖

Ч

Чинда 珍田

Ш

Шекин 世清

Ю

Юань Ши-кай 袁世凯

Я

Фон Ягов 冯·雅可布

Ямагата 山县

Янушкевич 亚努什克维奇

韩国钧朋僚信稿选编

范崇山 程奎中整理

编者按：下列函稿系选自《韩国钧朋僚信稿选编》，江苏海安县档案局藏稿本。时间自1922至1936年，多数在韩国钧任江苏省长前后发出的。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又字止石，号止叟。江苏省泰县海安镇人，行三，人称行三先生。这次我们选用了张一麀、齐燮元、李维源三人致韩国钧的信稿，对于了解这段时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特别是江浙地区的状况，颇有参考价值。

张 一 麀^①

（一）

紫老大鉴：

前以张公制尊一函托黄伯老转寄，谅已入览，弟已复之。大意谓：如剿匪有队，财政有法，方可劝公出就。昨又接言仲达函，请察入。部见，颇望公长鲁，鲁有人则屏蔽及于吾省，即运河上游亦有益。但公所必争者，以防营归民政剿匪，而财厅仍以鲁人当其冲，乃可专心于外交、吏治。孚威盼公甚切，亦不可无以慰之。专此，敬颂道安。一麀顿首。十一、四、十一。

^① 张一麀（1867—1943），字仲仁、崢角，号公绂、民佣、大圆居士。江苏吴县人。光绪年间举人。清末袁世凯心腹秘书，二十年代退居苏州，创办地方福利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转住重庆，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经常提出批评和责难。此信收藏册纪年“壬戌”，即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

(二)

止老尊鉴：

二十三日快示诵悉，麀因奔走旬余，事定劳倦，且笔墨犹集，未能到宁面报为罪。《新闻报》所认为二十日事，或是卢公未及招呼代表改变论调之事，与其席间自道者不同，现已将报纸函致杭州总商会会长金润泉（百顺），请其晋谒卢公，声明原议。最好齐督二公能相会，于江浙之间猜疑自释。麀举鼎绝膑，自知其短，幸教之。专复，敬颂勋安。一麀谨启。八月二十四日。①

(三)

止老尊鉴：

迭奉手教，以候杭信，未即答为歉。昨接杭州中行长金君函，呈察。留客之人能不饷客，即已欲其逐客。虽未留客者，亦不敢作是言也。昨日《申报》载邓汉祥与国会议员所言，其情可见。平和会中遵已函达，无论如何总受小小限制，但中央无釜底抽薪之法，罗汉无颜北归，终是不了。麀俟天气稍凉，当至宁奉谒。敬叩勋安。弟一麀敬启。八月二十七日。

外，金函能转呈抚帅尤感。

(四)

止老赐鉴：

日前曾上一书，谅登记室。苏城工巡捐局事，城外纳税商民尚有意愿，迭经开会，拟具公呈，公推代表苏绍炳、徐经镛、李栋三君，由省议员冯、潘二君偕其晋谒，面陈一切，乞赐延见接洽，俾尽其词，至为感幸。专此介绍，顺叩勋祺，诸希涵察。张一麀谨启。八月三十一。

① 此信和以下三信，收藏册纪年“癸亥”，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

(五)

止老尊鉴：

二日至杭与沈委员重堪沂接洽。次日适星期，沈居所托诸君，惟其亲家徐警长则恂得见面，余均未值。直至三号与徐君同往某运使夏（某运使避嫌，坚嘱勿宜，因浙中党派亦复杂也），允即往督署，□致弟此次来意，纯为两省和平起见。昨日（四号）十时往见卢督，以龙华之后未得要领，故到浙为最后之哀求。卢云有何方法？弟即述金山奉贤前事，谓可由何使以徐辅洲丧事及冬防为词，电致省长，请申暂缓到任，并公申先在沪军署一晤，令其练习，以为接手警厅之预备，则省长方面当无不可商量。卢允派人为何使言之，但不知何使意如何？弟云何使为公一手提拔之人，当能听命。卢督语素简单，不便多说。嗣弟即云，即蒙嘉老感意转圜，两省同声感颂。某当函省长，请某不可愤而辞职也。即退出。因浙省运动和平之金、祝诸君约谈宴，故于今日早车来沪，已与笙诗见面，述前情以慰之（卢督派员至龙华后如何口气，笙诗有友人可为探听）。沈居今日午车，闻其亦将过沪返宁，关于浙省环境及与苏影响之处，已密告其面述公端，以职慎重。本应到宁报告，因贱体总未康复，次回里休息。

沈委员在杭两旬，困难之处可想而知，意欲求公设法调剂一事，想尊复自有权衡也。

杭州一面，只能做到如此地步，现应由公函致卢督，谢其肯作调人之意，函中语气以推重为宜，即暗为解决卢厅之线索。惟与某公恶感极深，如见某公时，能否设法和解以保全公约，此尤全省人民所祷祝者也。专泐，敬颂起居曼福。张一麀拜启。十二月五日午后自上海寄。

次，舍弟一鹏言及为常州纱厂事，须筹赔二万余，以解怡和之围，颇望公有以纾其急。又及。

(六)

止老尊鉴：

前奉赐复，至感。省令纠纷，颇难应付。麈前既宣言于前，不得不声明于后，明知无效，聊为不平之鸣而已。敝世交吴君曾善，上年蒙公留苏，兹奉财厅委充上宝纸烟捐会办。此次晋省谒谢，拟上叩崇阶，嘱为先容。上宝纸烟捐张局长，亦公识拔之人。吴君开敏稳慎，谅能相得盖彰。倘荷于该局长上谒时，助以和衷共济，俾得水乳交融，于公私均有裨益，感载〔戴〕隆施，更无涯涘。苏属缺雨，高区已成旱象，所望甘霖早沛，庶秋成尚丰登耳。专此介绍，敬颂勋祺。不庄。张一麈谨启。八月一日。①

(七)

止老尊鉴：

示悉。臧、杨入浙，浙中收容残部与正式客军微有不同，且远在衢边，与苏境相离尚远，故同人未筹议及之。然浙省各团体与旅京同乡纷起而质问，浙电者具见报纸，闻浙中土著军队因此颇有微言，浙当局势且孤立，所以隐而不发者，亦以地方为重耳。鄙意浙不犯苏，苏不可有所举动。弟〔第〕平和会代表亦应询及，此题中应有之义。已将尊示函转黄、史诸君，征其意见，容再奉闻。麈自交春后，精神委顿，即宁河处亦未通一讯，疏懒已极。如果有导火线引起东南之纷扰者，则无论如何孱弱，亦必强起以效口舌折冲之劳也。议会已闭，公稍可休养。惟善后之方，正烦荅虑。言念君子，我劳如何？专复，敬请暑安。张一麈拜启。八月六日。

此间昨日得雨，尚未露足，人心稍安。又及。

① 此信与下一信，收藏册纪年“甲子”，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

(八)

止老赐鉴：

奔走呼吁，无力回天，愧对乡里，愧负吾公。佛入地狱，志在普渡众生。事已至此，惟有竖起几根穷骨头而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公处至危至穷之境而勿去，是即所以示信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此间舆论毗于一方，固是其蔽，然自古行军以得民心为本，将来胜败所分由此。旬材兄忠实勤恳，刻将回省，附泐数行。弟俟其回沪方他徙。善后事，能为力者必共图之。专此，敬颂起居康健。张一麀拜启。九月六日晚。①

(九)

止老尊鉴：

旬材兄归，一切当以面述。顷又得杭州高审长陈哲侯函云：黄陂南下，事前来杭接洽者甚多，卢再三拒绝，并有切实表示，坚囑勿来。诘此等函件，悉为左右所匿，致黄陂误信人言，致有此行。浙当道深斥李、金诸人之无人格，可知其中消息。又问诸军需科长及政务厅长（二人皆陈君至友），均言实无他项准备及丝毫款项分拨，云是卢之诚意，和平随在可见。特为转述，以纾廛虑。专此，敬颂大安。一麀拜启。九月十七日。

(一〇)

止老赐鉴：

前日一函托少江寄上，谅达。弟在沪俟效坤返苏，苏人坚约返里应付，奉军秣陵之行，实不暇顾，好在御秋回宁，一切可助公也。昨密电思缄人陈合肥，以御继公后，成否不可知，然而不能

① 此信和下一信收藏同册，年代待考。从本信“奔走呼吁，无力回天”和下信“黄陂南下”看，似写于1924年齐卢战争时。

用力。此时非有军人资格而与船山有旧者不能为之。陈祖彝较笙诗为胜，望即电委，并告效坤，使其满意。宫振声握六师、十九师在手，而为抚万夺，其军一无抵抗能力。及苏、锡糜烂，振声乃自称运动有功，无耻已极。苏人始颇推宫不为不厚，而宫所以报我苏人如此（至今闻宫未出租界一步），乃又朦混公听，需款五十余万元之多。夫缴械者，张军之力，商会之款，宫何力之有？其意不过使齐部下之王、魏等分肥耳。请公但令财厅酌筹。弟已告孟朴勿与之，且实亦无钱可予也。德轩屡电促往宁，因参议厅章程须参酌之故，鄙意此时组厅，故无人能往，须将溃兵收拾、交通回复而后可。文人摇头摆耳，似不违时务，公谓如何？敬颂新禧。一麀顿首。二月五日。①

(一一)

止老大鉴：

旬材到宁，当述部状。潘承榘事，因鉴于常熟为效坤委一酒鬼李醉明者往，故谋抵制方法，适潘为其秘书，故以为请。昨惟一来谈，据云公并未电告何人继任，故主张维持原人。现在张如示续委则已，否则无宁将计就计也，请酌裁。弟并非为潘地也。此次苏州两遭危险，非弟在里，苏人无所凭依，难免浩劫。督军撤回，以苏为第一步，故苏人相约，效坤到时，必弟归里以周旋之，德轩屡电促行，实为不谅。弟初七到沪，初八长子夭亡，家事因诸不顾，宁乡事亦可惘然耶？此则求同人之见宥者也。孟朴能不动为佳，不知嘉帅意如何？复颂节祺。一麀顿首。二月九日。②

(一二)

止老督办赐鉴：

二月十一日由沪返苏，奉十月三十日崇署公函，蒙聘一麀为

① 此信似写于齐卢战争后，即1925年。

② 此信收藏册纪年“乙丑”，即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

高等顾问，自维浅识，敢辱嘉招？苏省军务善后事宜千端万绪，公搆持危局，独为其难，苟有一得之愚，自当上贡刍蕘，以副诸葛集思之雅意。本日又奉尊致真电，称参议厅已聘任为本省参议，定二月十八日在省署召集。一麾奔走苏沪，靡有定居，届时当遵命赴宁，以聆教益。专复鸣谢，敬颂崇祺。张一麀拜启。二月十二日。①

(一三)

止老赐鉴：

彭芷菁团长在二师资望最深。此次苏州一月十二兵变，彭君因与秦洸意见不合，业已谢联〔职〕。费君仲深等强之使出，彭君召集五连旧部，分头弹压，使抢劫之祸立即停止，故苏人德之。弟是夜正由常到，苏里之人啧啧称道之。继因常熟溃兵肆扰，言诸效坤军长，派彭君及李君国屏同往常熟收合溃散，常熟得以瓦全。兹彭君到沪，询知将往宁垣上谒节轅，冀得效力于军警，各界请援李君国屏之例，由尊处给予名义，以酬其劳。弟为苏人公意，〔宜〕加褒扬，敢述其成绩，以听指挥。专此介绍，敬颂崇祺。张一麀顿首。二月十五日沪上鸿庆里。②

(一四)

紫老惠鉴：

秣陵上谒，自附于争友之列，蒙恕其狂直，不加谴责。自上年十月后，奔走京津，留公兼军民两政，冀为苏人余一线生机，不图事与愿违，重遭浩劫命也。夫到沪两日即回里，城外屯兵至两万余，祠堂、校舍均占满，效坤又不归，无可告语。地方经济已陷于山穷水尽之境，去易子析骸不远矣。今乘金知事国书到省

① 此信从聘张任职情况看，当写于1925年。

② 此信收藏册纪年“乙丑”，即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

便，附上一函，一为交回参议厅原件，一为不赴省议会之理由，乞分别飭办为荷（省议会一件，已将原函送申、新两报）。金知事儒吏，在靖江颇有惠政，因得罪豪强而去，已赋闲一年矣。公亦知其才，如能推爱，予以一地，决不辱命。磨三五日后，仍须赴沪，以亡儿五七之期，仍在沪诵经也。公眠食能胜常否？至念。祇请勋安。弟张一麀顿首。三月一日。①

（一五）

止老赐鉴：

大旆过苏，有忝东道，乃蒙齿及，益复汗颜。第六日往宁为善后会议行闭会礼，不得不逐队始终其事，议案于文字上虽尝圆满，事实上种种困难。旬材，孟朴连日叙谈，且至汤山一浴温泉，藉涤尘垢。晤相伯、慕韩，谓公等命意甚佳，但筑基础于粪壤之上，甚为可惜。鄙见不如大唱高调，请外部引渡□魁回国清算，乃为彻底，附闻以博一笑。公蒔花种竹，别有桃源，欣慰之至。江南一带公私匱竭，所接皆失业求食之徒，弟神经本已衰弱，不及公神观之强，故易于激刺，偶一奋起，旋即疲劳，嗣后亦欲闭户日修，或效托尔思泰之遁于田作，不知此愿可偿否？沪事，弱国无外交，能拉回面子已为圆满；汉口又见伤亡之案，危机触复可发，老僧不闻不见，自非素卷如公，不易有此□定也。内政因外交所迫风波暂可宁息，□亦利害乘除中之便宜事耶。复颂颐安。一麀顿首。六月十四日。

（一六）

止老道鉴：

昨奉手示，敬悉。颐养康愉，至慰。□系卢辞督后，江浙事自可渐趋和缓，但恐中原有事牵入漩涡。有人主张，如不以奉

① 此信和以下二信收藏同册，从“留公兼军民两长”等语判断，当写于1925年。

系军人为督，而由郑永兼之，必与地方有益，因此有重提废督主张者。然近接宁函，有以杨麟阁督苏不日发表之说。尊意推重子牙，就军人道德而论，子牙确为可信；惟京津一带空气萎〔屢〕渐沉寂，而杨呼声渐高。弟目迷五色，且因以前种种失望，不敢轻于立言。公身在山林，自任甚重，佩仰之至。仲深本以废督为然，容再以尊意商之。天意茫茫，人力所补几何，可为太息。旬材调一苦差，业已辞却。弟托御秋转圜鸣之，仅许以复任秘书，旬材不愿再为冯妇。此君对苏最为忠实，而结果如此，亦不平之事。苏城疫疠颇盛，警厅由袁君接任，差强人意。公秋凉后能否出游，当挈榼以待。专复，敬颂谭安。一麾顿首。八月十八日。

(一七)

止老道鉴：

先慈弃养，荷公隆礼赐奠，感谢之至。弟梦想和平，乃抱终天之恨。衰经之身，不当故问世事。至文治学院事，上半年陶遗曾以规制相商，并未敢忝以自任，振拔孤寒，调和文化用意极善，但不知军事倥偬中，此等不急之务，江东能满其初愿否？弟万事心灰，知好不多，不欲今离乡他往。李先生审言绩学者硕，虽未识面，读其文甚为拜倒。若公能推□于当局之前，主持院事，足以为孤寒吐气。凡经史輿地掌故，皆是领袖群英，公角巾□然尚拳拳于养士，非愚也，正学识高于时流之变也。大驾何日出游？同辈其〔共〕盼有所矜式耳。复颂谭安。弟张制一麾再叩。十五、十二、二十一。

(一八)

止老大鉴：

前由凌霄携来手写《五百罗汉记》，题后转各家，谅已取齐。敝处雇一工，为泰县人，能种植花木兼使拉人力车，刻因身弱不任拉车，使回家休息，愈后就公谋合，其人老实不作诳语。弟颇以

为有佛性，故以荐于公，或一时无相当之地，并请代为安置，担柴、担水尚能为之也。专恳，敬颂大安。一麀拜伏。①

张 一 鹏

止老尊鉴：

顷得家兄密函，嘱转呈。兹将原函奉阅，阅后不必寄还，即请付丙可也。南京协济公典前奉批：时局略定，所请饬物转沪押款应从缓等因。何敢再渎，惟宁垣金融较战时尤属紧迫，且谣风亦炽。如能邀准，当业可望安全，已由该当重申前请，意在得当，容敢再代陈请。尚祈俯如所请为感。鹏二十日遵海入都城，即与家兄、旬材同归耳。此上，即请勋安。张一鹏。外密件。

附：张一麀密函

三弟如晤：

自前月十三号上船后，十五日至宁，得弟电，因笙诗将到，嘱兄待之。次日已定车位，不及待而行。

十七到津，见合肥门可罗雀。十八日托陆孟孚致电秦皇岛，拟与绶金同往。吴电复军事倥偬，请缓莅临。二十二入都，二十三晨，适冯军已出，亦言告示京津，交通遂断，仅嘱同弟函告沪寓。

本月六号京津通车，次日又来津，住潘子欣所开法界国民饭店。七日晨谒段，询其对于齐督之意见，彼言恐非空言所能了，言外已含有武力解决之意。兄亦知吴倒齐不能自存，惟意在免去吾省之二次蹂躏，求其术而不得。历访丁文榘、唐执夫、屈父六、马子贞，均言合肥已定卢子嘉督苏，且何茂如已回沪，今日报载张允明已放淞沪护军使，并吾辈所抱之小小目的而不能达。据子贞言，张允明降卢之日，即卢避去之时，浙孙已来人接洽，可无问

① 此信稿右下角，有韩国钧注“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

题。皖督定吴光新，鲁督定张宗昌，与卢之督苏，均段派所传述。

闻冯使今日到津，雨亭一、二日内亦到此。段、冯、张会议后，究竟变局如何，尚不可知。又闻日本无线电有齐督七日回宁、有宣布下野之说。河南督长已易为胡景翼，孙岳直派之倒如山岳崩颓。恩怨相寻，未知何日始了，而小民苦矣。

吴子玉至青岛、烟台皆不能登岸，武力下场如是，齐之必倒更为人之心理所同。兄在京与冯焕章、黄膺白、王树堂、张□西、李小园均晤谈，然今日时局皆瞬息即变，譬如看电影者，目光不及追视而已移步换影，不可捉摸，即欲看其闭幕，而不知其影片长至几何丈尺。故拟于三、五日内，候段张冯会议之结束，及与卢子嘉见过一面之后，即趁海船与甸材南归。

函电皆受检查，今日吴保初坐“通州”返沪，托其带上此函，阅后望嘱使人密送止老一阅。

合肥处近日汽车塞途，与上次晤时喧寂不同。

南中近状，兄已无闻，上海报旬余不见，如晤量才、信卿诸君亦可以所闻告之。专此，敬叩侍安。兄 仲手泐。十一月九日。①

齐 燮 元

(一)

紫老道鉴：

刘君实兄来宁，面传尊意，钦佩曷胜。兹托刘君回谒台端，详陈省政现状，如有示教，祈即电示为禱。另附呈诚密电本一

① 张一鹏，字云搏。江苏吴县人，张一麀之弟。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司法次长，代理总长。从齐督“有宣布下野之说”和“惟意在免去吾省之二次蹂躏”等语分析，当写于1924年。

册，并祈鉴收。肃此，敬颂台安。燮元叩。二十四。①

(二)

紫老道鉴：

顷筱珊来谈，谓因铁路职务关系，若兼货捐名义，于事实上颇感困难。会办一职拟请贝祖善代之，以资接洽，而盖事实差贝君即代表筱珊也。查贝君在苏位职有年，人颇能干，可否如是办理，尚祈卓裁，匆匆布达，敬颂台安。燮叩。二十日。②

(三)

紫老道鉴：

味云已任署知，兼任本无不可，顷因承人有愿任此席之意，可否即以此畀之，如蒙同意，当用何法以进行，并祈密示，以便分别办理。肃此密布，敬颂台安。燮元叩。七。③

(四)

紫老道鉴：

皖省私铸假币，输入苏省，既妨国计，既害民生，闻之殊为发指。此案拟请暂缓解决，稍予研究，详容续陈，先此达意，敬颂勋安。燮元叩。二十二。

(五)

紫老省长政阁：

比者都门风尚，道院如林，遂流被于大江南北。在倡道诸

- ① 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今天津市)人，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省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抗日战争时投敌当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捕枪决。此信收藏册纪年“壬戌”，即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
- ② 此信时间待考。从收藏同册信件内容和时间看，似写于韩国钧任江苏省长之后，即1922年下半年。
- ③ 此信和以下十一信，收藏于同册，纪年“癸亥”，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因齐燮元信多不署月，只写日，故按原收藏顺序排选。

公，内以谈存心养性之功，外以广方等慈之训，当此浊世界，人欲横流之日，而提倡玄宗，以澹人心，不可谓非病狂热者一服清凉散也。日前约赴道院参观，亮同此旨，欣然一往，暂被尘劳。不图异乎所闻，兴尽而返。夫读老子之经，声色不炫人之耳目。彼葛洪之传，古今无干政之神仙，若休咎之征吉凶之事，则天道远而人事迩，诂并为一谈，金能呼而玉能啼无所骇，兹众听迳稽史乘，旁搜稗野，以及平生目之所见闻，凡以昭昭之事，而臆决于冥冥之中者，废辙崩车，何可胜道，非仙无灵人，实读之穷，其流弊恐有倡道诸公所不及料者。若但以高谈性命、广行慈善为范围，则燮固极端赞成，倘或有涉及政治得失、人生祸福之嫌，则期期以为不可，质之明达，以为然否？尚祈主持，会函道院加之意□。此颂政绥。齐燮元谨白。

(六)

紫老道鉴：

昨今两日，京、沪各报纷载谬说，尚系别有作用者，捏造以遥。其破坏省政，藉便私图之伎俩，诚恐淆乱听闻，通电为之揭破，原电附抄。总之，吾苏之在今日各省中较为完整、静谧，不识大体者，必欲安而使危，治而使乱，未审是何居心，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我公为国为乡负责极重责任，^①固不可稍存烦厌之心。即以我公与燮同官而论，年来和衷共济，凡百措置悉使老诚，又未可令燮有所失望。质言之，一切种种，我可概置度外也。草草布臆，敬颂勋安。燮元叩。十七。

(七)

紫老道鉴：

二十一条取消问题，遵由敝处拟稿，事关重要，文字必加慎

① “责任”二字疑衍字。

重，故一切意思均列入于人民口中，不加按语。惟文意如何？务请切实斧正为禱。手肅，敬颂台安。夔叩。二十九。

(八)

紫老道鉴：

迭接京电，黄陂已于本日午后一时离任赴津，印信带去与否，尚未查明等语，除明晨属鸣銮谒陈一切外，先此奉闻。敬颂时安。夔叩。十三。

(九)

紫老道鉴：

津报黄陂寒电通告，因故离京，由国务院拟行职务，印信业由薛总监从法医院取出交院，京秩序颇好等语。查与我辈主张一致，若此黄陂尚属知机，且识大体。不过后来问题，诚恐尚多纠纷，吾人亦祇先作到此步，再行观察若何耳？匆匆奉闻，敬颂台安。夔叩。十四。

再迭接京电数十，均与昨谈无异，惟知印信已交彼之姨太太，同在法医院，此一事也。濒行备二令，一免张职，李根源代揆。闻李挟该令，随黄陂往津，发否未知，此又一事也。又有传闻，黄陂拟发无数乱命等语。总之，谣传种种，几所不免，而决大计更觉不宜太迟，国事纠纷，诚可太息也。夔又及。

(一〇)

紫老道鉴：

顷据确报，嫉我苏太平、且嫉我辈和协、声誉尚好者，造两谣言以破坏之（即选费与派兵）。兹经揭出，阴谋已成泡影，尚不知再出何等花样，可笑亦殊可恨。浙主在沪迎集议员，可为移祸东吴，北方各省近有极不满意之表示，江浙人民亦颇注意。惟昧于

情势者，尚且表示欢迎，实为大惑不解。任在何地开会，我可不管，乃甲省知官主在乙省，实欺我祸我未免太甚。我不问，他人来问将如何？此种问题，殊难答辩。公对此事其注意，尊钮某言，如果属实甚好，后情如何，请示复。匆匆奉复，敬请台安。夔叩。十日。

(一一)

紫老道鉴：

示敬悉。昨晚已会电中央，如议办理矣。密复。敬颂台安。夔叩。九。

对于苏州电灯应行注意之点：一、旧厂停办，新厂应如何不使用灯之户有缺乏供应之虑。二、旧厂停办目下已属不成问题，惟厂本所关，应如何不使有极大亏损。然则对上两种注[主]意，似可派员查明，代为两方处决，较为妥善。否则纠缠不已，亦非善策。如何办理？尚请裁夺主持为祷。夔叩。九。

(一二)

紫老道鉴：

据报松江地丁已为浙卢扣留等语，似属不确。然有此报，亦应注意，请公飭查，更望秘密为祷。匆匆奉布，敬颂台安。夔元叩。二十三。

(一三)

紫老道鉴：

前经面商苏警厅长一事，业经将履历送上。现在时局日紧，此事关系颇巨，务请我公即日如议发表，并由鸣銮面达一切。敬颂台安。夔叩。二日。

(一四)

紫老道鉴：

顷英领来谈，谓纸烟税事，公有主张。是何详法属办谘面盼一切。匆匆布达，敬颂台安。燮叩。二十四。

(一五)

止老道鉴：

马雋卿兄谈及有整顿财政办法八条，已奉阅，鄙意极表赞成，即请我公主持办理为禱。此请台安。燮元叩。十八夜。^①

(一六)

紫老道鉴：

示悉。周孝怀先生本为燮本钦仰，甚愿趋往汤泉与之一谈。祇近日新恙未痊，不可风，奈何？周公可否枉驾敝署、抑或到尊署会谈，请公与之一商，如邀许可，燮即遣车敬迓，如何？示复为禱。匆匆布复，敬颂台安。燮叩。三十日。

李 维 源^②

(一)

止宪大人崇鉴：

久睽宇范，日切钦迟。顷诵谕函，祇承种切。伏维勋侯曼福，无任企仰。维源待罪濠上。三载于兹，抚辑无方，政多丛脞。益以时局多故，党派纷歧，稍一张弛，动形掣肘，对于地方吏

^① 此信和下一信，收藏同册，纪年“甲子”，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

^② 李维源，字松圃，广东梅县人，淮泗道、苏常道道尹。此信和以下三信收藏于同册，年代待考。从来信称呼、皖省情况，及赴宁“躬诣节轅”等分析，似写于1922年。

事毫无补救。回溯当年荐士，曾荷恩知，迄今清夜扪心，实深悚咎。年来迭与田君鲁屿相约，亟思趋诣崇阶，一伸积愆，因事牵率，不获成行，孺慕私衷，耿耿在抱。

维源赴宁勾当，小住数日。伊通孜孜求治，心迹可原。俞财厅行止不检，无可为讳。至胡知事为和答责一案，仍照省署原卷声明，无从证实，自无后虑，乞纾廛系。丹帅因病辞职，巡阅一席属之李秀帅。皖督则以张星五督办继任，不日当可发表。淮北一带秋收中稔，惟溃兵自湘鄂归来，日凡数起，伏莽遍地，在在堪虞，恐终为閭阎后患耳。拉杂稟复，不及庄楷，伏乞鉴恕。祇叩崇安。淮泗道尹李制维源谨禀。九月十三日。

(二)

省长节下：

睽隔崇阶，钦迟弥切。昨闻旌旆南行，周历吴下，询民疾苦，贤劳栉沐，敬念无任。前日明令星帅调京，以少甫帮办继任皖省，裁兵计划必可实行，此间得信后，军心无不摇动。维源在官一日，维持地方秩序责无旁贷，连日晤见新军将领，竭尽忠告，均劝其持镇定，缓候解决。目前现象尚属安静。至徐州情形尚无所闻，想少公与抚帅必已妥筹布置，惟此等裁兵大政，须用敏速手腕，当机立办，否则夜长梦多，仍恐别生枝节。今日殷镇守使已派员前往芜湖与马少公接洽办法。节座关心民瘼，谨将近日情势先行禀陈，仰纾慈注。

维源奉职淮右时，值地方多故，竭蹶不遑，许省长不察事理，又复横生意见，维源忧谗畏讥，措施良苦。前闻吕公燮甫有任皖长之说，不知能否实现。如果皖省政局暂无更动，维源日居荆棘，跼蹐难安，惟有早日脱离，俾可追求驱策。素蒙伏时教达微忱，伏希垂察。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禀。十月九日。

(三)

省长崇鉴：

前奉复谕，敬承种切。皖省新军先由徐宿入手裁遣，嗣将泗县、芦州两处缴械遣散，日内派员又将盱眙、明光所住两营一律资遣，统计马、步、炮队已裁二十七营。现留十二营，暂由殷镇守使统率，将来是否改编，静候中央处分。目下第一步裁兵事宜大致结束，地方无扰，人心安谧，并未稍生枝节，诚非初念所及，堪以仰纾垂廑。许省长入掌法曹，继任之人以吕燮老最有望。惟皖事复杂，整理良非易易，顾瞻前路，未敢乐观。皖北善后自以整顿警察为要义，维源商承督理，正在研究，尚无具体办法。现拟抽暇赴宁扫墓，不日躬诣节轅，面聆训诲，先肃寸稟，祇叩崇绥。道尹李维源谨稟。十二月六日。

(四)

省长崇鉴：

昨诣节轅，畅聆训诲，毋任钦感。回蚌后，面谒马督理，已将枪枝一事密向询问，据云收缴枪械存储无多，且有损坏，曹巡阅使曾有电来索取枪枝，以致难于分拨等语。细察情形，似马督理对于此项枪枝亦有不能自主之势，谨以密陈，仰祈察照。

顷许省长电致督理，拟委派维源前赴山西，调查省道事宜，所有淮泗道缺委，芜湖县知事余谊密代理，不日即可发表。少甫督理虽尚挽留，亦无十分诚意。此次奉委离任，暂未开缺，藉此脱离，未始非计。盖亦逆料皖省军、政两界将来必无良好结果，亦甚愿乘此抽身，不欲郁郁居此。素蒙垂植，敢布悃忱。并嘱铁鸣兄趋谒节座，面陈一切。肃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稟。十二月十五日。

(五)

省长节下：

前于十月间肃复寸城，计陈签阁。维源蛰居海滋，守官俟代，俨与世隔。久未肃笺上叩起居，瞻望戟辕，不胜驰慕。

顷闻沪警厅事，上劳苻虑，而报章腾载，有谓牵动江浙和平公约者，有谓省座以去就争者，远道称播，人言言殊，亦莫得其真相。维源窃以此项问题，仅一荐任职官，无关政局。节署职权所在，依法委任，自为当仁不让之义。在沪军方面偏执阻挠，其曲本不在我，天下公论自能辨之。夫以一警厅交替即有辩论，无非一部行政之争，何关两省和平之局。江南人士奔走相告，以为此事不决，岌岌焉恐起战祸，此皆神经过敏、无事自扰之论调，维源窃不谓然。值此时局紧张，人心浮动，各方言论均有作用，诚恐影响所及，有出乎本事范围之外者。节座向持政见，光明磊落，遐迩皆知。今沪厅既经撤委，自不便轻于更易，至于到任迟早，似可暂勿迫促，天下大事往往愈求速了而纠纷愈起来，稍缓时日，庞言渐息，再事疏通，终有解决之法。似不宜操之过急，转致别生枝节。一管之见，是否有当，伏希采纳。

苏省政治自经东山再起以后，虽一切措施或因牵掣未能放手，而吏事已就整饬，民治暂循轨道，迄今外间议论犹谓江苏地方秩序为各省之冠，倘或拂衣高蹈，竟赋遂初，苏省前途扰攘，将无底止。即令巾车归第，亦岂能耕钓相安，况使节重来，原为苍生而出。伏望垂念时艰，勿存退志，尤中外人士所馨香企祷者也。维源感荷恩知，语多狂僭，尚祈鉴谅。

厦关迭经另简，有人均以闽事未经统一不能就任。维源守此鸡肋，迟滞难行，岁晚警心，益无聊赖，现状幸俱安谧，堪慰履垂。肃禀，恭叩崇安。厦门关监督李维源谨禀。十二月十六日。^①

^① 此信藏册纪年“癸亥”，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

(六)

省长崇鉴：

抚帅来电，尊意以不疾不徐复之。兹另拟稿呈送核办。顷晤少兰兄，商及前事，极表赞同，俟截留办妥、收款较旺之时，再行设法办理，并陈。敬叩崇安。维源谨呈。十月二日。^①

(七)

省长崇鉴：

今早有人自上海来，据称卢、何方面近日又得奉方接济，气象较前数日又觉稍好。并云昆山方面不久将有变化，此系彼方内部传述之词，恐亦未必全无根据。心垣今已赴沪，再过两三日必有确实消息也，谨密陈。祇叩崇安。维源谨禀。六日。

(八)

省长崇鉴：

顷闻传述卢督已到龙华，浙局变化，似昆山方面可望胜利，或者江浙战争可以结束。所虑卢、何困斗，再生枝节，仍须从收编臧、杨著手。如抚帅无心恋战，即和平亦有希望，是在天心之厌祸而已。专此密禀，敬叩崇安。李维源谨禀。十九日戌刻。

正缮禀间接奉密谕，敬谨诵悉。

(九)

省长崇鉴：

维源顷在下关候船，适闻津浦车行至中途折回，因即就近探问，适有人昨日自蚌埠来此，据云蚌埠倪、史、高三旅长前日会议欲有举动，迭次电询马督，未得复电，酝酿既久，恐有变故；

^① 此信和以下四信，收藏于同册，纪年“甲子”，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

并云这次主动系李传业，即前次被马撤任之皖北镇守使。史旅虽与马亲近，而所部军队尚留一团在真茹，现留皖北之华团长系倪督之亲外甥，与津埠方面亦有接洽，史亦不得不从，大约一两日即有通电驱马等语。据此情形，当有几分可靠，谨以密陈。维源候三句钟船到即行。倚装手禀，敬叩崇安。维源谨禀。十一月六日午二钟。

(一〇)

省长崇鉴：

维源叩辞启行，于二十六日午后抵沪，振务借款，经孟朴磋商已有成议，不料昨日忽有枝节，因担保恐之电厂先有押款，不能作用。现已查明，此项押款，系于从前初设厂之时，曾在中行押借六万余元，确有根据。孟朴以为数无多，不能因此牵动借款，正在设法转圜，一俟就绪，再行电达。宁垣局势，昨谒赞侯总长，业经详告，比经电达合肥，筹商解决办法。赞公今早由海道北行，孟朴亦往晤谈，此后有事约定密电往来，不致隔阂，如齐督无甚坚持，似不致再有战祸也。顷闻杜司令辞职，大有拆台之势，温交易员又奉齐急电召往，如果军事稍有变化，务乞密示。肃禀，敬叩崇安。维源谨禀。十一月二十八日晨。

(一一)

省长崇鉴：

昨奉佳电，已与金使商洽，渠以未接效坤军长复电颇虑。李醉明支吾违抗，难于强制，其对于撤李另委，意极赞同。金使原拟请将白所长改委，稍缓数日再令庄炎接事，并声明与白毫无关系。维源正在拟稿电复，续奉蒸电，金使适在职署，复与详商，会拟电文拍发，计荷垂察。维源之意，并请飭令清泉将白所长同时改委，以免枝节。伏候酌夺。

连日苏州城□小有抢劫，情节尚轻，已商金使设法办理。金使颇惜名誉，惜于现驻各军指挥不能统一，若不早日撤兵，殊为可虑。效坤军长不日南来，当有计划。维源已约金使，届时到宁就近商洽。禀陈崇座，以便指示机宜。

苏常清乡事宜，于维源未到之前三日，由蔡道尹之代行，科长会行，拟定仍用蔡道尹名义为清乡会办，各县人员均已分派，维源抵任作交，当然不能变更，免生意见。惟当随时补救，但求地方无甚骚扰，军队不出多事，即为至幸。维源谬承知遇，职在巡方，江南军队如林，无论何时撤退，应付总不免困难，若尸位颺然，一事不问，寸衷何以自安？当履艰蹈险之时，为众谤群疑所集，宪旌将去，万念俱灰。维源一日在官，当尽一日之职，亦断无丝毫恋栈之意。

官钱局事已飭赶紧结束，仕途荣悴及时日久暂，莫非数定，得失更不足论。

维源拟俟节旆启行，侍送前赴海安，稍住数日，藉伸孺慕，当亦为崇座所许可也。

前求许葆荣事，曾蒙久为培植，无论差缺，尚乞留意，琐琐陈渎，无任感悚。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禀。三月十日。①

(一二)

省长崇鉴：

维源叩辞后，诘晨旋苏，此间军队尚未移动。近日昆山驻军列车过苏，闻将撤尽。无锡驻军除开拔外，现存无多。昨吴县王知事奎城由沪返苏，据称效坤军长准五、六日内定可来此，并闻财政部已汇二十万为开拔费，前由崇署承认之四十万以外，似不

① 此信和以下二信，收藏同册，纪年“甲子”即1924年，疑收编有误，时间待考。从本信中李维源和蔡道尹（宝善）交接任时间和“宪旌将去”；第十二信中“顷闻郑省长就任有期”，第十三信“沪案发生，苏属学潮继起”等内容推测，该三信应写于1925年。

致再有请求。然近旬以来，宪座焦劳亦已至矣。苏州城内本月三日颜家巷有匪六人，内有著军衣者四人，抢去金饰，伤毙事主袁子廉一案，此案情节是仇是盗，尚未明了。维源已饬陈警厅长悬赏严缉务期破获，一面督同厅县，将地方治安事宜妥为部署，并商金镇守使随时注意，乞纾廛注。

顷闻郑省长就任有期，财厅改简王其康，阁议通过。节座交卸似不致为期过远，请护一层是否可以从缓，敬以为念，张军长对于前委能否续行交还，甚无把握。新任财厅不久即来，局面又稍稍变易。维源前恳许葆荣事，如蒙垂植，拟求早日给委，倘税所腾挪不出，可否仍求赏委县缺。该员前在皖北，曾代宿亳缺，任事谨慎，缉捕尚勤，且以荐任职奉令留苏，资格尚无不合。维源久侍节下，渥蒙略分言情，用敢为再三之渎，临禀毋任感悚待命之至。肃禀，祇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禀。四月九日。

(一三)

省长崇鉴：

前□由姚弁賚奉手谕，敬承一一。崇座胃恙近日曾否减轻？想系日前酷热太甚，于胃病不宜之故，敬以为念。沪案发生，苏属学潮继起，幸未罢工罢市。秩序尚属安静。郑省长因与杨监督语言冲突，电京请撤，保维源暂兼，嗣经阁议划出，苏交涉员由道尹兼任。此事极苦，月费仅二百五十元，仍须减折。因此转不能辞，俟奉命后暂行接任，徐图摆脱，惟目前又增一麻烦而已。姚弁已函荐傅统领处，一面仍托枚叔作持原事，乞纾廛注。维源因赴宁方回，稍有感冒，匆率禀复，语未详尽，字迹亦甚潦草，伏乞鉴谅。余再续陈。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禀。七月十二日。

(一四)

省长崇鉴：

久未肃笺，上叩起居，新秋凉爽，伏承福履多祉，毋任企颂。苏省减折以后，行政方面经费六折核发，尚多愆期。主管官厅只云通筹办法，究不知如何设施。当此外交紧急交涉，各署俸费数月不发。维源奉令兼任，又增劳费无可告诉。时局多艰，燕巢危幕，本非常久之局。维源亦日理襁被，得代即行，决无留恋。近旬以来，苏属各县迭出抢劫巨案，忝□斯郡，坐视百姓颠连，不能安枕，良用悚疚。孟朴昨亦来苏勾当，湖田局务正在部署开办。维源日思趋叩崇阶，藉纾积悃，终以事多牵率，不获成行。荩躬极甚安健，不胜念系。专肃，敬叩福绥。道尹李维源谨禀。九月二日。①

(一五)

省长崇鉴：

接奉环谕，敬承种切。节座关垂僚属，语重心长，无任感结。官钱局因用人不当，账目舛错，现已承认归入交代，陆续清理。维源自宪旌去后，本已日存退志，即或有人兴风作浪，亦复纯任自然，拟待秋节以后，暂为摆脱，北上一行，惟近日时局渐趋严重，苏当冲要，果能拂袖而行，诚为藏拙之道。仲仁、仲深诸公相处商洽，以地方关系，届时能否绝裾以去，仍未可必。倘省恒〔垣〕于此时即行更动，则朝闻撤令，夕解官符，决不稍涉留恋。至于个人生计，祇可另行打算。经手未完，前商御秋，允为担代，亦可无大阻碍。生当乱世，穷困亦无所容心，第以久感知遇之恩，曾不能稍自树立，深用悚疚耳。江北一带近来是否安静？倘或大局紧张，宪节是否仍迁沪上，便祈密示。专此密陈，

① 此信和以下四信收藏于同册，纪年“乙丑”，即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

敬叩崇安。道尹维源谨禀。九月二十日。

(一六)

省长崇鉴：

王弁树森昨赉到手谕，顷又由邮局递奉赐函，敬承。下旬日以前江浙风声颇紧，杨莅宁后已渐缓和，目前可无它虑。惟陇海线上之豫军聚集甚多，颇虞触发。宁河到沪与否并未证实，自后如有消息自当随时禀达。滨湖各属梟匪充斥，自经君实派队剿办，近稍敛戢。县警备队有名无实，必须整理，然非一时所能收效。苏省财政、吏事均无办法。维源久存去志。仲老、仲深诸公均以地方为念，相期甚切。当此流言四起，风鹤时闻，自不能贸然辞退，惟待江浙杯酒释兵之日，即为维源疑段去国之时，区区下怀，当蒙察谅。吴江林知事悃悃无华，此次调缺系维源力保。袁季梅升署警厅，近已请补是缺，亦为维源密荐。任官惟贤，职责所在，不敢放弃。郑省长居然采纳，诚非初念所及耳。王树森事项与君实谈及，亦颇歉然，现已由维源与君实派充差遣，给予月薪，俾资养贍，请纾厪念。专肃，祇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禀。九月二十六日。

(一七)

省长崇鉴：

前肃禀函，计荷察照。苏州近旬以来人心安定，奉军早退，浙军未驻，此间无一兵一卒，全恃警察维持秩序，近况亦颇宁帖。馨帅已赴浦口以北督师，津浦道上战事如何接触，现无确报。海州必有事故，顷闻徐州奉军兵变之说，亦未证实。总之，此次军事解决，以冯焕帅之行止为断，可预定也。孚威赴豫赴宁，无一而可，徘徊汉上，似非胜算，如果鲁张军事不利，奉方不得不追让或趋入和平之一途，则如天之福矣。金镇使已离苏，地

方责任维源无可诿卸，现督、厅、县勉维现状，然今日之苏局，而犹恋此一官，宁非至愚。拟俟战事略定，别作计划，目下尚不敢轻言去职也。江北一带大军云集，珂乡尚安谧否？尚乞谕知为叩。茹知事庆琛昨已晤谈。此时政局又变，锡丞护长对于各缺亦不轻动。茹君亦以现在状况，到差得缺，均非长局，亦慎重之意也。专此，敬叩崇安，伏维垂察。道尹李维源谨禀。十一月二日。

(一八)

省长崇鉴：

前肃禀函，计呈察照。陶遗新长已经就任，孟朴襄理政务，省政暂有归束。孙总司令日前赴杭，闻二十日前准定旋宁开会。苏城前日城内当典被抢，系在下午四钟时候，上盗四人，暗进明出，所抢钱洋约值三千余元。当飭分投□缉，即于次日清早在沪破获。人赃并在，刻已解苏讯办。近日宣传过激，已成一种流行病，此间工学各界多为所惑。维源督防厅县，严格防止，目下秩序尚极安静，惟大局日趋危险，时事变幻，莫知所届，殊切焦忧。朱琛甫前长二师，虽经奉令，现已取消。陈雪暄赴皖，暂亦无事。拉杂禀闻，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禀。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

省长崇鉴：

昨奉还谕，敬悉种切。水警数月无饷。沈厅葆义屡请辞职，留沪多日未回。俟其局面略定，再将何斌之事与其详商，另行禀复。月前苏州城内钱庄被劫，案情甚重，昨已破获惩办。惟航路不靖，盗窃蜂起，引为深虑。江浙大局安定，惟粤军深入湘境，长江上游不无震恐。吴、张匆匆一面，似未必十分融洽，大局前途为可危惧。苏属各县久旱之后，继以霖雨，近已晴霁，秋成无害，

堪慰廛注。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稟。七月十五日。^①

(二〇)

省长崇鉴：

远睽节座，瞻企□劳，伏承动定曼福，无任企祷。湘鄂事起，谣啄丛生。苏州接近沪江，深恐宵小侵入内地宣传鼓动。近奉省令按照戒严办法，切实警备，业经分别布置，现状粗安，堪纾廛注。馨帅援赣各军早经出发，为五省疆域计，不得不积极备战。江西境内兵力甚厚，邓督出省督师，职子崇寅先率混成一队进驻樟树，旬日以内未得来信，恐已开拔前方。时局至此，战祸蔓延，似非短期所能结束。张仲老昨与沪上同人集议，奔走和平，今日启程由宁而汉，约计十日左右方可回苏。如何结果，容再稟闻。专肃，敬叩崇安，虔颂秋禧。道尹李维源谨稟。九月十八日。

(二一)

省长崇鉴：

前肃函，祇叩节厘，计荷垂察。顷奉手谕，祇悉种切。时局严重，赣垣亦有小变。馨帅到浔，士气一振，近日消息渐好。然此次战争局势扩大，恐非短期所能结束。苏属大致安静，惟各县抢劫之案时有所闻。水警缺饷甚巨，亦多可虑。自镇使取消，地方责任专注行政方面，益形惴惴。泰兴县控案，系由省委芦某节外生枝，复多纠葛。昨由职署委查具复，仍请归入司法范围较易，将来原控各节多系摭拾，亦俱详细述明，决无支蔓。何斌事，自前次缴还委令后，维源后向水警厅说项，以数月无饷，遂

^① 此信和以下三信收藏同册，纪年“丙寅”，即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

未成就，容再遇机注意，以副垂瞩。兹因刘知事激之便，附呈土物食品，并乞赐存。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稟。九月二十六日。

(二二)

省长崇鉴：

久未肃缄，恭叩起居，悚歉无似。朔风寒厉，杖履康绥，至为企颂。自鲁军南下后，联军移驻沪宁路线为数甚众，近来浙事紧张，风鹤告警，孟帅一部分已入杭城，将来战事接触，恐趋重浙东一带。苏属防务稳固，惟人心不免恐慌。维源遭际时艰，勉维现状，材轻责重，不胜虎尾春冰之惧。陶遗省长坚决去职，锡丞继任亦已接事。目前苏省政局暂可维持，来日大难，前途亦至可虑。崇座关怀时局，当亦同兹愤慨也。前奉函谕，蒐采张士诚遗事，已经派员征集，容再另缄寄呈。惟张士诚遗像遍觅不得，拟再向收藏家设法求之。职之崇寅前于赣役战事未了之先即已卸职北上，现随张汉卿军长，极承优待，日内赴濮阳改编军队。北方局势仍系注重军事，中原鼎沸，河清无望，可为恹然。张仲老亲丧葬事已毕，现住苏城，和平绝望，事不可为，态度极为沉默。专肃，敬叩崇安。道尹李维源谨稟。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三)

止老崇鉴：

前复一函，计达签典。匝月以来，久疏戕牍。每与张君矫尘谈及江北匪患，深念尊座近居珂乡，而四面萑苻不靖，极以为忧。昨闻有人说崇座因乡居不靖，业经迁地，惟未得确信，不知移旆何地，毋任驰系。维源前因假有感冒称疾赴沪，昨始返镇。此间虽经葛士厅长雅意罗致，而活动亦无余地，鬻文所入，且不能自给，穷居蹙缩，殊难为怀。君实计已南旋。起居稍暇，乞赐

训言，不胜感企。敬叩崇安。李维源谨肃。六月二十八日。①

(二四)

止老崇鉴：

月前叔和兄面示尊函，敬承一一。维源旋因痢疾返沪，一病兼旬，近始痊愈，久稽裁复，无任惶悚。米粮奇贵，民食维艰。昨来沪已向葛士厅长面达尊意，惟现值税收奇绌，普通免厘，省府断难【通】过，若各处平糶运米，随时具文，立可免税放行，并无限制。不知江北一带近日米价如何？敬祈酌示。目下秋收已近，如谷价能松，似亦不必徒及一举矣。财务局长须经甄用会审查合格方能任用。王觐墀兄前商葛士，已送甄用会，嗣以履历文件久未寄到，以致见遗。叔和兄资格极高，而甄用已经结束，不及保送，顷葛士□为致函民厅介绍，叔兄计尚在京另函一件，敬求飭寄。维源在京口数月，殊无聊赖，时局紧张，益不复作希冀。如君实南返有机可乘，仍乞设法介绍，另辟门径，此间难助，无足恋也。泰县征粮种，则查明另复。维源须一星期后病体复元，始回镇也。敬叩崇绥。维源谨肃。八月六日。

自上海萨坡赛路巴里224函陈。②

(二五)

止老崇鉴：

时奉谕函，祇承种切。张副司令在京未北返，今日将来游焦山，似行期未经确定。尊函已专送君实转商，未接复信。据来人回称，君实面云连日甚忙，俟谒张接洽即有信来，言之甚为诚恳。维源候君实来信即刻赴京，如崇座日内得暇，可否与君实通信再

① 此信稿首页右下方，韩国钧注：“庚午七月二日到，七日复。”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

② 此信和以下二信收藏同册，纪年“庚午”，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

一催询，尤为感企。维源之意请张副司令将履历片纸转交蒋主席或交宋子文部长，如已交过，仍可托葛诸君从旁嘘植。已将此种情形迭次函致君实，请其酌办。维源护落无状，重蒙垂注，不胜感激。如有消息，随时禀闻，抑即在镇静候，暂不返沪。蒙佩功兄来信，尊嘱之事照办，想以〔已〕有信奉陈崇听。当复，祇叩福绥。维源谨上。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六)

止老崇鉴：

接诵复谕并致君实函均已奉到，琐琐屢读，实深感悚。维源借葛士来京已经多日，因主计处正在筹备，约来襄助。事关新政，诸非谙悉，盲人瞎马，奚能有济？此项机关设在国民政府和参谋本部邻近。君实现在北平，已将尊函邮递，俟其南旋，如何商洽，再行禀闻。尤孝达事，俟财厅交接之时，拟为设法。高君履历亦经收存。至泰县团防用款特别征收，恐格于成例，时已函主科设法办理，未知能否通融。得复再闻。敬叩崇绥，敬贺岁厘。维源谨禀。十二月三十日。

(二七)

止老崇鉴：

前由镇江转寄一函，计已到达。近闻尊座为水灾善后往返扬镇，征途况瘁，敬念起居，驰系无已。国府改组后，气象似不如前，主计机关闻将裁并，葛士已提辞呈。维源亦为料理结束，整装待发。新政府既不健全，自不必汲汲谋事，生活不了，则另一问题也。维源拟旬日后，暂行返沪，徐待机缘。知蒙垂注，谨以禀陈。祇叩崇安，并希赐察。维源谨上。一月五日。①

① 此信和以下六信收藏同册，纪年“壬申——癸酉”，即写于1932——1933年，具体年代待考。

(二八)

止老尊鉴：

昨肃寸函，计达签阁。顷阅报载君实有任北平参谋长之说，维源顷致一电（由镇口发），录呈鉴阅。拟乞崇座赐电君实催促，请将电稿寄交维源，由京译发。琐渎尊严，毋任感悚。敬颂崇安。维源谨肃。三月十二日上午。

(二九)

止老尊鉴：

两奉手谕一由叔和兄交，一由邮局递到，均谨诵悉。寄示电稿，已于二十四日由镇江无线电台译发。维源因事回沪小住一星期，二十五返京，是以稟复稍稽，尚祈察亮。君实兄是否就参谋长事并无确信，然亦鼎言介绍君实关系，当不致毫无希望。现在主计处成立在即，藹士相处颇善，而郁郁居此，债台山积，精神上痛苦亦多。崇座垂念之深，为谋之切，实深感结。此后如与君实通电，即请赐文，仍可由镇代发，并以附陈。敬叩崇安。维源三月二十六日。

(三〇)

止老尊鉴：

昨稟计达，君实于本月四日由平抵京，六日由京赴沪，维源未与晤面。参谋部与主计处同隶国府，地隔数武，因中间五日为星期，以致相左。据黄静波云，君实如不赴奉化，约四五天仍回京。大约君实回时，或可一晤（君实后日返京，国民会议张公仍来京云云）。惟日前崇座致电两次，维源亦致电三次，不得一复，此次返京亦无消息，此中机括似已沉滞。惟君实办事向来模糊不可测已〔以〕常理，拟乞尊座赐一快函再询君实，或行或止，当可得

一究竟也（此函仍交维源派人专送）。琐渎感悚。敬颂崇祺。维源谨上。四月七日。

（三一）

止老尊鉴：

十三日接奉快谕，并附致君实函，敬承一一。尊意肫切，感深肺腑，惟君实已由上海迳赴沈阳，并未回京。兹将黄静波函寄呈崇阅。维源之意，君实人虽模糊，对于故旧并不炎凉之态，垂以函谕，必当注意。拟求尊座再赐一电稿（赐后请由快邮为叩），用和密码译示，由维源交镇江无线电台拍发，电费可免，字多不妨。至应如何措词，仍乞酌核。因去函甚缓（计奉谕复，君实当在沈阳），不如电达之速，且可早得复电。冒昧琐渎，罪歉无似。敬颂崇绥。维源谨上。四月十四日。

（三二）

止老尊鉴：

昨奉手谕并和密码电稿，当即分电平、津、沈阳三处，由镇江无线电台拍发。近闻君实有不日南旋之说。此次屡烦尊座，函电纷驰，亦已不遗余力，盛意肫切，泱髓沦肌。如果君实力所能及，似亦必有办法，惟吾道能行与否，亦关运数，更非强致。维源滥竽计曹，月俸所入较在镇江稍多，粗可维持生活。以近来时局诚如放翁诗句，怀绶不为明日计耳。尊座北上曾否定期，维源拟到京口迎谒，先此奉陈。祇叩崇绥。维源谨肃。四月二十四日。

（三三）

止老尊鉴：

接奉环谕，维源以左臂受寒作痛，久未肃复，至为悚歉。江北水灾善后重烦擘画，连日会议想有端绪。尊座何时能回海安，

敬以为念。倭寇已深，黑河不守，国联无能为役。总座有北上消息亦未证实，即使成行，而东南半壁坐镇无人，亦殊可虑。中央各机关上月薪俸仅发半数，财政问题尤关命脉，如何！任潮未离京时曾嘱代求墨翰，附呈素纸，乞赐挥寄下，无任感企。敬颂崇祺。维源谨肃。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四)

止老尊鉴：

人事碌碌，久未肃函上敬起居，天气酷热，伏维杖履康适，至为颂企。维源自春间离镇，忽忽数月，前闻苏府改组完全不确。藹士今仍暂回主计处，日内即将回京服务，藉此月肺以维生活，亦无聊之极思耳。华北局势一变，西南意见纷歧，全国财荒，岌岌不可终日，时局如斯，另〔令〕人头白。前接心源兄函，知尊座上月在扬小住数日，运工平稳，计可稍纾苒系。专肃，敬叩崇绥。维源谨上。八月二日。①

(三五)

止老尊鉴：

久未肃函，敬询起居，不胜驰系。昨闻尊体偶患疴疾，比见致藹士函，系亲笔所书，想已珍摄复元，敬念无似。维源自去秋仍回主计处秘书原职，遂即长住南京。旧历年底返沪度岁，留滞月余仍返京，属从事文字，碌碌往来沪上。近况粗适，堪慰慈注。专肃，祇叩崇绥。维源谨上。五月三日。②

附上仲言兄函一件。

① 此信稿首页右下方，韩国钧注：“二十二年八月五日到。”“二十二年”系民国纪年，即1933年。

② 此信和以下一信收藏同册，纪年“甲戌”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

(三六)

止老崇鉴：

在沪接展复谕，并承赐书联对，光照寒庐，谨当什袭珍藏，传为家宝，渥荷殊宠，感谢无任。维源昨又由沪旋京，日内即将返沪，虽承蒿士盛意，于形迹不相约束，而车尘仆仆，途中亦觉劳苦。真卿乞米，殊无谓耳。苏省财政竭蹶，石父强作解人，结束宣言直同蛇足。全省附税均较正税增至多倍，若海门、如皋、灌云，尤属骇人听闻。近来正赋积欠，实因民力祇此，担负不起。政府注意农村而不恤民隐，直梦呓耳。专谢，敬叩崇安。维源谨肃。十月十五日。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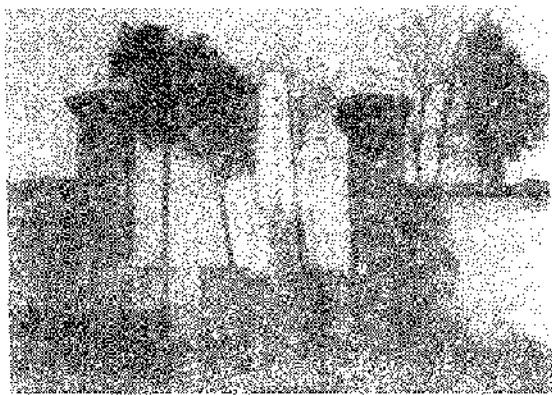
止老崇鉴：

久未肃函上叩起居，至深孺□。发春献岁，伏承崇候曼福，无任颂企。维源滞迹京曹，忽忽数载，虽可勉维生活，日复一日，兴趣索然，无可告陈。自愧□□，益觉□□无状矣。尤孝达□□部服务，目前自动辞职，维源日久在沪，事先未及闻知，不获挽留，甚为抱歉。上次尊座来京，维源适亦赴沪，未能叩谒，至今帐〔怅〕结。专肃，敬颂年祉。维源谨上。十二月十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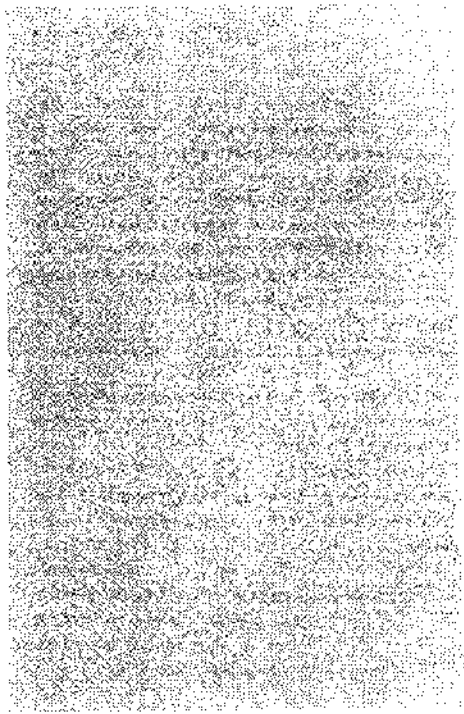
① 此信稿首页右下方，韩国钧注：“已复讫，丙子一月七日。”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



周水平烈士遺像



周水平烈士墓



周永平1923年替領戶陸臣臣葉苑写的上谷發

周水平烈士资料

张耀宗辑

前 言

一九二六年十月，毛泽东同志以润之的笔名在当年《响导》周报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文中在《江阴》一节中写道：“顾山镇介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户很厉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叫周水平（周原在无锡省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后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户合作自救会’。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记述的，就是江阴、常熟、无锡三县边界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农民运动领袖周水平的英勇斗争事迹。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周水平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顾山周东庄。曾留学日本。历任小学、中学教职。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交界处周东庄筹办“佃户合作自救会”，发动农民抗租，被三县土豪劣绅勾结军阀孙传芳密令杀害。他被杀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各民众团体一致声讨土豪劣绅与军阀孙传芳的反革命罪行，张太雷同志也在《人民周刊》上撰文，题为《孙传芳又杀了一位革命先锋周侃》。

周水平的英勇斗争事迹，对发动澄锡虞地区的农民运动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以前有关周水平事迹和被杀的情况，均散见于

当时的报刊上。至于他如何与土豪劣绅作不屈不挠斗争的有关资料，则始终未能公诸于世。我为纂修《顾山镇志》，征访故乡历史文献，得见周仲甫老人保存的一大批周水平与土豪劣绅斗争的资料。其中有手稿、书信、呈稿、日记、文稿以及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等等。

手稿：有1923年替佃户亲笔写的上诉状（见照片）。

书信：有一件是周水平于民国十年，在浙江省立五中任教时，写给其父母的信，从信内得知他与当地掌握教育大权的学董进行了斗争。另一件是在狱中写给父母亲的信，说他身居囹圄，仍然读书习字；而对反动派的非法拘押，“业已提出抗告”，对于开释一事，他告诉父亲“儿只愿无罪开释”。

呈稿：有关于对农村集镇的社会改革的《为左道惑众，请求飭警拘惩事，呈江阴县知事宋文》、《为请求飭令调验烟犯、拿禁烟馆事，呈江苏省长王文》；有为办好教育事业的《为学董支发乡款任意妄为，呈江阴县知事宋文》、《为区劝学员资望不孚，请措枉举直事，呈江阴县知事宋文》；有为佃户抗议地主侵占田产权《为江阴县判决唐敬斋与上诉人田面涉讼一案，不服上诉事》；以及在狱中驳斥地主、土豪劣绅诬陷“宣传赤化、主张抗租、藉图敛财”的辩护呈稿：《为追加辩护理由事，呈江阴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王文》、《为被诬赤化过激一案，不服非法逮捕，继烦羈押、提起抗告事，呈苏州地方审判厅文》。

还有一批反映周水平奔波四乡，宣讲农民痛苦，发起佃户合作自救会，在本乡沈舍里庙会上散发的传单和佃户合作自救会简章原件。

另外也见到周水平反对封建礼教思想的、纪念留日时所结识的陆亚英女士所刊印的《悼英集》。

在周水平被杀之后，各界所发表的纪念文章和有关周案一事的材料：则有侯绍裘撰《周水平烈士事略》，中国济难会临时全

国总会所发〈为要求全体会员宣传军阀孙传芳惨杀江阴农民运动领袖周水平罪状的通告〉，北伐后，国民革命军为昭雪周冤，由农民协会、临时县党部、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机关派选代表合组而成“办理周案委员会”所编印〈江阴周水平冤案始末详情〉。

这些资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等书中都不曾收录，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原稿。虽然有的发表在当时报刊上，至今已难找到。因此我全部抄录于〈顾山镇志〉一书中，历年以来又不时留心搜集，陆续得到若干篇，辑为〈江阴周水平烈士纪念集〉二卷，至于留存于烈士家中的资料，最早散失于日军侵华战争时期，又散失于仲甫老人病故之后，今则荡然无存。我所辑录的这册资料幸好携带身边，得以安保无恙。今略加编次，厘为三部分：一、各界人士纪念文章及各报刊报导烈士被杀情况，附江阴县知事王家锦上报省方的二件呈文；二、周刚直烈士遗著；三、周案始末情况。末附拙著〈周水平烈士年表〉。稍加注释，凡原有出处者，均在文后注明，未注明的均录自原稿。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本编曾得到烈士家属吴惠玉同志以及常熟黄忠同志的大力帮助，顾山文化站提供照片，在此均表示感谢。

辑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

1923年周水平替佃户陆臣臣亲笔写的状稿

上诉人陆臣臣 五十七 吴县官库巷七十六号

被上诉人唐敬斋，年岁不详，住江阴县顾山镇。

为江阴县判决唐敬斋与上诉人田面涉讼一案，不服上诉事。

兹于本月八日接奉原县判决书一件，主文内载判令上诉人返

退唐敬斋田面三亩五分三，云云在案。上诉人对此殊有不服，爰特于法定期限内依法上诉，为将不服理由分述如下：

缘上诉人承种江阴县顾山乡八段人字号水田两坵，共计四亩二分，数代相传，随业完租，曾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由前业主王馨胡绝卖与唐敬斋管业（即今之业主），旋据该业【主】因建筑坟墓，划去七分，斯时改为三亩五分，耕种完租，历沿相安无异。突于本年该业主唐敬斋以占田霸□为题，提起诉讼。惟唐敬斋捏称价卖该田时，契上载明田底田面等字样，后经召佃毛金虎承种该田，均有上诉人为原中人之一。至于证人周懋修、叶建庭、吴卓勤等签，是有上诉人在场画押各等语；则该证人等均属与唐敬斋亲戚以及伙友等关系，□必串同一气，以致所诉各节全属虚伪，而各处惯例，凡业栈卖买田产，断无牵连田面之理。（按之田面系田佃有历年培养肥料以及预备种子之损失）以故有历管之例。但至每年收割时，只须租米清偿，设有不兑者，由业主送官迫偿，此乃定例也。

伏思该田上诉人有祖遗耕种之权，历沿至今，亦负完租之义务，岂有介绍毛金虎承种之理。况唐敬斋价卖该田，又无上诉人为中，兹经唐敬斋在县署捏词诬控，因有田邻挖种该田起见，致有发生霸吞田面之举，情节显然。惟该田面价值不过二十元之一亩，事属甚微，何得为之势欺贫农，妄争田面，而县判不以业佃有田底田面之别，仅就唐敬斋饰词请求，以及其私人之证言而为判决，系属失当。上诉人殊多未服，为特□不变期间，备具理由，状请钧厅电鉴，俯赐迅予调卷传集审理，恩准撤销第一审之判决，更为判令上诉人继续耕种原有田面，依照原额完租，实为公便。谨状吴县地审判厅公鉴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具状人陆臣臣押

注：此为周水平状稿，标题为编者所加，今存陆氏后人陆福祥同志处。

周水平烈士事略

侯绍裘

我在做周水平烈士的事略以前，先要说明几句话：周同志我不常相叙的，他的人格和主义决不是这篇事略里可以尽量表现的。我但晓得周同志是江苏江阴顾山周东庄人，原名树平，又名侃，号刚直。父亲仲甫先生生三子一女。次子三民，名全平；三子名侗，号觉人；周同志居长。家境很贫，全赖母亲王氏勤俭纺织维持生活，所以到八、九岁的时候，他也只有断断续续地受过私塾式的教育。到了十二岁就去学习缝工了。论理生在贫穷之下，可说是没有再受到教育之机会了；但是他到了十七岁，适值他的父亲到常熟合兴街去当教员，周同志志愿随父亲去读书，抛弃缝工，二年考取无锡第三师范。毕业后先后担任江阴马嘶、顾山、宜兴、浦东惠北等高小教员。一方面他还勤读和补习日文。民国五年，他得到无锡、常熟友人之助，就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方面兼习医学、司法、社会等科。周同志在日本毕业以后，他抱着一腔救国的热忱回来，先后担任铜山、川沙师范，浙江五中，上海大学等校教职。但是他在川沙的时候还做了几件工作（此是川沙人王剑山告诉我的）：（一）齐卢战争后率领学生募捐，得棉衣五百余套，银八百七十余元；（二）十四年三月组织川沙党部，三月二十二日发起孙总理追悼大会，一切筹备事宜，皆以周同志之力为多。开会时登台演说，极慷慨激昂之至；（三）五卅事起，发起川沙国民外交大会及募捐。十四年的下半年，周同志因为连年奔走，得了一种吐血病，决计在家里休养。一方面做些民间的工作，还想办一种江苏评论社，鼓吹社会的改良。后来他在本邑规划党部和区分部，并发起星社和《星光报》，创设佃户合作自救会。但是终究因为这几件的介绍，把他好好的头颅端〔断〕送了。这是我们革命队里何等的损失。

周同志被拘之原因：在少时就隐露了改革社会的决心。他在第三师范寒暑假回到本乡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发奋求学，一方面他办一种农民演讲会，唤起农民的觉悟和农民的改良，在这时候他已引起社会上不少的注意了。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热烈参加爱国运动，有一次还被日本的警察捉去监禁了好几天。回国后深感到我们大多数的同胞太没有知识和团结精神，那里讲得到和列强帝国主义去抗争，所以他就在本乡办平民夜校，同时还联络远近有志的青年创设青年社。在这时候他很得到一般农工们的信仰。还去大禁烟犯吴鸿鸾、封玉如、赌犯周楚贞，禁巫覡沈舍里烂污阿昭、季根全娘子关亡上朝邪说惑众等事，使得一班腐化一列尽净。但是一方面也增加绅士们不少的妒忌心。周同志在法律方面是很熟悉的，所以碰到平民们被劣绅土豪欺负，或佃户欠了租籽被业主开追吃官司的时候，他总去帮助他们，使得他们不至吃亏。又十四年的暑假回到江阴，一口气集合同志组织了一个星社，星社的宗旨是提高农民常识，促进江阴社会生活。《星光旬刊》就是星社里的出版物，是一个处处都顾着正义人道为平民说话的刊物。江阴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地方上的绅士们那容得周同志偏偏去替平民们说话，所以他们乘着军阀们大倡制赤的时候，就指明周同志是共产赤化了。周同志本想同时同江阴的同志共办一个佃户合作自救会，替佃户说几句公道话。但是江阴的同志大多数怕恶社会的恶势力，没有一个敢同周同志联合在一条战线上，所以周同志毅然决然地独自组织了一个佃户合作自救会。这是何等的神勇，何等的精神（会章附后）。

我们看了以上的章程，就晓得这个佃户合作自救会，也简直是叫农民团结起来一回事。但是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的一班地主阶级却已全部合作起来，向着周同志猛烈地进攻了。

周同志致命伤的一种就是竭力的反对江阴县公署所公布的钱洋折合，使贫民难于赎回活卖的田。假如现在洋价三千文，同前

十年、二十年打算，就是叫赎田者每块洋钱上吃一千或五百文的大亏，而买田的富户于年年盘剥之外，赎田时每块洋钱上再白白的占着一千或五百文的大便宜。这是江阴的地主田业公会在十三年时候发起的，到十四年该公会挽省议员章崇治、绅士陈名慎等呈县公布的。那自然周同志去反对他们，他们对于周同志当然是当作眼中钉了。周同志还组织了一个东南乡学界联合会，该会的第一步工作是清理东南乡学社的经费，但是历年来都被一个劣绅唐秩群所把持，侵吞了好几千元的公款。周同志发起了这个会，对于唐氏自然是不利的了。所以后来唐氏也是谋害周同志的一个主力。周同志在十四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日），乘着本乡沈舍里演戏的热闹，就发了佃户合作自救会几万张的简章和传单，这是他最后的工作。也就是地主阶级图害他的触发点。有了以上几种关系，可怜周同志离入狱被害的时期也就不远了。

入狱之情形：自从周同志发了合作会简章、传单后，那些谋害周同志的人就得了一个好机会，所以就有乡董省议员地主沙文明^①等起来联合无锡、常熟的地主劣绅沈同午等，又联合省议员屈砚云、曹赞安、钱名琛等联名到省县公署控告。当时江阴知事王家锦被劣绅包围，要他把周同志拘捕；另一方面他们都拍电报到省方，这时候省长徐鼎康大概说周水平宣传赤化了。刚巧周同志因为东南乡学社的开会问题到江阴，所以没几天，到十一月十八日，周同志就在江阴旅馆里捉进拘留所里去了。从此周同志一直到被害失掉了他的自由。

周同志虽是被拘了，但是他的志气丝毫没有因此而消磨。所以他说“吃官司是日记簿上应有的一页”。他还做了一副对联，就是说：“宁为枉死鬼，不做亡国奴。”于此也可见到周同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周同志被捕之后一共审问过三次，最后一次是在被害的前几天，周同志都根据着法律良心，侃侃而谈。他承认创办过佃

^① 即沙炳元。

户合作自救会，发行《星光报》，组织党部等。后来王知事也晓得周同志实在是一个纯洁的志士，但是一方面怕绅士们的势力，所以在被害的前几天还叫周同志移住优待室。周同志自从被拘后上过三次自撰辩呈，都依据着法律人道主义的。他的父亲和族人周勉臣、周杏初等上过呈文、公禀二次。咳！周同志你还相信法律可以保护人权的？那晓得法律用来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无产阶级是万万用不通的。周同志也后来明白了，所以他还做了一副对联说：“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奋斗十年，当使民生个个都登仙。”周同志在狱中毫不灰心，他仍是读书著作的工作。他还替同监的一个人因盗案嫌疑被拘的农民叫朱阿香、陈市人，做了两次辩呈；朱没有衣穿，周同志总想法借给他。后来周同志移居优待室，王知事亲口对他说：“再等几天就可以放你出去了。”周同志想出狱以后，除把佃户合作会积极进行外，还想做一篇狱中日记。所以在被害前一天有人去望周同志，他还很欢喜地说：“佃户合作自救会因我吃了二月的官司，到〔倒〕可以稳稳固固地进行下去了。”咳！周同志那里料到他的死期已不出二十小时了。周同志自从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被拘了，足足失了自由二个月，到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拂晓就遭惨杀，从此与世长逝。（按：江阴县接孙逆传芳的密令说：江阴周水平宣传过激主义，与实治安有关，应依照军法从事办理，着即枭首示众，云云。）他被害时的情形和被害后的惨状，都载在上海《晶报》、《无锡报》和日本小报。慢慢的转载《江阴报》上，可以稽核云。

我们看了周同志一生的略史，可以晓得周同志是始终锄强助弱的志士。所以当他断头的数分钟还是大声疾呼着：“我非匪非盗，为了多数贫民而死，死也无恨。”咳！多么勇敢，多么伤心，愿我同志记取周同志的临终语。

同志们！周同志死了，周同志的死决不是周同志的个人问题，乃是军阀、绅阀、地主阶级直接对我们迫害。否则周同志名不在

军籍，地不在战区，时不在战期，其事更与军务不相涉，何得妄用军法。同志们！周同志留学过日本，论理真可以做一个绅士、或竟替军阀做走狗，也可以横行乡曲，耀武扬威，但是他偏偏平安路不走，却来尽力做革命工作，指导农民运动，他的精神是这样。

同志们！周同志为革命而死了，我们在哀悼之外要晓得周同志的死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军阀、绅阀、地主阶级是联合在一条战线上的，他们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是绝对不同的。”同志们！我们要认清，我们须要切记，我们须要千万切记在心里。

后死同志候绍裘泣撰^①

胞弟周^{三民}_{觉人}泣书

为要求全体会员宣传军阀惨杀江阴农民运动 领袖周水平罪状的通告

迺启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军阀勾结之帝国主义、协同劣绅地主等，摧残民众势力日益显著。前者五卅爱国运动首领刘华被军阀秘密枪毙，全国民众未有若何严重之表示，以致军阀更肆无忌惮，进一步施行压迫，明目张胆惨杀江阴农民运动领袖周水平。吾人对此苟无严重之表示，则民众运动前途何堪设想。本会除尽力在物质上援助周君之家属外，望全体会员一致作下列宣传：

一、周君幼即奋勉好学，毕业江苏省立师范后，复留学日本，历任中学以上学校教职。由此可见，周君乃一有职业有学问之志士，既非强盗，也非轻举盲动之少年。

^① 候绍裘，字墨椎，江苏松江人。生于1896年，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周水平在上海相识。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及1926年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担任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地区负责人之一。在国民党省委内担任常委，1927年4月随党部迁南京。同月9日省党部被反动派捣毁，绍裘同志不在党部，幸未被捕。10日晚于参加紧急会议时被捕，不久被秘密杀害，遗体被反动派置于麻袋内投掷于长江中。同时殉难者十余人。此文是绍裘同志在苏州乐益女校时所撰。

二、周君曾在本乡间办贫民夜校，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刊布《星光》等旬刊，以图农民知识之增高及生活之改善。以周君之资格，舍中学以上教授而不为，而必走到田间作农民运动，可见纯出于为国为民，而非个人之私。

三、周君为真正能到民间去之一人。目的在唤醒农民作解放运动。此次军阀协同劣绅杀周水平，非止杀周水平一人，乃是摧残民族解放运动。

四、周水平在狱时曾作沉痛语：“宁为枉死鬼，不作亡国奴。”周君已不会作亡国奴，吾人是否作亡国奴，唯视能否继续周君之志，努力奋斗而已。

总此以上四点，望本会会员努力宣传，以唤起民众对军阀提出严重之表示，而阻止其屠杀政策之继续施行。谨此布达，即希努力进行。①

中国济难会临时全国总会

继刘华而死之周水平

立 理

五卅运动中的战士，上海几十万工人的首领刘华被帝国主义军阀上海的资产阶级共谋枪杀之血未乾，现在江阴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领袖周水平又惨死于江阴的地主土豪军阀之刀下了！这两种事实表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阀地主土豪之联合进攻工农是何等严重。表现中国目前的政局何等黑暗！尤其表现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江苏之成绩！据杀周水平之理由是：“鼓吹赤化，意图扰乱治安，潜谋不轨。”而枪杀刘华的理由，没有明白宣布，大概也是所谓“鼓吹赤化，意图扰乱治安，潜谋不轨”呢？

由此我们就可知道凡是为工人农民谋利益的，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土豪看来，都是“鼓吹赤化，意图扰乱治安，

① 原作为铅印传单。

潜谋不轨。”都认为该死，认为要梟首示众。因为中国工人农民，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之唯一剥削对象，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之存在，完全靠工人农民之血汗来滋长其寿命。若一旦有人替工农奋斗，唤醒工农觉悟，就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失了剥削的对象，而他们的存在就马上发生动摇。所以凡是为工农谋利益的都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之唯一敌人，都是他们枪杀的对象。

现在上海的工人和江阴的农民及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你们应从此更深一层的认识，杀死你们领袖的是谁？从此认识你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现在要老实不客气的告诉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土豪：“你们杀死了一个刘华，还有无数的刘华；你们杀死了一个周水平，还有无数的周水平。上海的工人和江阴的农民决不会因他们首领被杀而恐惧屈服，决不因此而灰心丧气，决不因此而使他们的解放运动消沉下去。而且因此而更激动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更使他们知道要颠覆他们的敌人，消灭敌人的势力。只有我们工农团结的力量，只有拥护他们的领袖——像刘华、周水平一样的领袖。同时我们应该告诉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们，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枪杀工农的首领，这不仅是向工农进攻，而且是向全国民众进攻，你们应该起来反抗此种野蛮的残忍的进攻。工人们！农人们！你们更应该联合起来踏着为你们谋利益而死的领袖的血路前进，继续向你们的敌人反攻。最后的胜利，终是属于你们的。”

原载1926年2月3日《响导》周报第144期

江阴周水平冤案始末详情

概自国政不纲，军阀肆虐，土豪劣绅，依势作威，爪牙心腹，为虎作伥，以诬陷良民为能事。其间罹无妄而遭祸致死非死者，何可胜计。民国十四年，江阴周水平受一般土豪劣绅之谋害，文

成大罪，惨遭杀戮，千古奇冤，闻者无不下泪。徒以苦于势力之压迫，莫敢谁何。敝会奉令组织，若不将斯案彻底解决，何以慰冤魂而摧恶焰，强民权而伸国纪。凡属同志，务期各本天良，共伸大义，一致声讨。以雪奇冤而张公愤。爰将周水平被害始末详情，缕述于左：

(一) 本案之发生： 民国十四年，水平在上海承省党部之命，至江阴与各同志组织江阴党部。往来城乡，努力工作。目覩是年岁收之大减，亏耗甚巨，一般农民处势力压迫之下，至输租时不免吃亏。因发起佃户合作自救会，原期使各农民和^①联合互助，并冀与各业主酌定租籽成色，不偏不倚，以适其中。遂于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在离顾山市集五里许之沈舍里戏场散发传单。由是有资产阶级遂深恶水平，其素与水平有积怨者，恨之尤切骨，欲得而甘心焉。

(二) 谋害之密议： 顾山佐理员吴铭礼、周誉芳，因地方公事与水平屡有齟齬，积不相能。闻知水平散发传单事，遂甘心设计谋陷。吴为顾山巨姓，世主乡政，族多富人，一切权力素操其手。因认此事为不利于彼等，先就家属(?)中秘密商议既妥，再向本地之有资产有势力者竭力运动，多方要约。复有吴铭礼之岳父著名土豪王棣封，妻弟省议员王廷贻，也以此事有损于己，乃与吴合谋并力，决计呈控官厅，以固其势力。盖王家居长泾乡王湾，与顾山乡为接壤，相距不过三、四里，田连阡陌，故视水平所发起之佃户合作自救会，亦视如仇敌，必设计以谋陷也。当时吴铭礼子侄辈吴任汉、吴继泽、吴纯治、周增元子自强，均在场力主致水平于死地。并以水平曾任公三校教务，公三教员都其旧友，竟虚构罪状设意陷害，一再向县控告公三教员，以期一网打尽。民国十五年秋，由吴继泽、郭尚丹、周自强、郭今阳等，秘密勾结，设成圈套，闯入公三校，抢去国民党志愿书、入党表等多种。

① “和”字疑衍。

设计向军阀孙传芳处告发，陷害公三教员，其详情本县县公署有案可稽。

(三) 城绅之勾结：水平于阴历十月初二日，因事赴城，步行至陈墅乘小轮，适吴铭礼、王廷贻与其爪牙王向春在陈墅遇见水平，由是水平乘轮，彼等则在陈墅另唤一舟拖带轮船尾后，水平未之知也。抵城后，遂遍访城绅章寿椿、章崇治。章寿椿系王廷贻之亲戚，章崇治与吴铭礼、王廷贻素极联络。此事经吴、王之奔走，加以二章之势力，足以号召一切。一般城绅，非亲即友，群相勾结，其锋不可当。再加以唐国华在县参事会竭力播弄，县知事在其掌握之中，称文罗织，任所欲为，而水平死矣。

(四) 控告之经营：其始由吴铭礼、王廷贻请长泾张某作廩稿，及为章寿椿、章崇治等所见，以为不关痛痒，不足以文成大罪。复由章寿椿邀集多人在宝源庄会议，经杨介章、张南云等再拟底稿，均不惬若辈之意，于是群推章寿椿主稿。章故老吏，锻炼周纳，何患不成。最后复从章锺岳之主张，加以“宣传赤化，提倡共产”之大名目，而莫须有之冤狱以成。经多数城绅之勾结，虽有百水平，也难保其生命矣。

(五) 唐董之卖力：唐国华为东南乡学社董事，经理社内款产已十余载，弊端百出，挪宕侵蚀，数达钜万。东南二十六乡人士，为保护社产计，有学联合会定期十月初四日在东南乡学社与唐国华监算社中账目，清理一切。唐国华无计可施、闻控告水平事起，乃喜出望外，计从心生，向诸绅自告奋勇。时唐为参事员，遂勾结县参事会参事员孟岱钟等五人，由县参事会名义拍电孙传芳，并要求县知事王家锦严办。并由唐私人出巨资，贿通衙役，四出侦探，恐其免脱，先将水平逮捕。由是学社监算之事遂寝。当水平逮捕之际，控告之呈文尚未送达县署。徒以势力压迫，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水平之死，唐国华实与有力焉。

(六) 外县之联络：水平既被拘押，而谋陷者犹以为未足，

必求达其斩草除根之计。于是复向外县运动。吴铭礼与其从兄吴理堂，王廷贻与其爪牙王向春，亲赴常熟。吴、王之常熟亲友颇多，有钱名琛、曹缙安者，皆当时常熟县之省议员也，与王廷贻均系省会同僚，钱与吴又系亲戚。又有前任省议员屈砚芸系吴之姑丈，前学委陈斐伯为吴之姊丈，均受吴、王之要求，也联名电禀省垣，力主严办。又以熟邑西偏凤凰、西义、太和、归义等四乡，皆与江阴相附近，复嘱四乡佐理员中之有亲友关系者周天曜等，联名向省、县各方呈控，事经沪报登载。并闻无锡方面也曾往要结，有电禀省，惟未经查得其底蕴。盖无锡与江阴为邻县，也有比连之区，事非无因。由是外县势力之加入，较之本县，实有过之无不及也。

(七) 借漕之恶耗：自水平被押县署，约近匝月，当时省长陈陶遗有从宽办理之通令。徒以苦于贫寒，既无金钱运动，又无势力援助，无人作保。盖当时之县知事受城绅挟制，虽有从宽之令，可保之机，终未能出险。逮至阴历十一月，孙传芳适有借漕之举，向各县预借冬漕。于是江阴方面，复由章崇治领衔电省，谓“江阴自周水平纠集佃户合作自救会，田租既不能收，冬漕从何而借”云云。此事当时沪报江阴新闻栏内也曾登载。其实当年夏秋亢旱，高田大半受伤，除实系被灾各区，佃户无力偿租外，各处仍照常输租，并未抗欠。章等无非欲张大其辞，以重水平之罪戾。常熟西北区，如凤凰、西义等，高田尤多，被灾也重，租米折色较之江阴尤大，一般贫佃无力偿租，乃也归之水平。兼之受江阴方面之运动，乘借漕之机会，复向省方呈控。时清乡督办沈同午、政务厅长曾朴皆常熟籍。熟人由县农会会长领衔具公电于沈、曾，因也托言常熟出租之无着，冬漕之难借，皆由江阴莠民周水平一人所致。沈即以公电面呈孙传芳，于是斩决之命遂下。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遂将无辜被陷有冤莫白之周水平，在江阴南街圣母桥畔身首异处。呜呼伤哉！水平之死，非死于公理，非死于

法律，实死于一般土豪劣绅金钱与势力之压迫，为事之最可惨而最可悲者。

(八) 爪牙之作伥：劣绅土豪擅作威福，又必有爪牙助纣为虐。如王向春平素依附王廷贻，谋害水平，王向春主持尤力，凡赴城赴熟皆随从王廷贻一日不离。又如吴铭礼之胞兄吴礼义，从兄吴理堂，及共同党吴诚、周增元，亦皆参议机密，设计陷害。其族人吴卓勤奔走城乡，通知消息，尤为得力。城垣若张晋照，在城邀集众议，分送盖章，皆一人所独任。惟案中均未列名，要皆甘心作伥，助成冤狱，不可谓非本案重要人物。

以上各节，均由敝会调查所得，惟囿于见闻，不克尽抉其底蕴。尚祈我邦忠实同志，尽量检举，示我周行，俾雪沉冤，而慰幽魂，此则敝会同人所引领企望者也。①

江阴周案委员会印

周水平被戮后之哀悼②

国民通讯社云：此次江阴周水平，突被官厅戮首，颇为各界所注目。昨有其二弟发出哀启，叙述其生平。星光社暨佃户合作自救会两团体，也特为发表宣言，为其鸣冤。兹为汇录其原文如下：

哀启。全国同志公鉴：哀启者，先兄水平字刚直，鉴于农民生活之苦况，思有以改弦而更张之，因于去年秋间在江阴发起佃户合作自救会，本合作之精神，求农民生活之改良及教育之普及，并创办《星光旬刊》，主持正义，唤醒民众。直接期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现，间接为民权主义之训练，宗旨何等纯正，居心何等仁慈，孰谓竟因此而罹杀身之祸，岂不痛哉。

① 原件为铅印传单。

② 此篇与江阴星光社、佃户合作自救会《鸣冤宣言》同刊载于1926年2月《申报》。

按：此事最先由虞、澄、锡三县绅阀捏名，假罪诬告，以莫须有系先兄以继者，二月有余。屡经庭讯，以查无实据，未能遽判，方期天理昭彰，公道自在、凡事总能水落石出，先兄之出狱指日可待。詎知江阴县署忽于一月十六日得密令，判行斩决，而先兄遂于翌晨在城内市桥堍下惨罹不幸矣。刀凡三下，头始落，见者无不流泪，闻者无不酸鼻。临刑又对众大声演说曰：“我为救济被压迫民众而死，死也甘心。但我是顾山人，今死于此，实出不料。”云云。呜呼痛哉！呜呼伤哉！先兄如何罪大恶极，必欲处以极刑而甘心耶！号称共和国家，有此野蛮举动，昏天黑地，人道何在？公理何在？岂特先兄一人之不幸，也吾四万万同胞之奇耻大辱也。先兄入狱后约二旬，即寄二联，其一曰：“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奋斗十年，当使民生个个能登仙。”又联曰：“宁为枉死鬼，不做亡国奴。”民嘉其志而悯其遇，立答以一联曰：“今日暂住拘留所，他日当建纪念碑。”及今思之，敢不令人唏嘘叹息不已乎。

先兄幼即聪明，以家寒至十八岁始就学，奋勉异常人。于二十三岁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得友人资助，复留学东瀛，归国历任徐州师范、川沙县师教务主任，及浙江五中、上海大学部等教员。又于民国九年在本乡顾山第五高小学校开办贫民夜校，独任教务，自担经费。未及半月而入学者竟达二百余人，其不惮劳苦，热心从公，可见一斑。生平笃信中山先生之主义。即其发起佃户合作自救会及刊布《星光》等旬刊，也所以履行中山先生之主义也。谁知竟因此而丧其身，岂先兄所逆料哉。

最可痛者，家严家慈晚境遇此，宁不心碎。即民等也皆年幼学浅，在在须先兄之扶助。先兄为平民争利益而死，可谓死得其所。其如二老弱弟何。诸公与先兄或系同志，或系好友，对此无理之残杀，不幸之惨遭，当也深致愤恨，同声惋惜者也。尚望本先总理之遗嘱，继续奋斗。则生者蒙福世上，死者感恩泉下。

诸同志努力为民众奋斗。民不敏，当追随诸同志后，若蒙时赐针□，以匡不逮，更所感激。临池(?)不胜悲愤。

后死同志周三民，周侗泣书

鸣冤宣言

去年秋间，江阴周刚直君等，在乡间发起佃户合作自救会，以普及平民教育、改良农民生活为宗旨。乃未及一月，即遭官厅逮捕入狱。周君三上辩呈，江阴县署迄未有只字批复；地方公团士绅奔走营救，也置民意罔顾。周君老父仲甫先生等公呈请求保释，县署仅批“碍难照准”。吾等平民方惊寄身为共和国民，绝无开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而国号民国，官僚专制自恣，竟绝无民意之可言。呜呼！黑暗至此，十五年来共和国民之人格权利已摧毁无遗矣。回忆清季政治腐败不堪，尚未有甚于此者也。吾等平民方深骇疑，不图警讯传来，周君竟以被斩决闻。一刀不死，二刀断之，二刀未断，三刀之，鲜血喷涌，头遂落下。呜呼周君，留学日本，党籍国民，学识优良，爱国心热。历任铜山、川沙两县甲种师范主任及上海大学中学部教员。今无故被戮，实深痛心。老母弱弟哀哭至惨，四乡震动，万姓悲号。周君之罪状未布，而周君之身首已离，此何等极刑，乃用之知识阶级之身，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正理何在，人权无存，官僚暴横，告我国人，对此惨无人道，目无民意之官厅，其将作何感想乎。周君临刑尚对众演说，慷慨激昂。且厉声曰：“我并非盗匪，也非为个人计，为平民计耳。我今死，为平民而死。何足惧哉。”周君杀身成仁，志士不忘丧其元，在周君固可无恨，然吾等为公理计、民国计，能否可常容此横蛮官厅之草菅人命乎？呜呼！父老兄弟，试一反问，良心如何？热血如何？主张如何？善后如何？必有以公平判断之，吾等真正不忍言也，沥血陈词，尚其鉴之。

江阴星光社、佃户合作自救会同启

周水平烈士筹备处之预备会议

邑人周水平（即周刚直）以创办《星光旬刊》及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入狱斩决，以及事后各处开会追悼等情，已屡见各报。兹悉沪上各团体以周氏之惨死，全出各方误会。而其为国为民之热忱，实甚钦佩。爰有为周氏谋丧葬之举，本月八日下午二时，各团体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南永吉里三十四号开预备会议。计到会员有：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江阴旅沪同乡会、上海总工会、江阴县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孤星社九团体代表，及家属代表，并有上海新闻学会记者旁听。兹将开会秩序及议案记录如下：一、公推江苏省党部代表戴盆天为主席，江阴县党部代表祝铭三为记录；二、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三、上海总工会代表万永卿提议先定组织；四、江阴旅沪同乡会代表冯经达建议先定组织之名称；五、中国济难会代表熊季光女士建议定名“周水平烈士葬事筹备处”；（通过）六、同乡会代表建议先事编印周烈士事迹，发函各团体请求加入；（通过）七、办事地点，公决暂设于江苏省党部；八、上海总工会代表建议由九团体联名具函请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加入，共同发起；（通过）九、筹备处成立会定六月二十二号下午二时举行；十、推定上海总工会代表赴商总会请加入共同发起；十一、推定省党部代表戴盆天及家属代表周侗为发起公函起草员。至此时已五时，遂宣告散会。

原载1926年6月11日《江阴商报》

周水平烈士丧葬之筹备

邑人周水平以创办《星光旬刊》及发起佃户合作自救会，遭资产阶级之忌，致被斩决。事后各处开会追悼，江苏省党部及我邑旅沪同乡会等八团体，以周君坚苦卓绝，为民牺牲，爰于本月

八日在江苏省党部会议周烈士丧葬事宜，当议决组织周水平烈士葬事筹备处，并发函请沪上各工商团体加入筹备。其原函云：敬启者。江阴周水平烈士，曾毕业师范，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铜山甲种师范及上海大学中学部教授。以笃信中山革命主义，且认定国民革命以工农阶级为主要势力，乃往田间宣传，办平民夜校及《星光旬刊》，后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江阴、常熟、无锡之农民加入者甚众。因此罗织成罪。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晨六时斩决于江阴，时年仅三十二岁。至今棺柩在堂，犹未成葬，盖家贫无力也。敝会等痛烈士之云亡，窀穸之未安，殊不足以慰死者而勗来者。爰特发起组织周水平烈士丧葬筹备处，办理烈士安葬事宜，素仰贵团体爱国救民，不后于人，对此为民为国而牺牲之烈士，为之谋一葬身地，定必深表同情，尚希惠然加入，共策进行，不胜盼祷之至。是否，望即赐复为荷。

此颂公安

中国济难会、江阴旅沪同乡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全国学生总会、上海总工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
国民党江阴临时县党部、家属代表叩

原载1926年6月14日《新江阴》

周公水平被害情形

水 禾

日子过得很快，周公入狱后，不觉几个月了。一般晓得这回事的农民都很感激周公，指望他早早出狱，所以并没有抗租的事发生，县署监视因此也宽懈了许多。谁知十一月上浣（阳历一月十七日）突接孙总司令密电，谓尽该夜结果周公性命，并须梟首三天，县署因事件重要，除了警察警备队及商团等与执行该事有直接关系的机关外，其余一概没有通知，所以事先知道的人甚少。再因三更时分，天气然〔原〕是寒冷，法庭上总计不过七、八

个人，闲着的人只有吴、缪二君，因为他俩是商团告知的，下面所讲都是他俩目击情形。

监斩官是知事王家锦，因为平素与周颇投洽，所以执行该事的时候现出一种惋惜和恐慌的形态。当时一件件布置就绪，几个公人打了灯笼入狱传周，托言高等审判厅传讯，恰巧前几天周公有呈文驳斥，所以并不疑虑，很从容的穿了衣服，戴上礼帽，拖了鞋子，解了小便，刚才想走，许多公人不顾三七二十一簇拥着横拖直继的拉将前去，不意将公的鞋子挤掉了；公道：“鞋子，鞋子。”众人那理会他，直到公案前将他一推，朴的跪下来，读过罪状判决书，去衣帽，反绑了手，插上斩条，簇拥着便走，过县门，吃了烧酒馒头，过锁巷至市桥。公问道：“枪毙还是绞？”左右道：“枪毙。”公又道：“我有戒指一只，青蚨数枚，乞交家母。”众人唯唯，由是静默半晌。临刑前忽口操国语大呼道：“吾为平民而死，虽死犹生。”刽子手将公架上脑箍，不意脱将出来，公又狂呼道：“大丈夫视死如归，只求光明磊落，我生不能……。”说到这里，已将脑箍重新架上，拉得啊啊的，听不出说些什么。刽子手王金标从容上前连砍三刀，方才首落。将首级盛在木笼内，挂在县前照壁上。下面贴着罪状，含糊将“扰乱治安”四字加上了。一时观者如堵，甚为惋惜。三日后锡、琴(?)财阀拟将周公头颅移往邻县示众，经周父及周弟再三哀求，方得即日入殓。入殓时面色依然，大有生气，足征周公果奇伟之士也。

1926年1月江阴县水禾原稿

佃户自救团发起人被杀记

阴历九月中旬，虞、澄、锡三县交界之顾山乡，周刚直发起佃户自救团，结会聚众，有农民数千，图谋抗租，风潮甚形扩大。虞、澄、锡三县士绅以及各仓厅极为惶恐，因即纷纷向省县各署密呈控告。省署据呈后，以其宗旨奇异，恐为变相之赤化，当即

飭令江阴县署派警拘押究办。该王县知事奉令后即行派警将周拘获，押解到署，开庭讯问，周供认组织佃户自救会不讳，但不认有宣传赤化之意。王知事据供后即命还押，听候讯办，并将周所供各节呈复省署。未及数日，江阴县王知事接得省署批示：“所有周刚直组织佃户自救团、结会一案，仰即察核办理，此批。”等语。周之老父仲甫，闻此消息意为安然无事，遂托当地绅董公呈县署请求保释，县署据呈后以抗租风潮有关税收，当即批复不准。詎虞、澄两县绅董，以及某某二省议员，鉴于共产赤化之可畏，又复向省县两署密呈控告，共有一百三十余起。而常熟省议员某所控各节最为重大。因此省署于日前密令江阴县王知事严密讯办，王知事当即遵令将周由狱中提讯三次，周刚直供执如前；且侃侃直陈，据理力争，绝不变其书生态度。王知事遂将讯问各节详复省署，转报总司令部，孙总司令以周刚直组织佃户自救团结会，无异宣传赤化，所供各节，迹近过激主义，殊与治安有关，即令依照军法办理。王知事奉令后即于前日提出周刚直，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斩决云。

惟其弟周倜犹于初一日由苏州工专学校来锡，与本邑张桐大律师商量辩诉办法，及至昨日返校。而乃兄被斩之电报已由江阴亲戚王某寄到，至是周惕知兄惨死，痛哭欲绝，当夜乘车至锡转轮回家后，拟往江阴收殓尸体云。

本邑第三师范同学会，因闻周刚直被斩，当即开会议决办法三条：（一）将刚直罪状及辩驳经过请官厅详细宣布，以昭〔昭〕众信，而维公法；（二）开会追悼刊布刚直详传；（三）筹集刚直父母养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学至本国大学毕业为度。

周侃，字刚直，系江阴顾山乡东庄人，自幼聪明伶俐，学习裁缝，十五岁即卒業，一日至其族长周景风（第二高小教员）处缝制衣服，翌日忽辍其业，景风怪而问之，侃言拟改业读书，景风嘉其志而怜其贫，因令人附近某高小读书，代为负担学费，三

年毕业于，成绩甚佳，复保送第三师范讲习科肄业。侃发愤勤学，孜孜不倦，试辄冠军。三年毕业后，即至宜兴周铁桥某高小充任教员，嗣复负笈赴日本留学。返国后在铜山县甲种师范为主任教员，旋应川沙师范之聘担任教员。去年由于右任函招，至上海大学为教员。今春返里无所事事，好以新思想传布社会，此其获祸之原因也。侃身后萧条，家有生父周仲甫，任本乡小学教员，其弟周如山在上海邮务公会任事，幼弟周惕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肄业云。

原载1926年1月19日《锡报·地方要闻》

佃户自救团发起人被杀续记

澄、锡、虞三县交界顾山乡东庄人周刚直，因组织佃户自救团，被三县地方绅士以及各仓厅纷向省县各署密呈控告，经江阴县王知事将周拘获。审讯数次，周刚直供认组织佃户自救团不讳。嗣王知事接奉孙总司令电令，将周斩决等情，其详已记昨报。兹悉周刚直被捕之日，系在阴历十月初三日，当时江浙两省军事紧急，当地人民莫不为周担忧，而常熟方面之风声尤大。曾经王知事数次讯问后，即详报孙总司令、陈省长，两长均令县讯核办理，并无若何严厉命令。据云近日王知事晋省，陈陶遗省长复面嘱王知事对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有心，然后开释。故王知事自宁返澄后，即将周移禁悔过室，以示优待。后并提周至法庭劝谕一番，冀其悔过，周亦唯唯从命而退。自此以后人人预料周可无危险之虑，一俟风平浪静，当可释放。

詎知霹雳一声，孙总司令之密令突如其来，竟遭梟首示众。当王知事于十六晚九时奉孙总司令密令后，复与一、二、三科各主任为一度之商酌。无如上峰密令，不得不遵照执行，遂谕令各警备队法警预备办事。十七日晨四时许，法警至警察所悔过室提人。周尚在睡梦中，法警谓县长叫你出去问话，周谓何以如此

之早，法警答以有省委在此提你赴宁，周也不以为异，迨出警所之门，见群警环立门外，自知不妙，然也无法可想矣。

邑人张君昨由江阴来锡，承以江阴县署斩决周刚直情形见告，颇为详尽，兹特记之如下：

顾山人周刚直，因组织佃户自救团招资产阶级之忌，以周过激共产电呈省县，于十一月十八日（十月初三日）晚为江阴县署逮捕，经王知事讯问数次，拘押在案。十六日晚九时许，该邑县署忽接孙总司令密令，以军法将周处决。王知事奉令后，至深夜十二时许，即传通班法警及侦缉队等面谕预备一切。至前晨六时许，即将周提出，王知事在大堂开堂公位（？），命将周如法捆绑，标明斩条，由刑事书记邢锡培宣读罪状毕，遂将周押赴市桥，王知事也乘轿赴刑场监斩，刽子手黄锦标（王金标）乘马于前，警察警备队整队荷枪，押周步行至市桥堍面南街跪下。当就刑时因套头老虎结脱去，须重行打结。周毫无惧色，问左右法警曰：“用何刑？刀杀乎，枪毙乎？”某法警面言用绞。周曰：“可否枪毙”？又厉声曰：“我并非盗匪，也非为个人计，为平民计耳。今我死为平民而死，何足惧哉！”言毕结成，钢刀已下，第一刀斩在算盘珠上，头颅落其半。再一刀，仅连颈皮未脱。第三刀。头即落下，血如潮涌，而颈项断绝时有血线三条直标而上，斩手之臂上也鲜血斑斑。事后由王知事命侦缉员将周首安放木笼，命土工两人至县公署照墙上悬挂示众。尸身则在市桥，自早至暮观者云集。惟尸首须待家属收殓。当时王知事即将周之罪状宣布。原文照录如左：

“为布告事。本月十六日奉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令开，‘当此军事粗定之际，该周刚直一名，竟敢托词鼓吹，意图扰乱治安，潜谋不轨，应依照军法，从严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仰即遵照执行，具报。此令。’等因奉此，本知事遵将该犯周刚直一名，提庭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枭首示众，除呈报外，特此布告。”

周刚直在澄办有《星光杂志》一种，所刊著作类都涉及当地

省议员绅士，肆行攻击，不遗余力。以是该邑人恨之刺骨，因是迭向省县控诉，斯也周刚直取祸之一大原因也。

原载1926年1月20日《锡报·地方要闻》

周刚直斩决之邑闻种种

江阴顾山东庄人周刚直，系本邑第三师范讲习科毕业生。本年秋间因组织佃户自救联合会，提倡土地公有，被江阴、常熟两县士绅迭向省署及江阴县署呈控，经前省长郑鸣之飭由江阴县知事王家祺〔锦〕派警将周拘押在案。本邑东北乡如怀上、怀下，因邻近顾山，农民入佃户自救会者颇多，群谋抗纳租籽。曾由怀上市董事顾蕴生函请杨知事出示严禁，其情曾记本报。昨闻江阴县署已奉孙联帅命令，将周刚直斩决。其弟周惕在苏州工专肄业，前日得讯来锡，昨已赴澄探视。本邑第三师范各校友以周死甚惨，对于其身后诸事，拟酌议相当办法，以全同学之谊。兹将关于周被刑前后经过情形，就探访所得，分别详记于下：

记者闻周被戮之讯，昨日午后特至本邑县立二高，访该校教员顾山人周景风君，^①详询周之生平及其被逮前后情形，经周君详告一切。据称：周刚直家世甚寒，幼时曾从其母舅学习缝工，十四、五岁时已出师，在邻近各镇应雇作工，制衣绝精。后忽发愿读书，其父因无力供应学费不许。景风君因族人之谊，怜其有志向上，加以资助，始获入常熟沙洲市高等小学肄业。因其资禀特异，且刻苦异于常人，故成绩甚佳，于二年中躡级毕业，来锡入第三师范讲习科。旋得友人之助，至日本留学。返国后迭任铜山、川沙两县甲种师范主任。去年被聘为上海大学教授，思想遂就此激变。本发起组织佃户自救会，因至身膺刑戮。计其抛弃缝工生活以来，由高小而师范、而留学、而师范教员、大学教授，以至被戮，为时尚不及十年云。

^① 周祖望，字景风，顾山周东庄人。曾任无锡县第二高小、私立无锡中学校教师。

周君又谓刚直发起佃户自救会后，常熟、江阴、无锡三县均受其影响，三县士绅因该会以抗纳租籽为手段，于田租国赋胥有关系，先后以“共产、过激、赤化”向省县控周者传有一百三十余起之多。尤以常熟士绅在省署控周最烈。周在押所三上辩呈，江阴县署迄未有只字批复。阴历本月初一，其幼弟周惕（现在苏州工专中学部肄业），曾接刚直自澄所发之快函，并附有第三次辩诉状，洋洋千余言，陈述对于官厅不服之理由六项。嘱周惕来锡请本邑律师张桐修正后再行投递。周惕即于当日来锡访周景风君，并与张律师接洽一切。张君认为此事关涉行政部分，劝其不必向司法辩诉，应向苏常道尹公署提出诉愿，或迳向省长控告。周惕遂返苏将辩诉状寄回江阴。乃未阅数日，刚直即以被斩决闻，也意想不到之事云。

又谓周刚直斩决之讯前日，周惕业已知悉。周惕于前日上午曾接江阴城内大毗巷王姓所发电报（王系周之亲戚，并为刚直之旧居停），文仅“刚已刑决”四字。周惕得电大为惊痛，当即来锡就商于景风君。景风劝其速返顾山，与父母接洽后，再往江阴料理后事。周惕因急欲探明真相，不以为可，已于昨日上午搭乘早班轮船迳往江阴云。

周君又谓刚直未斩决前，颇受江阴县署优待，另室看管，起居饮食颇为自由。江阴城绅方面经其家属之疏通，态度也渐转和缓。月前刚直之父仲甫曾运动顾山居民公呈请求保释，结果县署仅批复“碍难照准”四字，也未有将处极刑之表示，不知如何忽竟将其斩决。云云。

谈约两小时许，记者始行辞出。嗣复晤自澄来锡之某君，据述周于前日清晨，由该县王知事提出斩决。临刑之时，周尚对众演说，态极慷慨激昂，九时许执行斩决，方其离澄之前尚陈尸未殓云。

本邑第三师范各校友，对于此事以周为人才气横溢，惟因不

能敛才就范，遭此过激赤化流行之时代，遂致横死，颇为惋惜。并因周之家况极寒，拟即提出下列各项办法，集议公决：（一）将刚直罪状及辩诉经过，请官厅详细宣布，以昭众信，而维公法；（二）刊布刚直详传；（三）筹集刚直父母养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学金至本国大学毕业为度。

原载1926年1月19日《新无锡报》

江阴县知事呈文^①

为呈报沙炳元等告发周水平即刚直宣传赤化一案讯供情形仰祈鉴核事。窃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据公民沙炳元等呈称：

查有顾山乡八段周东庄周水平即周刚直者，素以扰乱地方秩序破坏公益为事，久为乡人所不齿。近竟鼓吹共产，到处演说，并于周东庄设立佃户合作自救会筹备处，又在城刊布《星光报》，以便鼓吹。无知乡愚，趋于〔之〕若鹜。兹值各乡开庄伊始，更广发传单，四出煽惑，语言狂悖，令人发指。若不从速遏灭，势必酿成巨祸。兹附呈周刚直所发行之《星光报》及传单，请密拘惩办等情，并附传单及《星光报》各一纸到县。据此，知事查周刚直私自发行《星光报》周刊，并未依据出版法具报立案。其所发传单语言尤为狂悖。值此征收漕之时，全赖各业户踊跃认缴，若任该民倡言共产，煽惑无知佃户入会抗租，不惟影响业户，抑且妨碍国课。自应严拿究办，以儆效尤，而维租赋。即经知事选派法警严密查拿，将该周水平即刚直密拘到案。讯据供认设立佃户合作自救会筹备处，并刊行《星光报》属实，惟于传单一层，因单内未具该犯姓名，尚讳不承认系其自己散发。除将该周水平即刚直收押，一面布告乡佃户赶紧还租，不得受其煽惑，并查禁星光报纸，侦查证据，另行拟办外，理合将讯供情形并检附传单具文呈报。仰祈鉴核，实为公便。谨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周，计附呈

^① 原无标题，今为编者酌加。

传单一纸。

江阴县知事兼司法事务王家锦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件藏江苏省公安厅周水平档案)

江阴县知事呈报斩决周水平日期^①

呈为具报执行斩决要犯周水平一名日期仰祈鉴核查考事。

窃于本年一月十六日奉浙闽苏赣联军总司令孙令开：当此军事粗定之际，该周水平竟敢托词鼓吹，意图扰乱治安，潜谋不轨，应即依照军法从严梟首示众，以昭炯戒，仰即遵照执行具报等因到县。奉此。遵于一月十七日黎明签提该犯周水平即刚直一名到庭，验明正身，绑赴市曹，梟首示众，随时〔即〕宣布罪状。除分呈外，合将执行日期具文呈报，仰祈鉴核查考。谨呈江苏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周

江阴县知事兼司法事务王家锦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原件藏江苏省公安厅周水平档案)

在绍兴上父母书^②

严谕已悉。常年费二百六十元太少，盖此数扣二成外，只有二百八元，较原有二百四十元仅多六十八元，决难副用。况将来犹须大加削减乎。男意两教员连校役工食，至少开至三百五十元，削减还须竭力争之。陈树人也不是东西，与吴卓勤本属一丘之貉。昨已函速其即日来校查察。一面再具呈县署催促。惟前呈底稿在家，最好即誊一份来。绍兴到澄颇非易事，且近日市校将开运动会，忙得不得了。而男与树人前因其长五高反对，故不相投，去

① 原无标题，今为编者所加。

② 原无标题，今为编者所加。

也无用。来查时也不必过于重视，只说他们新建校舍，我们穷搬场，盘缠是学董早已认许的，何故不出？务望秉公复核，结束时要告退了，云云好了。帐目理应交他细看。控学董批词已抄到，也派树人来顾山查明复核，故树人到顾山大约更怕了。隆冬将届，祈即珍重，至盼至祷。敬请父母亲大人膝下

男侃跪禀

狱中上父母书^①

南山白额虎，世无周孝侯，谁能治之哉！行见其张威出押〔桤〕耳。儿移居优待室后，清净异常，时而读书习字，时则友朋谈笑，信可乐也。唯一切照料之事，大抵有劳静弟^②一人，四面周旋，百方调护，精神劳力，金钱食物，胥出其手。在伊固痛痒相关，出乎至诚；在儿则究非己物，更属客气，不能受之无愧耳。

大人等一去无音、莫不喷有烦言，未免可怕，也自知其不无难为情乎。三弟所递追加状，至今未见批示，岂送在城隍庙耶！然署中已出关照，尽可保释，儿则只愿无罪开释，业已提出抗告矣（抗告状理由甚充足，不久当见各报也）。衡情度理，出狱非遥。备款万难再误，前项早有着落，即可赴沪，不至受此狗气。请寄十元，皮袍、罩衫，速速付航。肃此，敬禀父母亲大人膝下
静弟嘱笔请安

儿平跪禀

又：日来血症又发，惟不如前次之剧。明年或至浙江温州第十中学任事，因该长校者姓朱，名少卿，^③系儿留东同志，而绍兴五中同事也。有函蔚南、^④大白^⑤，询及于儿，儿正函托二人

① 原无标题，今为编者所加。

② 静弟即夏静波，其事略见编者所撰《周水平烈士年表》。

③ 朱少卿，字兆萃，浙江绍兴人，曾任世界书局编辑。

④ 即徐蔚南。

⑤ 即刘大白。

谋事，大白先生即去函推毂，能否成事，尚难预必，惟儿意最好在沪想法，范围较广，机会自多，静弟也可同行也。三弟已有来信，在沪住上海邮公会，并历述清姑不堪状，是何任务则未提及。深冬河断，澄地交通益觉裹足，现正设法开河。永良叔人少忠厚，恐非好兆，现仍住毗巷，闻不久移居学社。勉任城根清理处书记，性情懒惰，或难与人共事耳。周豪等均未来过。静弟母亲为儿竟落无限眼泪，想吾母也如之也，女子真一般见识，今可开口笑矣，儿则始终泰然。 儿又及

请禁巫覡呈文^①

为左道惑众，请求飭警拘惩事。窃缘本乡九段下庄，有妇名葛陶氏，绰号烂污阿昭者；又同段湾里，有妇名季根全娘子，同以“关亡上朝”等邪说，骗人钱财，历有年所。愚民易感〔惑〕，殊感痛恻。左道惑人，有干法禁。公民前因迷信一端。有碍社会，曾于去年服务在省时，以恶俗妨民，呈请省长严禁，蒙批准飭各县一体严禁在案。今葛陶氏即烂污阿昭与季根全娘子，为害地方，已非浅鲜。用敢申请县长飭令警拘捕严惩，以昭炯戒，而辟邪说。实为德便。谨呈江阴县知事宋

具呈人公民周树平

禁烟呈文^②

呈为请求飭令调验烟犯，拿禁烟馆事。窃公民于初次回国时，因居住顾山乡，烟馆林立，烟犯日多。曾于客岁呈请前齐省长飭令江阴县前知事杜严禁在案，为杜前知事于奉令后，仅派员周志楨需索而去。该犯劣绅吴鸿鸾等吸食如故，杨树蕃、沈余琴、吴洪书等二十余家，依然设榻供人买吸，毫不顾忌，不啻公开，法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标题为编者所加。

纪荡然，曷胜浩叹。查鸦片烟之害不独劳民伤财，近且启列强国际干涉，若不早杜绝，国家前途何堪设想。为此特再具呈，仰恳钧长迅赐飭令江阴县知事，着将住居顾山乡劣绅烟犯吴鸿鸾等，调验确实，按律严惩。设榻供人吸食之杨树蕃、沈余琴、吴洪书等，及住居祝塘乡之周志桢等，一并迅速从严拿案调验，以申法纪，而敬〔警〕效尤。奸顽日可杜绝也。实为公德两便。谨呈江苏省长王

具呈人公民周树平

控告顾山乡学董文^①

呈为学董支发乡款、任意妄为，私心偏袒，滥吝不公，请求令飭公布，以资考查事。窃以顾山乡学董周增元，自任职以来，殊多不公，支配乡经费尤任意妄为。如乡立一校经常费，每年竟达二千九百元，而乡立二、三、五校只有二百元；四校仅支一百八十元（见民国十年一月十五日《江阴日报》九年度市乡各校修正预算案，附呈备查）。同是乡立学校，经费之相差竟达二千七百二十元（一校与四校相比，多用十六倍余，哈哈笑话），殊属骇闻。又如原有多立高小学校（即锦带），去暑改归县立后，所遗经费，如何用法，一无表示。自八年度始增加之附加税一成，及东南乡学社津贴费（按此款理应津贴于本乡升学者），俱不知用于何处？皆无报告可稽。其他如茧捐、中资捐、草子捐、当捐等，皆为全乡公款，竟无人知其如何支配。而尤为滥吝不公者，莫如建筑乡立一校校舍，用费至三千数百元，而乡立四校之区区迁移费，竟吝不照支，陈平宰肉，务得其公。学董支配公款，私心偏袒，滥吝至于此极，庸非暗无天日乎！

查学董支付公款，当根据县署核准有案，指令应支之款为准，不得擅自发给。苟有违反乎此，即为玩法，官厅决不能认许，应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有〔由〕学董私人负担。今周学董于建筑乡立一校校舍所费巨款，既未经乡人公议成案，又未经县署核准，自不得擅支乡款。不然，乡立二校校舍暂借王宗祠，三校校舍暂借周孝侯庙，四校虽迁入盛唐禅院，仅有矮屋三间（按周学董亲至四校视察，也以另建为是，云云。），五校暂借一心庵，皆不适用，在在应行另建。何独于第一校乃经之营之，高楼耸峙，巨厦巍峨，刻意装潢，穷极华丽耶。更有进者，最近户口调查报告册，本乡有学令〔龄〕儿童二千二百九十四人，入学者仅四百五十人，失学者达一千八百四十四人之多，急宜添设学校，以期普及无疑。今以全乡之公款，尽量用于第一校中，谓非暗无天日，得乎。如此滥吝不公、任意妄为，私心偏袒之学董，若不加以限制，全乡教育前途何堪设想。为此请求迅赐令飭该学董，将任职以来逐年收支清册，即日印刷公布，以资考查，而重公款，实为德便。谨呈江阴县知事宋

附录批语：据呈该乡学董周增元支配乡经费、任意增减等情，是否属实，候令行劝学所查明复核可也，此批。

民国十年二月十六日

控告第二区劝学员文^①

呈为区学员资望不孚，请措枉举直事。窃区学员一职，顾名思义，系劝力励学之员，必学裕于己，方能为劝，须望孚乎众，乃足称员。故区学员宜慎选一区之贤能，而非可供一姓一党之刍牧。乃第二区劝学员吴秉钧，^②本与前任吴诚同里同族，又兼同党。吴诚不理众口，知难复职，即私以秉钧为继。在吴诚为垄断，在秉钧为逐草，已均无耻。秉钧果资格才望相当无愧，则内举及亲，犹为可说。而秉钧则资望无具，性行野适，既昧教育原理，又无科学常识，肢体痲肿，早为老子所捐，言语粗蛮，几令葛卢难辨，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即吴卓勤、顾山古塘巷人，绰号老黄牛。

庖丁不足解其厚颜，宁戚也难厌其大腹，寢叱无度，时颠倒乎晨昏，穀觫不宁，惯逢迎夫权势，横行乡里，肆意蹙田，闻道学科，遽形喘月。昧是非而莫辨，如对琴歌，利鎚铄而必涎，若奔乌秣，遇食怀肉，舐犊则爱逾慈亲，尸位炫人，般箱则骄如显宦，是宜燕令田单，或竟投畀鬣鼠，何用买田粪遂，翻教豢异圈猪。而乃俾临多士，丑类休〔沐〕猴，是真遗笑大方，贱同刍狗。某等用特揭要工〔上〕闻，请即撤吴秉钧第二区劝学员职，选贤另委，目清教界而式士类，实为新猷之先要。谨呈江阴县知事宋

民国十年四月四日

申述追加辩护理由^①

为追加辩护理由事。窃民在第一次庭讯要求抄示案由，未蒙许可。第二次又要求，竟被严词拒绝，致无法确悉所告诉者，究属何事，使民不能据实分辩，前状未免遗漏，不无缺憾。惟在庭讯二次，所知似系：（一）赤化过激；（二）主张抗租；（三）藉图敛财。兹据民所为之事，实参采法律顾问张桐律师之意见，再行分别辩明，追上理由如下。辩护之理由：

一、赤化过激。此等皆想像名词，究竟是何意义及一定之界说，不独普辞书本无可查考，而刑律上更无正条。依该律第十条规定，应不为罪，而况其为任意砌造乎；二、主张抗租。自救会宗旨中绝无抗租意味，〈星光报〉中且有声明。侦查所得之演说词在预审前四、五日即见载于〈商报〉，明负责侦查者尚在民家乡，该报竟能预知其为伪造无疑。且违反报纸例第五款及出版社第十一条第五款之规定，应请加以法律上之处分；至传单来自常熟方面，可资证明者有三：（一）该会发起地点与常熟相距数十里，发起地点绝无抗租情事，而常熟反有此种影响，可知出自彼方假借名义之所为；（二）中与第三者语句已其〔具〕前状；（三）发起该会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时，民非常审慎，十月三日曾在《新江阴》报馆招待新闻记者，声明一切，该报附案备查，并可证明赤化过激等语之无根。即退一步言，假定演说、传单为民之所为，则欠宕租米也不过发生债务上之民事关系，民断不构成刑律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之罪，而况其确为假借、伪造乎。且未经刊布之抽斗中败纸，也可据以为罪，则何异诛及腹非耶；三、藉以敷财。演说既出自伪造，章程同在一纸，也为伪造，自不待言。则该伪章程所定会费各节，民不负责，事属当然。即也退一步言，也假定为民之所为，也不能谓为藉以敛钱。盖该会宗旨中有普及教育等之规定，此等事业在在需钱，断非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之意。且集会必有会费，以资发展，尤属普通情事，断不能构成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条之罪。而况其伪造，而况会未成立，不但无人入会交会费过，甚至函索章程者也未有一人耶。故章程、宣言未拟就。

请求之目的。依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第十九条，民似不应迳行拘致（拘时未出示拘票，案由更不得悉），依第二十条但书民似不应管收；依第二十二条款民似应准保释。人民有不法之嫌疑，司法官只可执法以绳，似不宜加以超过法律之待遇，以自减法律上相当之威严。尤不可解者，民自被押以来，全身受无故搜查者至三次之多，而监守者之任意辱骂、留难索诈等事，更与民前在日朝留学时所闻，于因爱国运动而被押，外人藉口我国司法尚少改良，不敢放弃治外法权；同为国民，反不如异国之能遵守司法精神，不胜汗颜。惟业已被押三十余日，不必为此无益之争。然照《刑事诉讼》审限规则第二条，已达公判时期，案情又非常简单，仰乞迅赐判决，宣告无罪。最低限度，也乞准许保释静候裁判。谨状江阴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王

附十月四日《新江阴报》一张。

请求省释之呈文

具呈人周水平

佃户合作自救会周水平，被县拘押，已届四旬，前日具呈县署，请求省释。文云：

呈为请求省释，免予处分事。窃民因倡议佃户合作自救会事，于阴历十月初三日被捕。当庭辩明言论集会为人民应享之自由权，文明国家所不禁，我国约法、宪法均有明文规定，况该会宗旨系取合作主义精神，谋农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直接期民生主义之实现，间接为民族、民权主义之训练，宗旨甚为纯正，并无抗租等话。详细解释，已于《星光报》第三期中举例以明之矣。夫合作主义之最发达者为英国，三民主义为孙前大总统所发明，创造中华民国者也，凡属民国国民皆当遵守力行，况民隶籍国民党，尤宜谨遵先总统〔理〕遗嘱，以尽其天职。至传单实非民发，兹悉来自常熟方面，当系借假名义者所为。观其现在有人等句，即知其为第三者口气，民绝对不能负责。又侦查所得之演说词及章程，也非出自民手。其可疑之点有三：民曾任大学教员，对于此等不成文墨之演说，不必起稿，此其一；民向不在家，从未在任何地方当众向农民作公开之演讲，此其二；该章程名称与该会名称不同，此其三。至民所发起之佃户合作自救会，用意在于救济农民之道，实本悲天悯人之心，绝无丝毫恶意存乎其间。县长为地方亲民之官，所接见者大抵来自田间，对于农民苦况，夫岂不知。孔道大同，孟说仁义，耶教博爱，法佛慈悲。朱子云：“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等主张，以及西哲卢骚之《民约论》，后达尔文主义，继起之互助论等，皆本其良知，发挥其恻隐之心耳。今之人不过窃其意而剖言之。彼借名报仇者，动即指为赤化，议为过激，何宽于古而苛责于今，一至于此也。且自该会倡议以来，无一应者，实际上并未成立。而控告者必欲张大其词，故神

其说，使官厅增事，务使人民多讼累，夫也太好事矣。

试环【顾】我村之农民，谁为抗租者？民生长寒微，苦学十年，远居仇国，亲尝忘国之痛。回国以来，颇知愤发，然社会情形，绝成人间地狱，在在足以使人生履霜坚冰之感，于是才虽未高，难入俗人之机，时却多乖，不遂男儿之愿。然而在齐太史剑^①，在晋董狐笔，未尝一少假借，四、五年来常直言劝人，以此遭怨，而饱受中伤，良有以也。

县长问贵【责】殊深，当庭所谕，霁然可亲，甚至假神道设道设教之意，以为剥削小民者，苦口苦心，可谓能以恕道待人矣。对于民事，推其本心，不无可原，而况既往不咎，又为先哲明言。且民素有血症，如再发作，殊属可危。仰恳鉴察下情，屈予成全，免于处分，俯允省释，免滋欠羁，实为德便。谨呈江阴县知事王

原载1925年12月《江阴商报》

抗告文^②

为被诬赤化过激一案，不服非法逮捕，继烦羁押，提起抗告事。不服之理由：

(一)抗告人有一定之住所，证据又早经在案，所控事实，皆不成罪，依法非经一次以上不到案者，不得发票拘致。今原告人仅以行政呈文午时送达，晚即票拘讯押，实为非法，不服者一；(二)拘捕人仅来便衣，自称法警，既不着相当制服，又始终不肯出示捕票，仅用谎言欺人，何异匪类绑票，不服者二；(三)迳行拘致，既属违法，不示抗告人以拘票，所控案情何从得悉。第一次预审，抗告人要求抄示所控事实，当庭准予抄送，而收押拘留所后反被搜索三次，皆无搜索证。第二次预审，又要求抄示案由，忽被拒绝。庭谕准许之事，乃可食言，其为不法，自无待言。不

① 剑当为简之误。

② 标题为编者所加。

告理由，抗告人何从辩话，实为有意枉法，故入人罪，不服者三；（四）抗告人实不负何项刑法上之责任，已一再辩明在案，乃当庭要求准予保释，竟遭拒绝，故使人尽非法义务之痛苦，不服者四；（五）第一次辩诉状，自递呈至批示，历九日之久，已违常例。第二次追加辩护理由书，系阴历十一月初八日递呈，至今已历二十日，尚不批示，其为故意延拦，实难为讳，不服者五；（六）抗告人系阴历十月初三拘押，至今已历五十余日，照审限规第一条，将逾公判期限，案情又甚简单，抗告人要求公判，乃延不判决，岂非违法，不服者六；（七）抗告人在在皆肯牺牲，如必欲故入人罪，何患无辞，尽可以从重处判，以快所谓地方绅士之心。然抗告人之倡议自救会，实本良心，不无善意，新刑律第五十四条有得减一等或二等本刑之明文，且事仅倡议，理称未遂。同律第七条又有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之规定，苟法能自言，纵抗告人强求羁押，亦在被斥之列，安有不可保释之理，不服者七。基上理由，应请钧厅察核，准予保释，并令迅予公判，宣告无罪。谨状苏州地方审判厅

佃户合作自救会简章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佃户合作自救会。

第二条、本会宗旨在减轻租额，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生活，发挥互助精神及宣传文化，以期社会改进之实现。

第三条、凡各地佃户赞成本会宗旨，服从团体行动者，皆可报名入会为会员，惟须自愿，不能胁迫（凡地主、半地主不准入会）。

第四条，凡会员入会时，须报明所种租田之亩数、租额之确数、及地主姓名，编号入册，以备查考。

第五条，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下列各项义务：（一）不得有

野蛮行动，如相打、骂人等事，皆宜禁绝；（二）必遵守本会章程及履行各种议决案；（三）尽力维护本会发展；（四）缴纳会费，每人每季壹角，贫者免交。

第六条、本会会员应享下列各项权利：（一）对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及被选举权；（二）享受本会辅助。

第二章 组织

第七条、本会用委员制，设下列三种委员以执行本会义务：（一）执行委员五人；（二）宣传委员六人；（三）调查委员无定额。

第八条、各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由全体委员选出之，任期以一年为限，连举〔选〕得连任。

第三章 本会分会

第九条、县、市、乡、村、镇各地，凡满会员五十人以上者，得设分会。义务如下：（一）各地有志佃户的联名；（二）各地文化普及宣传，灌输农业知识及改良农民生活；（三）各地分调查委员及其他。

第十条、各分会之组织照本章程第七条之规定，但可以因人数的多寡酌量增减，每月须报告进行状况于本会。报告之范围如下：（一）本会分会人数之增减及活动情况；（二）经过大略及预定计划情况。

种田人听好

（发给佃户传单）

现在顶顶吃亏的人，是各位种租田人。种田时候要下本，又要起早起磨黄昏去做，种熟后还起租来，又要听凭收租人用大秤称大斗量，临了白种了一忙，弄得无饭吃，还要做未完^①。你们为啥要吃亏到如此呢？因为你们第一勿曾念书，勿懂道理，第二勿会结合团体，勿敢搭收租人讲公平理。现在有人发起一个佃户

^① 即是负债的意思。

合作自救会，设立筹备处在周东庄。会里的办法：第一先要种租田人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大会，要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想出自家救自家的方法来，譬如还租时收租人要想多收。大家就要万众一心的开会，推举代表去搭收租人讲理，减轻租额，行动要客气，切不可话打便冲的野蛮。如果收租人不答应，大家就要合力同心一个也不还租，吃官司大家合力同心一道去吃。倘使有人偷还租，就要公议处罚。此等办法是极省力的，只要齐心去做好了。你想再大的衙门总勿会登得下几千几万人的大监牢，可以拿种租田人一个个捉进去。如此一来，收租人一定勿敢脱出了眼乌珠欺负你们了。各村各庄总有几个明白道理的种租田人，快快到江阴顾山周东庄去入会，快快速速到周东庄去入会。

啥叫民国？

啥叫民国？我们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不配做民国国民。要做民国国民，非把这个问题彻底了解不行。

啥叫民国？我们如果去问当时的袁世凯，他就笑迷迷的说：“民国者，可以把清朝的皇位抢到自己身上的过渡机关也”。我们如果去问黎元洪，他就很快活的说：“民国者，可从标统一跃而为大总统者也。”我们如果去问曹锟，他就老实不客气的说：“民国者，可以拿洋钱买总统做者”。我们如果去问吴佩孚，他一定说：“民国者，秀才得了六十万元自来财可以反者也”。我们如果问各部总长，他们一定很正直的说：“民国者，各部尚书而变为各部总长者也”。我们如果去问各省省长，他们也很和气的说：“民国者，就是把从前的三大宪，改为今日的督军、省长、高等审判、检察五大宪者也。”我们如果去问各省县的县知事，他们一定哭丧着脸对我们叫苦说：“民国者，就是从前坐堂审事，可以拼命打屁股、上夹棍等等，现在只好少打打者也。”我们如果不怕麻烦再去问问各地方的大人先生们，他们倒可以爽爽快快地对我们

说：“民国者，和大清帝国没有什么两样者也，不过把我们脑后的一长尾不得不剪去，未免可惜而必特异者也。”我们如果还不怕麻烦去问问约法上规定认为民国主人的小百姓，他们更直截了当的说道：“民国者，皇帝马上要出来者也”。我们如果不怕杀头去问问各省的“卫国干城”的拥兵大将，他们一定说：“民国者，可以任意造反，随便杀人，称心发财，要怎么样‘便怎么样’者也，”我们如果去请教当今执政的段老板，他也能切实回答说：“民国者，一任总理，可以拼命卖国；再任执政，就把金佛郎案卖到一万元者也。”

啥叫民国？如是云云也，岂不可笑也哉！

孙中山可谓“寿头麻子”矣，用四十年的心思精力，对我们说：“夫所谓民国者，必须为民有、民治、民享者也”。

真能民有，必国内民族联合一气，组织一律平等的政府，对于国外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求国际间平等的相待，才能真平等，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真能民治，必国家主义在民，一切政事都由人民合作办理，求政治上处理一切的自由，人民才能真自由，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真能民享，必国家一切所有为人民共同享受，并力求科学发达，增加供给，人民吃饱着暖之后，自然会互相恩爱，彼此顾念，才是真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啥叫民国？只有孙中山晓得，只有孙中山主义中晓得，孙中山主义即国民党主义，要做真正的中华民国国民，请快快加入国民党罢！

一四·七·四日于江阴

原载1925年7月8日《江阴商报》

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大政党。政党是公开的党，并不是便利私人的私党，所以党员万万不能因一人之私见，阻止党的前进，如有不能破除私见而阻碍党务的行为，便是党中叛徒，便是反革命，便不配入国民党。

中国人本来富于软弱性，国民党党员岂能逃出例外，所以国民党的大失败，不在陈炯明的炮打观音山，不在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策，实实在在在党员患了无法可治的老弱病和幼稚病。患老弱病的人满脑子想做领袖，想升官发财，加入国民党不过掬块招牌做敲门砖，敲开了门就不认得国民党了。于是力大者勾结列强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力小者也勾结地方劣绅，依附地方昏官，曲学阿世，且不能自比于人类，更何论乎头可断、身可杀、主义不可变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告诫我们说：“国民党除造成了‘中华民国’四字的假招牌外，实在一事未成，并且反不如从前兴中会、同盟会时代，还能认准目的去拼命奋斗。”所以戴天仇说：“国民党党员竟因老弱病和幼稚病，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孙中山活活的气死！”

国民党在中国，真是一个头号头“阿木林”，替人家升了官，发了财，立了大功，还要伸长头颈受他们刀劈或枪毙！龚心湛不是做了内务总长吗？孙中山在伦敦遇难，小龚是最出力的大清侦探而兼任监守中山者。孙中山死在北京，他老人家代表安福首领段老板，在数十万人丛中，向这位曾经“刀下留人”的僵卧死尸，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必恭必敬的行礼时，不知他也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回忆否？然而内务总长是孙中山造反以后他才趁火打劫到手的呀！吴佩孚做了几年武力统一梦，酿成了全国的血战，人民所受也着实可以了。然而中国人民却很能反常，不但不怨恨，还口口声声称赞他是大英雄。然而这位大英雄，确是受了孙中山

六十万元的惠赠才着手做起。徐树铮天天骂国民党是流氓，孙中山死了他总算是读书种子比较有些良心，在很远的法京，还用电报赠一联道：“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国民党的大功，是吓得没有人敢称帝称王，然而国民党的大罪，不也是吓得没有人可以称帝称王吗？

江阴从前也有不少国民党员，现在老的老了，发财的发财了，穷的是自知没希望了，所以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新改组的国民党。江阴人的自大，是自夸惯了的一种美德，看见了许多“小孩儿”也想依样葫芦的要吃天鹅肉，自然在“鳍背之暇”，要说几句俏皮话来开开胃口。其实国民党在今日，本来成了大宋朝的梁山泊，流氓青皮，垃圾成堆，是当然的现象，并且仁义道德不过是骗人的话，绅士、土棍是一条路上货色，今日之绅士，几何其非昔日之流氓？今日之流氓，或者将来还要成为圣人。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大丈夫发奋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上不王？我劝我亲爱的江阴同志，切勿闹什么私人意见，快向着正路走，认清敌人，努力杀贼！

国民党的目的是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手段是国民革命，国民党的进程有建国大纲、建设〔国〕方略，国民党的教训有总理孙中山四十年的奋斗史，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列强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并不是私人意见，并且断断不许有私人意见。

孙中山临死说：“我死了，他们定要软化你们，你们不肯软化，他们定要杀你们的头，你们还要奋斗，”愿我同志记取总理临终语！

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于江阴

原载1925年7月25日《江阴商报》

录十四年《星光报》披露水平之意

水平说：读破中外革命史，那一件不是为了不平而起，我的

仲甫父亲大概是位社会主义家，他老人家替我题个名字叫做树平，大约有见于社会上太平，所以希望我要树之以平，但是我从前竟没有能力了解他的意义，还以为太平常，不很好听。所以，后来有人称我生性刚直，就叫我刚直。而我自知有些担当不起这两个字的命意，有时不免要柔曲，于是叫南山北江，换了四、五次，现在想来还是树之以平好。但是平要平到怎样才好呢？我想最好总要平到真平，真平莫如水平，所以我把以前的刚柔曲直、南北江山一起不要，只要水平二字好了。

并且日本有个社会机关叫做水平社，物理学上有所谓水平线，可知这水平二字到着实有些意思，所以我的名字叫水平。

原载1925年9月《星光旬刊》①

办理周案经过情况

周 仲 甫

民国十六年，北伐军抵澄，国民政府令行组织周案委员会，严办主犯沙炳元、章崇治、章寄周、王廷貽、吴铭礼等三十八人，并常熟劣绅沈同午，省议员屈砚云、钱名琛、曹赞安等。沈同午为孙逆传芳五省清乡督办，主动办杀水平的是他，他当面禀告孙逆，故最为重要。周案委员会以农民协会孙逊群、蒋名珍、汪善德三人为主席，当日令行拘逮要犯，拘到者为陈旨章、孟岱钟、周康三人；在常熟新公园拘到王廷貽，并即查封控周的土豪劣绅家产。未几，清党事起，凡属共产分子一律严办，谓周水平也属共产。第一军部第十四师师长熊式辉解散周案委员会，惨杀孙逊群、蒋名珍二人。复令参议平庸、政治部秘书熊国华，同江阴县长王国佐等组织周案调查委员会。未闻他调查什么，终未能彻底

① 刊物内容除鼓舞农民减租和抗拒一切剥削外，大都是抨击所谓大先生（地主、土豪、恶霸），揭露当时社会上种种黑幕。参加者周水平、孙逊群，钱正表、堵铁君及澄南教师。

解决，延二年之久。经省政府第三十二次政务会议决定，周案只用调解，其罪只能归孙传芳，与被告三十八人无罪。沙炳元等三十八人各出资千元，沙三倍其款，作为建告〔造〕坟墓、学校纪念、家属抚恤等资。出资者即取消通缉，启封房屋。从此混帐政府，糊涂官厅，虽家属再三上诉，均置若不闻。迄至十九年二月才告停止。

民国二十二年建筑水平坟墓，共费两千元，校址与墓基前小田共三亩有零云。同年由教育局长王莹石呈省强制家属执行在案，建筑水平小学校舍十五间，分两廨(?)、厨房、厕所三间在内，建筑费四千五百元，开办费五百元，内计檯凳二百付及其他什物，余一万五千元，永作常年经费。学生不收学费。由教育局长组织周水平基金保管会保管之，全数存入本县国库内，每年每月按息七厘，基金永远不动。

江阴周水平案解决，省政府通过钮永建办法

中央社云：江阴县党员周水平，自民国十五年被害后，最近该县始有周案委员会之组织，欲为周昭雪。月前江阴县长对于此案曾有极详细之报告于省政府，钮君永建、陈君和铤等对于此案随即拟定解决办法，昨日苏省第三十二次会议，曾将钮等办法通过，并有三项议决，兹将该案一切经过详录如下：

钮永建、陈和铤对于江阴党员周水平被害一案经过情形，及拟议解决周案办法案。据江阴县长王国佐关于周案之迭次报告，参以周父仲甫呈文上之陈述。查悉周水平之被戕，实因周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在江阴县发行《星光周报》，对于农民解放运动有所宣传，并在县属周东庄地方筹设佃户自救会，力倡佃户应团结一致，以文明举动抗拒业主之压迫与诛求，并主张田地为天成之物，非出于人力之创造，彼辈收租人衣租食税享受他人劳动之结果，事非合理。察其论调不无暗中怂恿佃农抗租之嫌，然有其此偏矫之

议论，似为热心农民解放运动过度所致，不容遽执，此而遂认为与共产有连，事至明显，乃该县城乡主沙炳元等向县署控周“宣传赤化，煽惑抗租，请予密拿严究”。周因以被执。毗连江邑之常熟西区凤凰等乡农会、议会亦恐周说一行，租务将受其影响，电省要求飭江阴县惩治周水平；至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周遂被梟首示众之刑，由孙传芳密令江阴县知事执行之。迨我国民革命军肃清苏境，孙逆逃窜，江阴县人有办理周案委员会之组织，欲为周案昭雪。由临时县党部、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机关派选代表合组而成。对于参与控周各业主有将出于直接行动，予以惩处之势。并曾呈请我国民政府准予组织人民裁判机关，由中央派员参加，经中央发交省政府核办，由省政府发交司法厅，当由司法厅以事系诬陷，刑律定有专条，自无组织人民裁判机关之必要，训令江阴县县长就近迅予侦查，依法办理在案。此本年五月中旬间事也。

该办理周案委员会旋经改组为周案调查委员会，置调查委员三人，专任调查周案详细情形，其性质异于前此之办理周案委员会云，此周水平被害一案经过之大概情形也。查核此案，周水平之被杀，情至可悯，咎由于孙逆传芳不察事实，遽处极刑，对于本案应负刑事上之责任。俟其就擒，应予明正典刑，以泄民忿而慰冤魂。业主沙炳元等之控告，虽动机纯在自卫其经济上之利益，绝无其他野心，然不辨真伪，摭拾疑似，遽尔酿成大案，自难辞疏忽之咎。由该县县长责令该业主等每名醴资千元，惟沙炳元为首应三倍醴资，出资三千元，给予周水平之家属为修治周墓，抚恤周孤之资，以自忏悔其咎。自经此项行政处分之后，凡曾参与控周者概免通缉，启封其财产。其已被押者也一律备予保释，以副息事宁人之旨，藉为周案谋一根本之结束。所有拟议解决周案办法，是否有当，敬俟公决。

省政府第32次政务会议记录

时间：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地点：常务委员会议室

委员：叶楚傖、何玉书、陈和铎、张乃燕、高鲁、钮永建

主席：钮委员

甲：报告事项(略)

乙：讨论事项

一、民政、司法两厅报告：江阴党员周水平被害一案经过情形及拟解决周案办法，请公决案。

决议：

(一)周案应由孙逆传芳负刑事上之责，俟其就擒后，依法惩处。

(二)业主沙炳元等不察事实真象，控周宣传赤化，酿成巨案，难免疏忽之咎，应由江阴县县长责令每名醖资千元，惟沙炳元为首，应三倍醖资，出资三千元，给周家属具领，为修墓抚孤之资。

(三)本案经此项处分后，凡曾参与控周者，概免通缉，并启封其财产，其已被押者，一律准予保释，以资结束。

原载1927年10月6日《江苏省政府公报》第四期

江阴县党部等为周水平 案致电省党部

本邑周水平案，纠纷已久，迄无解决办法。前日省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于周案议决三办法公布解决。兹县党部、农民协会等数团体见此消息，即发电反对：

一、南京致省党部电。省政府三十二次会议，对于江阴周案议定三办法，公布解决。查此案正在组织周案委员会，乃省政府漠视重案，不顾党基(纪)，轻轻解决。全邑民众同深愤慨，伏乞

迅予纠正，以固党基而平民愤。

江阴县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妇女协会叩。之〔元〕。

二、致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电。前年土豪劣绅勾结孙逆惨杀本党同志周水平，加本党以重大之创痕，省党部正饬县党部联合民众团体，组织委员会调查检举，乃省政府竟于三十二次会议轻轻解决，消息传来，万众心痛，伏乞严令纠正，以平民愤而固党基。

三、致江苏省政府电。顷阅周水平案，贵政府议定三项办法，公布解决，至为骇异。查周案关系本党前途，非严惩要犯不足以固党基。万乞收回成命，依照党部办法组织周案委员会，循序进行，临电愤慨，迫切待〔待〕命。

原载1927年8月16日〈申报〉

更正周案纪载

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山日报〉所载江阴周水平烈士一案，关于省政府对该案审慎态度及办理情形，不与事实相符。本府特去第179号公函加以更正，并将公函揭载于此，以明真象。

迺启者。顷阅本月二十七日贵报载有苏省政府撤消议决之周案新闻一则。内有：“江苏省政府忽于三十二次会议，根据江阴前县长王国佐之一纸呈文予以判决，将此案刑事责任归由孙逆传芳负担，而各要犯各罚款一千元了事。”此事发生后，颇引起江阴全体党员及民众之反对。该县旅宁同志候可九等亦竭力提出抗议，务达撤消目的。现经省政府将该案复决，予以撤消，查核所载，完全与事实不符。兹分举如下，盼即更正，并希嗣后对于政府党部间重要记载，特别注意，勿淆真相，斯为至要。

一、省政府前以该案延搁日久，迭据各方同志声请早日解决，用经根据民法两厅会同报告，以有三十二次会议之结果，并非根

据江阴王前县长呈文。

二、嗣据江阴县党部等来电，省政府感于党部政府同属努力革命工作、步调必须一致起见，议决交省政府委员谈话会解决。

现在此案，正待党政两方委员谈话会解决中，尚未有如所载之决定。

原载1927年10月6日《江苏省政府公报》

特种刑庭通缉周水平案人犯

江苏省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训令各县县长一体协缉周水平案人犯如下：

为通令协缉事。案奉江苏省政府令交办理周水平一案，嗣据告诉人周仲甫呈称：“民子周水平，殉忠党国，被害身死，呈请拘缉各犯，务获严惩，以维人权事。窃民长子周水平，昔年留学日本，平生努力革命工作。民国十四年，在本邑组织佃户合作自救筹备会，致遭地方土豪劣绅沙炳元、章崇治、章寿椿、吴铭礼、王廷贻等三十八人之忌，勾结军阀孙逆传芳，将水平三刀斩决。当时惨状，举世共愤。自我党军莅澄，虽屡有昭雪周案大会之组织，如办理周案委员会及周案调查委员会等。而省党部39次委员会议决办法：（甲）枪毙主犯，并没收各犯人之全部财产；（乙）从犯分别定罪，没收其一部分财产等因。嗣又省政府暨省党部开联席会议解决周案办法、及周案结束方法，但于实际上迄未积极进行，今幸贵特种刑庭组织成立，专理惨案，惩治各犯。若民子之被害身殉，□情綦重，叩请贵法庭依据省党部39次议决案，及省政府、省党部联席会议周案办法，迅速拘缉各犯，严厉执行，彻底解决，保护党人，以维人权。俾民子遭遇之沉冤，有伸雪之期，土豪劣绅军阀残杀之行为，或可有所惩儆。伏祈批准，迅赐进行，实为公便。”等情。据此，查本案迭经本庭构摄本案被告，均未蹈获。据呈前情，除唐国华、孟岱钟、朱襄唐、周康、费鸿声等

五人，案据江阴县呈复，实与本案无关，请求免于置议外^①，合行开列名单，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迅飭所属一体严缉，务获解案惩办。切切此令！

计开周水平案被告二十三名^②

沙炳元、陈旨章、张晋照、吴镜清、吴宝廉、王廷贻、杨锡祉、沙誌銜、祝震杨、庄鼎元、章霖、吴铭礼、史昌、史泰、章锤岳、杨启善、章崇治、徐石麟、章廷华、张南云、章纶治、郭镇梁、吴诚、周誉芳、王向春、李成民、章寿椿、周文珪、王文治、周文凤、王俊民、徐继祖、章袞治。

原载1928年7月2日《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0期。

周水平案审讯记

周水平一案，于昨（二十六）下午四时许，吴县地方法院开庭。由庭长肖燮芬讯问，检察官王麒裳，周案辩护律师沙彦楷，王文如辩护律师夏鼎端，王廷贻辩护律师承锸未到，原告周仲甫未到。由肖庭长提王廷贻、李成民、王文如续一讯问。

据【王】廷贻供：“民国十四年，曾由亲戚等撰一呈文，命我具名，控告周水平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鼓动乡民抗租。我为收租起见，具名盖章。周宣传共产，有散发抗租传单，出版《星光报》，首载无产阶级万岁。传单中有‘农民如抗租后，官厅要来捉拿他，也无可容数千万人的大监牢’等语。不过当时要求官厅依法惩办，是阻止他此种行为，并无要办他生命。章崇治十四年有皓电拍与孙传芳，要严办他，我不知道。王文治确有其人，现在押的是王文如”等语。次讯王文如，历辩王文治另有其人，已经提出种种证据，如《清乡册》、《宗谱》、《信札》、《票主》等。不能指鹿为马等语。李成民称：“并未在呈文签字，可对笔迹，因原卷有错，

① 办理周案委员会惩治三十八人名单内有此五人，唐国华等人均为要犯，此处误。

② 此处误，实三十三名。

可至江阴县政府调查我之亲笔签字呈文。三人供词甚长，经检察官发表意见，案经贵审判官讯明，请即依法判决。至此沙律师也发表意见，本案事实不外“宣传赤化，鼓众抗租，非法集合，散发传单”等四点。今依据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侦缉队长黄炳忠报告，搜出传单底稿。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水平口供，也承认有的。足见事非无因，确系实在。并据最高法院十七年上字八十一号判例，犯诬告罪须顾告无此事实，故意捏造，方能成立。今事实并非虚构，诬告当然不成立，应法庭上宣判被告无罪。次由夏鼎律师辩论王文如、王文治之误会。种种引证，要求释放。结果庭上谕俟三、五日内定期宣判。王廷贻等三人还押，退庭已近六时矣。

原载1930年3月27日《申报》

周水平烈士年表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诞生。

六月二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四日申时），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顾山乡周东庄，原名侃，又名树平，号刚直。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学名树屏。

父亲周仲甫，字方叔，生于清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常昭师范传习所毕业。历任水平小学校长。

母亲王雪巾，生于光绪元年正月初三日，生三子一女，长即刚直。次子三民，名全平，法政大学肄业，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三子觉人，名倜，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肄业，黄埔军校毕业，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清党后，庾死狱中。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至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间，四至五岁。江阴、常熟灾民四起，熟邑徐市尤烈。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七岁

农历二月初六日，未婚妻夏静波生于江阴城内久昌巷，南京高等师范预科毕业，川沙新陆师范教员。北伐胜利后，曾任江阴县妇女协会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共江阴县委领导的后塍暴动，民国二十二年闰五月二十五日，卒于上海迎春坊时疫医院，归葬于江阴东门外岐头山麓母墓旁。据述与武进史良为同学。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岁，入本村周氏私塾读书，不久辍学。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二岁

从本乡瓦屑坝舅父王某习缝工。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五岁。

满师后，在本乡各地应雇作工。曾在无锡北栅口与人合伙设摊做缝工。

其年春季，北溇等地农民，在绰号“拆天阿洪”张洪宝率领下，聚众打开大地主的仓厅开仓济贫，在北溇大桥上把大米散发给贫苦农民，后被土豪王棣封呈县派兵镇压。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十八岁

冬季大水，灾情严重，无锡县港下、东湖塘等地农民在裁缝孙二、孙三兄弟两、塾师樊文涛等率领下组织千人会，反抗地主压迫；江阴方面沈舍里沈氏兄弟及顾山镇郭用康、其侄郭雨若等在沈舍里周神庙内高悬大旗，标明分田抗租；常熟方面由王庄周天宝、杜海云等组织千人会，首先发起攻打王庄乡大地主巢穴须义庄，后被三县土豪劣绅呈临时省府，派出三县驻军，捕去农民数百人，并惨杀周天宝等。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十九岁

其父经人介绍至沙洲合兴街教书，烈士随父插入沙洲高等小学读书。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二十一岁，考取无锡第三师范讲习科。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二十四岁

三师毕业后，至宜兴周铁桥，江阴马嘶、顾山等地小学教书。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二十五岁

经多方筹款，又有无锡友人、本乡曹石仓、常熟亲友季竹山等人援助，中秋前夜，从上海乘日轮“春日丸”赴日本留学，据《上海大学教职员一览表》载：周刚直，日本高等体育学校毕业；周可民述：“周水平留学日本大生体育会”。在船中巧遇湖南陆亚英女士。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二十六岁

“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示威游行，烈士也参与其列，且遭日方警察殴打逮捕。

是年阴历四月十二日，其女友陆亚英逝世于上海菜市街。其后为纪念她，刊行《悼英集》。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二十七岁

上半年烈士从日本归国。

在顾山县立第五高小任教语文课，开办平民夜校，（其时三师同学杨鹭波任该校校长）地主劣绅周增元任学董，吴卓勤任劝学员，他们狼狈为奸，贪污公款，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烈士与他们发生矛盾，不久解任离顾。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二十八岁

经留日同学朱少卿（名兆萃，绍兴人）介绍担任浙江省立五中体育教师。

二月十六日撰写《控学董周增元呈文》。

四月四日撰写《控劝学员吴秉钧呈文》。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二十九岁

三月二十六日在徐州甲种师范任教、为悼念留日时女士陆亚英，出版了影印本《悼英集》，亲撰《哭陆亚英依韵序三十绝》，遍征各界纪念诗文。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三十岁

至川沙惠北小学任教，与三师同学郭今阳、王剑山等人共事。

夏季由王剑山招至川沙县师范任教国文教师。

据郭颂山先生告知，烈士于是年内担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体育教师之职，其二兄颂林那时在上海美专读书，因同乡之谊曾亲至周水平处借款。

十二月十五日，为古塘巷佃户陆臣臣写上诉状。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三十一岁

四月十二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下风底死》，淋漓尽致地描述本乡大地主周护峰的丑恶行径和可悲下场。

烈士曾送故乡所产红豆二颗给刘大白先生，因而刘遂做了三首《双红豆诗》赠周刚直，原文载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内。

齐、卢交战时，坐困孤城江阴，撰《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一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三十二岁

三月间，与候绍裘、张曙时、林少白等人改组国民党川沙县党部。

三月二十二日，在川沙发起孙总理追悼大会。

五月三十日，积极参加上海“五卅”运动，并发起川沙国民外交大会，募捐金钱，救济被害群众，与王剑山同志赴上海慰问。

夏季，结束川沙县立师范教务后返江阴，奉令改组江阴县党部。在江阴澄南小学，与孙逊群、钱正表、堵铁君、陈叔璇、吴增铎、蒋协成等教师集会，发起《星光报》油印刊物。

七月四日，撰《啥叫民国？》

七月二十二日，撰《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

九月间，在江阴与李涤尘，陈毓灵等组织星社，发行《星光报》铅印刊物。

同月组织东南乡学界联合会，准备清理东南乡学社社产。

十月三日，在《新江阴报》馆内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关于佃户合作自救会发起成立的宗旨。

十月间，《星光报》第三期，详载关于佃户合作自救会详细解释。

十月二十二日，撰写《三个不同心理者》。

十一月七日，在离顾山镇二市里的沈舍里周神庙前戏台上演说：“主张田地为天成之物，非出于人力之创造，彼辈收租人衣食均享受他人劳动之结果，事非合理，力倡佃户团结一致，以文明举动抗拒业主之压迫。”同时散发亲自油印的传单和佃户合作自救会简章，同行者有古塘小学教师徐炎，周勉臣等。

同月，在常熟县凤凰乡野八亩庙会上演说，号召佃户团结起来，与业主斗争。

十一月十八日，因东南乡学社联合会开会事，赴江阴城内而遭非法拘捕。

十一月二十三日，侦缉队长黄炳忠下乡搜查烈士故宅，搜去传单底稿等物。

是日庭讯，要求抄示案由，未蒙许可，烈士提出抗辩。

十二月三日，递呈第二次辩诉状。

十二月八日，柳亚子先生得悉情况，即写快信给吴稚晖告知周水平被拘押在江阴县署，并与钮惕生等联名写信省长陈陶遗，要求释放周水平。

十二月三十日，移居优待室。并写信父母亲。历述只愿无罪开释，业已提出抗告矣。

十二月间，常熟前任省议员屈砚芸、前学委陈斐伯联名电禀省垣，力主严办周水平。同时有常熟凤凰、西义、大和、归义等四乡佐理员周天曜等联名向省县各方呈控，呈文见沪报新闻栏内。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三十二岁，

一月十三日，孙传芳令江苏陈省长，通电各县预借民国十五

年冬漕，每石一元五角，上忙每石五角一案，苏常通属镇、丹、常、锡、昆、澄七县士绅拟至无锡开会，筹议办法。

一月十五日，无锡县怀上市董事顾蕴生具呈杨知事，出示严禁周水平发起之佃户合作自救会。

一月中旬，军阀孙传芳召开借漕会议。常熟县农会会长领銜具公电熟人清乡督办沈同午、政务厅长曾朴。托言“常熟出租无着，冬漕难备，皆由江阴莠民周水平一人所致。”江阴参事会参事员唐国华、孟岱钟、朱襄唐、周康、费鸿声等五人，联名快邮代电借漕会议，向孙传芳上呈：“江阴乱民周水平，在澄、锡、虞三县边地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散发传单、章程，提倡共产，宣传赤化，聚众抗租，谋为不轨，四乡农民抗不还租，蠢蠢欲动，形势危殆，合县绅富秋租籽粒无收，无法借交预借冬漕。”政务厅长曾朴收电后，当面交于孙传芳。孙即与沈、曾密议。

一月十六日晚，孙传芳密电江阴县署：“‘当此军事粗定之际，该周水平竟敢托词鼓吹，意图扰乱治安，潜谋不轨，应即依照军法，从严梟首示众，以昭炯戒。’仰即遵照执行具报等因。”

一月十七日晨，烈士惨遭杀害。时年三十二岁。

一月二十三日，上海中国济难会筹款五十(?)元，汇交烈士家属，作为丧葬费用。并另函表示悼念。

无锡三师校友会开〔因〕周水平惨杀，开会提出三条公议。

川沙教育界筹备开会追悼。

六月八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南永吉里34号开丧葬预备会议。其中上海大学孤星社代表也出席是会。

松江侯绍裘在苏州乐益女校撰《周水平烈士事略》一文以之悼念。

十月二十五日，《响导》周报第179期刊载润之撰《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三月，北伐军抵达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活动：

常熟：中共直属常熟支部在曾培洪同志的领导下，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刊印《打倒土豪劣绅，为周水平烈士复仇！》的传单，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查封控周劣绅钱词笙家产，在新公园逮捕谋害周烈士主犯王廷貽。

江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机关选派代表，组成办理周案委员会，刊印《江阴周水平冤案始末详情》散发城乡各地，并由孙逊群、蒋名珍、汪善德三人为主席，严办周案要犯沙炳元等三十八人。查封其家产，通缉各要犯。当时拘住者陈旨章、孟岱钟、周康等三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江阴清党事起，惨杀孙逊群、蒋名珍，撤消“办理周案委员会”，另建“周案调查委员会”，置调查委员三人，历经省政府第32次政务会议决定，取消通缉，启封房屋财产，释放拘住者，控告者各出资千元，始告结束。

农历九月二十日于沈舍里周神庙内，中共领导的江阴、无锡、常熟三县农民召开周水平烈士追悼大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江阴、无锡、常熟三县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对周东庄大地主周士仪进行清算。

一九三三年建水平小学，同年建水平烈士墓。

贞丰八年血泪录

朱润苍编述 昆山县档案馆供稿

编者按：《贞丰^①八年血泪录》，系稿本。作者朱润苍，号树德，江苏昆山县南乡周庄镇人。抗战八年中，他“局处穷隅，默记日尝痛苦事情”。抗战胜利后，整理成一部日记体裁的资料。所记较具体信实，是沦陷区人民对敌伪暴行的控诉，可供参考。所记周庄镇沦陷后，有敌伪的蹂躏，有土匪汤阿八的骚扰，还有受浙东国民党当局指挥的陈耀宗游击队和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这个“陈部班长以上人员，莫不妻妾相偕。噫！军纪如是，民众痛苦可以想见。”陈耀宗部改编土匪汤阿八部为“自卫队”。忠义救国军又改编陈耀宗部为独立营。忠义救国军也与敌伪打过仗，也曾准备中途截汉奸县长陈展如，但经地方人士告免，汉奸县长由周庄镇到苏州，“得来去安然”。这些错综情况，也可供参考。

唐 序

吾乡地属吴县，但离城七十余里，与吴江、昆山、青浦诸邑壤地相错。四环烟水无际，镇北急水江与吴淞江相通，昔为苏浙要道，一遇战争，以运输通衢首当其冲。逊清太平军之役，双方认为必争之地，幸赖陶沚村、费玉成、费若卿、戴商隐诸乡先贤，苦心擘画，全镇父老协同护卫，得免浩劫。事平，沚村先生叙其始末，编为《庚申见闻录》。虽一隅之书，去今已将百年，然每一披读，犹见乡先贤之深识毅力，公忠体国，令人兴感。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日寇大举来犯。淞沪沦陷后，余自乡经吴兴至京赴

^① 贞丰是周庄镇的古称，该镇现属江苏省昆山县。

汉。翌年春入川。八年以来，不敢与家乡通问，音信隔绝。寄居内地，愧不能与父老亲友同其甘苦，稍尽责任。每登巴山，引领东望，遥想岷水、南湖之滨，烟云飘渺间，必有继泚村、玉成、若卿、商隐诸乡贤之后，起而保卫地方者。三十五年夏，胜利回乡，幸庆桑梓完整，与父老亲友握手共话沧桑，恍如隔世。朱润苍先生复出所辑《贞丰八年血泪录》相示，且嘱为序。详读一过，藉知八年中惊涛险浪，艰难困苦，有非身处内地时所能想像者。篇中所记，虽只列纲要，不若《庚申见闻录》之详尽，而是是非非，后之览者，当能鉴别，知所劝戒，则斯篇也，必能继乡先贤泚村先生之作，为地方志乘之实录矣。余不能文，不敢为序，略述所感如此。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乡愚弟唐湛声敬誌。

自序

抗战军兴，吾乡首先沦陷，八载之中，人民备受痛苦，血泪斑斑，诚有史以来未有之浩劫。不佞生不逢辰，丁兹世变，身历其境；愧不能弃笔从戎，共赴国难，只得局处穷隅，默记日尝痛苦事情，尽我书生之责，以传来者。虽一隅之得，然亡国破家痛史，览之当知其梗概而有所警惕。三十四年夏，日寇就降，还我自由，将记述八年见闻事实，逐帙考订成篇。本“后生谁记当年事”之志，走谒费社文公直之前，袖呈就正。文欣然勉予奖语，谓此书虽属明口黄花，关于吾邑文献殊不可少，嘱速整理积稿，完成其举毋辞。窃思不才似余，乌敢负修地方志乘重任？尚祈吾邦贤达先进、后起英俊，一一指示，共同修辑；不独当年闭户补拙之志得遂，实有助于吾邑抗战文献之光荣矣。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春日，朱润苍自序。

一、本编所载年月日，以农历为标准，徇乡间习俗之故，希阅者

注意。

二、吾镇处沦陷八载中，人民遭受痛苦，决非后世所能想像。本编述其大概，其间繁琐及不重要事宜，容或漏载，希知者告我，俾得搜入；如有误舛，尤希纠正。

贞丰八年血泪录

朱润苍树德编述

民国丁丑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日寇应华北芦沟桥战事，停泊浦江，敌舰登陆侵沪。我最高当局下令驻军抵抗，炮声隆隆可闻。全镇人心于紧张声中极感兴奋，争听无线电，以盼捷音。

区公所组织“抗敌后援会”。

越月，战事告紧，苏州、昆山、嘉善等地航轮停班。沪境战区人民日有过境西去；设临时“难民收容所”，施粥遣送。

八月初七日，水警二百余名来镇驻防，军纪不佳。至月杪，警士愈形横暴，借端殴打米行伙友吴某，并结队示威。群情愤慨。当局无能制止，于是各商号罢市。该警队长知事态扩大，自认失察有过，向地方道歉了事，商号遂即开市。

区公所奉上层命令各乡镇保甲掘壕。

敌机渐形活跃，高空日有飞过。

九月初三日，水警开拔至吴淞江。

镇上各保长奉令筹募棉背心衣数百件，慰劳抗战将士。

九月十九日，敌机二架飞镇，盘旋在白蚬江许家港口，投弹数枚，并扫射机枪。时适我军事当局运输轮数艘过境，被其侦察瞥见，计炸伤轮一艘，毙船伙二名。

十月初四日，敌机二架又来镇侦察，盘旋数匝即去。

初八日，沪境大场战事失利，聆无线电消息，敌军已突破浦南阵地，进至余来庙，人心惶惶。午后，溃军陆续过境，拉夫捉

船骚扰，群众相顾失色。入晚，溃军过境愈多，居民皆相率私议迁避方针。

初九日，商店停闭，街上只有一部分不守纪律之辈，向当地勒款筹饷不已。当局苦难应付，于是区长、镇长、公安分局长皆惧而避匿，各机关人员遂自动解散。沦陷区惨像揭幕。

十三日晚，溃军鸣枪抢劫。

十五日，父老张秩侯、冯季文等，会同商号负责人集议治安问题，商讨开市，招集万松林等二十余人维持秩序，人心渐定。溃军日渐见少，人民纷纷迁回，市容渐复旧观。

十七日，苏城失陷。

十一月初，稻床浜村停泊无锡帮米船三艘，装米二百余石，被该地朱家浜、祥迎浜等数村穷苦坯户抢掠一空。附近四乡人心变乱，实肇于此。

初九日，白家浜、冷家湾等数村农民，结集二百余人，乘舟二十余艘来镇，停泊北栅桥傍，声言饥寒无食，其实目的欲图劫区公所储存苏州城义仓寄谷；幸张秩侯晓以利害，未生事端，怏怏而返。

二十一日，由金泽方面开到便衣队五百余名，据称一营，营长路有才。未有番号，纪律已失，分驻全福寺、城隍庙、东浜等地，部内伙食饷用，悉向当地勒索。主持人员召集居户商号，筹集巨款供应，并成立“扶济会”专司一切事宜。便【衣】队一部分逐日开往邻镇及四乡村庄，架人勒款，人心渐感不安。

十二月初二日，白蚬江畔枪声激烈，约二十分钟告止。

初九日，敌运输轮一艘附拖船数艘，自西过境。驻镇路部邀击，全部夺获，当场毙敌二名；余敌二名逃至冷家湾，被村民击毙。

十五日，芦墟南乡尤家港，发生游击战，俘敌数名。芦墟即到敌军三百余名驻扎。东西尤家港被敌焚烧，南望烟霄冲天，人

心惊惶。

十七日，敌俘三名，游击队田连长岫山率部到镇，解交路营，翌日，在东庄田处决。

二十一日，芦墟维持会派人到镇云：“敌军即刻要来”，嘱早为筹备妥善方法。各界闻此惊讯，顿起恐怖，尽唤奈何。“扶济会”主要人员急至路营，哀求撤退，以免地方焦土。直至深晚，路营全部离镇，人心稍定。翌日上午十时许，敌军一百多名，由芦墟开到，“扶济会”即派万松林等招待，秩序安然。勾留一时半即南返。

二十四日，芦墟维持会又派人来镇，报告驻扎该镇敌军动态消息云：“周庄为便衣队藏匿之藪，声言非屠杀焚毁不可。”群众得此惊讯，惶恐万分。“扶济会”人员紧急集议，讨论应付方法，公推金寅叔、张民彝二君，至芦墟维持会接洽，听探实情。午夜，金、张二君冒风雨返棹，云：“烧杀问题，可以赦免，惟须挨户搜查。”即令会内服务人员，沿街高声传布此情。是晚，全镇人民鹄候消息，多未安睡。翌日拂晓，阖镇及龄男妇，纷纷逃避至附近乡村，结果敌军幸未至镇。午后东北方面烟雾迷漫，望之寒心。事后始悉，此日驻芦敌军，已知路营在淀山河〔湖〕畔马堰庄村结集，故不从买盐港而来，改向元荡进至该地。当时便衣队未见抵抗即退，于是全村被敌焚烧无遗，村民因而死伤者达七十余人。惨哉！暴敌之虐史也。

二十六日，“扶济会”取消，成立维持会，会长公推张谷贻。

是岁冬，各物价甚贱，尤以米为最下乘，每石不过四元六七角左右。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

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九时，敌机一架飞镇盘旋，投弹四枚，三弹未肇祸，一弹中杨家潭徐宅，毁屋二间，毙阮姓妇一人。

十三日，驻扎再直敌军一百余名到镇，按户搜查。由维持会招待在南校过宿一宵。是晚敌军未有暴行，全镇尚称安靖。翌晨开回原防。（敌队长名称曰土屋。）

二十日正午，敌军千余分乘军用汽艇二三十艘，从南到镇。维持会多人招待，不理，街上顿时满目皆是；分驻南校暨后港朱姓、下塘高姓等家。结队按户闯入搜抄，此去彼到，无时可息。入晚，维持会通告居户、商店不许闭门，任其横行；于是奸淫劫掠之事，不足为怪。阖镇人民处如此痛苦状态下，寝食俱废，相顾黯然，惶惶焉若丧家之犬。前后历劫共计四十小时。（敌部队【长】名称曰松山。）至二十二日上午八时，敌始全部离镇他往，群众喘息甫定，互相慰问。不意敌艇十余艘，又接踵而至，群情愈形惶恐。幸未施暴行手段，故心稍安定。傍晚，敌向北开往。其时四乡村庄，也遭同样骚扰。此三日，维持会费用浩繁，各界之损失更难统计。苏城伪当局，适于此时委蒋鸣玉（苏人）为本区伪区长来镇，见情况纷乱，未视事即逃回苏城。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敌机一架掩护敌舰数艘，自西到镇，停泊全福寺旁。一部分敌军即登陆，冲入中市街，形势严重！凶横至极，见人搜查盘问。维持会人员至该处招待，被拘，严讯去年冬敌运输轮截获事。招待人员坚云“不知”。至午后三时，敌舰西返，将会内要员严智民（谷荪）及船子施小麻子带往拷问实情。临行时，翻译扬言告谓：“此事于二十四小时内须彻查明白，否则全镇烧杀。”此语传闻，全镇惊惶万分，一部分妇孺之辈相率走避他乡。地方人士紧急集议，决定以坚忍镇静态度应付，由维持会通知各商店明晨务须开市，勿作恐慌之状。翌日上午十时，敌舰又至镇，仍停泊全福寺旁。会长张谷贻及金寅叔等十余人，前往招待。敌酋斋滕仍以去冬敌轮事再三严厉盘诘，并着地方将敌尸交出；又施狡计云：“昨夜严、施二人，已供出实情，汝等何故瞒说！”金先生答云：“周庄全镇尽是良民，便衣队他往已久。”

运输轮截获，坚称不知有甚〔其〕事。敌酋怒发，即将全部招待人员掌颊、鞭鞑，迫跪寺旁田岸之上，令兽兵十余名持械对胸，谓：“若再不快实言明，即当以烧杀手段出此。”金先生等依然似〔自〕若，绝不露忧惧哀乞之状。斯时也，敌迹满街，行人断绝，阖镇人民在无可奈何之下，束手待毙；只有暗祝苍天保佑善良而已。敌酋见金先生等仍无一语吐实，遂下令烧杀。于是北栅凌家、城隍埭徐宅两处火光告起，“三本堂”沈宅柴房亦同时纵火。南市“张义昌”老翁张荫山，被敌私毙于东港头。如是约半小时，敌见全镇人民镇静如常，一无纷乱之像；金先生等虽遭敌如此威吓凌辱，态度从容，答词始终如一。敌酋兽性改善，收回烧杀令，登陆兽兵全部回舰。三处纵火地遂得灌水扑灭，招待人员得许行动自由；严、施二人释回。敌酋遂表佯为亲善之意，谓该事“如不在周庄发生，我们皇军决保护你们，绝不侵害你们，回家转告各界安心。”于是阖镇群众恍如死而复苏，转忧为喜，一切生命财产于万分危险状态下赖以保成。金先生之力居多，故事后咸称颂不止。是晚，敌轮移泊东白蚬江过宿，兽兵登陆至东垞、白家滨两村，将乡农拷打，诘讯得有端的；故二十五日拂晓，敌全部至冷家湾、杏村两村烧杀。太史河〔湖〕畔烟雾迷天，而两村人民之逃窜哭声，更惨不忍睹。至午后一时，敌舰西返，火势始行扑熄。事后调查，两村房屋全部焚毁者六十余家，丧命者四人。痛哉！惨哉！沦陷时之同胞生命财产若是也！三时后，敌军一百余名又由苏到镇，驻扎南校。人心恐慌甫定，又起紧张，纷至维持会探问消息。系苏城伪“宣抚班”派来驻防，不再有搜查骚扰等情，始觉安定。驻镇敌队名曰“周庄警备队”。

二月初八日，敌军调防人数增多，南校房屋不敷应用，改驻后港朱姓房屋及戴氏义庄。

二十日，维持会派人到苏接洽贱娼四五十名来镇，设立“安慰所”，以免兽兵索取“花姑娘”骚扰。

伪区公所成立，伪区长即由会长张谷貽充任，然一切事务，仍由维持会处理。维持会因经济不裕，由经济部征收货物进出口捐。驻镇敌军命维持会发行“良民证”。

土匪汤阿八率党图劫寒贞村（祁庄三珠滨），被村民击退。

三月初六日深夜，北乡枪声激烈，清晰可闻，群疑不知其所由来。翌日探听，系寒贞等数村围剿汤阿八匪徒。

初八日，敌军因隔夜枪声事，大队至北乡搜查，捕获匪党嫌疑犯汤洪达一名，旋即处死。

二十五日，驻镇敌军撤防回苏。

二十六日午后二时，匪徒十八名（即去冬路营之人）均手持利械，到镇行劫，全镇商店损失甚重。

二十七日，匪徒蔡老大率党到镇。

四月初二日上午，蔡老大结集匪党一百余名，乘轮一艘，袭击寒贞、祁庄等数村。该地农民鸣锣迎击，匪等不支败退。午后二时，蔡匪因其愿未遂，率党五十余名到镇骚扰。由地痞引领，将〔向〕寒贞迁居镇上人士寻衅，于是吾宗寿人父子及沛霖三人被掳而往。蔡匪临行时，向维持会声言：“该事必须要枪械交换。”（先是寒贞、祁庄等数村农民于沦陷后，鉴匪势日形猖獗，耕种难安，不得已购械自卫，匪党屡次图谋，均遭击退，至是另施狡计，作为要挟条件。）维持会及吾族数人到乡谈判，乡人不允交出枪械，未得结果而返。

土匪汤阿八惧寒贞等村自卫力强，率党投入北庠“便衣队”陈鹏。

初四日，叔祖寿人脱险安归。

初五日午后，前十八名匪徒又来镇抢劫。是晚，“便衣队”陈鹏率队一百余名到镇，由维持会招待，详询近日地方土匪情况。深夜，即率队向西白蚬江进发，搜剿匪徒。

初七日，匪首蔡老大、地痞黑皮阿三被陈鹏拿获处决，人

心称快。

初八日，汤阿八随陈鹏属下唐义队长到镇，向维持会接洽，欲与寒贞修好。其时寒贞等数村农民自卫队，悉汤阿八到镇，群至南沙港捉拿匪类，有冲入镇上之像；群情惶惑，深恐地方遭殃。张五公秩侯出而调解，派人至双方接洽。事未就而枪声已发，结果自卫队寡不敌众溃散，汤匪仇恨寒贞已深，施用狠毒手段，将全村房屋焚毁，茆浜庞、张两家亦遭波及，村民因而毙命者缪建人等八人。入晚，汤匪随唐义离镇返北厓。

十二日，游击队田岫山率部过境，西往至同里。

十三日，田岫山进击驻扎同里敌军，焚毁敌防御工程，波及米行两家，白蚬江西畔烟雾冲霄。

十四日上午九时，敌军一百余名西来到镇，追寻田岫山部，形势严重。维持会要员严智民（谷荪）出而招待，敌队长吉田曾驻防吾镇月余，一见道故，未加深究，故只勾留片刻，即率队东往至金泽。沿途扫射机枪，镇人陈宝忠逃往陆家湾，中弹毙命。不多时，东望烟雾浓漫迷天，金泽全镇被敌队长吉田大肆烧杀。

二十四日，游击队陈耀宗派人来镇接洽。

土匪汤阿八因寒贞等数村自卫队瓦解，刺死唐义，复施故态。

五月初一日，维持会苦力滋事，解散三十余名。

初五日，又有匪徒三十余名到镇滋扰，向维持会勒款千余元而去。

其时米价：糙粳十元左右。

初九日，陈耀宗率队至白家浜，剿土匪汤阿八，枪声清晰可闻。

十四日夜，洪桥堍陈悦卿家被匪行劫。

十五日，敌军一百余名，由苏来镇驻扎。

二十一日，敌军会同维持会调查户口。

三日，“安慰所”再度成立。

维持会虽迭次筹款及征收货物进出口捐，据主持称：“费用尚云不敷”。遂觊觎二年前区公所陶区长经手储存义仓寄谷二千余石，悉数捧米糶卖变用。

六月初十日，敌军四百余名自南而来，由驻镇敌队接洽。是日，芦墟镇被敌焚烧，情况甚惨。

十四日，南来敌军四百余名开往。

十六日晨，驻镇敌军三十余名，至江宅村，开射机枪示威。

十七日，敌高级长官，由苏来镇视察。驻镇敌队戒备森严，命维持会人员前往欢迎。

十九日，敌军捕获祥迎浜土匪二人，在东庄田枪决。

二十三、四两日，敌军在东庄田实弹打靶示威。

二十七日，游击队陈耀宗率部逼近，四郊人心惶恐。

二十八日，南路买盐港航线，被陈部控制封锁，形势愈觉严重。

二十九日，镇人秘密商议，派人至陈部接洽，结果圆满，是晚，陈部南移。

七月初一日黎明，陈耀宗率部进击驻扎莘塔敌军，小钢炮、机枪声连续不绝，迄午未停。驻镇敌军开往增援。

初二日，莘塔仍处战争状态。上午十一时，由苏开来敌军三百余名，过境转往莘塔救援。

初三日，莘塔战事告止。驻镇敌军回防，入夜烧去敌尸数具。

初八日，驻镇敌军撤防回苏。

十二日，陈耀宗派人来镇，召集人士会议，取消维持会，设立镇公所，镇长一席由维持会要员徐祖椿担任。镇公所权力甚大，管理江^①、吴两县附近四乡。

十三日，西市“公正南货号”被匪抢劫，协理蒋桐柏中弹受

^① 指吴江县。

伤。

十五日，陈耀宗率队千余，分乘轮船四艘、民船二百余艘到镇，在圣堂内召集地方人士谈话，当场将张秩侯、张谷貽、张民彝、朱岁明、陆品如、郭仲和六人看管。各界联名具保不准。

十八日，陈部开往，至官字圩。（其后三年，地方一切的一切，悉受陈支配。）

十九日，驻扎陈墓敌军五十余名来镇，严查街上行人，究问“便衣队”行踪。由严谷荪招待，过午即返。（往后敌伪军到镇，地方公众决定以严谷荪为代表。）

金寅叔、徐祖椿至官字圩，与陈接洽，献金慰劳，并保被拘等人。张五公秩侯等，遂先后安归。

二十八日，镇公所又摊派巨款。

陈部于照文等驻镇。

闰七月初四日，于照文枪决河西乡土匪三名于东庄田。

镇公所开始征收四乡“亩捐”。

土匪汤阿八党徒日众，愈形横厉。四乡农民不堪骚扰，温饱之家纷纷迁避至镇。阖镇破屋、柴房，租赁一空。

十八日，午后一时，由吴江开来敌军一百余名，乘轮三艘到镇。由严招待，过宿一宵而去。

二十四日，白蠓江有敌轮二艘游弋。

陈部命镇公所即日成立“自卫队”，所有枪械一律购买。队长即于照文，经费商号、居户摊派。

二十五日晨，练塘帮陈阿厚匪部二百余人到镇，停留一宵开往。镇公所又召集居户、商号筹集巨款供应。翌日午后一时，陈阿厚亲自率部千余，乘船百余艘而至，张贴标语，自称“忠义救国军”。勒索巨款目的已达，午后三时全部向东垵港开往，言欲至陈墓。中途折回，入夜又全部至镇。连日骚扰，人民不胜痛苦。

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该匪部离镇，进扰陈墓。

其时田岫山、陈耀宗两部奉浙东当局令，悉数调往钱塘江整编受训。田岫山遵命率全部过江；陈耀宗至平湖，先令大部过江，本人畏缩不前，逃回，只余随从五十余名。故该陈阿厚敢率党来此横行。

九月初二日午后二时，陈耀宗率部五十余人，乘轮二艘来镇。斯时敌轮二艘适亦在北栅过境。陈部开枪示威，镇人惊惶；幸敌轮直驶西往，未肇冲突，幸甚！四时后，陈部开往龙泾。

陈部因人数不多，将芦、莘、匡、周四镇“自卫队”，一并归部，扩张实力。

二十三日，敌轮二艘过境。

十月初五日午后，陈部到镇，傍晚即往。

十六日，敌轮二艘又过境。

十九日，陈又来镇，未几即往。

二十七日，于照文与戴姓女结婚。陈部权贵盈门，热闹异常。

其时，陈部班长以上人员，莫不娶妇相偕。噫！军纪如是，民众痛苦可以想见。

十一月初七日，驻扎角直敌军三十余名到镇，由严招待，午后一时即返。

十二月初十日下午四时，突有伪匪军程万军部三百余名到镇骚扰，各商店颇受损失。九时开往，临行时向招待人员勒索三千元。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驻扎陈墓敌军来镇，由严招待，勾留三小时即返。

二月初七日午后一时，陈部与敌伪军在莘塔附近相遇，发生接触，小钢炮、机枪声激烈可闻。约一小时，陈部不支他移。故三时半，敌伪军五百余名，分乘轮船五艘、民船四五十艘，南

来到镇，过宿一宵西往。地方招待费惊人，闻达六千余元。

十六日夜，镇人姚智民被刺毙命。

二十七日上午，敌伪军三百余名，乘轮四艘、民船二三十艘，来镇纷扰。商店货物多被强买、恣取，损失甚重；后港居户数家，悉被破门闯入被劫。午后三时开往。

镇公所又摊派巨款。

三月初一日晨，匪军陈阿厚残部二百余名来镇，惧遭陈（耀宗）部袭击，未敢多时停留旋往。

十五日，陈耀宗率队乘轮到镇，未有多时即往。

十八日，地方人士因镇公所一切经济，未见列表公布，人言啧啧，集议商讨，成立“经济委员会”。

二十一日午后一时，大队敌运输轮九艘过境西往。

二十五日，敌军五十余名到镇，旋即东往。是日晨，陈部在双塔附近与敌接触。

四月十八日午后一时，驻扎陈墓敌军三十余名，乘轮一艘来镇，由严招待。搜查行人，形势极凶。临去时，拉小贩“江北阿二”，带往盘诘去冬于照文结婚事情。

十九日，陈墓敌军又至，形势较昨日更形凶恶。沿路岗位满布，向严智民诘讯陈部踪迹。午后二时半，向南开往，至寺巷上村，开射弹筒、机枪，伤毙农人四名。

二十八日，陈墓敌军又至，形势趋和。

五月初六日，陈墓敌军二十余名又至。

初七日午后三时，双塔乡陈部与敌遭遇，发生接触。深夜东来敌伪军一百余名到镇，略有骚扰。翌晨，离镇南去。

十七日上午十时，敌军自陈墓又至。

镇公所征收房金半月。

六月初五日，陈墓敌军又至。

十二日上午十时，敌伪军一百五十余名，乘轮二艘到镇，

招待圆满。午后二时开往。

十八日，敌轮五艘满载敌军过境，在北栅稍事停泊。由严招待，送予烟酒等物，未登陆便往。

二十四日，敌运输轮数艘过境。

七月初二日，驻扎陈墓敌军来镇，旋返。

初九日，又至。

二十七日，芦墟有事，居民纷纷逃避来镇。

八月初二日晨，陈墓敌军到镇，旋即回防。

其时，陈耀宗命于照文等，在镇严查来往商贩，如遇不相识者，每遭无故处死。他乡之人均视周庄为畏途。

二十三日，改选镇长，沈肤云得票最多当选。

十月初五日，大批敌轮十余艘，衔尾在白蚬江过境西往。

新镇长沈肤云就职视事。

二十七日上午九时，陈耀宗率部到镇，午后一时开往。

十一月六日，驻扎角直敌伪军五十余名到镇，由严招待。住宿一宵，秩序尚佳。翌晨，向双塔方面开去。

生活日高，物价日趋涨势，白米一石已达二十三元。市上辅币券不敷应用，各商店纷纷竞出“代价券”应市。镇公所亦发行一元券。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

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敌军三十余名乘轮二艘到镇，未有多时停留即往。

陈墓敌军在长白荡向南开，射机枪示威。

十七日上午九时，敌内河巡舰二艘到镇，停泊北栅。兽兵登岸巡查，适陈部乘船五十余艘亦至镇，发生接触。双方在城隍庙、庄田圩作为阵地，机枪、步枪声互射不绝，激烈异常。阖镇人民惊惶万分，惴危至极，商店纷乱闭市。至正午，敌轮先行退却，

枪声始止。一小时后，陈耀宗亲率大队到镇，向镇公所责诘有无汉奸潜伏。不问情由，将城隍庙戏台纵火焚毁。因激战时，敌架机枪于上，居高临下，扫射至庄田圩，占得优势，陈部颇受死伤，因此，乃无理迁怒于戏台也。“便衣队”满街密布，持械横行，各商店货物多被任意恣取，某某米行【被】劫取米一百余石。入晚九时开往。是役，全镇损失颇巨。翌日，米业停市，商店半现，市容惨淡，讹言纷起，群众惴危不安，盖恐兽兵来镇彻查当日“便衣队”来踪去迹，施其狠毒手段。

镇公所要员陆品如，被陈部处死。

十九日，敌轮四艘到镇，人人惴危。由严招待，勾留一时许，向南开驶。

二十四日，敌轮四艘过境南往，至官字圩、枫里桥等村，搜查陈部，开射弹筒、机枪，村民幸无死伤，惟一耕牛中弹而毙。

二十八日上午，敌伪军三百余名，乘轮数艘，到镇骚扰，群情惶恐。向招待人勒索白米二百余石、法币千余元而往。时米价已高涨至三十五元一石。

沈肤云在苏病逝，地方公推陶岷源为镇长。

二月初五日，敌轮数艘在沙田河与陈部遭遇，发生接触。

陈部因最近敌轮在芦、莘、匡、周四乡不断游弋，极感恐慌，命各乡镇保甲长所属河港、孔道，筑坝堵塞。事颇紧急，刻不容缓，如港阔水深，泥石不能堵断，即令砍伐树木，或船只等物填塞。于是，附近墓木成林之处，大半遭殃受伐。西白蚬江口，俗称“上急水港”，河面辽阔，水流湍急，堵断不易；陈部捉客商船数艘，凿沉填底内。一艘船户尽被杀害，群情骇哗，然谁敢发言劝阻？本镇东垵港，亦在筑断之例，因镇公所搪塞未行。

十二日，敌轮数艘到镇，停泊北栅。兽兵即登岸，分至城隍埭、中市街，拉得民夫二十余人开往，至上急水港，迫令下水摸石开坝，料峭春寒，闻有冻毙。惨哉！不忍言也。

十八日，敌轮数艘，在买盐港与陈部接触，伤毙农人多名。敌滑艇、快轮连日在四乡加紧往来游弋。

三月二十四日，驻扎陈墓敌军到镇，旋即回防。

二十八日晚，吴江敌伪军二百余名来镇，翌晨开往周西乡。适陈部流动在该处，发生接触。

四月十三日，莘塔到敌军五十余名，极尽惨绝人寰之事，大肆屠杀人民，无辜遭害者闻达五十余人。

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从青浦方面到达敌伪五十余名，形势严重。由严招待，人心尚定。午后一时，仍循原路而去。过西渔村、马家浜两村，登岸屠杀农民，无辜惨毙者闻计二十余人。

十六日，莘塔乡赵田、扬沙坑、南行、照港等数村，被敌大肆焚烧屠杀，烟雾迷天。本镇人心惴惴不安。

五月初九日下午，陈墓敌军来镇，勾留一时许即返。

十六日，敌轮数艘过境。

六月，陶镇长表示倦意，召集保甲长会议另选，得票仍占多数，蝉联。惟推选镇副一人，协助事务，以张锦钊充任。

七月初六日午后，敌轮二艘过境，适陈部流动在许家港，发枪袭击，一时枪声激烈。幸未有多时，敌轮西退，即止。

十二日，敌轮六艘先后过境，南往莘塔乡追寻陈部。在枫港上村遭遇，发生接触。

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从珠家阁到达敌伪军五十余名，由严招待，勒索千余元。至午后一时，仍循原路而去。

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敌军在官字圩与陈部遭遇接触，枪声激烈可闻。午后一时始止。

陈部捕获汤阿八帮匪徒数名，旋即保释。

九月四、五两日，陈部在王巷、朱家河等数村，抵御双塔到达敌伪军一百余名，接触多次，相持不下。本镇人心恐慌不堪。镇公所日夜为陈部输送工作，费用浩繁。至二十五日深夜，双方

各自退却，人心转安。

十一月，土匪汤阿八派人来镇，与镇长接洽，通过陈部改编“自卫队”。

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

三十年正月初九日上午，敌伪军二百余名，由吴江来镇。午后二时开往，向招待人勒索一万元有奇。入晚九时又至，大肆骚扰，商店，居户被劫甚多，翌晨向西而去。

三月初二日午后，周南乡枪声密集，人心顿形恐慌。未几，陈部仓惶过镇北退，群情怀疑，不知其因。后悉系“忠义救国军”推进追击。四时后，“忠救军”阮清源率队抵镇。入晚，在镇公所召集全体保甲长，严令速即查复陈部工作人员及一切器械等事，情形紧张，翌晨全部南还。

十五日，陈部势穷途尽，愿受“忠救军”节制，改编“独立营”。陈耀宗解甲赴沪。

“忠救军”人员纷纷到镇，设立“交通站”。

四月初八日晨，敌伪军六百余名到镇，由严招待。搜查“忠救军”人员，幸事先知悉走避，故未生事端。幸甚！过宿一宵，南往。招待费浩繁惊人。

生活日高，米价出百元大关。

二十一日，敌轮二艘来镇，旋即开往。

五月十六日，汤阿八“自卫队”被“忠救军”缴械解散，匪首阿八、阿七等【被】处决，四乡数十村农民欢呼称快。

二十日午后四时，突来逆党伪特工三名，在北栅米行外开枪数响。其时，敌伪军四百余名在附近四乡村庄，分批搜查“忠救军”，奸淫劫掠，无所不为。阖镇人心惊惶。结果幸未至镇。

二十八日，“忠救军”在城隍庙操场，枪决土匪缪雨林一名。

六月初一日，“忠救军”政治部令恢复旧第十一区，区长

徐若雷(陈墓人,原名文明),区公所设立陈墓;周庄另设区办事处,主任为戴树仁(镇人),镇长仍委陶岷源;江邑亦成立镇公所,镇长冯昌生。

初五日,南湖旁又枪决土匪蒋宗熙一名。

七月初九日,办事处主任戴树仁去职,转往后方。蒋旭初接任。

二十九日,镇人陈戴人被“忠救军”拘押至莘塔,翌日释归,原因不明。

八月初二日,“忠救军”通讯两邑镇公所,令各商店组织“商联合会”,会长王子恒。

九月初五日,“忠救军”枪决土匪陈、杨二人,枭首示众于富安桥畔。

十一日晚,父老张秩侯逝世。

吴、青、江三县业主,遵地方当局令,设立“公栈”收租。吴邑公栈主任蒋旭初,青邑主任冯秋谷,江邑主任陈达君。公费规定以每亩收数扣取一成。

其时,敌伪当局鉴“忠救军”活跃,不时袭击敌之小据点,故邻镇陈墓、金泽等地,所驻敌军尽皆撤退。是以本镇数月未见敌踪。入冬后,市面颇称安靖。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

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上午十时,敌轮二艘来镇,散发传单,施行狠毒“扫荡政策”,封锁交通线。过午,驶往。人心惊骇,然不三星期遭受非人类生活。翌晨,大队敌军二千余名分数路到镇,大肆纷扰。敌司令河野驻南校,敌宪兵队【长】森长松驻南栅桥畔米行,其余敌队分驻北栅及下塘数处民房。架设军用电话,形势严重,似入战争状态。地方紧急集议维持秩序,公推严谷荪、沈润荪二人代表招待,并设立临时“商民招待所”,筹策经济及一切物品,

予敌恣取。谷荪当日被敌拷打，身负重伤，行动不能，只在招待所主持，一切敌方奔走接洽，悉由沈君。群众睹此凶状，相顾失色，只各紧闭门户(商店仍然开市)，静坐待毙。街上行人绝迹，惟有兽兵皮鞋矛子横行之声。奸淫惨闻，昼夜不绝。兽兵逐日分批在芦、莘、厍、周四镇周围二十里内外乡村劫掠搜查，并拘捕保甲长及“忠救军”潜伏人员至镇，解押敌宪队内，滥施酷刑。年老或体气柔弱之人，惨毙于淫刑者甚多；强壮如不受刑毙，敌每日辄押至东坨鱼池旁非法枪死〔决〕。遇害同胞总计达二百余人之多，极尽人世间惨绝悲痛。(有“忠救军”女同志二名慷慨就义，痛骂敌伪，敌酋亦钦其忠烈，于忠魂畔献花致敬。惜乎不详其姓氏。)

二十一日晨，兽兵分批在各街道按户敲门叫器，将闾镇适龄男子悉数拦往，至北栅田中集合(分两处，一在东岳庙边，一在同丰米行外)，由敌宪队及逆党特工，手持镇公所户籍册，逐个严诘身世。群众处如此淫威下，惊惶之状难以尽绘。至午后二时解禁，始各回家。烈士张谱生，即于是日在人群中由逆党指认被逮，拘至敌宪队内，自认“忠救军”人员不讳，虽屡受酷累刑，言词慷慨如一：“周庄军事人员，只我一人而已！”不涉他词累人，越日，壮烈成仁。(张谱生慷慨就义，为吾镇八年中最完善之人，莫不钦敬大节。久欲为之作传，苦无从访得其家史事略，同人等如有知者，乞详示一切，俾成鄙愿，并祈地方人士集议，附其粟主于“四烈”旁，受后死辈祀享，以彰忠魂而励民族抗敌之心。三十五【年】夏日润誌。)至二十八日晨，敌认第一次扫荡工作完成，全部开往。闾镇人士始敢启户行走，互相慰望，悲喜交集，咸庆为漏网之鱼。数日后，惊魂渐定，各路交通渐复。得知四镇所属各村遭受惨祸，史无前例，保甲长房屋被敌烧毁者计有二十余村，无辜人民惨遭非命者不知凡几。各个河荡浮尸漂流，日起认尸，号哭之声半月不绝。种种惨状祸烈，及今思之，

心犹余悸。后闻芦墟、莘塔、北厍诸镇，所受敌祸更甚于吾镇。

地方筹集巨款，抵偿招待费。

“忠救军”散失殆尽，阮清源率残余人员，过苏嘉路西去。

办事处主任蒋旭初、镇长陶岷源，均避居苏城。

逆党伪特工不时结合数名来镇，借端敲诈，人心不安。地方各界仍推沈润荪为镇长，严谷荪为伪方招待代表。

江邑镇长冯昌生走避他乡，陶玉阶主持。

二月二十四日，苏城伪县府委李泽民为本区伪区长，群众拒绝，未视事即去。

“独立营”（原陈耀宗部）剩余五十余人，集合流动四乡。某晚，营长李来镇，将戴姓女暨烟馆老板张某，拘至乡间处死。原因不明，但说有通敌嫌疑。

三月二十四日，敌酋大泽部队长率兽兵二百余名，来镇二次“扫荡”。分驻下塘吴姓、营场朱姓等家，交通未被封锁，形势不若前次凶横，奸淫劫掠未闻，人心稍安。专事搜捕与“忠救军”及陈部联络关系人员。沈润荪乘夜逃避他乡。敌军连日至四乡村庄搜查游击队分子，形势和缓，未见骚扰。

二十七日，于照文被敌拘获，行至中途，欲逃击毙。

四月初七日上午八时，兽兵在各街巷口密布岗位，按户高叫，又施拦人方法，将全镇适龄男女，并至城隍庙场集合，逐个严查。至十一时查毕，迫令群众悉由鱼池岸而行，兽兵三名在冯姓小楼转弯处分立，每一经过此地，迫使鞠躬，始许通过回家。某青年三人，即于是时被拘，幸家属奔走得力，旋即释放。

敌酋大泽部队【长】及敌宪队八木离镇回防，将镇人沈见羊及服务镇公所苦力数人带往。留驻一部分兽兵四十余名，仍居下塘吴姓房屋，鱼池岸旁赶紧筑防御工事。

初十日，驻扎敌军四十余名，全部离镇回苏。

敌酋大泽部队长咨文伪县府，委严谷荪为周、陈区伪区长，

陶季范为镇长。斯时，游击队分子被敌“扫荡”殆尽，镇上已无踪迹，敌宪探、伪特工乘机结党到镇，勒索敲诈。米市价已涨至五百元一石。

五月初八日，敌军一百余名，自苏至镇。适谷荪在苏，招待乏人，人心又起恐慌；急舟促归，遂成立伪“特别区署”。敌伪高唱“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工作开始实行”。敌军六十余名，常驻镇西聚宝桥边天主堂内，驻镇敌酋名曰小野，伪言“亲善”，施用“怀柔政策”。人心尚稍安宁。令伪“特别区署”重行编整保甲，迫使学校加设日语一课。

六月初五日，敌酋大泽队长来镇巡视，驻镇敌队迫使地方人士前往欢迎。

伪“警察分署”成立，伪分署长刘华云（扬州人），凭借敌势，大施淫威，敲诈勒索之事习以为怪〔常〕。

商会再度成立，会长叶良伯。

伪政府禁民间使用“法币”，迫令改用伪“储备券”。商会召集各商号，集合法币，赴苏兑换。

七月，苏城敌宪兵笹仓、滕井二名，先后率党到镇蹂躏。本地某某等数人，甘心附逆，明目张胆充任密探、特工，到处横行滋事。居户、商店稍有积资者，嗾使翻译唆敌指认为地下工作人员，及隐匿枪械等恐怖名词，引领兽兵捕人，惨施酷刑；并故意恫吓被害人家属，彼得乘机敲诈勒索。阖镇居户商店及四乡农民，被其荼毒约有数十家。有徐、陈两君贫乏，勒索不遂即唆敌押送集中营。斯时也，市况凄凉，人人自危，惟有逆党凭借敌势逍遥无忌，作福作威而已。

至苏交通道设立“检查所”，旅商叫苦。

伪县长蔡宗熙、伪警察县署长惠彬士，由苏到镇视察地方，伪当局殷勤招待，过宿一宵返城。一切费用甚大，闻之咋舌。

表叔王秋厓与不佞等，处无可奈何状态下，吟詠消愁，并作

诗谜为游戏三昧。被敌探知，悉指有爱国思想，唆敌传至敌部队究讯；结果，被翻译王某勒索五百元了事。

七月，伪“清乡特别区署”通令所属各乡镇保甲长，复查户口，发行“良民证”。

江邑镇长陶玉阶去职，朱泉麟接任。

八月，敌宪兵笹仓、滕井两恶魔离镇回苏，逆党随行，人心稍安。

九月，伪省“保安队”一中队，由中队长焦福荣率领，从陈墓移驻来镇，借居南栅冯姓米行房屋。

十月，伪“政治保卫局”、伪区党部，均有人来镇设立。地方又增多一批逆党，专事寻隙敲诈。

十一月，伪县长蔡宗熙又至镇，公然向地方勒索白米、巨款而返。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

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驻镇敌队长小野调往，今井接任，敌队全部移驻后港朱姓房屋，天主堂屋由伪保安队接驻。其时，伪“特别区署”、伪警察署、伪保安队、伪政治保卫局等，声言伪当局饷用不足，迭次召集乡镇保甲长会议，强迫每保按月摊派柴米，不得缺少有违。商店由商会通知：凡属伪机关人员买物，一律照市半价，横征暴敛，可见一斑，市容日见凋弊。

三月，翻译朱某凭借恶势，开设大赌场。

敌队长今井调往，德永接任。

四月，镇长陶季范去职，姚达人继任。

敌队长德永残暴成性，常辄率队将全镇适龄男女，拦集至城隍庙场，个别严查“良民证”，有言语嗫嚅者，每遭鞭鞑；迫令地方伪当局抽调壮丁，日夜分班守望四栅。群众慑于淫威，含泪忍受一切。

六月，江邑镇长朱泉麟去职，陈定中接任。

七月，伪区长严谷荪被伪县府撤职，另委周希贤(陈慕人)为伪区长来镇接任。

敌队长德永调往，洸原接任。

八月，驻镇伪保安队中队长焦福荣，因天良未泯，时有热血表示，被逮捕入狱。伪县府委张保国为伪中队长来镇接任。

伪县府又将伪区长周希贤撤职，另委曹伯荫(角直人)继任。

九月，敌宪队数名到镇，会同驻镇兽军搜查伪区署，伪区长曹伯荫、助理员严谷荪、职员某某等一并拘捕，押至吴江入狱。同时芦墟、同里等镇地方人士被敌逮捕者十余人，原因不明。伪县府以伪警察分署长刘华云兼代伪区长。未几，严释放回里，曹伯荫消息杳然，闻毙死狱中。

米价上涨不已，每石伪币五百元左右。

江邑镇长陈定中去职，沈润荪接任。

十月，敌当局开始强征军米，伪区署奉伪县府令，指定本区应勒解二万石，每石规定贬价一百七十元；召集乡镇保甲长会议，按保摊派米数，农村资源从此渐渐枯竭。

十一月，敌队长洸源调往，上原接任。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

三十二〔三〕年三月，敌当局知本区军米应解数量未足，严厉催解。伪兼区长刘华云献媚谀敌，连日率伪武装队士，至各乡村搜抄，威吓勒逼，无微不至。农民处恐怖状态下，纷纷而解，十日之内，各军米行收进达七千余石，合计总数已有七成，故伪兼区长刘华云得苏城敌伪当局嘉奖。

四月，敌队长上原调往，渡边来任。

米价一石伪储币三千元。

伪县长沈靖华率武装队士数十名来镇视察，勾留四小时返

城，地方供应费浩繁。

五月，镇长姚达人去职，褚文忠继任。

敌队长渡边会同伪警察署、伪保安队，又举行拦人恐怖政策，检查“良民证”。

伪警察分署再度编查户口，改换“居住证”。

伪警察分署长刘华云因案免职，伪总署委陆震忠（苏州人）接任。

米价涨至伪币七千元一石。

七月，淀北、蚰北、河西三乡，匪势猖獗，杀人放火，骇案层出不穷，伪当局置之不问。

七月初四日，伪区长刘华云调往湘城，伪县府另调浒关伪区长李溪霖接任，视事月余，伪县府将其撤职。另委喻鹏（苏州人）接任。

秋收大歉，虫灾满目，数十年未见，农民纷纷来镇向业栈报荒。

九月，逆党杨公逵等数人，来镇招集地痞，设立敌部队“二三一七情报处”，专事寻隙敲诈，居户、商店殷实者多受其害。

伪区长喻鹏谄敌献媚，不顾民生，在县府召开区长军米会议席上，胆敢允承本区军米摊派数量达五万余石之巨。群众闻此消息，惶惑不安。

十月，伪警察分署长陆震忠调往，王国樑（苏州人）接任。

白家浜农民朱某，被伪警察徐小弟等借端检查米粮，发枪中弹殒命。地方伪当局庇护伪警士，未加处罚。尸属哭诉无门。

敌当局因前方战事紧急，驻镇敌军逐渐调遣减少，由百余名而至十余名，常驻敌酋职级，从上尉而至上士，其时驻镇敌酋队长名曰西川。

十月，伪区长喻鹏召集乡镇保长会议，强迫按乡摊派军米数量，驻镇敌酋出席，核定价目每一百六十市公斤（以市斛较合一石六七斗），为伪币二千五百元（分三等价，上中次相差八十余元），

每保勒派解数五百五十石左右，镇属东浜、东垞港上二保，派数竟达一千七百余石。会议席上，各乡镇保长处铁蹄之下，噤若寒蝉，未有一言。敌伪当局即称全部默认通过，威迫签定解交数量。

“忠救军”复流动至四乡，支队长李德孚致函地方索款，镇长褚文忠派人秘密接洽。越数日，被敌知悉，将褚文忠拘押敌部队内诘讯。经多人奔走，贿通翻译李某，于三日内恢复自由。

驻镇敌军偕伪区长会同伪武装队士，至各乡村催解军米。

十一月，伪省府通令：田赋改征实物，每亩缴纳赋谷二十五斤。伪区署即设“征收处”，严厉催急。

逆党杨公逵借势向各商店征收“消费特税”，全镇合计被强征六十余万元。

苏城敌宪队来镇，在伪区署召集乡保长会议，限期催解军米，迫令米行不许买卖米粮，专事采办军米，民间食米不准搬运，四栅进出口船只带有米粮，被敌伪军查见，即予没收，或作军米价解行。

粮谷，伪区署严厉迫解，所属各乡保农民纷纷到镇缴纳，伪“分征处”人员刁滑多弊，每亩照伪省府规定数须再浮收五、六斤不等。

十二月，伪区长喻鹏撤职，伪县府委徐中孚(淮海人)继任。

敌当局因本区军米解数寥寥，照强迫签定数只百分之二十，着即召集全区乡保甲长数百人在伪区署开会，诘问军米何故延宕不解，面目狰狞，状甚可怖。与会人士见此狠毒形象，哑口无言，只有陈墓镇长蔡君叔起立，申述灾况严重，哀求减轻派数。未及言毕，即被敌掌颊数下，并迫令解衣，欲先迫入水，经伪区长屡劝阻得免。敌怒未息，将保甲长二十余人，威迫至伪区署驳岸上，逐个推入水中。严寒风烈，莫不身抖冻僵，厥状至惨，笔难绘述。伪区长见此酷状，与敌求免，告止。但即席告知各乡保甲长，限三日内派数须全数解足，逾期以最严厉烧杀手段加施。可怜农村

灾重歉收，(是秋虫荒见所未见，重者难以合计，轻者亦不过二合左右收成，本区所属，各村南者较好，北者灾情更重。)每田收获统计只一石有余，而强迫摊派几乎相等；且价强贬，照市【价】低二倍，试问一年生活费教从何来？故农民宁愿房屋烧去，不愿食米迫解，纷纷皆将剩余之米装载船内，挈眷流荡于河港深隐处。是以三日限期内，解数依然寥寥。于是敌宪队暨驻镇兽兵，遂至四乡各村，按户搜抄米粮。每至一村，人民纷纷逃往，不幸遭遇，非殴打便迫落入水。陈墓陈南乡农民某，被敌殴毙，白家浜保甲长十余人，拘押敌部队内勒解米数。镇属东浜、东垞港上二保，被敌数度搜抄，损失甚巨。驻镇一部分兽兵，逐日在街头彳亍，见乡农来镇，即诘问军米如何？不解便施种种狠毒手段，殴打迫水，日有数起。有乡人因父丧来镇买棺办事，敌不问情由，亦迫落水中。风声所播，心寒胆裂，遂多裹足不前。因此市容惨淡，见所未见。然吾镇商店、居户，未遭敌闯入搜抄，尚称有幸。邻镇陈墓，兽兵见人家在河岸淘米、商店职员食饭者，即严鞫此米何来，拷打残暴事情迭出。故此时期，陈墓商店人员在柜台上餐者，咸以面充饥。全区骚扰二周，劫夺米数总计七千余石。故十六日敌又召集乡保长会议，再度严厉催迫。经某某乡长商讨，贿通翻译，始趋和缓，告谓军米本年暂告段落，拘押保甲长转交伪警察署释放。翌日，专司军米事宜兽兵十余名返苏。各村经此大搜抄后，饥农纷纷啼荒结队，到镇求乞。是岁也，天灾人祸交迫，商店放账不还，居户租米未收，日暮岁阑，面顾相觑而已。

国民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

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上午，驻扎芦墟敌军借伪军数十名，至南汀村与“忠救军”相遇，发生接触，枪声激烈，约二小时始止。驻镇敌军开往救援。是役，“忠救军”要员张文奎殉难。

二十八日，伪警察分署长王国樑调往(王君身虽投伪，心地光

明，到镇数月，绝未有敲诈事件，与其他计较远甚），刘谗（东北人）接任。

二月初一日，敌伪当局因本区军米未遂兽欲，再度【至】吾各乡搜抄。全区闻又劫去总数二千余石。

伪区署宣布本区军米解交数量，周庄四乡五成以上，陈墓四乡四成以下。

米价时出伪币三万元一石。

十一日夜，莘塔镇枪声激烈，驻镇敌伪军立即戒严。后悉系“忠救军”李德孚率领所部，袭击驻扎该镇伪保安队。

十六日，驻镇敌军突然撤退。越日，伪区长徐中孚、伪保安队中队长张保国、伪警察分署长刘谗，均先后率部离镇，逃往苏城；逆党、特工等，亦同时绝迹。

“忠救军”派员到镇，由镇长褚文忠接洽，公开活动，设立“交通站”。

二十五日，苏城敌伪军八十余名来镇，停留二小时，即循原路而返。

“忠救军”李德孚致函地方，索款三千万元。镇公所、商会召集居户、商店摊派认额，凑集巨款交付。

游击队纷纷流动，进至四乡，来镇接洽者，计有“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淞沪区先遣指挥部”支队长李德孚，又“湖嘉沪挺进队”金家骧。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五纵队保九团孙云杰、保十团傅涤生等四部，均在四乡流动，每部皆着地方筹饷索米。于是，农村“亩捐”摊派，更觉苛繁至极。船夫、船只调往供应，日无虚晷。群众口虽叫苦不已，而心日盼正规军早到，解除一切痛苦。

三月初四日，驻扎芦墟敌军来镇，停留二小时便往。

“忠救军”李德孚部五十余人，入夜到镇，劫取伪区署所存赋谷数百担。

敌军百余名乘轮四艘到镇，至伪区署询游击队踪迹。由严谷荪招待，停留一时半，即向西南而往。

金家骧、孙云杰、傅涤生等均以部队名义，先后派员至镇，要求米饷。镇公所、商会迭次召集各界筹募巨款。

四月初二日上午九时，驻扎金泽敌军四十余名，分乘绍兴大划船数艘到镇，停泊南栅桥东傍。不问情由，即分批按户，闯入劫掠食米，强迫店员数十人为其搬运。阖镇居民，无不面现惊色，一任狠毒蛮行，予取予求。遭劫地段，计先自南栅上塘，逐步至东港箴竹埭、营房场，转达城隍埭、杨家潭、东中市，至南栅下塘为止，合计数百家，损失食米总数达七百余石以上。至午后四时，敌见各划船尽行抢满，劫掠告止，乃扬帆呼啸而还。临走时，向招待人严谷荪声称：本区境内，限定一周中再须解纳食米三千石，逾期当再度严厉搜劫。翌日，严邀集地方人士商讨，皆言：“各地饥荒严重如此，本镇被劫之家，多无隔宿之粮，试问何处收集巨额数量？”结果无策应付，束手待毙。

初四日上午，伪县长陈展如率伪武装队士，由苏到镇。事先，李德孚得知情报，欲邀击于半途；地方人士深恐地方遭殃糜烂，恳求告免。故陈得来去安然，勾留二小时即返。此来系查讯赋谷劫去事情，并宣布伪区署迁设陈墓，伪区长徐中孚免职，另委王培荪接任。周庄另设区办事处，主任为严谷荪。

十三日，驻扎金泽敌军三十余名又至，暂不开往，仍驻后港朱姓房屋。敌队长伊关专事抢劫食粮，每日分发至吴县、吴江各乡村，按户搜劫。于是，地方食粮大半劫掠殆尽，饥号啼荒之声载道。米市每石伪币七万元，起〔近〕半月，竟狂涨至七十万元，尚有价无货。群众处双重桎梏之下，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虽频频呼吁，问谁怜而相恤？中资以下之家，多以面麦及糠栖充饥度日。此情此景，笔之心酸。

五月初六日，吴江敌军十余名，来镇载运军米。二艘回江，

行至上急水港，李德孚率部埋伏邀击，毙敌数名，夺获米船一艘。群众闻此消息，气窒稍宽。

初七日，抢米敌军撤退。据各方报告，被劫米数合计又达三千余石。

李德孚部“行动组”数人来镇，至某某两米行，以“汉奸商”名词寻隙敲诈，并强夺白米百余石载往。

李德孚知悉部下在镇骚扰，即将“行动组”人员拘押，组长卫国强押送至杨家潭正法枪决。

十六日，敌军百余名、伪军千余名，由数路结集到镇，设立伪“剿匪司令部”，专事对付四乡流动游击队。地方人士集议成立“招待处”，应策一切。敌伪军苛索无厌，费用浩繁。至十九日傍晚，伪军伪大队长接知伪当局令开拔，突派伪副官偕伪武装队士数名，至招待处勒索白米五十石，声势汹汹，刻不容缓。招待处在其淫威之下，只得派人急向殷实居户十余家筹募，苦难如愿以偿。伪副官兽怒大发，持械再施威逼，不得已，紧急通知保甲长，按户收取，以免骚扰，结果凑集四十余石交付了事。其时米行全部停业，各粮食铺亦皆乏货应市，持钱欲求升米，往往难以购到。翌日拂晓，敌伪军全部开往，临去时，西中市商店数家被劫。

五月二十三日，伪中央“特别警卫队”约百余名来镇，驻扎后港旧典当朱姓房屋（伪警察分署址）。张贴标语，自称“黑衣队”，敌军数十名杂处其中，但不穿军服，皆着黑色便衣，颇有纪律，沦陷时期中所未有。惟行动诡秘，心怀莫测，不时召集地方人士谈话，假意联络，侦查游击队行动。其后，举止日紧一日，举办保甲长训练，抽调壮丁，察勘房屋，后港西市居户凡房屋宽敞能接通者，迫令限期迁出，任其应用。有识之人，默察其情，咸多忧虑。

六月二十七日深夜，东港头居户、商店，被匪行劫。

“黑衣队”数十名乘轮一艘至白蚬江畔，被李德孚部队袭

击，伤毙多名逃回。

镇长褚文忠，惧敌伪军来镇责讯与游击队接洽工作，避居别地已久；地方主持之人遂于七月初二日集议，以朱泉麟接任。

初五日，日寇受降消息播达，群情欢呼互庆，然尚处敌伪铁蹄之下，只能私语自慰，未敢扬言狂欢。至初十日晨，伪军“黑衣队”退回珠家阁，于是天日重光，街衢欢呼，还我自由，同伸庆祝，鞭炮之声日夜不绝。八年血泪至此了结，回忆前尘，不禁悲喜交集矣！即赋一律，以明其志：

降幡一夕竖边城， 万姓欢传奏凯声。
朋辈满堂欣聚首， 书生谋国不求名。

漫言离乱频年苦， 喜见妖氛今日清。
痛饮黄龙须尽醉， 狂歌高会庆昇平。

百载深仇一旦平， 狂欢劫后话余生。
那知血泪方乾日， 党治纷争祸又成！

三十五年夏日书愤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4

近代史資料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

近代史资料

总 5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06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统一书号：11190·134 定价：0.97元